

沈从文全集

沈从文全集

第2卷

说

SHEN CONGWEI LANJI

实人

好冒事的人

皇君日记

梓里集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全集 .1~17 卷/沈从文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ISBN 7-5378-2463-0

I. 沈… II. 沈… III. ①沈从文(1902~1988) - 全集②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现代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9777 号

责任编辑:谢中一

陈 洋

美术编辑:任丽凤

印装监制:李建华

沈从文全集(1—17 卷)

沈从文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244 字数:5400 千字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套

※

ISBN 7-5378-2463-0

I·2352 定价:560.00 元

本书所收沈从文作品,北岳文艺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
未经许可,不得将其全部或部分作品转载、改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编辑出版。

《沈从文全集》编辑委员会

顾 问：汪曾祺 王 抒

主 编：张兆和

编辑委员：（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凌 宇 刘一友

沈虎雏 王继志

王亚蓉 向成国

谢中一 张兆和

特约编辑：刘一友 向成国
张永中



1981年夏沈从文夫妇在寓所



抗战前摄于北平



作者全家，五十年代后期在历史博物馆宿舍中



1972年初在湖北丹江五七干校



沈从文把写字作为解除工作疲劳的一种休息

王正蓉 摄

目 录

沈从文全集

S H E N C O N G W E N Q U A N J I

□ 老实人 1

白序.....	3
船上岸上	6
雪	15
连长	24
我的邻	35
在私塾	42
老实人	65
一件心的罪孽	99
一个妇人的日记	115

□ 好管闲事的人 131

好管闲事的人	133
或人的太太	151

焕乎先生	161
喽啰	189
怯汉	197
卒伍	202
爹爹	225

□ 篁君日记 243 ---

《篁君日记》璩若序	245
《篁君日记》自序	246
篁君日记	248

□ 梓里集 309 ---

福生	311
画师家兄	317
更夫阿韩	321
瑞龙	329
赌道	340
堂兄	347
往昔之梦	358
黎明	367
哨兵	377
屠夫	391

老实人

LAOSHI REN

《老实人》1928年7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初版。1932年11月由新中国书局再次出版时，书名改为《一个妇人的日记》。现用初版本。

原目：《自序》、《船上岸上》、《雪》、《连长》、《我的邻》、《在私塾》、《老实人》、《一件心的罪孽》、《一个妇人的日记》。

自序

眼前是空虚，烦恼着。

一切抽象的影子也全是模糊，无一片，无一段，可以寄这无没落的心。把笔提起是无可写的。心是像失了弹性，弛缓了，依稀见到这一堆散碎了的情绪，散碎到成极细极小的物质，各处飞。

在颓丧的现在我才知道我是无形中过度为一些刺激兴奋过了。

这时是想笑不能，想哭也不能，就只虚空的烦恼着发自己的气。

听各样市声，听算命的打小锣，听卖萝卜的喊叫，听汽车的喇叭，听隔院吹箫，不单没有一件事能使我爱听，且没有使我真感到不爱听的嫌恶。从声音上知道这世界上不拘在何处还是活的，独这脑，同这一颗心，打针以后似的痹麻着，感情瘫痪了。

在往日，我是过分信任我的手，我的眼，我以为我只要还剩一双手，眼又能见到我用手在簿纸上记下的符号，一切

是苦不了我。把工作当成忧愁尾闾，纵是不堪的烦恼，总可以想法把这移在纸上吧。到如今我才知道我的错。

像腾空，翱翔着过去未来世界，这是过去的我，把我法术一失去，我只能坐在泥中了。

唉，女人，金钱，一切希望也不能挽救我这下沉的心！

一切像使我疲倦，友谊是，生活是。有时倦于吃饭，饿一天也成了通常习惯了。凡是照例的，不变的，所谓生活秩序，都给我难堪。常常想到的便是我这身体是不是还能拖延到明年。在精神方面，我有我自信，觉得不拘何时死去也不算意外的事。但这有谁知道？朋友中，常常来我住处的，全说是我身体近日很像康健，我笑说真是。身体是康健，然而没有一个人看到我的心。

一个人到真真感到寂寞时节，是没有牢骚可发的。一切看得明明白白，只自痛心于不能自拔的幻灭情形中，沉默了！这时节的我，把这下半年来所作的几篇东西收集拢来，想乘此在这集子前头说说我的生活观与艺术观，写不来一字。我存心来作点短序，从昨天到今天还觉得没有可写的文字，唉！

这精神已先我身体死去了。这本书也算我最后的一本书。我的力量是用完了，所剩的是连解释为自己的心情的气力也还不够。活着的工作只是为自己活着下来，没有所谓伟人名士求世了解的心思，尽我求生的力还依然为生活压下死去；那也找不出所谓怨愤吧。

为什么要活？这也像为什么要死的问题是一个不必追究的问题。然而我对此有一点见解，便是我的活是为认识一切：我所认识的是人与人永没有了解时候，在一些误解中人人都觉可怜的；可怜之中复可爱。倘使我这心，在另一种状态下

自序—— — — — —

还有恢复的机会，我的工作方向当略略转变，应当专从这人类怎样在误解中生活下来找一种救济方法——然而这时代，人人正高声唱着文学也应作为政治工具的时代，我所希望的又是应当如何为人齿冷！

十二月于北京城

《自序》现未查到收入《老实人》以前的发表记录。

船上岸上

写在《船上岸上》的前面

十二月九日，是叔远南归四年的一个纪念日。

同叔远北来，是四年又四个月。叔远南归是四年。南归以后的叔远，死于故乡又是二十个月了。

在北京，我们是一同住在一个小会馆，差不多有两个半月都是分吃七个烧饼当每日早餐。天气寒，无法燃炉子，每日进了我们体面早餐后，又一同到宣内大街那京师图书分馆看书。遇到闭馆则两人藏在被里念我们史记。在这样情形下他是终于忍受不来这磨难，回家了。我因无家可回不得不在北京耽下来。

谁知无家可归者，倒并不饿死；回家的他却真回到他的“老家”去了。生来就多灾多难的我，居然还来吊叔远，真是意料不到的事！

哭自己，哭别人，我是没有眼泪了。今天写这点东西，

呢。

岸是上了，上了岸也无可作，就坐在岸边石墩子上看到一帮船。船的头尾全已站了人，凡是日间在篷里呆睡呆坐的，这时全出到舱面来了。各个船上都全在煮饭，在船头，在船尾，无一个不腾起白的烟气。一些煮好了饭的，锅中就炒菜，有油落在锅里炸爆的声音，有切菜的声音。有些用顶罐煮饭，米已熟，把罐提起将米汤倾倒到河中去。又有人蹲在船篷上唱戏。坐在岸边看看天夜了。

“远，我们怎么样？”我意思上船了。

他说饭还不曾熟，随到他们到上面街上买一点东西，看有什么买什么。我是不会不答应。我们就上街。

天呵，这是什么街！一共不到二十家铺子，听人说这算南街。再过去，转一个拐直入山上去，有一个小石堡子门，进堡子门零零落落一些人家的，比次而成一直行，算东街。

“看不出，铺子小，生意倒不错咧。”远说着就笑，我也笑。

从麻阳下行的船，到高村可以将一切应用东西备好，如像猪肉呀，猪油呀，盐同辣子呀，高村全可买。从辰州上行的船，一切东西也办得整齐丰富，在路上要买就只买小菜。那么这里生意应当萧条了。

猪肉一类东西这地方销路实际上似乎真不怎样好，看看屠案上，所有的猪肉，就全像从别个乡村赶场来的东西！牛肉有是有，是更来得路程远一点，色变紫色了。

但这地方另有生意真可以搭股分呢。凡是码头顶好的生意，并不是屠户。只要是这地方有船停泊，卖小吃东西的总不会亏本。从五十六十里路大市口上来的半陈点心，一到

这地方米成了奇货可居了。鸡蛋糕，雪枣，寸金糖，芝麻薄饼，以至于能够扯得多长的牛皮糖，全都有，全易卖。从搭客到船上火头师傅，对于这类东西都会感生极浓的趣味。小孩子则还要更凶。大家争着买，抢着拿，因此一来价钱更可以提起。

还有卖纸烟的哩，卖大烟的哩，全是门前堆了不少的人，像是抢粑粑！（注）

我们到一个卖梨子花生的摊子边买梨。

问那老妇人：“怎么卖？”

“四十钱一堆。”说了又在我同远身上各加以眼睛的估价。

一堆梨有十来个，只去铜元四枚，未免贱，就出钱一共买四堆。

“不，先生，这一共买就只要百二十钱。”

“怎么？”

“应当少要点。”

望到那诚实忧愁面貌，我想起这老妇人有些地方像我的伯妈。伯妈也有这样一个团脸，只不知这妇人有不有伯妈那一副好心肝。

“那我们多把你这点钱也不要紧。”我就一面用草席包梨，一面望那妇人的脸。

远也在望她。

妇人是全像我伯妈了。她说既然多给钱也应多添几个梨子。

一种诚朴的言语，出于这样一种乡下妇人口中，使我就无端发愁。为什么乡下同城里凡事都得两样？为什么这妇人

不想多得几个钱？城里所谓慈善人者，自己待遇与待人是——：城里的善人，有偷偷卖米照给外国人赚点钱，又有把救济穷民的棉衣卖钱作自己私有家业的。这人也为世所尊视，脸上有道德光辉所照，多福多寿。乡下人则多么笨拙。这诚实，这城中人所不屑要的东西，为什么独留在一个乡下穷妇人的心中盘据？良心这东西，也可说是一种贫穷的原素，城市所谓道德家其人者，均相率引避不欲真有一时一事纠缠上身，即小有所自损，则亦必张大其词使通国皆知其在行善事：以我看，不是这妇人太傻，便是城市中人太聪明能干！

远似乎也为这妇人感触着一种心思，望到这妇人又把筐中的梨检出到簸箕，平均兼扯的摆成一堆，摆好后，要我们抓取，不愿抓，就轻轻嘘了一口气。

我们把梨包好我们走。

我在路上问远：“你瞧这妇人，那种诚实坦白的样子，真使人想起生无限感慨——你怎么？我见你也望她！”

“这人太蠢了。”

远的话的幽默使我作一度苦笑。

我们一旁走，一旁从席包中掏出梨来啮，行为像一个船夫。也只有水手才吃这梨！梨子味酸得极浓，却正是我们所嗜，若非知道吃饭有鳊鱼，我们每人会非吃十个不知道止了。

到岸边。

天是渐夜了。日头沉到对河山下去，不见日头本体后，天空就剩一些朱红色的霞。一些霞，时时变，从黄到红，又从红到紫，不到一会儿已成了深紫，真是快夜了。

我们仍然坐在那码头上石墩上，我们的船离我们不到五

丈，船上煎鱼的油味，风投机时就可以闻到。

在空中，有一些黑点，像摆得极匀，在那灰云作背景的天空匆匆移向对岸远汀去。我猜它是雁，远却猜是鸟。然而全猜错。直到渐渐小去才听到它叫出轲格轲格声音来，原来这是渔鹭鹭！弯嘴渔鹭鹭值钱，这些便是那打鱼人用不着的直嘴鹭鹭，算作野鸟了。

望到鹭鹭我想起远家中的那只大白鹤，就问远，是不是还欠挂那只鸟。

“怎么不？还有狗，还有那火枪，都会很寂寞。”狗是为远追逐田兔的，枪是不知打过多少山鸡的，所以远说到时就当真俨然见着他家那只黑狗卧在门前顶无聊似的。

“我也念它呢，”我说。“我念它第一次咬我吓了我，第二次同我亲热时扑上身来又吓了我！”

我们全笑了。

当真这时的家中的狗也许极无聊。此时正是吃晚饭时节，人既离了家，则狗同谁到晚饭桌边去闹？若远的侄子在家，还可以来一同抢掉在地下的鸡头，若家中尽剩他母亲一人，那就有苦受了！因此我又想起那黑狗吓了我后为远的母亲用杖挞它时伏于地面不动的情形。是，这是一匹狗，还有比狗更可恋的许许多多东西在！人一来，有谁再去仓上看我们的钓竿？此后砖坝上有鱼，谁去钓，鱼不也会寂寞么？

简直不堪设想了，就是远的母亲，那笑脸，那一副慈祥心肠，把儿子一走，那老人的笑脸同这好心肠给谁受用？

不想吧，也不成。于是我们谈着一切顶有趣的故事，从远的母亲到远家长年的一只草鞋，因这只草鞋曾为远拿起打着一只斑鸠……

谈也谈不完。

到船上煎鱼姜辣香味为我闻及时，对河的岸同水面，已全为一种白色薄薄烟雾笼罩，天是呈青色，有月亮可以看得出了。

我们上船把饭吃，吃鳊鱼，还用一杯酒。船上规矩有鱼不吃酒不行，所以照规矩两人勉强吃下。

吃了饭以后，又上到岸，月是更明了。在月下，有傍了各帮的船尾划着小艘的人曼声喊猪蹄子粉条声音，这声音，只像他是为唱歌而唱歌，竟不像是卖东西。桨的拍水声，也像是专为这歌声搭拍而起。

在水上远处，又可听到摧橹的歌声，又极清，又极远，声是非常美。

有船从上游下驶，赶到这地方湾泊，这便是这奇怪歌声来源了。虽有月，初七初八的月光是非常澹，所以总先听到歌声从水面飞来，不见船，不见人，到认清来船形体时节，这时歌声已快止，变了调，更急了。

一切光景过分的幽美，会使人反而从这光景中忧愁，我如此，远也正如此。我们不能不去听那类乎魔笛的歌，我们也不能不有点儿念到渐渐远去的乡下所有各样的亲爱东西。这样歌，就是载着我们年青人离开家乡向另一个世界找寻知识希望的送别挽歌！歌声渐渐不同，也像我们船下行一样，是告我们离家乡越远。我们再不能在一个地方听长久不变的歌声，第二次，也不能了！

两人默默的呆着，话是没有说的。

这时别的船上也有不少人在岸上坐。且有唱戏的，一面

拉琴一面唱，声作麻阳腔。

远轻轻的说：“从文，你听，这是文公走薛！麻阳人最长的是摇橹唱歌打号子，一到唱戏，这简直像猪叫了。”

琴既是嗡嗡拉着，且有一个掌梢模样的人为拍板，一时是决不会止了。我想起要看看那卖梨子的妇人此时是不是还在作生意，就说我们可以再到街上去玩玩。远答应，我们就第二次上街。

月光下的街上美多了。

一切全变样，日里人家疏，屋显陋小，此时则灯光疏疏正好看。街道为月光映着，也极其好看。

屠户关了门，只从门罅露出点黄色灯光，单听到里面数钱声音，若不是那张大案桌放在门外，我们就会疑心这是大的钱铺了。听到他们数钱才知道他们生意仍然不坏，并不如我们先时所想。

其他的人家，已有上过铺板的，却知道是门里仍然有人做生意。其他不曾关门的，生意却依然是忙乱着，一盏高脚丹凤朝阳煤油灯，在那灯光下各样坛子微微返着光，还有那在灯光下摇去摇来扁长头颅的影子，皆有一种趣味。我们就朝到那有灯光处走去，每一个灯下全看看是卖什么样东西。全没有买却全都看到，十多个摊子是看尽了。

到卖梨子妇人摊旁，见这老妇人正坐在一小板凳上搓一根绳，腰躬着，因为腰躬着，那梨子簸里那桐油灯便照着她的头发，像一个鸟窠。

听到我们走近摊子旁，妇人才抬头。大约以为我们是来买梨，就说梨是好吃的，可以试。

“我们买得许多了。”

“哦，是才来买的，我真瞎眼了！”妇人知道我们不是要梨子，原是上街玩，就让我们坐。

当然是不坐。

本来是预备来同这妇人说话的我，且想送她一点钱，到此又像这想头近于稚，且看看这妇人生活，听她谈及还很过得去，钱是不送她，我们随即又转身到河边码头了。

上船来，同远睡在一块儿，谈到这妇人，远想起他妈，拥着薄被哭。哭，瞒不了我，为我知道了，我只能装大人笑他“不济”。

〔注〕抢耙耙，乃放餓口后施鬼食，人人可以抢，草俗也。

十二月北京

本篇发表于1927年12月29~31日《晨报副刊》第2165~2167号。
署名休芸芸。

雪

——在叔远的乡下，你同叔远同
叔远母亲的一件故事。

天气变到出人的意外，晚上同叔远，分别时，还约到明早同到去看栎树林里捕野狸机关，就是应用的草鞋，同到安有短矛子的打狗獾子的军器，也全是在先夜里就预备整齐了。把身子钻到新的山花絮里呼呼的睡去。人还梦到狸子兔子对我作揖心情非常的愉快，因为是最新习惯，头是为棉被蒙着，不知到天亮已多久，待到为一个人摇着醒来时，揜开被看已经满房光辉了。

叔远就站在我面前笑。

他又为我把帐子挂好，坐到床边来。

“还不醒！”

“我装的。”

“装的？”

“那只怪你这被太暖和。因为到这里来同到一茂睡，常常得防备他那半夜三更猛不知一脚。又要为他照料到被免得他遭凉，总没有比昨晚的好过。所以第一次一人来此舒服地方睡觉，就自然而然忘记醒转了。”

“我娘还恐怕你晚上会冷，床头上还留有一毯子，你瞧那不是吗？”

“那我睡以后，你还来到这里了！”

“来了你已经打鼾，娘不让我来吵你，我把毯子搭在你脚上，随即也就去睡了。”

因为是纸窗，我还不知道外面情形，以为是有了大太阳时候太晏了，看狸子去不成了，就懊丧我醒来的太晚，又怪叔远不早催我醒。

“怎么，落雪多久了！我刚从老屋过来，院中的雪总有五六寸，瓦上全成了白颜色，你还不知吗？”

“落雪？”

“给你打开窗子看，”叔远就到窗边去，把两扇窗榻打开，“还在大落特落呢，会要有一尺，真有趣极了。”

叔远以为我怕冷，旋即又把窗关上。我说不，落了雪，天气倒并不很冷。于是就尽它开着。

雪是落得怪热闹，像一些大小不等的蝶蛾在飞，并且打着旋。

房中矮脚火盆中的炭火炽爆着火星，叔远在那盆边钩下身子用火箸尽搅。

“我想我得起来了。”

“不。早得很。今天我们的机关必全已埋葬在雪里，不中用，是不去看了。呆会儿，我们到外踏雪去。”

我望到床边倚着那两枝军器，就好笑。我还满以为在今天早上拿这武器就可到叔远的栎林里去击打那为机关揩着后腿的野物！

我就问叔远，“下了雪不成，那我们见到玛加尔先生他捕

狐不就正是在雪中么？”

“那是书上的事情，并且是俄国。我的天，你为了想捉一匹狸子，也许昨天晚上就曾做过那个可怜玛加尔捉狐的梦了！”

听到叔远的话我有些忸怩起来。我还不曾见过这活的狸子在木下挣扎情形。只是从那本书上，我的确明明白白梦过多次狐狸亮亮的眼睛在林中闪烁的模样了。

叔远在炭盆热的灰里煨了一大捧栗子，我说得先来漱漱口，再吃这东西。

“真是城里人呵。”

叔远是因为我习惯洗脸以后才吃东西揶揄我，正像许多地方我用“真是乡下人啊”的话取笑他一样。因为不让我起床，就不起来了。叔远把煨熟的栗子全放在一个竹筒子内送到床上来，我便靠在枕上抓剥栗子吃。叔远仍然坐床枋。

“我告你，乡巴老有些地方也很好受用的，若不是我娘说今天要为你炒鹌鹑吃，在这时节我们还可以拿猪肠到火上来烤吃呢。”

“那以后我简直无从再能取笑乡下人了。这里太享福。”

“你能住到春天那才真叫好玩！我们可以随同长年到田里去耕田，吃酸菜冷饭，（就拾野柴烤雀儿吃也比你城里的有趣。）我们钓鱼——得总就是七斤八斤，你莫看不起我们那小溪，我的水碾子前那坝上的鱼，一条有到三斤的，不信吧。”

我说：“就是冬天也还好得多，比城里，比学校，那简直是不消说了。”

“不过我不明白我的哥总偏爱住城里。娘说这有多半是嫂嫂的趣味，我以为我哥倒比嫂嫂还挂念城里。”

关于叔远的哥的趣味，我是比叔远还不明白，我不说了。我让我自己来解释我对于城乡两者趣味的理由。先前我怕来此处。总以为，差不多是每天都得同到几个朋友上那面馆去喝一肚子白酒，回头又来到营里打十轮庄的扑克的我，一到了乡下，纵能勉强住下也会生病！并且这里去我安身地方是有四百来里路，在此十冬腊月天气还得用棕衣来裹脚走那五六天的道，还有告假离营又至多不会过两月，真像不很合算似的！然而经不得叔远两兄弟拖扯，又为叔远把那乡间许多合我意的好处来鼓动我心，于是我就到这个地方来了。到了这乡下以后，我把一个乡间的美整个的啃住，凡事都能使我在一种陌生情形下惊异，我且能够细细去体会这在我平素想不到的合我兴味的事事物物，从一种朴素的组织中我发现这朴素的美，我才觉得我是虽从乡下生长但已离开的时间太久，在我所有的乡下印象已早融化到那都市印象上面了。到这来了又得叔远两弟兄的妈把当作一个从远处归来的儿子看待，从一种富厚慈善的乡下老太太心中出来的母性体贴，只使我自己俨然是可以到此永久就得住下去的趋势。我想我这个冬天，真过一个好运的年了。

叔远见我正在想什么，又自笑，就问我笑的原故是什么。

“我想我今年过了一个顶舒服的年，到这来，得你娘把我待得这样好，运气太好就笑了。”

“娘还怕你因为一茂进城会感到寂寞，所以又偷偷教我告我大哥一到十几就派人把一茂送来的。”

一茂是叔远大哥的儿子。一个九岁的可爱结实孩子。聪明到使人只想在他脸上轻轻的扭掐。因为叔远大哥是在离此四十五里的县城里住，所以留下他来陪我玩。在一茂进城以

前，我便是同一茂一床睡。日里一茂叔远同我三人便像野猫各处跑。一茂照例住乡不久又得进城去跟他的妈同爹住一阵，所以昨天就为人接进城了。如今听到叔远说是他娘还搭信要一茂早点来，我想因为我来此，把人母子还分离一会，就非常不安。

我说：“再请为我写一信到你大哥处去，让一茂在城里久玩下，莫让嫂嫂还怨你大哥说是老远一个客来分开他们母子！”

叔远就笑着摇头，说是那不成。一茂因为你来就不愿进城。你还得趁今年为他学完《聊斋》！

我想就因了一茂这乖孩子，我心中纵有不安，也得在这个乡里多呆一个月了。

一竹筒栗子，我们平分不知不觉就已吃完了。望到窗边雪是还不止。叔远恐怕我起床时冷，又为加上两段炭。

栗子吃完我当然得起身了，爬起来抓取我那棉袄子。

“那不成。”叔远回头就把我挂在床架上的衣取到远处去。“时候早得很，你不听听不是还不曾有人打梆子卖糕声音吗？卖糕的不来，我不准你起来。炭才加上让它燃好再起身也成。”

“我们可以到外面去玩。”望到雪，我委实慌了。

“那时间多着。让我再拿一点家伙来吃吃。我就来，你不准起身，不然我不答应你。”

叔远于是就走出去了。耳朵听到他的脚步踏在雪里沙沙的声音渐远去了。我先是照着他嘱咐，就侧面睡下，望到那窗外雪片的飘扬。等一会，叔远还不来。雪是像落得更大。听到比邻人家妇人开门对雪惊诧的声音，又听到屋后树枝积

雪卸下的声音，又听到远远的鸡叫，要我这样老老实实的安睡享棉被中福，是办不到的事了。

火盆中新加的白炭，为其他的炽炭所炙着，剥剥爆着响，像是在催我，我决定要起床了。

然而听到远远院子的那端，有着板鞋踏雪的声音，益近到我住的这房子，恐怕叔远抖那小脾气，就仍然规规矩矩平睡到床上。声音在帘外停止了。过了一会不做声，只听到为寒气侵袭略重的呼吸。

我说：“叔远，我听到你的脚步，怎么去得这样久？”

然而掀开帘子是一个女人，叔远的母亲。我笑了。赶忙要起床，这老伯娘就用手止住。老人一进房，就用手去弹那蓝布包头上的雪。

“我以为你不曾醒，怕他们忘了帮你加盆中炭火，起来又受凉，来看看。昨夜是不是睡得好？”

“谢谢伯妈，一夜睡得非常好，醒以前我还不知天已落了雪呢。”

“我也不想到。”这老太太见到窗子不关以为是昨晚忘了，“怎么叔远晚上窗子也忘关！”

“不，是刚才开的，落的是浮雪，天并不冷了。”

“当真一点都不冷。你瞧我这上年纪的人，大毛皮衣还担受不住，是人老成精，也是天气的改变，哈。”

到这老伯妈，把手来炭盆边交互捏着烘着时，我们适间所吃的栗子，剥到地下盆边的栗壳，已为老太太见到了。老太太笑。我记起叔远说的娘是不准拿东西到早上吃，担心这时叔远不知道他娘在此，适于此时高高兴兴捧了一堆果子冒昧从外面进来，又无从起来止住叔远，就很急。

叔远的娘似乎看出我的神气了。就微笑解释似的说：“我已见到叔远，正捧了不少粑同腊肉，我知道他是拿到这来，这孩子见了我就走了。我告了他今天早饭我们炒辣子鹌鹑，不准多吃别的零东西，这孩子又骗我！栗子吃熟的还不要紧，不过像我们老人吃多了就不成。你是不是这时饿了想吃粑？我可以帮你烧几个拿来。”

当到这老太太含着笑说这话时，我心上真不好意思惶恐到要命！明明叔远又告了我是早饭菜有鹌鹑，娘已要我们莫吃别的东西，我却尽量同到叔远分吃烧栗子。并且叔远这时若果拿粑来，设或把粑放到火上烤成黄色，包上猪肉，我也总不会拒绝，至少又得吃三个。等一会，吃早饭时又吃不下咽，这不是故意同老人家抬杠？然而背了老人两人偷偷吃的栗子赃证全在地板上，分辩说是并不曾吃过，只是剥来烧着玩，当然不是实在话。虽说幸好还只吃一点栗子，粑还不到口，然而纵不入口仍然也为老人所知道，我到这时真有点儿恨起叔远不孝的意思来了。我们自己以为使鬼聪明可以背了老伯妈做的事谁知全为她知道。我从她的眼中看出她是相信我至少也是同情于叔远的取粑同腊肉主张，并且曾安慰我似的说若果是想吃则可以为我烧几个，我还好意思说是就吃也不妨？

我答应她的话是：“不，我并不想吃。”我一面在心中划算，“今天吃早饭我若不再多吃两碗来表明我栗子吃得并不多，真是不配在此受人款待了。”

她看着我忸怩神气，怕我因此难过，就又把话移到另外一桩事上去，说到在雪里打白绵的情形。

“你不知白绵那东西，狡极了，爬上树以后，见到狗在树

跟就死捱不下树，这时节，总又有好多机会得到这东西了。我要廖七到村里去问，若有人打得就匀一腿来，我为你同叔远作白绵蒸肉，欢喜用小米拌和也好，这算顶好味道一种菜，一茂这小子就常嚷要，不是落雪也得不到！”

若果是今天晚饭有白绵蒸肉吃，我想过午我又得少吃一点东西，好在饭量上赎我所有的罪了。

听到院中有人踹雪的声音，我断定这真是叔远了，老太也听到，就从窗口望出去。

“又不怕冷呀。你瞧手都冻红了，还不来烤烘！”

叔远即刻负着一身雪片进房了。我因他妈望别处，就努目示意，告他栗子事已为老人发觉。

叔远装作不在意那样，走近炉边去，说：

“娘，我先还以为挂在那檐下的棕袋里栗子不干，谁知甜极了。”

“你是又忘娘的话，同从文吃烧栗子了。”

“并不多，只几颗儿。”

娘望到地下那些空壳，听到“几颗儿”的话，就不信任似的抿嘴笑。我也不得不笑了。

叔远坐在火边反复烤着那些肿成小胡萝卜的手指，娘就怜惜十分为纳到自己暖和的掌中捏着。叔远一到他娘的面前，至少就小了五岁，天真得与一茂似乎并不差有多少了。

我是非得起床不可了。叔远说是为到东院去叫人送洗脸水，他娘就说让她过去顺便叫一声，娘于是走了。

我站到床上，一面扣衣一面说：“我问你，你拿的耙同腊肉？”

叔远把头摇，知道是母亲已告了我。然而又狡滑的笑。

“怎么？还有什么吧？”我看叔远那身上，必定还有赃。

“瞧，”果不出所料，叔远从抱兜里把雪枣坯子抓出七八条。“小有所获，君，仍然可以！”

接着叔远说是只怪娘为人太好，所以有些地方真像是不应当的顽皮。

“还说！你真不孝！”

洗脸水还不见来，我们二人又把放在灰里捞好的东西平分吃完了。

本篇发表于1927年10月27~29日，31日《晨报副刊》第2103~2105号，第2107号。署名沈从文。

连 长

—

军营中的上灯喇叭声音在夏天时能使马听熟了也知道归回塞堡，入冬来，就只作了风的唿哨同伴无聊无赖消失到那四面山林里去了。

天降了雪后，喇叭声音更低郁，住远一点的，就不能听到，这给了许多茅屋下面孩子的寂寞。

然而在军队中呆过的大人，就不闻号声，也能断出时间的，若尽靠营里喇叭打知会，那离营略远一点的地方就去不成了。指定时间的钟表一类东西不是凡是军人都有的，官佐也都看人来，而驻扎到此乡间这砦那砦喝酒吃肉是免不了常有的事情，在便利中找熟人谈天学古或者打一点小牌，也是军中许可的娱乐，还有不定要明白公开的各以其方法找个把情人，这纵为长官知道也都成了通融的例子，（一些是在别的村子五魁八马，一些是在学猪悟能招亲姜子牙与申公豹斗法事，一些又是在陪到妇人身边唱小调，）若对于时间太无估计的能力，则类乎点名那

种事情一误再误总太难为情了吧。这里的军营中人,要紧的事是不拘离营三里两里内外到晚上点名时节,总能预先赶到营中站立在那坪里让那值日连附喊到自己名字大应一个到,才成其为营中的体统。地方是乡村,既清静,不必同土匪打仗,又无贼,当然像那每日三操二讲堂的常备兵苛刻军规,在此是用不着的!然而每天点三次名还误事,挨一点骂或罚一点钟立正,这在驻扎于此间的军队官佐士兵夫全体良心都以为是应得而且为必要的了。在普通军营中,点名是早午晚,于晚上那次,是九点左右,即吹熄灯号以前不久,这里因为九点不适宜于全体的浪漫兴趣,于是又由连长连附集议改为与起更号相接近,这一来,还误名,则对自己也像对不起似的了。是以这里的军人,于上灯时间的知识,更准确。

此时是,一个红着脸的穿着不相称的大灰布棉衣的号手,又站在那旗杆下头墩子石上吹他极得意的起更号时节了。凡是兵,就说驻扎在这旧庙里的一连人,已经各按照惯例,站到那盖满了雪的坪中。队伍成单行,班长则站在其一班的后面。行列中,因为习惯各人能记到自己地位,有些人告了假赴别地出差,就临时空出些地位来,经班长喊一声靠拢,其一班便即时缩短了。人家排了班以后,号音还未毕,值日连附就忙匆匆的从那蒙有格子花银封纸的一扇新白门内里出来,因为忙,帽子也不很正当。大家全爱喝一杯御寒,连附也免不了此,这时就正是从那羊肉火锅子边抽身出来办公的!连附拿着一本名册出来了,领头班长喊一声立正,各人重新端正起来振作精神把藏在厚重棉衣下的身子弄成一块碑模样,雪是不容情的乘此就进衣领了。随即是稍息,聪明一点的兵士,懂得头向后昂便能拒绝雪片的浸入,就不妨装作搔痒或整理腰带来逃难。

喊一声人名，就有一个人从队伍中骤的立正答应到，连附于是便在其名字下用铅笔一划。其喊过一次二次以后并无应声的，班长就上前解释。点名完毕照例短短的训词，大家又得笔直起身来默听。最后是，又稍息，又立正；解散了。

队伍解散后，连附便同班长之类，围到炉边继续喝那羊杂碎的火锅酒，弟兄各分开，那大坪里雪尽落，却再无一个人用颈部肯去承受了。

照营规，点了这次名以后，这一天算已告了结束，大家一直可以挨到明天清早点名再见面，因此凡是这里土著有着那军营中友情人的，听到吹号以后就可各以路途远近猜详他们的到来。喇叭的意义，在这里，又是怎样异于战地啊！

二

管领这一百个自由兵士的，是十个班长，每人手下有十人，如同自己的手指。在班长上面有三个连附，一个为中尉阶级，二个属少尉。连附上面是一个连长，按照例规有大操，或战事发生，连长就得统率这一百余子弟指挥其进退，但是驻扎到这个地方，还有什么事要统率？做连长的除了扞战就是应团总约上山打野猪那工作了。然而这也只是连长一人事。做连长的真是简直闲到比庙里的僧还少事做，若非亏他能够找出一些方法消磨这日子，恐怕早已生病倒床了。

连长究竟做些什么消遣？是有的。按照通常习惯一个长官总比其他下属多有一倍或是数倍机会得那驻在地方人民尊敬和切齿。这位连长也正是如此。譬如说，初初把队伍开到此地扎营到一处住户家中时，恰恰这位主人是一个年青寡妇，

这寡妇，又正想从这些雄纠纠的男子汉中选那合意的替手，希望得到命运所许可的爱情与一切享受，那么总是先把她的身体奉献给那个位尊的长官。连长是正如所譬因了年青而位尊，在来此不久，就得到一个为本地人艳称的妇人青盼，成了一个专为供给女子身体与精神二方面爱情的人物了。关于军营中的事越少，则足以使连长感到于新发见的职务越多。女人住的地方系在营盘一里外，入冬来，连长的勤务，就几几乎是每天早晚二蹉来去！若非关于伙食账目得常常同司务长清算，连长似乎不回也无不可的。照一个班长说法，连长是为女人已经迷到愿意放弃全部职务于中尉连附身上，不必充当管领百人的长官，自己单想侍候妇人终生让那妇人管领自己就有了。

就令当真是如此，这算连长的罪吗？

从连长年龄体貌上作价，都正适宜于同一个妇人纠缠为缘。命运把他安排到这小地方来，又为安排一个年龄略长的女人于此地，这显见连长再要关住爱情于心中，也不是神所许可的事！

要一个纯粹青年军官受过良好军人教育的上尉，忘了自己的生活目的，迷恋妇人到不顾一切，如同一个情傻子，仍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且照常情说，如若短短分离不但不为爱情的障碍，且正可以藉此休息从那终日拥抱得来的疲倦，则连长三日五日始能在营外别人家中宿一次，也是很自然的了。但把身子留在营中心上仍然挂念着别处，年青人，究竟还是年青！

因了不能把身子同心分开在两地，有时节，连长是在夜静也曾偷偷起身或是装作察哨溜过妇人处宿的。连长在这事上头，是一个诗人又是个英雄。当其轻轻敲着那门妇人已经

听出连长声音拥着薄薄白的单衣开门时，妇人松散着发髻，以及惺忪的情态，在连长眼中，全成了神圣的诗质。一个缺少力在文字上表现他的灵感的人是能加倍在他行为中表现出他灵感的，因此连长在这妇人的面前，便把那军营中火气全化尽，越变越成温柔了。妇人呢？从连长那面来的不可当的柔情使妇人做着无涯涘的梦，正同一个平常妇人在她年青情人身上一个样，自己是已像把心交给这个人，后来终生都是随着这人跑，就到天涯地角也愿意了。当连长因了一点小事未能在妇人处宿，约到吃早饭号吹音完以后出营时，那早上吃饭喇叭便同专为连长情妇所吹一个样。妇人也是年青人，人其所以谓之为年青，这事便是一种凭证！

连长看妇人，像是本营少校上司官，自己应直隶其调度。妇人是把连长当作未来的丈夫，全让连长占据了自己。爱这东西是没有因为人类事业不同而荒疏了某种人，在一个都市上精致青年男女应酬宴会中，能生长的根芽在此同样的也会发育完全开花结果了。

若把连长当作这里的总督，总督夫人的位置，在兵士心中，也都一致认定是这妇人了。

三

天落雪，气候冷到溪里水也结了冰，在雪中去噉狗赶野兔，或者披了蓑衣用雪盖在蓑衣上面伏在林里打斑鸠，那种游戏如今只有一个老年纪的连附同到几个兵士有这种的趣味了。大多数的兵士是在营里围到火柴堆喝酒。少数的兵士是往别的人家打牌或找女人去谈谑。我们的上尉，不消说是正

在情妇这边勾留！

用栗子下本地的烧酒，两人同在一个火塘旁边坐下来，连长就用一个军人经验谈着他的过去一切与驻扎各地不同的习惯。从葫芦里倒一杯酒到杯子中时，妇人总只喝五分之一，余下全到连长肚中去。从午时点名以后到如今，一葫芦酒有两斤，快完了。

“我瞧你今天吃酒量不同，怪！”

的确是不同。本来预备作两顿的一次就快完。妇人手摇着那长把漆有黑色花纹的酒器，奇怪了。

连长不作声，把空了的杯子送到妇人面前去，妇人无可如何似的于是又筛了一杯。又自解的说是天气太寒多吃一点也并不碍事。

连长不说话，接着又是两口喝下了。

妇人担心望连长：“已经没有酒了。我看你脸色不好，醉了就睡吧。”

“不。”是不醉，不睡，并且不承认有什么不好过的地方，答词只是一个不。

然而事实是连长因多喝了酒，从酒中引起一些烦恼了。

“我要回营了，劳你驾，为我把雨衣从钩上取下！”

“营里又无事，莫转去了呀。”

“非转去不可。喂，劳驾！”

在往日，也有这种的情形。连长忽然想到要回营，像心上有一件事正要做，但劝一两次，虽然还在脸上保留着那放心不下的颜色，就仍然留下，是妇人所知道的脾气。说非转去不可，妇人就采用那往日所取的阵略，故意的说道：

“是又不满意我了？”

连长听此话，颜色变得越发难看了。妇人即刻就知道所说的话是误了方向，就改口说天气冷，又快要断黑，有事明早回也得。

“好歹我要走。我问你说你也不明白。乘到天未即断黑，不用灯，我就走！”

妇人愕然了。但从过去性格认识连长并非就能够固持到底，仍然打趣模样的说纵有事，也总不外同到你们连里那位司务长算伙食账。

“我要走！”连长在语气上表明不是为酒醉。给妇人明白。

妇人问：“为什么？”

“为什么？说不定在这样天气下头忽然会奉到上司旅长命令开拔到边界上去，我们还得走长路！”

“你胡思乱想。”

“我胡思乱想？”

从反复的一句话上，妇人听着忽然像为一个炸雷把耳震聋了。

连长见到妇人愣住的情形，也悟出是自己答话太近乎真要开差了，就补充说这是恐怕会有的一种猜想。

“恐怕是，”这虽足以解释去那“当真是”还距离得有多远，然而无意中把开差事情嵌进到这团火热的胸中，两人要拔出这虚无的刺却不是一时可作得到了。

“我不走了，”连长说，还把酒杯推过去，“请为我再倒一杯。”

妇人极颓丧的倒出葫芦一杯酒，虽然在把酒筛好以后就诚诚实实接过来，却又并不即时朝嘴边送去，连长为了自己一句话也打伤了。

连长掉头过去避开妇人的目光。外面风，飘着雪的片，从窗口望去，是像正有人在空中轻轻撒下棉花那样的轻盈，又像并不是下落，有些还正在上升。那窗子格上，是砌了好些雪了，还有些雪一粘到玻璃上面就融化不见。因为屋里温度高，窗子下面的一块玻璃，在屋中这面，便糊上了一层薄纱那样不再透明的冰雾，有两个小孩手掌的大小。

若不是落雪，天气已应当黑了。因了地上屋上遍是雪，一同反着哑的沉静的光辉，就不见得天气和平时的晚。这时屋里人相对着脸相都还很分明，但是渐渐的，屋中角落以及那些桌子下面坛罐器皿却已全为黑暗偷偷悄悄搂着了。

两人不说话，两人便都听到外面的雪落地作极微极匀声音，又可听到屋后竹园大堆的雪下坍以后竹子弹起的声音。此外可是全无响动了。全村子里没有狗叫，也没有人声，也没有锣鼓唢呐，一个村子里面的一切全像睡着，又像全死了。

天色渐渐暗下来，屋子中慢慢颜色暗默，火塘内的炽着的炭却益发加熊明了。

两人都能知道对方是在追索那句开差的话的意义，就是细细称量那未来而又必然要来的忧愁分量。

连长借了足下炽炭的光望妇人，触目的是那双垂着的白手。把手拿过来，握着了。妇人也不声。葫芦是为妇人放在桌子上，连长即时又抽出一只手去倒酒。妇人那只空手就去抢。连长声音戚戚的说：

“你就让我索性喝醉吧。”

先是劝，这时妇人不知怎样不愿连长再喝了。

“你让我，”连长说，“这样我好过一点。”

“酒完了。”

“多着咧。”

“你不能喝了，”妇人移开葫芦使连长手取不到，就摩连长的下巴。“瞧，全像火，醉了不吃亏么？”

“酒逢知己千杯少，”这意思，连长在另外一个情形下，所感到的与此时完全不同。有过多回的过去，在连长，已就明白而且承认‘千杯少’的话是实话了，但今天则真应喝尽无数杯。平常为功名，为遇合，为人生牢骚，得用酒来浇，如今为女人，连长以为最好为酒淹死了。

四

在把一种温柔女性的浓情作面网，天下的罪人，没有能够自夸说是可以陷落在这网中以后是容易逃遁。学成了神仙能腾云驾雾飞空来去自如的久米仙人，为一眼望到妇女的白胫也失了他的法术，何况我们凡人秉承了爱欲的丰富遗产，怎么能说某一类人便不会为这事情所缚缠？在把身子去殉情恋的道路上徘徊的人，其所有缠缚纠纷的苦闷，凡圣实没有很大区别的。一个皇帝同一个兵士，地位的不同，是相差到几乎用手可以摸得出，但一到恋着一个人，在与女人为缘的应有心灵上的磨难，兵士所有的苦闷的量与皇帝可并不两样。一个状元同一个村塾师也不会不同。一个得文学博士的人同一个杂货店徒弟也总只会有一种头痛。因此在连长的身分上，就不必怎样去加以此时那尽量饮酒的解释，也很容易明白了。

露水的夫妇，是正因为那露水的易消易灭，对这固持的生着那莫可奈何的恋恋难于舍弃的私心，自然的事啊！

没有酒可喝的连长，借着身边炭盆飘着微微蓝焰的火光，

望到妇人的侧身轮廓，终无一语。旋又极无聊赖将那散在膝上桌上以及炭盆边旁的花生栗子壳扫盖到那炽炭上，先是发着烟，爆响着，不久就全体燃着火燎熊熊了。从火光中连长见到妇人白白脸上流泻着眼泪，就摇摆那个剃得光光的军人式的头，哑声说是已依命令就不回营了。

妇人苦笑着。倒出葫芦里余酒，自己一口气喝尽。

“说不有酒又有了！”连长责难似的嚷妇人。

“我不愿你吃了。”

“那你也莫喝。”

答应说是不，把葫芦摇着，一转眼间又倒出些到杯中。妇人正欲去拿时，连长手快先抢到。朝火里一浇。酒是只剩下一些余沥，与火接触忽然便变成火焰向上炎。妇人把手掩了脸。腕上套有银麻花圈镯，这时像真金。也不是因为连长把酒抢了去不让喝就生了气，但在掩着脸以后，妇人忽然幽幽哭咽起来了。

“我答应不走，你又哭呀。”

还是哭，并非不曾听到连长的话语。再哭下去把连长反而哭走，也是妇人所能料得到的事。然而连长说不走，是这时。终久仍然还得走啊！妇人想到这些本不必想的未来情形，不由得更伤心了。好歹都得走，所有的情义，到时便当全丢下，这未来的必不可免的寂寞，使妇人把眼前怎样束缚连长的方法全忘记。若是连长真若为烧酒淹死，则妇人非把身子泡到泪中不可了。连长是，因了妇人一哭倒觉能将顶支的苦恼支票拒绝，心上反而轻松一点了。连长望着妇人的抽咽，怔怔的，不知其办法，就立起身来。妇人虽用手掩脸，可是距离近，听得出。

“要走你就走，横顺要散场！”

“说不走了呀!”本来是想立起身来伸一个懒腰,怕误会就不。说是说不走了呀,那是为这因立起身子响声得来的误会加一种解释。

然而妇人为了自己一句话,索性嚎啕了。

要连长,去持刀杀一个人,其为困难不会像这时情形。

浇在炭上的酒是只一倏的光明,所有的果壳,也无从持久,屋中是随即恢复以前黑暗了。从光明中骤来的黑暗,各人是把对面的人轮廓也全体失去,妇人在黑暗中像是连长已真离开了她哭得更浓了。

一个军人关于哄喂妇人的方法,比较起来是笨拙到像嗟兔拉车,连长不久就用手去拭额边的汗,酒醒一半了。

连长求助于手去抚慰妇人,妇人就拖着那手用牙齿啃着。

“不痛吗?”连长反问那妇人。

“痛到你手上,我的心子被你啃了有多久!”

连长用嘴擦妇人腮边的泪,两人莽莽撞撞抱着了。

五

到腊月二十三,各家准备灶马糖送灶神上天的时节,连长办公改了个地方。从此司务长得一天一趟来到连长家中清算一次伙食账。点名号仍然是每日吹三次,但从此以后,不再能使连长太太听到这声音心跳了。

重阳后五日于北京

本篇发表于1927年10月24~26日《晨报副刊》第2100~2102号。
署名璇岩。

我 的 邻

若把我这退过伍的上士也算在一起，这一个院子里已住上六个丘八了。凡是有两个女人住的地方，那一片小天下就少有太平时，凡是有三个大兵的地方，那地方便终日杀气腾腾：我们这里，却是副爷有一倍，女人又属于副爷太太，热闹透了。并且，其他的，我还忘了算上那几人——因为我就永不知道那两间房住几人——那是些，有音乐天才，每天除了吹打弹唱以外少有休息的亲哥子弟兄，又是，北京大学法科的学生。

这属于上帝所分派，（让我学一个基督教徒说这一句话吧。）把爱热闹的处置在一个地方，好使大家全在一种吵打空气中生活下来，这若果是上帝的意见，我赞成。因为有些人，天生就是一面锣或一面鼓，搁下休息不久就将生出格外大的毛病来，就是每天作出蹺蹺或蓬蓬声音，它也不够数，还得别的如像小班鼓，钵，铛铛锣，那各式各样东西来配合，才调合，才成套，然而为什么把我也得夹在这套“响器”中？也许是我这退伍的上士，在行动中还好保留那一个上等兵的

能对付一切嘈嘈的模样，故此因而误会把我留在此处享受！我奇怪我穷，使我无论如何设法得离开这地方也不成。因了一些债，把我身子黏到这公寓，因了公寓给我的热闹，弄得我日夜全不得安静，我变成一个善于生气的人了。我又奇怪这北京，公寓客店既是那么多，空了一半房子的也常常有，全无一个客因而关门的也并不少，干吗这破庙似的地方，却是赶集一样这个去了那个又搬来？这是气运，诚然，这当真应说到气运上头了，我想若不是掌柜气运特别好，就是我气运特别坏；这二者必定居其一，才能如此的天然巧遇。

本来给大学生住的大学区附近公寓住满了副爷，且多数带了一名副爷太太，正如当局有意把大学附近全武装起来，好使学生能老老实实关到房门读书一个样，也许这样一来，学生们，吓得不敢随便出门是实事，然而因此一来书也真不必读了。一面防到同副爷误会肘子触肘子，一面又来领受那种叫嚣吵骂咤叱呜咽的耳福，要读书，也不让你有空的。忽然的，在大学附近公寓住的学生全消灭，重新来了无数的副爷，这也是不大容易使我明白的事体。

在一种类乎占领类乎奏凯的模样中，教育这东西，只能全给副爷毁灭了，撕碎了，渺小的个人损失，当然是更不足道。

虽然我还应感谢我这公寓的老板，长年还是不改其度能够用那不和气的脸嘴总使一个住客无从能久呆，就是那三位伙计，似乎对这逐客工作也帮忙不少，——可是，这个去了那个来，气运如此，没有可说的！

在日里，不敢出到大院子去，恐怕别人疑心我是对他太太生了怎样不良的歪心，就只规矩坐在房中窗子下，看我的

释典 然而你要涅槃在南房，有人却在北房敲打一切法宝作异声。在一切丝竹金石中，还有那口号；口号总不离马派定军山，“一通鼓二通鼓”擂之不足又重来。

放下书吧，就听。但不久，定军山又完场，改为“大正琴”独奏梅花三弄了，“大正琴”奏毕还有二胡。二胡奏毕有箫，箫之外有笛。……

从这些讨人厌烦纷扰唠叨中，我见到了地狱的轮回，我了解了各样地狱的景致。我是一个活着的人，不靠青脸赤发的小鬼，不靠牛头马面——单只靠这几个天才用他那“惊心动魄”的音乐引路，我游行过地狱一遍了。

除了我逃出这公寓，每日我得给他们领导跋涉那各式各样的烦恼的山水。但我不能同一个浪子一样终日在灰尘烈日以及霍乱流行的大道上走，到图书馆去则藏书室关了门。还有我得活下来，得用我这败笔按着了纸写我所能写出的小说，写成拿到各处去，求讨少数的报酬，才不至于让我住房的东家撵我。要我在这种杂耍场一类地方看书也不能静心，怎么还能写出文章？一千字，在所谓我的货色行市中，至少我应当每天匀出功夫来写一千字，到月底，才有人开出饭来给我吃，这种情形下，一百个字也无从写了。

要想一事不作倒在床上睡，那音乐，那歌声，用了它那唯恐你久睡伤食的关心样子来嗾你，来搅你，好歹总得听。他又像知道我耳并不聋。塞了耳朵孔吧，塞过了，在纵然没有见到没有听到的行动中，这低调的无形的鞭子，还是在把我灵魂痛痛殴打啊！

我不明白这世界是什么样世界，神所分派给我的，连我在一种寂寞的生活下安安静静做一点白日的梦也吝惜！

“‘大正琴’有两架咧，不用猜，是大帅的老乡吧。”一个朋友到我处时听到弦歌之声就歆羡似的说是琴必有两架。但当听完我的诉苦以后就把眉蹙着笑了。

“你若是真心愿意听音乐，那么咱们住处就对调吧。”我说。

“但是我那边欠的债更多，怕不容易。”

朋友是显然想在欠账上把留难推托到他的掌柜身上，说是住处对调怕不能办到，但我很明白的看出了。实际上，朋友怕“大正琴”正不让于我。这个朋友便是极会作诗的也蘋君。

有时节，两边房里各有一人，把那琴弹得崩崩咚咚的如同在比赛一个名曲，时间，越来就越久，似乎谁都不甘心让谁比自己更精神，这种糟蹋空间寂静的功劳，最后是只能平分了。为他们揣想，这中大致还有那藏在心里的愤懑在，为了体面与气力，不会能对骂，不然总不会正适宜于睡眠的清晨还有那超拔琴声！

夜里，总应当稍稍休息了，人纵乐此不倦，为了那可以作声的乐器着想，休息也是一种普通的需要。是的，如我所希望，以及乐器所希望，人家放下这神圣工作了。

从上灯以后，看兴趣，有时是可以得一点两点钟安静的。感谢天，这些好邻居，他还有那朋友来邀他到别处去，把琴拿去到别一地方拉弹给一切有福的人听！

不过，一到夜来的天气，有凉的风为把日里新秋带有余骄的热气吹去，没有月的时节也还有星子，院子里适宜弹唱以外更适宜清谈，于是可敬的副爷们露着肘子在院子中各据了相当地盘，议论开始了。

这中我可以学得许多乖，有福能够听着一个少校模样的军官用他那地道的奉天土话臊骂着各式各样的娘。我奇怪一个军人在性欲上能找出那么多新鲜精致的术语，竟胜过一个用文字表现感情的艺术家，像是翻着字典在骂，又像是背诵一种极熟习的文法，我不明白他那位太太听了作何感想，还有那另一个副爷太太听了是生出怎样情绪。

我将睡到床上还是坐到桌边来作我应在日里做毕的工作？我除开在纸上驰骋，为我的邻居副爷记录下一些足以供他日研究民族学的人帮助的骂人话语以外，写一首打油诗也不能办到，这简直是一个军营了。如那我所梦想的过去的军营，在打过胜仗以后，初初的集合拢来各展览其所掠得的宝物，用着那充满骄傲与愉快的喉咙；对着同队中人无恶意的随便互骂互诅。

只有睡着躺着听！

从一种不能作工不能安睡的生活中，我对我的穷，有着有生以来未曾有过的烦恼。要逃出圈子，至多只是在我每月平常收入下，多得四十元，或者再少点也可。但这区区四十元，把我身作抵押给别人，也没有能找到的机会。就是三十元，二十元，借也没处可以借。日子还正长着的我所合当受的罪，我恐怕到我能忍受的能力以内是永没有得救的缘法了。

一阵风，一阵雨，能把房中所有的苍蝇蚊蚋扫除得无影无踪。世界上，就没有那大风雨能够把我们院子里乐声全吹到很远一个地方去，也没有那样风，能够把我吹出这公寓。

唉！在往日，十二点以后，这些神之子，疲倦了，放下了一切，放下琴的拨子，放下了口的权利，放下了欢喜与愤怒——都

睡了。我能请求我们的主人，留下一盏灯，在一点钟太平无事鸦雀息声的情形中，做完我应做的一切事。做完事后我上床，睡眠给了我们真正的平等，日里一切我把它忘了。

这幸福到如今来又给取消了。

理由是有人要打牌。这理由不悖乎人类生活同法科学生爱音乐一样。

若不是那牌骨一面上头所刻的字全是一些辱骂的记号，则我敢断定他们用为赌输赢的竟是一些骂人的字眼。把臊奶奶一类名词当筹码，是好像全桌子上人都一律采用了。唉，这也有要一个局外人听的义务。

在互相辱骂之中，忽又听到决裂了。人已似乎全站起身了，且听到推移桌子声，一人用那沉重的语调压迫对家声，一人劝慰声。倘或是，把拳捏得紧紧的，鼻子上一下，又怎样收场。或者，这边一拳过去，那一边，猛不知，飞起一件茶碗之类直落到这人的头上，血是要流的，不是临时又得差派人去请医生么？即或暂时能劝开，到夜深，或天刚亮时，其中谁一个吃了亏的悄悄爬起床来握一把刀去插在那睡着人腹上，自己溜走了，这不是常常在报纸上听到的新闻？……

在桌边，我还能想象那个弱一点的负隅自固的神气。要持了刀在天明时报仇的，必就是这人。

我这样的担心这一场战争。我算定这院子在明早上纵没有命案也总有凶案发生。我一面又感谢那争持，因为一到动武结局总也很快了。只要劝得两方平息大致大家就能记得时间在人身上赋予的意义，所谓“鲁仲连”也者，当能明白睡眠解释冤仇的效能，结果大家各上各的床，加以太太在床上所施行于一个丈夫息怒的精致手术，至多到两点三点左右总

就全体涅槃了。

听到像是一个副爷已被另一人拖开到西房了，又听到那弱一点的人被太太的低低埋怨声。同时桌子在移动，椅子四只脚拖在砖地上面发怪响。又有个人在把茶壶里的茶倒于杯中，或者这是那位太太劝他良人平气的手段。

没有如我所料的流血，虽然保不定到天明时节会出那惨案，不过目下总已到了结束善后的时期，心是放下一件重重的悬锤，我想再过一会儿，我们便都可以合目了。

然而还有更出我意料的事。

听到那西房的两过北房，是不久的事。又过三分钟，却已听到那个动武的人提议另外摸风了。牌，掉在地下的，大致已捡起，当然是在朱红漆方桌上四人各出一只手在那里合！

虽然还听到他们互相的道歉，以及太太们从旁用媚笑来帮助解释这误会，我总还有那天明的预兆在心中。先是以为只要这些人把“筹码”换一下，我总有睡眠希望。到这时，又不成功了。骂娘已很少，从那长时间的洗牌声中以及一张牌下掷的沉重声中能够明白各人心中的芥蒂，却依然存在。第二次上场，我却担心这中当有两条命案了。

不知在四点以前什么时候我居然为这些吵闹所开释，仍然睡着了。

醒转来时第一是那法科学学生的笛子使我一惊，第二是窗上太阳，第三是北房牌声。“日光下头无新事”，我得重新担上我昨日所负荷的一切，到发洋财时搬家为止。

本篇发表于1927年8月10日《小说月报》第18卷，第8号。署名懋琳。

在 私 塾

君，你能明白逃学是怎样一种趣味么？

说不能，那是你小时的学校办得太好了。但这也许是你不会玩。一个人不会玩他当然不必逃学。

我是在八岁上学以后，学会逃学起，一直到快从小学毕业，顶精于逃学，为那长辈所称为败家子的那种人，镇天到山上去玩的。

在新式的小学中，我们固然可以随便到操场去玩着各样我们高兴的游戏，但那铃，在监学手上，喊着闹着就比如监学自己大声喝吓，会扫我们玩耍的兴致。且一到讲堂，遇到不快意功课，那还要人受！听不快意的功课，坐到顶后排，或是近有柱子门枋边旁，不为老师目光所瞩的较幽僻地方，一面装为听讲一面把书举起掩脸打着盹，把精神蓄养复元，回头到下课时好又去大闹，君，这是一个不算最坏的方法。照例学校有些课目应感谢那研究儿童教育的学者，编成的书又真能使我们很容易瞌睡，如像地理，历史，默经等，不过

我们的教员，照例教这些功课的人，是把所有教音乐，图画的教员不有的严厉，占归为自己所有，又都像有天意这些人是选派下来继续旧日塾师的威风，特别凶，所有新定的处罚，也像特为这几门功课预备，不逃学，怎么办？在旧式塾中，逃学是挨打，不逃也挨打：逃学必在发现以后才挨打，不逃学，则每天有一打以上机会使先生的戒尺敲到头上来，君，请你比较下，是逃好还是不逃好？并且学校以外有戏看，有澡洗，有鱼可以钓，有船可以划，若是不怕腿痛还可以到十里八里以外去赶场，有狗肉可以饱吃，君，你想想。在新式学校中则逃学纵知道也不过记一次过，以一次空头的过，既可以免去上无聊功课的麻烦，又能得恣意娱乐实惠，谁都高兴逃学！

到新的小学中去读书，拿来同在外游荡打比，倒还是逃学为合算点，说在私塾中能呆下去，真信不得！在私塾中这人不逃学，老实规矩的念书，日诵幼学琼林两页半，温习字课十六个生字，写影本两张，这人是病，不能玩，才如此让先生折磨。若这人又并无病，那就是呆子。呆子固不必天生，父亲先生也可以用一些谎话，去注入到小孩脑中，使他在应当玩的年龄，便日思成圣成贤，这人虽身无疾病，全身的血却已中毒了。虽有坏的先生坏的父母因为想儿子成病态的社会名人，不惜用威迫利诱，治他的儿子，这儿子，还能心野不服管束，想方设法离开这势力，顾自走到外边去浪荡，这小孩的心，当是顶健全的心！一个十三岁以内的人，能到各处想方设法玩他所欢喜的玩，对于人生知识全不曾措意，只知发展自己的天真，于一些无关实际大人生活事业上，建设，创造，认识他所引为大趣味的事业，这是正所以培养

这小子！往常的人没有理解到这事，越见小孩心野越加严，学塾家庭越严则小孩越觉得要玩，一个好的孩子谓为全从严厉反面得的影响，而有所造就，也未尝不可！

也不要人教，天然会，是我的逃学本能。单从我爱逃学上着想，我就觉得就像现行教育制度应当改革地方就很多了。为了逃学我身上得到的殴打，比其他处到我环境中的孩子会多四五倍，这证明我小时的心的浪荡不羁的程度，真比如今还要凶。虽挨打，虽不逃学即可以免去，我总认玩上一天挨打一顿是值得的事。图侥幸的心也未尝不有，不必挨打而又可以玩，再不玩，我当然办不到！

你知道我是爱逃学的一人，就是了。我并且不要你同情似的说旧式私塾怎样怎样的不良，我倒并不曾感觉到这私塾不良待遇阻遏了我什么性灵的营养。

我可以告你是我怎样的读书，怎样的逃学，以及逃开塾中到街上或野外去时是怎样的玩，还看我回头转家时得到报酬又是些什么。

君，我把我能记得很清楚的一段学校生活原原本本说给你听吧。

先是我入过一个学馆，先生是女的，这并不算得入学，只是因为妈初得六弟，顺便要奶娘带我随同我的姐上学罢了。这我除了我每日上学，是为一些比我大七岁八岁的人姐的女同学，背我抱我从西门上学，有次这些女人中，不知是谁个，因为爬西门坡的石级爬倦，流着泪的情形，我依稀还明白外，其他茫然了。

我说我能记得的那个。

这先生，是我的一个姨爹。使你容易明白就是说：师母问我妈是两姊妹，先生女儿是我的表姐。大家全是熟人！是熟人，好容易管教，我便到这长辈家来磕头作揖称学生了。容易管教是真的。但先生管教时也容易喊师母师姐救驾，这可不是我爹想到的事了。

学馆是仓上。也就是先生的家。关于仓，在我们地方是有两个，全很大，又全在西门。这仓是常平还是标里的屯谷仓？我到如今还是不能很明白。

不过如今试来想：若是常平仓，这应属县里，且应全是谷米不应空，属县里则管仓的人应当是戴黑帽像为县中太爷喝道的差人，不应是穿号褂的老将，所以说它是标里屯粮的屯仓，还相近。

仓一共总是两排，拖成两条线，中间留出一条大的石板路。仓是一共有多少个这时也并不能再记清楚了。仓中有些是贴有一个大“空”字，有些则上锁，且有谷从旁边露出，则还很分明。

我说学馆在仓上，不是的。仓仍然是仓，学馆则是管仓的衙门，不消说，衙门是在这两列仓的头上！到学馆应从这仓前过，仓延长有许多长，这道也延长有许多长。在学馆，背完书，经先生许可，出外面玩一会儿，也就是在这大石板上玩！这长的路上，有些是把石头起去种有杨柳的，杨柳像摆对子的顶马，一排一排站在路两旁，都很大，算来当有五六十株。这长院子中，到夏天时还有胭脂花，指甲草，以及六月菊牵牛之类，这类花草大约全是师母要那守仓老兵栽种的，因为有人不知冒冒失失去折六月菊喂蚰蚰，为老兵见到，就说师母知道会要骂人的。

到清明以后，杨柳树全绿，我们再不能于放晚学后到城上去放风筝，长院子中给杨柳荫得不见太阳，则仓的附近，便成了我们的运动场。仓的式样是悬空，有三尺左右高的木脚，下面极干爽，全是细的沙，因此有时胆大一点的学生，还敢钻到仓底下去玩。先有一个人，到仓底去说是见有兔的巢穴在仓底大石础旁，又有小花兔，到仓底乱跑，因此进仓底下去看兔窟的就很多了。兔，这我们是也常常在外面见到的，有时这些兔还跑出来到院中杨柳根下玩，又到老兵栽的花草旁边吃青草，可是无从捉。仓的脚既那么高，下面又有这东西的家，纵不能到它家中去也可以看看它的大门，进仓去，我们只须腰躬着就成，我自然因了好奇也到过这仓底下玩过了！当到先生为人请去有事时，由我出名去请求四姨，让我们在先生回馆以前，玩一阵，大家来到院中捉老鼠，玩“朦朦口”的游戏，仓底下成了顶好地方。从仓外面瞧里面，弄不清，里面瞧外又极分明。遇到充猫儿是胆小的人时，他不敢进去，则明知道你在那一个仓背后也奈何你不得。这罢下仓如今说来真可算租界！

怎么学馆又到这儿来？是清静，为一事，先生同时在衙门作了点事情，与仓上有关，就便又管仓，又为一事。

到仓上念书，一共是十七个人。我在十七个人中，人不算顶小。但是小。我胆子独大。胆子大，也并不是比别人更不怕鬼，是说最不惧先生。虽说照家中教训，师为尊，我不是不尊。若是在什么事上我有了冤枉，到四姨跟前一哭，回头就可以见到表姐请先生进去，谁能断定这不是进去挨四姨一个耳光呢？在白天，大家除了小便是不能轻易外出到院中玩的。院中没有人，则兔子全大大方方来到院中石板路上溜

达，还有些是引带三匹四匹小黑兔，就如我家奶娘引带我六弟八弟到道门口大坪里玩一个样：我们为了瞧看这兔子，或者嚇吓这些小东西一次，每每借小便为名，好离开先生。我则故意常常这样办。先生似乎明知我不是解溲，也让我。关于兔子我总不明白，我疑心这东西耳朵是同孙猴子的“顺风耳”一样：只要人一出房门，还不及开门，这些小东西就溜到自己家去，深怕别人就捉到它耳。我们又听到老兵说这兔见他同师母时并不躲，也无恐怕意，因为是人熟，只把我们同先生除外：这话初初是不信，到后问四姨，是真的，有些人就恨起这些兔子来了。见这人躲见那人又不，正像乡下女人一样的乖巧可恨的。恨虽然是恨，但毕竟也并无那捉一匹来大家把它煮吃的心思，所以二三十匹兔子同我们十七个学生，就共同管领这条仓前的长路：我们玩时它们藏在穴口边伸出头看我们的玩，到我们在念书时，它们又在外面恣肆跑跳了。

我们把这事也共同议论过：白天的情形，我们是同兔子打仗一块坪来玩，到夜，我们全都回了家，从不敢来这里玩，这一群兔子，是不是也怕什么，就是成群结队也不敢再出来看月亮？这就全知道了。

仓上没有养过狗，外面狗也不让它进来，老兵说是免得吓坏了兔子。大约我们是不会为先生吓坏的，这为家中老人所深信不疑，不然我们要先生干吗？

我们读书的秩序，为明白起见，可以作个表。这表当如下：

早	上——背温书，写字，读生书，背生书，点生书——散学
吃早饭后——	写大小字，读书，背全读过的温书，点生书——过午
过午后——	读生书，背生书，点生书，讲书，发字带认字——散学

这秩序，是我应当遵守的。过大过小的学生，则多因所读书不同，应当略为变更。但是还有一种为表以外应当遵守的，却是来时对夫子牌位一揖，对先生一揖，去时又得照样办。回到家，则虽先生说应对爹妈一揖，但爹妈却免了。每日有讲书一课，本是为那些大学生预备的，我却因为在家得妈每夜讲书听，因此在馆也添上一门。功课似乎既比同我一样大小年龄的人为多，玩的心情又并不比别人少，这样一来可苦了我了！

在这仓上我照我列的表每日念书念过一年半，到十岁。

《幼学琼林》是已念完了。《孟子》念完了，《诗经》又念了三本。

但我上这两年学馆究竟懂了些什么？让姨爹以先生名义在爹面去极力夸奖，我真不愿做这神童事业！爹也似乎察觉了我这一面逃学一面为人誉为神童的苦楚，知道期我把书念好是无望，终究还须改一种职业，就抖气把我从学馆取回，不理了。爹不理我一面还是因为他出门，爹既出门让娘来管束我，我就到了新的县立第二小学了。

不逃学，也许我还能在那仓上玩两三年吧。天知道我若是再到那类塾中我这时变到成个什么样的人！

神童有些地方倒真是神童，到这学塾来，并不必先生告我，却学会无数小痞子的事情了。泅水虽是在十二岁才学会，但在这塾中，我就学会怎样在洗了澡以后设法掩藏脚上水泡痕迹去欺骗家中，留到以后的采用。我学会爬树，我学会钓鱼……我学会逃学，来作这些有益于我身心给我深的有用的经验的娱乐，这不是先生所意料，却当真是私塾所能给我的

学问！我还懂得一种打老虎的毒药弩，这是那个同兔子无忤的老兵，告我有用知识的一种：只可惜是没有地方有一只虎让我去装弩射它的脚，不然我还可以在此事业上得到你们所想不到的光荣！

我逃学，是我从我姨爹读书半年左右才会的。因为见他处置自由到外面玩一天的人，是由逃学的人自己搬过所坐板凳来到孔夫子面前，擒着打二十板屁股，我以为这是合算的事，就决心照办的在校场看了一天木偶社戏。按照通常放学的时间，我就跑回家中去，这日家中人刚要吃饭，显然回家略晚了，却红脸。

到吃饭时一面想到日里的戏一面想到明天到塾见了先生的措词，就不能不少吃一碗了。

“今天被罚了，我猜是！”姑妈自以为所猜一点不错，就又立时怜惜我似的，说是：“明天要到四姨处去将告四姨要姨爹对你松点。”

“我的天，我不好开口骂你！”我为她一句话，把良心引起，又恨这人对我的留意。我要谁为我向先生讨保？我不能说我不是为不当的罚所苦，即老早睡了。

第二天到学校，“船并没有翻”。问到怎么误了一天学，说是家里请了客。请客即放学，这成了例子，我第一次就采用这谎语挡先生一阵。

归到自己位上去，很以为侥幸，就是在同学中谁也料不到我也逃一天学了。

当放早学时，同一个同街的名字叫作花灿的一起归家。这人比我大五岁，一肚子的鬼。他自己常说，若是他作了先生，戒尺会得每人为预备一把；但他又认为他自己还应预备

两把！别人抽屉里，经过一次搜索已不敢把墨水盒子里收容蚰蚰，他则至少有两匹蚰蚰是在装书竹篮里。我们放早学，时候多很早，规矩定下来是谁个早到谁就先背书，先回家，因此大家争到早来到学塾。早来到学塾，难道就是认真念书么？全不是这么回事。早早的赶到仓上，天还亮不久，从那条仓的过道上走过，会为鬼打死！“早来”只是早早的从家中出来，到了街上我们可以随意各以其所好的先上一种课。这时在路上，所遇到的不外肩上挂着青布褙褂赶场买鸡的贩子，同到就在空屠桌上或冷灶旁过夜的担脚汉子，然而我们可以把上早学得来的点心钱到卖猪血豆腐摊子旁去吃猪血豆腐，吃过后，再到杀牛场上看杀牛。并且好的蚰蚰不是单在天亮那时才叫吗？你若是在昨晚已把书念得很有把握，乘此出城到塘湾去捉二十匹大青头蟋蟀再回，时间也不算很迟。到不是产蟋蟀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到道尹衙门去看营兵的操练，就便走浪木，盘杠子，以人作马互相骑到马上来打仗，玩够了，再到学塾去。一句话说，起来得早我们所要也是玩！照例放学时，先生为防备学生到路上打架起见，是一个一个的出门，出门以后仍然等候着，则不是先生所料到的事了。我们如今也就是这样。

“花灿，时候早，怎么玩？”

“看鸡打架去。”

我说好吧，于是我们就包绕月城，过西门坡。

散了学，还很早，不再玩一下，回到家去反而会为家中人疑心逃学，是这大的聪明花灿告我的。感谢他，其他事情为他指点我去作的还多呢。这个时候本还不是吃饭的时候，到家中，总不会比到街上自由，真不应就忙着回家。

这里我们就不必看鸡打架，也能可以各挟书篮到一种顶好玩有趣的地方去开心！在这个城里，一天顶热闹的时间有三次：吃早饭以前这次，则尤合我们的心。到城隍庙去看人斗鹌鹑，虽不能挤拢去看，但不拘谁人把打败仗的鸟放飞去时，瞧那鸟的飞，瞧那输了的的人的脸嘴，便有趣！再不然，去到校场看人练藤牌，那用真刀真枪砍来打去的情形，比看戏就动人得多了。若不嫌路远，我们可包绕南门的边街，瞧那木匠铺新雕的菩萨上了金没有。走边街，还可以看泻铸犁头，用大的泥锅，把钢融成水，把这白色起花的钢水倒进用泥作成敷有黑烟子的模型后，呆会儿就成了一张犁。看打铁，打生铁的拿锤子的人，不拘十冬腊月全都是赤起个膀子，吃醉酒了似的舞动着那十多斤重的锤敲打那砧上的铁，那铁初从炉中取出时，不在锤敲打也哧哧的响，一挨锤，便就四散的飞花，使人又怕又奇怪。君，这个不算数，还有咧。在这一个城圈子中我们可以流连的地方多着，若是我是一辈子小孩，则一辈子也不会对这些事物感生那厌倦！

你口馋，又有钱在道门口那个地方就可以容留你一世，橘子，花生，梨，柚，薯，这不算！烂贱喷香的炖牛肉不是顶好吃的一种东西？用这牛肉蘸盐水辣子，同米粉在一块吃，有名的牛肉张便在此。猪肠子灌上糯米饭，切成片，用油去煎去炸回头可以使你连舌子也将咽下。杨怒三的猪血绞条坐在东门的人还走到这儿来吃一碗，还不合胃口？卖牛肉巴子的摊子他并不向你兜揽生意，不过你若走过那摊子边请你顶好捂着鼻，不然你就为这香味诱惑了。在全城出卖的碗儿糕，他的大本营就在路西，它会用颜色引你口饧——反正说不尽的！我将来有机会，我再用五万字专来为我们那地方一个姓

包的女人所售的腌莴苣风味，加一种简略介绍，把五万字来说那莴苣，你去问我们那里的人，真要算再简没有！

这里我且说是我们怎样走到我们所要到的斗鸡场上去。

没有到那里以前，我们先得过一个地方，是县太爷审案的衙门：衙门前面有站人的高木笼，不足道。过了衙门是一个面馆。面馆这地方，我以为就比学塾妙多了！早上面馆多半是正在赶面，一个头包青帕满脸满身全是面粉的大师傅骑在一条大木杠上压碾着面皮，回头又用大的宽的刀子齐手风快的切剥，回头便成了我们过午的面条，怪！面馆过去是宝华银楼，遇到正在烧嵌时，铺台上，一盏用一百根灯草并着的灯顶有趣的很威风的燃着，同时还可以见到一个矮肥银匠，用一个小管子含在嘴上像吹哨那样，用气迫那火的焰，又总吹不熄，火的焰便转弯射在一块柴上，这是顶奇怪的融银子方法！还有刻字的，在木头上刻，刻反字全不要写，大手指上套了一个皮戒子，就用那戒子按着刀背乱划，谁明白他是从谁学来这怪玩艺儿呢？

到了斗鸡场后大家是正围着一个高约二尺的竹箴圈子，瞧着圈内鸡的拚命的。人满满密密的围上数重，人之间，没有罅，没有缝。连附近的石狮上头也全有人盘据了。显然是看不成了。但我们可以看别的逗笑的事情。我们从别人大声喊加注的价钱上面也就明白一切了。

在鸡场附近，陈列着竹子织就各式各样高矮的鸡笼，有些笼是用青布幕着，则可以断定这其中那膘壮的战士。乘到别人来找对手作下一场比武时，我们就可瞧见这鸡身段颜色了。还有鸡，刚才败过仗来的，把一个为血所染的头垂着在发迷打盹。还有鸡，蓄了力，想打架，忍耐不住的，就拖

长喉咙叫。

还有人既无力又不甘心的“牛”才更有意思，腋下挟着脏书包，或是提着破书篮，脸上不是有两撇墨就少不了黄鼻液痕迹，这些牛，太关心了圈子里战争，三三两两绕着圈子打转，只想在一条大个儿身子的人腋下腿边挤进去，不成功，头上给人抓了一两把，又眯着眼向这抓他摸他的人作生气模样，复自慰的向他同伴说，去去去，我已看见了，这里的鸡全不会溜头，打死架，不如到那边去瞧破黄鳝有味！

我们也就是那样的到破黄鳝的地方来了。

活的像蛇一样的黄鳝，满盆满桶的挤来挤去，围到这桶欣赏这小蛇的人，大小全都有。

破鳝鱼的人，身子矮，下脖全是络腮胡，曾帮我家作过事，叫岩保。

黄鳝这东西，虽不闻咬人，但全身滑腻腻的使人捉不到，算一种讨厌东西。岩保这人则只随手伸到盆里去，总能擒一条到手。看他揸着这黄鳝的不拘那一部分用力在盆边一磕，黄鳝便规规矩矩在他手上不再挣，复次岩保在这东西头上就为嵌上一粒钉，把钉固到一块薄板上，这鳝卧在板上让他用刀划肚子，又让他剔背，又让他切成一寸一段放到碗里去，也不喊，也不叫，连滑也不滑，因此不由人不佩服岩保这武艺！

“你瞧，你瞧，这东西还会动呢。”花灿每次发见的，总不外乎是这些事情。鳝的尾，鳝的背脊骨，的确在刮下来以后还能自由的屈曲，但老实说我总以为这是很脏的，虽奇怪也不是道！

我说：“这有什么巧？”

“不巧么？瞧我，”他把手去拈起一根尾，就顺便去喂在

他身旁的另一个小孩。

“花灿你是这样欺人是丑事！”我说，我又拖他，因为我认得这被弄的孩子。

他可不听我的话。小孩用手拒，手上便为鳝的血所污。小孩骂。

“骂？再骂就给吃一点血！”

“别人又并不惹你！”小孩是莫可奈何，屈于力量下面了。花灿见已打了胜仗，就奏凯走去，我跟到。

“要他尝尝味道也骂人！我不因为他小我就是个耳光。”我说，将来会为人报仇。我心里从此厌花灿，瞧不起他了。

若有那种人，欲研究儿童逃学的状况，在何种时期又最爱逃学，我可以贡献他一点材料，为我个人以及我那地方的情形。

“春夏秋冬”最易引起逃学欲望是春天。余则以时季秩序，而递下，无错误。

春天爱逃学，一半是初初上学，心正野，不可驯；一半是因春天可以放风筝，又可大众同到山上去折花。论玩应当属夏天，因为在这季里可洗澡，可钓鱼，可看戏，可捉蚰蚰，可赶场，可到山上大树下或是庙门边去睡。但热，逃一天学容易犯，且因热，放学早，逃学是不必，所以反比春天可以少逃点学了。秋天则有半月或一月割稻假，不上学。到冬天，天既冷，外面也很少玩的事情，且快放年学，是以又比秋天自然而然少挨一点因逃学而得来的挞骂了。

我第一次逃学看戏是四月。第二次又是。第二次可不是看戏，却同到两人，走到十二里左右的长宁哨赶场。这次糟

了。不过就因为露了马脚，在被两面处罚后，细细拿来同所有的一日乐趣比较，天秤朝后面的一头坠，觉得逃学是值得，索性逃学了。

去城十二里，或者说八里，一个逢一六两日聚集的乡场，算是附城第二热闹的乡场。出北门，沿河走，不过近城跳石则到走过五里名叫堤溪的地方，再过那堤溪跳石。过了跳石又得沿河走。走来走去终于就会走进一个小小石砦门，到那哨上了。赶场地方又在砦子上手，稍远点。

这里场，说不尽。我可以借一篇短短文章来为那场上一切情形下一种注解，便是我在别一时节写成的那篇市集。不过这不算描写实情。实在详细情形我们那能说得尽？譬如虹，这东西，到每个人眼中都放一异彩，又温柔，又美丽，又近，又远，但一千诗人聚拢来写一世虹的诗，虹这东西还是比所有的诗所蕴蓄的一切还多！

单说那河岸边泊着的小船。船小像把刀，狭长卧在水面上，成一排，成一串，互相挤挨着，把头靠着岸，正像一队兵。君，这是一队虽然大小同样，可是年龄衣服枪械全不相同的杂色队伍！有些是灰色，有些是黄色，有些又白得如一根大葱。还有些把头截去，成方形，也大模大样不知羞耻的搀在中间。我们具了非凡兴趣去点数这些小船，数目结果总不同。分别城乡两地人，是在衣服上着手，看船也应用这个方法；不过所得的结论，请你把它反过来。“衣服穿得如时漂亮是住城的人，纵穿绸着缎，总不大脱俗，这是乡巴老，”这很对。这里的船则那顶好看的是独为上河苗人所有。篙桨特别的精美，船身特别的雅致，全不是城里人所能及的事！

请你相信我，就到这些小船上，我便可以随便见到许多

我们所引为奇谈的酋长同酋长女儿！

这里的场介于苗族的区域，这条河，上去便是中国最老民族托身的地方。再沿河上去，一到鸟巢河，全是苗人了。苗人酋长首领同到我们地方人交易，这场便是一个顶适中地点。他们同他女儿到这场上来卖牛羊和烟草，又换盐同冰糖回去，百分人中少数是骑马，七十分走路。其余三十分，则全靠坐那小船的来去。就是到如今，也总不会就变更多少。当我较大时，我就懂得要看苗官女儿长得好看的，除了这河码头上，再好没有地方了。

船之外，还有水面上漂的，是小小木筏。木筏同类又还有竹筏。筏比船，可以占面积较宽，筏上载物似乎也多点。请你想，一个用山上长藤扎缚成就的浮在水面上走动的筏，上面坐的又全是一种苗人，这类人的女的头上帕子多比斗还大，戴三副有饭碗口大的耳环，穿的衣服是一种野蚕织成的峒锦，裙子上面多安钉银泡，（如普通战士盔甲，）大的脚，踢拖着花鞋，或竟穿用稻草制成的草履，男的苗兵苗勇用青色长竹撑动这筏时，这些公主郡主就锐声唱歌，君，这是一幅怎样动人的画啊！人的年龄不同观念亦随之而异，是的确，但这种又妩媚，又野蛮，别有风光的情形，我敢自信直到我老遇着也能仍然具着童年的兴奋！望到这筏的走动，那简直是一种梦中的神迹！

我们还可以到那筏上去坐！一个苗酋长，对待少年体面一点的汉人，他有五十倍私塾先生和气。他的威风同他的尊严，不像一般人来用到小孩子头上。只要活泼点，他会请你用他的自用烟管，（不消说我们却用不着这个，）还请你吃他田地里公主自种的大生红薯，和甘蔗，和梨，只全把你当客

一般看待，顺你心所欲！若有小酋长，就可以回到这小酋长认同年老庚。我疑心，必是所有教书先生的和气殷勤，全为这类人取去，所以塾中先生就如此特别可怕了。

从牲畜场上，可以见到的小猪小牛小羊小狗到此也全可以见到。别人是从这傍码头的船筏运来到岸上去卖，买来的人也多数又赖这样小船运回，各样好看的狗牛是全没有看厌时候！且到牲畜场上别人在买牛买羊，有戴大牛角眼镜的经纪在傍，你不买牛就不能够随意扳它的小角，更谈不到骑。当这小牛小羊已为一个小酋长买好，牵到河边时，你去同他办交涉，说是得试试这新买的牛的脾气，你摩它也成，你戏它也成。

还有你想不想过河到对面河岸庙里去玩不？若是想，那就更要从这码头上搭船了。对河的庙有狗，可不去，到这边，也就全可以见到。在这岸边玩可望到对河的水车，大的有十床晒谷簞大，小的也总有四床模样：这水车，走到它身边去时，你不留心就会给它洒得一身全是水！车为水激动，还会叫，用来引水上高坎灌田，这东西也不会看厌！

我们到这场上来，老实说，只耽在这儿，就可过一天。不过同伴是做烟草生意的吴三义铺子里的少老板，他怕到这儿太久，会碰到他铺子里收买烟草的先生，就走开这船舶了。

“去，吃狗肉去！”那一个比我大四岁的吴少义，这样说。

“成，”这里还有一个便是他的弟，吴肖义。

吃狗肉，我有什么不成？一个少老板，照例每日得来的点心钱就比我应得的多三倍以上，何况约定下来是赶场，这高明哥哥，还偷得有二十枚铜元呢。我们就到狗肉场去了。

在吃狗肉时，不喝酒并不算一件丑事。不过通常是这样：得一面用筷子挟切成小块的狗肉在盐水辣子里打滚，一面拿

起土苗碗来抿着包谷烧，这一来当然算内行了一点。

大的少义知道这本经，就说至少各人应喝一两酒。承认了。承认了结果是脸红头昏。

到我约有十四岁，我在沅州东乡一个怀化地方当兵时，我明白吃狗肉喝酒的真味道，且同辈中就有人以樊哙自居了。君，你既不曾逃过学，当然不曾明白在逃学时到乡场上吃狗肉的风味了！

只是一两酒，我就不能照料我自己。我这吃酒是算第一次。各人既全是有一点飘飘然样子，就又拖手到鸡场上去看鸡。三人在卖小鸡场上转来转去玩，蹲到这里看，那里看，都觉得很好。卖鸡的人也多半是小孩同妇女。光看又不买，就逗他们笑，说是来赶场看鸡，并非买。这种嘲笑在我们心中生了影响。

“可恶的东西，他以为我们买不起！”

那就非买不可了。

小的鸡，正像才出窠不久，比我们拳头大小，全身的毛都像绒。颜色只黑黄两样，嘴巴也如此。公母还分不清楚。七只八只关在一个细篾圆笼子里啾啾的喊叫，大约是欠^①它的娘！这小东西若是能让人抱到它睡，就永远不放手也成！

十多年后一个生鸡子，卖到十个当十的铜元，真吓人。当那时，我们花十四个铜子，把一群刚满月的小鸡（有五只呀）连笼也买到手了。钱由吴家兄弟出，约同到家时，他兄弟各有两只，各一黑一黄，我则拿那一只大嘴巴黑的。

把鸡买得我们着忙到家捧鸡去同别人的小鸡比武，想到回家了。我们用一枝细柴，作为杠，穿过鸡笼顶上的藤圈，三人中选出两人来担扛这宝物，且轮流交换，那一个空手，

那一个就在前开道。互相笑闹说是这便是唐三藏取经，在前开道的是猪八戒。我们过了黄风洞，过了烂柿山，过了流沙河，过了……终于走到大雷音。天色是不早不迟，正是散学的时间。到这城，孙猴子等应当分伙了。

这一天学逃得多么有意思——且得了一只小鸡呢。是公鸡，则过一阵便可以捉到街上去同人的鸡打；是母鸡，则会为我生鸡蛋；在这一只小鸡身上我就作起无涯溪的梦来了。在手上的鸡，因了孤零的失了伴，就更吱吱啾啾叫，我并不以为讨厌。正因为这样，到街上走着，为一般小孩注意，我心上就非常受用！

看时间不早，我走到一个我所熟的土地堂去向那庙主取我存放的书篮。书篮中宽绰有余，便可以容鸡。但我不。我把握在手上好让人见到！

将要到家我心可跳了。万一今天四姨就到我家玩，我将说些什么？万一大姐今天曾往仓上去，找表姐，这案也就犯上了。鸡还在手上，还在叫，先是对这鸡亲洽不过，这时又感到难于处置这小鸡了。把鸡丢了吧，当然办不到。拿鸡进门设若问到这鸡是从什么地方来，就说是吴家少老板相送的，但再盘问一句不会露出马脚么？我踌躇不知如何是好。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作伪总不如十多岁人老练，且纵能日里掩过，梦中的呓语，也会一五一十数出这一日中浪荡！

我在这时非常愿有一个熟人正去我家我就同他一起回。有一个熟人在一块时，家中为款待这熟人，把我自然而然就放过去了。但在我家附近徘徊多久却失望。在街上耽着，设或遇到一个同学正放学从此处过，保不了到明天就去先生处

张扬，更坏！

不回也不成。进了我家大门我推开二门，先把小鸡从二门罅塞进去，探消息。这小鸡就放声大喊大叫跑向院中去。这一来，不进门，这鸡就会为其他大一点的鸡欺侮不堪！

姐在房中听到院中有小鸡叫声，出外看，我正掷书篮到一旁来追小鸡。

“那得来这只小鸡？”

“瞧，这是吴少老板送我的！”

“妙极了。瞧，欠他的娘呢。”

“可不是，叫了半天了啊。”

我们一同蹲在院中石地上欣赏这鸡，第一关已过，只差见妈了。

见了妈也很平常，不如我所设想的注意我行动，我就全放心，以为这次又脱了。

到晚上，是睡的时候了，还舍不得把鸡放到姐为我特备的纸合子里去。爹忽回了家。第一个是喊我过去，我一听到就明白事情有八分不妙。喊过去，当然就搭讪走过我家南边院子去！

“跪到！”“是。”过去不敢看爹脸上的颜色，就跪到。爹像说了这一声以后，又不记起还要说些什么了，顾自去抽水烟袋。在往常，到爹这边书房来时节，爹在抽烟就应当去吹煤子，以及帮他吹去那活动管子里的烟灰。如今变成阶下囚，不能说话了。

我能明白我自己的过错！我知道我父亲这时正在发我的气！我且揣测得出这时窗外站有两个姐同姑母奶娘等等在窗下悄听！父亲不做声，我却呜呜的哭了。

见我哭了一阵父亲才笑笑的说：

“知道自己过错了么？”

“知道了。”

“那么小就学得逃学！逃学不碍事，你不愿念书，将来长大去当兵也成，但怎么就学得扯谎？”

父亲的声音，是在严肃中还和气到使我想抱到他摇，我想起我一肚子的巧辩却全无用处，又悔又恨我自己行为，尤其是他说到逃学并不算要紧，只扯谎是大罪，我还有一肚子的谎不用！我更伤心了。

“不准哭了，明白自己不对就去睡！”

在此时，在窗外的人，才接声说是为父亲磕头认错，出来吧。打我也许使我好受点。我若这一次挨一点打，从怕字上着想或者就不会再有第二次这样情形了。虽说父亲不打不骂这样一来我能慢慢想起在小小良心上更不安，但一个小孩子有悔过良心，同时也就有玩的良心；当想玩时则逃学，逃学玩够以后回家又再来悔过——从此起，我使用这方法度过我的学校生活了。

家中的关隘，虽已过，还有学校方面在。我在临睡以前私下许了一个愿，若果这一次的逃学能不为先生知道，则今天得来这匹小鸡到长大时我就拿它来敬神。大约神嫌这鸡太小了，长大也不是一时的事，第二天上学，是由奶娘伴送，到仓上见到先生以后，犹自喜全无破绽，呆一会，吴家两弟兄由其父亲送来，我晓得糟了。

我不敢去听吴老板同先生说得是什么话。到吴老板走去后，先生送客回来即把脸沉下，临时脸上变成打桐子的白露节天气。

“昨天那几个人逃学都给我站到这一边来!”

先生说,照先生吩咐,吴家两兄弟就愁眉愁眼站过去,另外一个虽不同我们在一块也因逃学为家中送来的小孩也就站过去。

“还有呀!”他装作不单是喊我,我这顺便认为并不是唤我,仍不动不声。

“你们为我记记昨天还有谁不来?”这话则更毒。先生说了以后就有学生指我,我用眼睛去瞪他,他就羞羞怯怯作狡猾的笑。

“我家中有事,”口上虽是这样说,脸上则又为我说的话作一反证,我恨我这脸皮薄到这样不济事。但我又立时记起昨晚上父亲说的逃学罪名比扯谎为轻,就身不由己的走到吴肖义的下手站着了。

“你也有分吗?”姨爹还在故意恶作剧呀。

我大胆的期期艾艾说是正如先生所说的一样,先生笑说好爽快。

照规矩法办,到我头上我总有方法。我又在打主意了。

先命大吴自己搬板凳过来,向孔夫子磕头,认了错,爬到板凳上,打!大吴打时喊,哭,闹,打完以后又逞值价作苦笑。

先生把大吴打完以后,就遣归原座,又发放另一个人。小吴在第三,先生的板子,轻得多,小吴虽然也喊着照例的喊,打十板,就算了。这样就轮到我的头上来了。板子刚上身,我就喊:——

“四姨呀!师母呀!打死人了!救!打死我了!”

救驾的原已在门背后,一跳就出来,板子为攫去。虽不打,我还是在喊。大家全笑了。先生本来没多气,这一来,

倒真生气了。为四姨抢去的是一薄竹片子，先生乃把那柶木戒方捏着，扎实在我股上捶了十多下，使四姨要拦也拦不及。我痛极，就杀猪样乱挣狂嚎。本来设的好主意，想免打，因此倒挨了比别人还凶的板子，不是我所料得到的事！

到后我从小吴处，知道这次逃学是在场上给一个城里千总带兵察场见我们正在狗肉摊子上喝酒，回城告给我们两人的父亲，我就发誓愿说将来要在长成大人时约人把这千总打一顿出气。不消说这千总以后也没有为我们打过，城里千总就有五六个，连姓名我们还分不清楚这人是谁呀。

每日那种读死书，我真不能发现一丝一厘是一个健全活泼童子所需要的事。我要玩，却比吃饭睡觉似乎还重要。父亲虽说不读书并不要紧，比扯谎总罪小点，但是他并不是能让我读一天书玩要一天的父亲！间十天八天，在头一天又把书读得很熟，因此邀二姐作保驾臣，到父亲处去，说，明天请爹让我玩一天吧，那成。君，间十天八天，我办得到吗？一个月中玩十五天读十五天书，我还以为不足。把一个月屯出三天来玩那我只好闷死了。天气既渐热，枇杷已黄熟，山上且多莓，到南华山去又可以爬到树上去饱吃樱桃，为了这天然欲望驱使，纵到后来家中学堂两边都以罚跪为惩治，我还是逃学！

因为同吴家兄弟逃学，我便学会劈甘蔗，认鸡种好坏，滚钱。同一个在河边开水碾子房的小子逃学，我又学会了钓鱼。同一个做小生意的人儿子逃学，我就把掷骰子呼么喝六学会了。

这不算是学问么，君？这些知识直到如今我并不忘记，

比《孟子·离娄》用处怎样？我读一年书，还当不到我那次逃学到赶场，饱看河边苗人坐的小船以及一些竹木筏子印象深。并且你那里能想到狗肉的味道？

也正因逃学不愿读书我就真如父亲在发现我第一次逃学时所说的话到五年后真当兵了。当兵对于我这性情并不坏。当了兵，我便得放纵的玩了。不过到如今，我是无学问的人，不拘到什么研究学术的机关去想念一点书，别人全不要，说是我没有资格，中学不毕业，无常识，无根柢，这就是我在应当读书时节没有机会受教育所吃的亏。为这事我也非常痛心，又无法说我这时是应当读书且想读书的一人，因为现在教育制度不是使想读书的人随便可读书，所以高深的学问就只好和我绝缘，这就算是我玩的坏的结果了。不应当读书时代为旧的制度强迫我读书，到自己觉悟要读书时新的制度又限制我把我除外；（以前不怕赶，可逃学，这时则有些学问你纵有自学勇气，也不能在学校以外全懂：）我总好像同一切成规天然相反，我真为我命运莫名其妙了。

在另一个时我将同你说我的赌博。

——一个退伍的兵的自述之一——

十二月于北京窄而霉斋

本篇发表于1928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9卷，第1号。署名沈从文。

① 欠 方言：想念、挂牵之意。

老 实 人

—

“老实者，无用之别名！”

然而这年头儿人老实一点也好，因了老实可少遭许多天灾人祸。

人是不是应当凡事规规矩矩？这却很难说。

有人说，凡事容让过，这人便是缺少那人生顶重要的“生命力”，缺少这力人可就完了。

又有人说不。他说面子老实点，不算是无用。

话是全像很有理，分不清。

所谓生命力者充塞乎天地，此时在大学生中，倒像并不缺少啊。

看看住会馆或公寓的各省各地大学生，因点点小事，就

随便可以抓到听差骂三五句从各人家乡带来的土制丑话，“妈拉巴”与“妈的”，“忘八”与“狗杂种”，各极方言文化之妙用，有机会时还可以几人围到一个可怜的下人饱揍一顿，试试文事以外的武备，这类人是并不缺少生命力的人！

在一个公寓中有一个“有用”的学生，则其他的人就有的是热闹可看。有些地方则这种有用学生总不止一个。或竟是一双，或三位，或两双，或更一大伙。遇到这类地方时，一个无用的人除了赶即搬家就只有怨自己的命运，这是感谢那生命力太强的人的厚赐！

为那些生命力太强的天才青年唱戏骂人吆喝喧天吵得书也读不成的原是平常事。有时的睡眠，还应叨这类天才（因为疲倦也有休息时）的光。

以我想，在大学生中，大家似乎全有一点儿懒病，是好的了。因了懒，也好让缺少生命力的平常人作一点应分的工作。所要的是口懒同手懒：因为口懒则省却半夜清晨无凭无故的大声喊唱“可怜我好一似”一类的戏，且可以使听差少挨一点冤枉骂。手懒则别人可以免去那听弹大正琴同听拉二胡的义务，能如己意安安静静读点书。

提倡——或鼓吹“懒”字，总不算一种大的罪过吧。

不要他们怎样老实，只是懒一点，也就是办不到的事！

还有那类人，见到你终日不声不息，担心你害病似的，知道你在作事看书时，就有意无意来不给你清静。那人约是明知道自己精神太好，行推己及人之恕道，来如此骚扰。

其实从这类小小事上也就可以看看日下国运了。

二

在寓中，正一面听着一个同寓乡亲弹得兵嘞有致的“一枝花”小调，一面写着自己对那类不老实的人物找一些适当赞语。听到电话铃子响，旋即我们的伙计就照老例到院中大声招呼。

“王先生，电话！”

“什么地方来的？”我也大声问。他不理。

那家伙，大约叫了我一声后已跑到厨房又吃完一个馒头了。

我就走到电话地方去。

“怎么啦！”

“怎么啦！”

“听得出是谁的声音么？”

互相来一个“怎么”，是同老友自宽君的暗号，还问我听得出是谁声音，真在同我开玩笑啊！

“说！”我说，“听得出，别闹了，多久不见近来可怎么啦！”

“有事不有事？”

我说：“我在作一点文章。关乎天才同常人的解释。”

“那我来，我正有的是好材料！”

“那就快！”

“很快的。”

把耳机挂上，走回到院中，忽然有一个人从一间房中大

喊了一声伙计，吓了我一跳。这不知名的朋友，以为我就是伙计，向我干喝了一声，见我不应却又寂然下去了。

我心想：这多么威武！拿去当将军，在两边摆开队伍的阵上，来这么一声吆叱，不是足以吓破敌人的胆么！

如今则只我当到锋头上，吓着了一下，但我因听惯了这吆喝，虽然在无意中仍然免不了一惊，也不使心跳多久，又觉得为这猛壮沉鸷的喝声可惜了。

自宽君既说就来，我回到房中时就呆着老等。

然而为他算着从东城地内到夹道，是早应到了。应到又不到，我就悔忘了问他是在什么地方打的电话。

我且故意为他设想，譬如这时是正为一个汽车撞倒到地上，汽车早已开了去，老友却头脸流着血在地上苦笑。又为他想是在板桥东碰见那姓马的女人，使他干为八曼君感着酸楚。

朋友自宽君，同我有许多地方原是一个脾气，我料得到当真不拘我们中谁个见到那女人时节，都会像见着如同曾和自己相好过那样心不受用。我们又都是不中用的人，在一起谈着那不中用的事实经验时，两人也似乎都差不多！

因为是等候着朋友的来，我就无聊无赖的去听隔壁人说话。

“那癫子！你不见他整天不出房门吗？”

“顶有趣，妈妈的昨天叫伙计：劳驾，打一盆水来！”

两人就互相交换着雅谑而大笑。我明白这是在讨论到我那对伙计劳驾的两字。因了这样两个字，就能引这两位白脸少年作一度狂笑，是我初料不到的奇事。同时我又想起“生命力”这一件东西来了。

……唉，只要莫拼命用大嗓子唱“我好比南来雁”，就把别人来取笑一下，也就很可以消磨这非用不可的“生命力”了。

呆一会，又听到有人在房中吆喝叫伙计，在院中响着脚步的却不闻答应，只低声半笑的说着“不是”，我知道是自宽君来了。

进房门他就笑笑的说着：“哈，吓了我一跳，你们这位同院子大学生嗓子真大呀。”

“可不是，我听到你还答应他说不是呢。”

“不答应又像是对不住这一声响亮喉咙似的。”

“你这人，我才就想着有好多地方我们心情是差不多！我在接你电话回到院中也就给他吆喝了一声，我很为这一声抱歉咧。”

“哈哈。”

“哈哈。”

自宽君是依然老规矩的脸上含着笑就倒在我的一张旧藤靠椅上面了。

我有点脾气，也是自宽所有的，就是我最爱在朋友言语以外，思索朋友这一天未来我处以前的情形。从朋友身上我每每可以料到他是已作了些什么事。我有时且可以在心里猜出朋友近日生活是高兴还是失意。

在朋友说话以前所以我总不先即说话。谁说他也不是正在那里猜我呢。

“不要再发迷做福尔摩斯了，我这几日的生活，你猜一年也不会猜到！”朋友先说话。

从朋友话中，我猜出了一件事。这件事就是我猜出我朋

友的话真有大意义，这意义总不离乎……不离乎穷也可以，不离乎病也可以，不离乎女人也可以，但是，他说猜一年也猜不到，我真不敢猜想了。

“我看你额上气色很好。我近来学会看相咧。”

“别小孩子了。你瞧我额上真有好气色么？”

其实我能看什么气色？朋友也知道我是说笑，就故意同我打哈哈，说可以详细看看。

详细的看我可看出朋友给我惊诧的情形来了。

在平常，自宽君的袖口颈部不会这样脏，如今则鼻孔内部全是黑色，且那耳，轮廓全是烟，呈黑色眉，也像粗浓了许多，一种憔悴落魄的神气，使我嚇然了。

朋友见我眼中呈惊诧模样，就微笑，扭着指节骨，发脆声。

他说：“怎么，看出了什么了吗？”

我惨然的摇头了。我明白朋友必在最近真有一种极意外的苦恼了。“唉，”我说，“怎么这样子？是又病了么？”

“你瞧我这是病？你不才还说气色蛮好吗？”朋友继着就又笑。

我看得出朋友这笑中有泪。我心觉得酸。

到这世界上，像我们这一类人，真算得一个人吗？把所有精力，竭到一种毫无希望的生活中去，一面让人去检选，一面让人去消遣，还有得准备那无数的轻蔑冷淡承受，以及无终期的给人利用。呼市佻作恩人，喊假名文化运动的人作同志，不得已自己工作安置到一种职业中去，他方面便成了一类家中有着良好生活的人辱骂为文丐的凭证。影响所及，

复使一般无知识者亦以为卖钱的不算好文章。自己越努力则越容易得来轻视同妬嫉，每想到这些事情，总使人异样伤心。见一个稍为标致点女人，就每每不自觉有“若别人算人自己便应算猪狗”之感，为什么自视觉如此卑鄙？灵魂上伟大。这伟人，能摇动这一个时代的一个不拘男或女的心？这一个时代，谁要这美的或大的灵魂？有能因这工作的无助无望，稍稍加以无条件的同情么？

因此使人想起梦苇君的死，为什么就死得如此容易。果若是当时有一百块钱，能早入稍好的医院半月，也未必即不可救。果能筹两百块钱，早离开北京，也未必即把这病转凶。比一百再少一半是五十，当时有五十块钱，就决不会半个月內死于那三等病院中！这数目，在一个稍稍宽绰的人家，又是怎样不值！把“十”字，与“万”字相连缀，以此数挥霍于一优娼身上者，又何尝乏人。死去的梦苇，又那里能比稍好的人家一匹狗的命运？

努着力，作着口喊什么运动的名士大家所不屑真为的工作，血枯干到最后一滴，手木强，人僵硬，我们是完了。

从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才相信，天下人也有就从做梦一件事上活着下来的。但在同类中，就有着那类连做梦也加以嘲诮的攻击的人，这种人在我们身旁左右就真不少！

朋友见我呆呆的在低头想事情，就岔我说是要一点东西吃。

为他取现成的梨子，因无刀，他就自己用口咬着梨的皮。

“你不是说你有材料吗？”

“你不是说你在作天才与常人的解释吗？先拿来我看，再

谈它。”

把写就的題目给白宽君看，使他忍不住好笑。

“别发牢骚了，咱们真是不中用，不能怪人呀。”

“那你认为吵闹是必需的了？”

实则朋友比我更怕闹！然而他今天说是“若果他有那种天才少吃不少苦楚了。”

关于这苦楚，朋友有了下面的话作解释。

三

“你以为我这几天上西山去了么？你是这样想便是你的错。

“我要你猜我这几日来究竟到了些什么地方去。这你猜是永久猜不到。一个人，正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会有骤然而来的机会，使人陷身到另一种情形中去的。天的巧妙安排真使人佩服，不是一种儿戏事！

“我为人捉到牢里去，坐了四天的牢。

“不要讶。讶什么？坐牢是怪事吗？像我这样的人又不接近什么政治的人坐牢当然是令人惊诧，尤其是你。但当到这个时代也不算一回什么事。不过这一次坐牢，使我自己也很奇怪起来了。

“这与‘老实’太有关。说到这里我要笑。你瞧我眼眶子湿了么？然而我是真在笑。我一点没有悲愤。我从这事上看出一个人不能的方面永远是不能，即或天意安排得好好的一种幸福，但一到我们的头上结果却反而坏了。

“这话说得是长！说不完。你那里会想到我因了那一种事

坐四大牢呢!?

“不过这真应说是我反正两面一个好经验。”

“我伤心，不是为坐牢受苦伤心，那一点不苦。其中全是大学生，还有许多大学教授，我恨我不是因同他们作一起案件入狱，却全出于一种误会。”

“要我坐牢的人还不知我是个什么人。若是知道我的姓名，那不知又是什么一种情形了。”

“说半天，我还是莫名其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朋友说这急不得。有一天可说。说不完还有明天。

本来爱充侦探的我这一来可侦不出线索来了。我着急要想知道他为什么去到警察厅的拘留所住那四天，又想知他在拘留所时的情形。

韩秉谦变戏法儿，一点钟的时间倒有五十分钟说白，十分钟动手。我想朋友这时有许多地方也同韩秉谦差不多。

“我瞧你那急相。”朋友还在那里若无其事描画我脸色。

我说：“请老哥爽快一点。”

“那话很长的，说不尽。不是一气说得尽的！”

“先说大体，像公文前面的摘要。”

“摘要就是我坐了四大班房，正是这适于坐牢的秋天！”

使我又好笑，又急。我要知道为什么事坐牢的，朋友偏不说。我说：“把那‘什么坐牢’一句话告了我吧。”

“为一个女人。”朋友说时又凄然的笑。

我又在这话上惑疑起来了。朋友为女人坐牢，这是什么话？难道是到街上见到一个标致女人就冒冒失失走拢去同人搭话，结果呢……？不相信。我想去想来，总不相信。朋友的话我相信，我可不相信朋友有为女人事情入狱的。还是请

朋友急把原委告我。

这真像是一种传奇一种梦！

自宽君是那樣的告我入獄坐牢的情形：为一个不相识的女人，这女人是他的一个……

四

天气今年算是很热了。在寓处，房中放一大块冰，这冰就像为热水浇着的融解，不到正午就全变成了一盆凉水，这水到下午，并且就温了。

在这样天气下头人是除了终日流着汗以外一事不作。要作也不能。不拘走到什么地方也一样。这样天气就是多数人的流汗少数人的享福天气！

但一交七月，阳历是八月，可好了。

天气已转秋以后，自宽君，无所事，像一只无家可归的狗一样，每日到北海去溜。到北海去溜，原是一些公子小姐的事！自宽君是去看这些公子小姐，也就忘了到那地方的勤。还有一件事，自宽君，看人还不是理由，他是去看书。

北海的图书馆阅览室中，每天照例有一个坐位上有近乎“革命家式”的平常人物，便是自宽君。衣服虽为丝织物，但又小又旧，已很容易使人疑心这是天桥的货色了。足下穿一双旧白布靴子，为泥为水渍成一种天然的不美观黄色。脸庞儿清瘦，虽干净却憔悴如三十岁的人。

把书看一阵，随意翻，从龟甲文字到一种最近出版的俗俚画报，全都看。看到阅览室中只剩自己一人时，自宽君，

看别人玩的心情的白宽君，一看下来是一个多月，天气更佳了。

天气好，真适宜于玩，人反而日见稀少，各式茶座生意也日益萧条下来，原来到这里玩的人就无一个会玩的人，到这来，看人以外就是让人看！白宽君，在先时，笑那些大兵，一到园里就到“天王庙”“小西天”一类地方去，如今却以为这些兵来此的见解倒比那些绅士老爷小姐少爷高明得多了。

人少了，在他是觉到一种寂寞，原无可讳的。不过人多也许寂寞还觉得深。人少一点则公园中所有的佳处全现出。在一些地方，譬如塔下头白石栏下，独自靠着望望天边的云，可以看不厌。又见到三三两两的人从另一处缓缓的脚步走过，又见到一两个人对着故宫若有深喟的瞧，又见到洒水的水夫，两人用膀子扛了水桶在寂静无人的宽土路中横行，又见到……全是诗！

在往日，湖中的船舶追逐来去，坐八人，或十人，吆喝喧天无休息，真损失了不少湖景的幽美。如今则一二白色小船，船上各有两个人，慢慢的在淡淡的略有余夏味儿的银色阳光中摇动，船上纵不一定是一男一女，那趣味也不会就不及一对情人的打桨。

到船坞附近去玩，看着那些泊着成一队，老老实实不动的小船，各样颜色自然的杂错，湖水作小波啮着船板，声音细碎像在说梦话，那又如何美丽！

说是人日益稀少下来，也并不是全无。不过人比大六月热天少了一点，北海从类乎游艺园的骚扰中脱出，在各处可以喝茶歇憩的地方，再见不到那些一群一党的怪模怪样人物

罢了。

以前不敢在五龙亭吃东西的自宽君，却已大胆独自据了一张桌子用他的中饭晚饭了。因所吃的并不比普通馆子为贵，自宽君，便把上午十二点钟那一次返寓的午餐全改作在这地方来吃。

图书馆的例规是在正午又得休息两小时，这一种规矩当然极对，一面让馆员全体在一个桌子上一同来吃饭，一面也免得读书人太方便。因此自宽君，在吃午饭后，总是慢慢的在一条冷清的路上走，省得到了图书馆时还不能开门，又得站在外面像等换不兑现的钞票一样着急。

谁料得到在三十天内那一天有什么意外？

每天照着规矩去吃饭，每天情形差不多，只一天一天人越少下来。在自宽君意思中，北海是越美，就因为人少！

五

上星期六朋友又到那里去。一切全有例。不消说，钟到打十二下时，朋友已在那绕琼岛的夹道上走着了。因是礼拜六，人像多了点，兵也多。天气既是特别好，又有人可看，自宽君，心中有种说不出的痛快。

到了五龙亭，所有老地方为别人占去。一个素所认识的伙计，就来到面前解释了两句，把他安置在另一张桌边坐下了。

随意各处的流盼。这地方已恢复了一月以前的兴旺。几个伙计脸色也不像前几日晦气。亭中各个桌子上，茶盅的灰也都拭去了。亭中此时人虽并不多，可以断定的，是到下午

三时就会非常热闹了。

一旁吃炒面，一旁望那在自己每天吃饭的桌子边的人，自宽君就似乎心中很受用。其实这两个人在自宽君一进门时也就望到了他。

这是两个学生模样的女人，发剪了以后就随意让它在头上蓬起似的耸得多高。自宽君，先是望到女人中一个的侧面，女人一回头，他把这女人的正面又看清楚了。不久另一个女人的脸也为自宽君看准，他就在这女人身上加以各样的幸福估价。

女人的美不是脸，不是身，不是眼，不是眉。某一部的的美总不能给人以顶深印象。看这人的美不美，当去看这人的灵魂。但还不容易。这既非容易，那就只好看她的态度与行动去了。

一个二十四五的光身男子，对于女人的批评，容易持偏心，那是免不了的事。若说是“见到一匹水牛娘也觉得细眉细眼可爱，”则自宽君倒不会到这个地步。自宽君，把这两个女人看来看去总之已在心里觉得这女人是不坏了。

女人之中一个略胖略高，这更给朋友走向到佩服方面。

不拘到何等地方，看游艺会或看电影，在正文以外，去身前后左右发现那些喁喁说话，总是比台上戏文还更真实有趣。人人会觉得这类事的演述为更艺术底。（这当然除了那些一心一意来看跣足跳舞的人在外。）

只稍稍注意到那一方，于是就听到：

“谁不说这几天这里独好咧。”

“我是怕人多，像中央公园那样我真不敢去。”

.....

显然是同调，更使自宽君觉得这活动听了。

于是又听到了一些关于两人学校中的平常趣话。

过了一阵中，一个似乎是要去到什么地方有事，听到同伙计要一点纸片，两人却一同起身。女人从自宽君身旁走过。为朋友设想，还是早早离开这里为妙了。候着别人的归来，也没有所谓益处，且早早离开，也省得给人发现自己是在注意她。看人虽不算罪过，但一面愣着双眼碌碌的对人全身攻击，一面且在心中造着非凡大罪孽，究不是一个老实人所应作的事！且看人家到使人察觉，这不艺术的行为，再糟也就没有了。他终于起身。

在女人那边桌上，原是遗下了伞同手帕以外还有两本书。来到北海图书馆看书，在自宽君看来，那是算顶合式的地方。但见人拿书到北海来或是坐到大路旁板凳上去看，则总觉有点装腔作势的嫌疑。纵自己是如何欢喜看这书，从别人看这情形，多少会疑到是故意！

如今这女人就有书两本。自宽君，因见人还未来，就作为起身去望湖中景致模样，把眼溜到女人桌上去。这一来，使朋友心跳不已。情形的凑巧真无比这事更巧的了。这书不是别的，就是自宽君作的小说——《山楂》，再看，也一点不错，是《山楂》那一本书！恐怕书有同名吧，不。封面也不差，自己的书自己不会瞎眼吧。其他一本也是一个样，看那头上的绿字可以知道。这又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快心情。

照例在平时，把面吃完是白水嗽口，嗽完口就走。此时自宽君，却喉泡一壶茶来，人是仍然坐下了。

天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因缘啊？！

把书印出来卖拿书铺版税，无论如何一版总有两千个读者，这两千未相识的朋友于自己总算是同情者了吧。然而这类读者虽从书的销数上可以断定是并不少，可是主顾俨然同白宽君本人是无关。是些什么人来看这书，他就常常想到也是一些空想。既无一个人从他手上来寄钱买这书，也不曾在书摊子边见到谁出钱买这书看，因此书摊出版以后，除了用着各样柔软言语请求书铺老板早为结账外，读者却全不问了。如今却见到这样两个青年女人拿着这书，且这人又是那么样清雅秀丽，不能不使人在心中生一种感激，以及由感激中生出一点无害于事的分外乐观！

重复坐下来的白宽君，就是要等这女人回来。他愿意用一种方法使这女人明白在对面隔一张桌子坐的就是所看新书的作者，可是找不出这自己表现的方法。自己既不能像唱戏那么先报上名来，从别的事上又总觉不很合式。在中国此时，男子除了涎了脸皮跟着荡妇身后追逐外，男女间根本上就缺少那合宜的认识习惯。想认识一个陌生女人，除了照样极无礼貌外，就没有法子可设。

在白宽君也并非定要这女人知道自己不可，因为一个读者也初无必得认识一书作者的义务。不过他以为若果是这书曾给了以这女人小小欢喜，那让她知道这给她欢喜的人，就坐在五尺内外，究竟是一件两有裨益的事！

又想起，到这世界上来得着许多非量所能担受的骂名误解，为人当着活奴隶，一副机械样子的生活下来，不图还有这样的人来看这书，又未免伤心眼红。就是这样的人拿着这本书一天，就不必去看内容，也就算是有了懂过自己的人，自己是那在工作着有意义的工作的人了。看到这女人把这书

中的不拘某一篇从头阅览到结果，那所得的愉快将比这书能为书局印行还更值欣庆。唉，女人，女人这名词，同一个无用的在作文章为生活的穷人，真隔得是有多远！女人为甚生来要“高贵”这类名词作装饰？就是为得女人以外有我们这类人在！

决心等着的自宽君，想到一切只差要哭出声来。心中只酸酸的如刚吃过一肚子杨梅一样。当然不到五分钟这两个女人回到坐位上来了，自宽君又忍痛想索性走了到别处去好。但是走不动。一种不可解释的吸力，从那边过来，吸住了他动弹不得。这吸力，也可以说是在这边，吸着了对面的人，不然别人动身他就不应当跟到又走！

“瞧呵，这下流。”谁不以为在一个青年女人身后有意无意的跟随为可笑可耻呢！？但谁又能否认这是这个时代同女人认识其次的一种好方法？

别人走到九龙碑，九龙碑左右有自宽君在。别人走到北海董事会里去，那里又可以见到自宽君的寒伧脸子。

久而久之像是这也给女人中那个略稚小的觉到了。这两人不在董事会久呆，就又转入濠濮间。

自宽君，怎么样？自己为自己算计。是转身到图书馆去陪那位阅览室管理人坐冷板凳极宜于自己。且到了那里就可以大白日下睁起眼睛作着好梦，用眼前的事实作梦的影子，在这事实表格空处填上那自己所希望的一切好处，不失一个稳健可靠无用畏怯脸红的法子。上策不取取中策，是全放下不去想，少胡思乱想则也少烦恼。放下自然是放下，难道不放下到耽一会儿别人出了园门还跟人到学校不成？不过眼前

要放也不能，真为这受窘！还有下策者，是仍然跟着下来，这地方是人人可以自由走动的地方，高兴到什么地方玩就来玩，别人可以走的我照例也可以走，实在要分手，就在莫可奈何情形下，看着她走去。下策亦不算顶坏！

独采取这下策，这就是坐牢的因！

先是怕别人察觉，以为在察觉了略露着不和气的脸色以后，就归一伏法避开，那结果也成“挨而不伤”。谁知到人察觉后，颜色不如他所预拟的难看，“软泥巴插棍，越插便越进”，胆子更大心情也就更乐观，就又继续跟着下来了。

女人匆匆的从濠濮间东边南门走向船坞去，自宽君，小窃一样在后面二十步左右送着，露着又腼腆又可怜的神气。女人一回头，就十二分忸怩，担心别人在疑他笑他

在女人方面，也许以为在身后为一习见之穷学生，虽有意跟在后面，总不会用比跟在身后行走更可怜的方法扰闹。也无妨于游玩兴味吧。

到了船坞码头边，见有两个人在撑一只船离开码头，把水搅得起小浪。

女人似乎有意避开自宽君。两人悄悄商量了一阵，到近水处石头上，坐下了。

又有三个人来到码头边取船。一个较年青的太太，望望这女人，又望望痴痴愣愣站在太阳下的自宽君，就同她的同伴一个小官僚样子的中年汉子，低声半羨半怪似的议论，不消说是这妇人已把自宽君并成同另外两个女人是一块同行的人了。本来在踌躇着是“走与坐下”之间不能一定的是自宽君，见有人对他下了议论，就决定拣一块石头休息，决定要

在今天作一点足以给他日自己内惭的事了。

坐船之人把船撑出坞就上船去了，码头上大柳树下纵横剩了些新作或捞起修理的船只，以及几个管船人。此外游人是自宽君与其他女人两位。

……望不得那边，再望别人就会走去了。

打量虽是打量着，但仍免不了偷偷瞧她们是在作些什么。在那一边也似乎明白这边人眼睛是不忠厚。然而却并不想走，且在那石头上把书翻开各人一本的看着。

设若自宽君，身上穿得华丽不相称，是白脸，是顶光致的头发，又是极时髦的态度，则女人怯于这新时代青年，怕麻烦走去，也是意中事。如今在女人眼中的他，就像从模样上也看得出不是那些专以追逐女子为乐的浪子——说“不像”还不切实，简直还可说不配。自宽君又何尝不是了然自己是在体态上有着不配追女人的样子才敢坐下来的？

因为别人是在看自己所作的书，自宽君的心中只是为一些幸福小泡沫在涌。在十步以内，就是那所谓极忠实的读者，且这读者的模样，又如何动人！

这里我们不能禁止自宽君在心中幻想些什么。假若在这情形下，联想到他将来自己有一个妻也能如此的专心一志看他所作的小说，是算可以原谅的奢侈遐想！假若就把这在现时低了头，诚心在读他小说的人，幻想作他将来的妻，或将来的友，也是事实所许可的！再，假若他所想的是眼前就有这么两个的友人，怎么样？假若有，自宽君将不知道要怎样了。这切于实际的梦，就不是一个落托光身汉子自宽君所敢作的梦！

然而这可以想些什么？他想听听这两个读者的天真坦白

持中的批评。自宽君想把女人作一面镜子，看看这镜子所反应出来的他小说内容合不合于女子心理分析成功失败的影子。

六

就只消遣的看看，看完了，把书便丢开，合意则按照脾气习惯笑笑，这类女读者，自宽君不是不见过。又或者，连看也不曾看，为应酬起见，遇于广众中，也顺便惠而不费夸赞两句，爬搔不着痒处的话语，如那个去拜访法朗士的某太太一样，这样女读者也见过。

如今不是这人了。他相信，正因为对方人不知在十步以外坐的便是于书有关系的人，则只要她们谈话谈到这书上去，总有极可贵的见解！一种无机心的褒贬只在眼前即可以听到，自宽君衷心的感谢着今天命运所能给他的机会。

他算到这女人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可以作一种教训。凡是从这样人口里出来的话语，决无有那空泛的意思。假若这无心的批评却偏向于同情这边，那自宽君会癫：

下急是无用的事。女人就决料不到身旁有个人在待候处置。然而呆着话来了。

“听四姐说及，我不信，嘻，当真的，——你瞧第几篇？”

“是说什么地方请他去讲演，又为这些人在无意中把他赶去。”

“第几？”

“四十八页。”

听到两个人说到自己头上来，又所说的独独是《山楂》

书上一篇全是牢骚的顶短的小说，自宽君儿几乎不能自持到这边答起话来。他想说“还有那九十一页上的可以看！”

这又归到他的旧日主张上来了。朋友曾说过：一个十全的地道呆了，容易处置一切眼前事情。一个平常人，却反而有时发迷，不知如何应付为好了。

自宽君将怎样来搀入这讨论？他先以为听听别人的批评，是顶幸福事。这时又想不单是听读者的意见为重要，且自以为在一个读者面前还有指示她省却选择精神专读某篇的义务。这义务缺少那认为较好的机会来尽，就非常使自宽君痛苦。

顶幼稚到顶高明的自介给这女人的方法，他想出一串，可是一个全不能实用。设若是会场，是戏院，是学校，就容易多了。可是这样的地方，顶容易使人误会，一开口，一举足，就不是自宽君敢大胆无畏试试的！

接着在女人方面，其中一个又格格的笑，说：不知是谁说，“妙极了。这比许多翻译还要好。一种朴素的忧郁，同到一种文字组织的美丽，可以看得出这人并不会像自己说的那样不可爱。”

“先听密司张道她的一个同学和他是同乡，且曾见到过，是长身瘦个儿的人。……周二先生你是会过？”

“怎么不？我听他讲希腊的诗。……”

“还有一个姓冯的，文字也非常美，据说学周二先生。”

“在文字上面讲求美，是创造社人骂的。不过我看我是主重视这美。两种都重要。也不是有了内容就不必修词。”

“是吗！那这本书真合了你两个条件了。”

“……我又不是批评家。”

“但你看得多。说，那几个好？”

“我欢喜鲁迅。欢喜周二先生。欢喜……在年青人中那作竹林故事的文字就很美。还有这本书，我看也非常之好。”

“……真是批评家了。哈，……”

……偷听别人谈话以后又去偷看，才知道说欢喜的就是那大一点儿的女人。

女人的说话，每一个字都有一对翅膀同一根尖针，都像对准了他胸口扎过来。心为这些话语在心腔子里跳着。血是只在身上涌。自宽君又疑心这不过是自己一种幻觉，其实别人或许并不曾说过一句话。

天下事，正难说，在这种情形下头，自宽君若并不缺少那见机的聪明，急急走开这地方，故事也就结束了。若有另一种把握，人不走，就站起来采取一个戏剧中小丑行径，到女人面前站定，用手指到自己的鼻子，说，对不起得很，鄙人就是某某呀。那谁能知道此后会成什么局面？

在一种动的情势下虽一瞬间亦可成为祸福哀乐的分野，但不动，保持到原状，则时间在足下偷偷溜着跑着于一切仍无关系！

船坞边，时间是正无所拘束的一分一分过去，看书的人仍然一旁看着一旁来谈论，无可如何的自宽君也仍然是无可如何的呆！

那边无意之间把自宽君的名字挂在嘴角抛来抛去，自宽君的身子也像在为这女人抛来抛去。毒的东西能使人醉瘫，也没有比这事更使自宽君感觉到中毒一样的苦了。

难道自己就不明白怎样设法避开这苦楚？不是不想到。就是苦，也是非常不容易得受的苦。拿一面为人“忘却不理”

一面为人“念着憎恨”比较，自宽君所取的就毫不迟疑说是要后面一种。如今则不尽只世界上人并不把他忘却，且口角上挂着自己的名字的又是这样年青好女人，这苦且愿无终期的忍受下去了。

远远陪到别人坐下行其所谓“尽人事而听天命”的主义，是自宽君唯能采取的唯一主义！

在心中，对于情形变更后，也想着那靠天吃饭的计划了。女人走，就是跟着下来。女人出了门，就念着那句“由他去吧”的诗，再返到图书馆去消磨这消磨不完的下午。

这一种精神算真难得，许多无用的人就用了这种精神把自己永远陷到一种极糟糕的地位上！

倘若这时一个熟人从南边路上过来，他便得了救。不幸是在自宽君也盼着是有个熟人来救他以前女人起了身，这一行人仍是三个！

七

走到船坞尽处将转过大道，他与一个李逢一点不差，竟赶上前去拦阻到那路。要说什么似的的不即说，吹着大的气。

“先生，——？”那大一点的女子，似早已料到这一着，有把握的问究竟是怎么回事，那笑着微带怒容的神色，使自宽君将所预想的一贯美妙辞令全忘去。为这半若讥讽半若可怜的话，路劫的人倒把脸弄得绯红了。

呆着不知说什么的自宽君，见女人想从坡上翻过去，就忙结结巴巴的说出想要同她说两句话的意思。

“有什么说的？请说吧。”女人受窘不过似的轻轻的说，就又停顿脚步下来，两个女人且互相交换那憎着的微笑。

“我想知道你们的姓名，不是坏意思。”

这种话，在白宽君自以为是对一个上流陌生女子最诚实得体的话了。这书呆子在他作的文章上，却并不缺少那隽妙言辞，实际上，所有同面生的女人可说的话，真没有说得比这再失体的了。

小一点的女人听到这话就脸红。大一点的却仍然不改常度的笑着说：

“先生，为什么定要知道我姓名？我们是无认识的必要，礼貌在新的年青人中也不是可少的东西。”

“我知道，但我……”

说但我什么？就没有说的！别人问他为什么定要知道姓名，就说不出口。又听到女人说礼貌在新的年青人中也不是可少的东西，就临时发觉自己莽莽撞撞拦阻别人的行动的过失，白宽君，真不知要怎样跳下这虎背了。

于是他又说：——

“是明白这不应当，不过并无其他的恶意。”

女人见尽在“恶意”上解释，又明明见到这与其说是“恶意”不如说是“傻意”的情形！就忍不住笑。

“我们今天真对不住你，不能同你先生多谈。但若是钱，说要多少，这里可以拿一点去。”

那小的见到同伴说送钱，就去掏手袋子中的角子。

“不是，不是，你莫在我衣衫上误会了我！我想你们一定愿意抽出你们空暇时间咱们来谈几分钟的。我想你们对于认识我总不会不感到高兴。我们可以到那旧地方去坐一下。我

不是流氓，你手中的东西就可以作我的保证。”他指到女人手上的书。

两个女人看自己手上只是一个钱袋子，一把伞，两本书（书，就是书！），可是听到这不伦不类的话，凛然若有所悟认定站在对面的人是疯子，怕起来，把先前的客气礼貌以及和蔼颜色全消灭于一瞬间，骤然回头跑去了。

人是真疯了。他赶去，又追出前面拦到两人。

“你不要装成疯疯癫癫，这地方有人会来，先生，这样的行为于你很不利，一个人应当知道自重，同时还记到尊重别人。”

白宽君，在心里算计，“这样行为于自己是自重？这样行为是尊重别人？是我故意装成疯子？这样为人见到把我又怎样？……”

他见到那大一点的女人，在生气中复保存那骄傲尊严的自信，因而还露那鄙夷笑容在嘴角，就非常伤心。

“你们把我误会了。”他现着可怜的自卑的神气说，“我要求你们谈一谈话，也许可以从两分钟的谈话上面互相会成好朋友。请小姐不要那样生气，也不要那样的鄙视人，一个人相貌拙鲁一点，衣服破旧一点，也不是他的愿意。我们常常可以从丑样子的人中找出好心肠以及美丽灵魂来，在一本小说上面不是有人说过么？”

说了这一篇话的白宽君，就定目去望那女人的脸上颜色。自以为这一篇文章可非常巧妙的把自己内心表示给这女人了。

女人意似稍稍恢复第一次镇定了。但白宽君苦心孤诣在刚才所说的话上引出自己的书上的名句来，可是这时女人却无论如何也料不到其中意思！

自宽君，为什么又不爽快的说出自己的名？此中在他犹有别一种计划在。他以为，照此一来或许反而僵，纵不僵，女人若是稍多经验的人也会始终把自己瞧不起！世界上，有急于自介大声说自己为某某的么？若有，这人纵算是名人，其呆子脾气，也就不次于他的世誉！自宽君实想在谈话以后再说出自己便是某某，因此一来则所给予女人欣悦的分量，必能将因冒失鲁莽拦人的嫌恶分量乘除还有余。谁知女人就因不放心面前人的言语，仍然想亟亟离开这个地方。

女人在一种讨厌的搅扰中，总不失去那蕴藉微晒的神态，就因此使自宽君益发以为自己姓名不应在未安定坐着以前说出来。

自宽君，见女人已不即于要从自己包围中逃出，想怎样来一说就更使女人认出自己是与浪子全异的人物，就绕圈子说是这里图书馆曾到过不？

说“到过”。是小的女人勉强应付似的说。

既到过，那又有话了。“是常到不是？”

说“并不常到”。是大的女人勉强应付似的说。

“那我可常到”。自宽君，以为“同到秀才讲书，同到屠户讲猪”是讲话妙诀，就又接到说这图书馆中的利弊。

三人是两人朝西一人朝东对面站在那斜坡上谈。有过路的人，不知道也许以为原是在一块的熟人，谁都不去注意了。

“你们是在什么地方上课？我愿意知道，如同愿意知道我顶熟顶尊敬的朋友一样。”

“先生，又来了！先生要谈的话就是这些么？我们实在对不起，少陪了，改日有机会再来请教。”大的携着小的那女人

的手，朝对面直冲过去，自宽君稍让，女人翻越过那斜小坡走到大路上去了。

谁教他还随到翻过这土堆去？是坐牢的命！

刚一到大路的自宽君，还想追上女人去，不顾旁边是什么，一举步便为一黄色物挡住。头抬起的结果是把面前的东西认清楚了。自宽君只差惊诧得大喊，一个警察官模样的高个儿汉子，就立在身边。悄悄的又若无其事的看警察的脸。看到警察的脸的难看样子，自宽就明白，自己的事全给这家伙所知道了。

然而以为一走也许就自然走去，就重新若无其事的提步向侧面小路上走。

“走到那儿去？”一只有力的手擒着了自宽君膀子。“我看您这人真有点儿歪劲。干吗到这里来捣乱？”

“是捣乱吗，警官先生？”

“不捣乱，干吗跟到别人走还不够再又来拦人行动？”

自宽君心想：“那干吗你又跟到我走，阻拦我行动？”想是想，可不说。因这官家人对自己似乎也不会怎么下不去，他就引咎似的笑一笑，且临时记起女人才说的青年人也要礼貌的话来，便向后斜退，对警察官把帽甩起扬一扬，点头溜走了。

回头望那警官还露着一个不高兴的脸相站在路旁边不走，自宽君，深怕迟了情形又变卦，就大步往前。

女人已经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把“捣乱”两个字，细细在路上咀嚼，又不禁哑然失笑。他无可不可的原谅了警察对他的误会。他不能在警察耳

边一五一十把这女人于自己是如何关系相告，警察执行他的职务，亦为所应为！

命运戏弄人的地方总不会适可而止。这时大约图书馆早已开门，要去也是时候了，他就过桥从东边塔下山路走去。他又不即到图书馆，一直上，上到大白塔脚还翻过亭子上去望全京城烟树，全是绿荫的北京城真太伟大了，而这美又正是一种萧条的沉静的美，合乎自宽君认为美的条款，为留恋这光景，以及在这光景下来玩味眼前所遭逢的奇遇，自宽君耽在那亭子上就不动了。

爱人，或者友人，或者女人，……各式各样的名词，在他心上合成一堆杂无章次的东西。为什么定要想这些无关于自己的事？在自宽君心上，根本就无所谓自己的事在。把每一类人每一个人的生活，收缩到心头，在这观察所及的生活上加以同情与注意，便是自宽君的日常工作！

有种人，善于抽象为一切冒险行为，在自己脑中，常常摹拟那另一时代的战士勇迈情形，亦以为这是自己所不难的事，且勇于自信。但一到敌人在眼前时，全完了，自宽君就类乎这种人物。在通常日子，为了一种欲望驱使，作着各式各样大胆的恋爱的梦，以为凡在过去所失败的是缺于机遇，非必因怯弱不前而塌台。然而瞧，如今怎样？一个长于在自己脑中摹演戏剧的，一上台就手忙脚乱了。一切的戏原就是为那类单止口上有戏的人所演！

他想这次可得了一个证明：证明了事实同理想完全两样。纵事实能按到理想的布置显现于眼前，可是在理想中所拟的英雄装扮到事实里便是傻东西。

自己傻憨的成分，不必对镜子去看，适间那一个大一点

的女人脸上就为明白告他了。

天的东南角上，一些淡灰色的云，镶着银色的窄边，在缓缓移动。天顶蓝得像海，海又似乎不及它的深和明。偏东的近乎天脚下的地方，蓝色又渐浅，像洗过下水太多的旧蓝竹布色。这样的天覆盖着的是一个深绿色北京城，在绿色中时时露出些浅灰色屋脊，从这些建筑物的顶脊上就可以分出街道，有时还可以从声音上辨识那街道上汽车电车的行动，新秋是北京，正是一年四季顶美的北京！

在白宽君左右比他站的地位似乎还略较低的，是柏树榆树的枝。这枝子上叶底缀着不知数目的蝉类，比乡下塾馆中村童温书还吵闹得凶。这是蝉的“生命力”！再过一个月，这地方，会忽然就寂寞了，想起以后不久的寂寞，蝉的嘈杂又像并不很讨人厌恶，反而觉得拚命的叫嚷为可怜。

坏的阴郁寒怆冬月天气，容易使人对生活抱不可治疗的悲观。但佳景良辰能使一个落寞孤身中年人更感到人生无意义。

望望那云，云是正在那里变化着。云之所以美，就在善于变幻那一端；人的生活何尝不如是？白宽君自视是正有着那极好的机会可变，却为一种笨拙行为把这机会让过，如今则又俨然度着那无所依傍的生活来了。从适间的无所措手足的行为上自己又颖然悟到了这世界真已不是自己所合栖身的世界，希望乃下沉向一个无底的黑谷堕去。

这并不是今日事情的结束，还只是起头。

转身从塔西下去的白宽君，还未曾下完亭子石磴，听到一种极熟习的笑语。把身子略向后靠则下面走过的人不会知

道亭上有人在。

是谁？听她们说话自然知道。

“我早就料到，这人必是一心一意要跟着下来的。我估量他纵是有意同我们打麻烦也不敢有什么凶狠举动。”

另一个，就更说的声音促，说，“我只怕是个颠子，遇到颠子人真少办法。”

“神经病总是有，不然为什么说我们同他谈话就会认他为朋友？如今的男子也怪不得，我们学校什么鬼男生作不出？我早看熟了。”

“……我记不起是谁还写过一篇小说谈到这事，莫非这就是那说为女人瞧不起的——”

来的人，原不想到亭子上先有人在，正想绕着上亭子来望故宫，一面说，一面走，转了一个湾，斗然见着白宽君颜色灰败倚立在六尺内外墙下，吓得一倒退。说话的是那小一点女人，见了自宽君就怔愕红脸，忙另向那大的同伴说：“这里有人不必上去。”回身就走西边山路过去。

心中为一股酸楚逼迫，失了自己的清明意志，自宽君忽然发疯似的向女人所走的山路追去。

八

怎么样就入狱，这要知道么？

追上了女人，正如以前一次一样的蹩扭着时，头一次那警官也追到自宽君了。他赶上了他时就站在他同那女人中间空处，心里总以为正是在尽一种职务。样子愤愤的，说：

“你这人真不是朋友！又在这儿胡闹啦，咱们俩到那边谈

谈去吧。”

说不去，那变脸过来，用着那铁打的手来擒着膀子，是在愤怒下的警官办得到的事。

无用的自宽君可茫然了。低了头，在说不出口的悲愤中设计。

听到警官说：“请两个先生不要再在这儿耽，恐怕还有其他的疯子。”自宽君就抬头去望这两个女人。

在女人也正望到这边的人。女人眼中是露着一种又是惋惜又是惊诧又是快活的神气。两人似在商量一种计划，细细碎碎谈着话，像是想代为自宽君向警官说句情，那大的就走向警官。正说着，然而从大西边来了一群游人，那小点的女人却拖着大点女人的手赶忙走去了。

官司是在这样情形下就不得不打了。

他让这警官把他带到园中派出所，一间小三间瓦房，房中两个土炕，就坐到四盆夹竹桃间一句话不说，泪在眼眶子里酿成一个湖。

这还说什么？现眼的人证俱全，在众人游憩的公园中，麻烦不相识的青年女人，法律就是为这类不可补救的误解而设的！

感谢这警官办事认真，拥护国家的法令，知所以尽职，立时就打电话到区里请署长的示。

在没有到这派出所时，自宽君就决于一话不答坐牢认罚了。为了同到一切弱者分途领受这法律尊严，每一个青年人就似乎都应找寻一点小小机会去尝尝我们国家为平常人民设置的合理待遇。若人人都以坐牢为不相宜，则国家特为制止

青年人的思想进步而苦心设置的一切刑罚以及侦缉机关就算白费一番心了。牢狱若果单为真应坐牢的国家罪人设的，那牢狱中设备就得比普通衙门讲究，同时衙门的设立倒是无须乎再有了。

为什么人应胡胡涂涂在法律下送命？这在神圣法典上就有明白透彻的解释。其不具于各式各样法规者，那只应说为什么人就那么无用，杀一次就死。法律不负杀人的责任，也就像这责任不应该使枪刀担负一个样。刀枪的快利，在精致雅观一事上也未尝无意义，但让一个强梁的人拿着刀把，则就只能怪人生有长的细的颈项了。

因了法律使人怎样的来在生活下学会作伪，也像因了公寓中的伙计专偷煤使住客学会许多小心眼一样。

中国人的聪明伶俐善于抓搔捉摩何尝不是在一种教训下养成的？

自宽君，听到那小警官在电话间述说着今日执行职务的话语，婉约而又极详细，心想着，这块材料一世也只好在这职位上面终老了。

在上灯时分，用两个法警作伴，自宽君已从区里转到警厅拘留所外了。在管狱员的监视下他给两个便衣人全身搜索，除了把袋中所有七块纸币以及一些零钱掏去代为保存外，互相无一话可说，随即就如所吩咐暂留在待质所候办。

把人从待质所又移到优待室来，大约因了学生模样吧

将怎样发落？不得知。就是那么坐下来，一年或一月，执行法律的人就可以随早晚兴趣不同而随便定下。

在同一屋子内的人无一个脸熟，然而全年青的学生。这

之间，就有着那可以把头割下来示众的青年人吧。这之间，就没有比自己更抱屈的汉子么？

来到此间以后的自宽君，却把以前所有的人狱悲愤消尽，默想到这意外遭逢黯然微笑了。

进到屋中时，不少的眼睛，就都飞过来。眼睛有大小，可是初无善恶分别。心想到，得了这坐牢经验，也许在将来作文章赞美这国家制度有所着手吧。

屋顶一盏灯，高高的悬起。三个大土炕，炕各睡十二个人，人各一床被，房中另外两张大桌子，似乎是吃饭所用，初初所得的印象如斯而已。

既不能说话，又无话可说，就也去细看别的同难中人。

自己居然也有资格坐起牢来，自然是自宽君在早上所料不到的事！然而，为什么定要来麻烦这官家人？明明知道这儿月来为了扣心年青人在外面作噩梦，维持地方的人就已抓了不少年青人来到牢里管束，忙得不开交。……于是又觉得自己是趁热闹为不很应该了。

设若法官在堂上，讯问起来又将如何分辩？应想到。

就不说话也许更好。牢中并不会比外面容易招感冒。在此又可以省去每月伙食。且……然而为这胡涂坐一年拘留所会为那女人所知道么？就是这个时节在这里的情形朋友中又有谁知道么？

.....

莫名其妙在就寝时自宽君却哭了。

到第四天时，他从管狱员手中，领回所有的存款，大摇大摆出了警察厅。

为什么在四天以后连审讯也不曾正式审讯过一次，又即松松快快为人赶出牢外？这全只有天知道。

九

在自宽君的经过上使我想每日也到北海去。坐牢时候也许比在寓中可以清静许多了。

当自宽君说到出了狱时隔壁有人正在唱马前泼水。

十六年冬于北京——某夹道

本篇发表于 1927 年 12 月 7 ~ 10 日，12 ~ 17 日《晨报副刊》第 2144 ~ 2147 号，第 2149 ~ 2154 号。署名张鞅。

一件心的罪孽

人生的关系是怎样成立？怪。

没有痕迹，没有线索，也没有一定方向，是友谊的神秘。友谊不是神秘，是……说是胡撞胡碰这事情得了。

还有那比友谊更缥缈的事在，算神秘吧。

学过三年心理学的人，也许在这些事上可以找出那更科学的解释，如像我举的神秘两字。我们靠“注意”认识了世界，但注意又像烟，那无依无傍的袅着的烟。注意是烟的存在，但烟的消失与行动，简直还是莫名其妙！看到烟，我想起在我心中所起的波了，为一些小小事情，忽而搅起轻微的烦恼同愁郁，又继着妒嫉，殿之以自伤。这事有时是当无所动于心，有时则相异。本已觉得为熄灭后冷灰，何以在一种小小风的下面又燃起？是我这凡人找不到自解的事了。大风大浪的突来，平常的小小的风波，使你心不得不随着摇，使你轻轻颠簸一阵又在你料不到的当儿就平静，我对于这不安定的心更捉不着那鹄的了。

望到烟，我就奇怪我心上的烟！

刺在心上微微作痛的命运，似乎还有许多未来的终不可免。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这永远缠缚，纵在他的幸福恣肆享受下面掩不了那为烟逗起的怅惘。这义务，最能容易使我们担负上身的怕没有比“美”这一字的接触了。一切的美都能在各人心中掀起很小的涟漪，惟有人，美的女人更有力。

我不明白我这心的构造是与一般人有怎样的不同，为女人，我的美的反应给我已经有过不知多少次数不受用的情形了。

也不是爱。不是憎。一种美的模型在我眼睛下，一种美的印象在我回忆上，都能使我麻，都能使我醉。在梦中，遇到一种美的情境直到醒来一天两天仍然保留我那难于捉摸的来去甜苦。听人说，吸鸦片者过瘾时节常有一种说不出的味，吃烧酒者到微醺时能把一个人性格全变；这两种易人灵魂均衡的方法，我不能去试。不拘何种美的型，美的光与影；在我心上反应时，我想我就全变了。

一年以前听到八曼君说在他大学里，有美的女人。问他是不是会做诗那个福建女人？说不是。

“但是，”八曼说，“我同你说，仍然是福建人呢。”

福建人比江浙人还美。这是八曼在他读书的圣恩大学中观察所得的结论。把这结论问其他大学朋友，全准不得账。但圣恩大学，却是实在的情形。我从其他友人口中也得到与八曼相符的议论，蛮多呢。人美一点难道算是坏事吗？纵天生有些子缺陷，藉了各样的帮助，把丑处掩去，难道也算坏事吗？天生一个女人她的最大的义务，就只是把身体收拾得很美。一定要像一个落托莽男子汉对世界算是最大损失。有人说：这个时代应把女子放出同男子在一块担负一切足以损

坏女子固有的美的事业，我奇怪这话的原起。破坏美，拿来换女子不应受的劳顿，我看不出这算现代女子的需要。男子也不要这个。女人同男子，生理上的不同正应直接影响于生活事业，有些地方男子是主人，有些地方女子是主人；她们互相各在不同一点上作对方奴隶；是天然。说人应平等，以前女子是奴性，为压迫而成，一定要她到世界上担负一个男子的工作，这类人，多忽于从其他生物的比较。捉一匹蜂子，可以攻破这平等的呼声。我们人，在没有能如同蚜虫一身具有雌雄两性前，强女子以形势上站在一个地方去作工吃饭，结果损失还不说，即如所希望的达到也很难！

我们四川人，湖南人，方且竞以解放于家庭中搀入社会为荣幸，美的损失真难于去计量。攻击一个社会制度的溃败，完成政治革命的工作，要女人帮忙，是一定女人在这事上有一种义务，也明白。但所要的是力量。不定要把服饰改成一统便算尽了力。且所尽的力，在一个女子本身上也可找得出，也不一定要一同去打仗才算帮过忙。把人情的优美性去摧毁，换取工作的早日完成，即如能如革命者所希望女子在实力上也能负一半责任去打仗作工，到完成以后，从一种人类固有生理差别的弹性伸缩，行见这类女子过三五代后，仍得好好坐到家中去作生儿育女的中心工作！女子与男子，这差别，在工作上应如同天上日头与月亮一样；一同有着所谓光：日的光，足以供生物改造，月的光，就只能看！从女子身上，我们可以得一种从月光下面得来的诗兴，这种美，毁灭多可惜！为这美的存在，我在有形无形许多主张上面认为女子收拾比所谓口头觉悟还重要，八曼君，首肯而腹非。然听到他说及这人很美时，就只是说着，他心上为这美的煽动也比他

唱的女人解放还容易兴奋，为我看出了。

我当时就对他的话头说：“老朋友，那你仍然赞成女人要美了！”八曼没话说，是点头。

朋友八曼随即还说这美的女人是同他在一个班上课，可以为我找出好多机会去看她。看女人，在我是把来看画看字看风景一般。欣赏那从别的事物本体找不出的美；欢喜看女人，又是朋友知道的，于是约下分开了。

听到不止一个朋友说到这女人，且从各人巧拙不等的模拟中略略把这个女人身体性格范出个轮廓，也觉得这女人是真美。因为美，在心中，便起过小波，起过连自己也不能注意到的轻微烦恼。

八曼君，虽说过，仍然也不曾指点过我望过这女人一次。八曼君，终于毕业了走了。

不知如何原故这女人在心中便不能忘记。听到圣恩大学朋友提到女人便想问这女人的故事。人没有说到这女人时节，我也曾当成无意中去问过。得来的答话，又多使我不受用。我是就在爱这女人不？没有爱。不能忘，但并不是时时的念到。在别一地方，望到别个女人时，我会忽然因这眼前的人想起那据说很美的人，这有之。

也并非是为想看这女人一面，我才常常到圣恩大学去找朋友。但到了那里，时常遇到些女生，我便不能禁止我不去在这些女人群中搜索那女人了。是曾有过一次两次虽搜索到仍然以为不是轻易放过的事？我自信不会有过。因为这女人我虽不认识，我已自信是俨然很面熟，这不消说是全恃朋友无心的描绘，给了我大的深的印象了。

有一次，到那校中一个朋友楼上宿舍去，谈着话，忽然

听到上课的钟，我半闹玩笑的向朋友说：听八曼君说是贵校有许多好看女生，想站到洋台去偷看一下，悖于礼节吗？

“那怕什么？成，咱们去。”朋友就拉我的手出房门到了洋台上。

我心跳。我不让我的心中诡计使朋友明白。我注意到每一个进第七课室的女人，因为我先听到朋友说过这课室为教生物学用的，而女人所念的，也就是这门功课。时为十一月天气，照例无雪无风也很冷。大家手挟了书本，都把头缩到两肩中间。女人们，则多用大粉红围巾缠绕着脖子，要想从脸相中去分别这人的姘妍，不比夏天容易了。就是身体结构也难于判定美恶。我站的地方，又是当课堂对面，除非是进课室的人站在门前回头来，我无法去望觑这人的脸嘴。朋友H陪到我站在那里，也像并非无兴趣，但失望，我不敢相信他会比我望人望得更清楚。然而若是这一班有朋友爱人的功课，我却相信朋友H不会轻轻看过！

许多男女全进去以后，没人了。心跳是空的，我自己惭愧。我先朋友走进房，但当进房时节听到楼下的笑语，是两个女人，使我想忘形飞奔出去，又恐朋友笑，就同朋友坐下了。

在暖气管边剥花生的朋友H君笑着问我：“见到好的不？”

“窝窝头，像全是粗料点心。”

我们两人相互笑。笑我们比喻。

我继说：“我听八曼说，女人蛮多精致的，像是八曼故意闹玩笑，然又听……”

“好的在后头。刚才你进房以后，下面的笑声，那才是从一个美的女人人口中吐出呢。故意落在后面让你瞧，你又进房

了，怪谁？”

听到朋友说是美，我就想到这必定就是那女人。不知如何忽然怪难受起来。

勉强着问：“是谁呢”？

“这八曼总早同你说过，”朋友说，“是我们校中的一朵黄色玫瑰！”

我要哭。我悔。慢一点进来，我就有福了。进来以后听到笑声又追出去，也就看到了。“这中有天意”，我心想：不胜讨厌我自己失计。我的心事一半大致为朋友暗里瞧透了，他说有法可见到，马上就成功。

朋友是一面念书一面还作事。办公室在楼下无一人。朋友的计划，便是要我同他下去，回头下课时节叫人找那女人来商量件事情，事情当然是功课一类不要紧询问，实则我从这机会上便可饱餐一顿秀色了。我不敢。不愿意。不好意思作这事。这就只好等下次机会去了。我怕因此朋友疑我笑我的胡思乱想，就说看看女人也平常，藉故似乎是多事，要看等下一次机会也像并不迟。就算了。回头到下课时节，我仍然怕朋友瞧透了我心中的鬼，索性不出他的宿舍门，听到外面楼下笑，超乎一切男女清锐发着三月嫩草新鲜的笑声，我知道这是那个女人，心中又偷偷的在跳。

另一次，在另一个朋友 Y 房中，见到一张圣恩人学年会团体像，不让朋友注意我去数着那群女人的脸嘴。

“我告你，这里有几个，看来使人又舒服又不好过的女人，我的大同乡。”

Y 是福州人。同乡是谁我已明白了。

把相送到 Y 的面前，他便为指出。我在他意料以外，感着大的兴趣看他所指的儿人。

“这顶好，说是本校的皇后，瞧，不是漂亮？”

Y 的手指压着相上一个女人的腰部。我望 Y 的眼睛同到八曼上年谈到这女人的时节一样的发光，了解了。

“你莫以为不比其他不同？可以看这个。”Y 于是回头到抽屉中乱翻，结果翻出一样东西来。

一个六寸卡片有五个人影。上年纪的我认识，他是生物学者。其余两男两女中间我认有 Y。但我还认识一个，是那朵玫瑰。

我想若果 Y 懂得到我目下心中的蕴藏，马上我会便为这人打死了。

我当成望另一个女人的那模样说这是很美。朋友笑。朋友笑的用意自以为幸而不为我望这女人称赞的样子。实则我一眼已看尽这相，以后遇到这女人，似乎就是暗中摸也摸得出。

“怎么又一起照这样一个相？全是同乡吧？”

“不。四个人上 O 的功课，上次一同到 O 家中去，就照得了。”

接着 Y 同其他朋友一样供了我些新材料。朋友说到这些话时万万料不到是给我在造孽。这一来，对这女人我不单是已若见过面，且莫明其妙的关心，更糟了。

然而在平常时候，我仍有我的事做，不会便让女人影子永远占据我全心。固然听人提到时，免不了要从那话语上，引起一点难以说明的羡或妒成分，究竟也很有限不至于长久吃亏。

女人好的是很多。好的女人随了有钱的在一块，也成为自然趋势。间或为这个女人着想，将来能够得一又有钱又年

青的丈夫，则自己也像了一桩心事一样。看样子，在圣恩大学校中未必少这样的一个人，这女人前途可贺是一定了。但一想到自己也是人，也并不算很年老，却连希望一个再平常一点的女子见爱也不敢，则同时又未免伤心了。为别人想是安置到那极幸福的环境中也像并不过分，为自己想是觉到总应与人差一等或竟相差数等：经验使我自贬自馁，常常教我疑心我自己算不得这一时代的青年，尤其是在女人的选择以前，我为我自己所估的价的卑低下贱（为这还哭过）。过去的经验又明白的告我，照我所拟是不会错得很远，我能大胆狂妄说是这样好的女人像我这样的人难道也有分？在心中，纵免不了要多少造一点孽，真是有限得很！我到一明白我的为人，就释然，连痛苦也没有了。在许多事上，我曾制止过我的妄诞思想，这女人，则根本便以为在我心中造孽也不合我的身分。然而仍要有那莫可捕捉的轻烟，游丝样来去，我无法！

因了这个女人有一时节在我心中搅起的微波，我俨然想从卑贱中自拔起来，是有过的事。若说我是为一些希望，人才活下来，则这女人的印象，对我帮助也不算不多！

这能为那女人知道？这能为朋友知道？都没有知道必要。我怕人知道。明白了，也只有嘲笑。因为卑贱的人爱高尚的人，这比一个穷人求神赐福与他还觉不应当。人类所能的除冷嘲外也没有给穷人的东西，这我已早熟习了。

是四月，到一个大学大礼堂去看剧，同到一起有三人，随意的说话，无规矩，无忌讳，很以为有趣。过了一阵另外来了几个不认识的人，全年青，其中一个瘦个儿的小子则尤其出众。我脾气是看人不问男女的，只要是美都能使我神往。

望男人既少嫌疑，则更随便的丢开台上音乐望那白脸瘦小子。

“不认识么？”姓齐的友人像唯恐此人听见一样在我耳边说。

我说：“不。”继着我问他，“老齐你以为这人标致不？”

他说还有人赏识这个人呢。问他那赏识那白小子的人是谁？说是他们校中那皇后。

我感觉到一阵冷。但我随即自制到自己，问这人同朋友齐的同学是何等关系。

朋友初没有作声。我仍然去望这白小子。怎么不逗人爱？洋服穿得那么的合式，人又像用精致模型印出的，并且那鼻子，那耳朵，那眼，……还有那适宜于“说谎”“献媚”“接吻”的一副又薄又红的嘴唇，若非天生这人特为让女人去爱，就是天生这人让他去征服那世上顶美顶骄的女人。在没有得朋友解释以前，我已断定这小子不必费多大功夫，就已把那女人的心抢到手中了。

“让你瞧饱了，”他说。朋友见我回头过来不再望那小子，以后才对我笑说。

我说：“已经看过了，饱则将无饕足时。”

我同朋友又相对而笑。

其他朋友正留神台上的戏，我们两人却来谈论这事情。

以下是老齐的话：

“你知道，这个学校中是出名了的产生小白脸。这不过算一个二等货罢了。那一天有空时节，我还可以引你看那第一漂亮的，要你癫！”

“我们学校一搬家，我们就说如今同这学校成比邻，恋爱的侵略主义，恐怕免不了。果然，来了。一搬不久情形就变

了。想法阻止这势力，结果大家总绝交。

“但你相信这是办得到的事？冬天一到来，我们的池子里全结了厚冰，帝国主义者，此时利用天然机会每天总有二十人过来溜冰，从此……”

我心想，这无怪。

“这白小子就是个玩家，从溜冰上把我们的皇后的手得机会握着。从此牵手溜。从牵手溜上，我们全校的皇后，便成了别人的个人皇后了。”

“瞧，他在望你！”

顺到朋友的话我也去望那白脸小子，我们打了个照面。或者朋友后面那一句话已为这小子听到，似乎不敢再望我们这排了。

唉，那样嫩的脸，怪不得人爱！

我想打这人一拳，又想为他作一个揖说一声贺喜。但不消说两者我均不能做。我又白笑自己的瞎猜瞎想。当到这人面前我重复去留心他那一双手，这就是在某一时节把那女人抱着搂着的手呀！啊，多幸福的一副臂膊！看他那种懒懒散散的姿式，就有一种骄傲存在，又像满不在乎的模样，多毒多凶的一种态度！这手岂但是专用去抱这女人么？不知还有许多光致致的艳丽身躯自己到这臂膊上来！

为这叹息羡慕妒嫉全是很无聊，觉得除了换换空气我无法能把我从这种自私切齿中救出，我于是借故先离开这会场了。

“什么时候我总得见这个女人！”想是想过。光是想，也没有设过法去寻找那机会，随即又忘却，距见到那白脸小子以后又是四个月，到初冬，听人说是这皇后已毕了业，书已

不念了。

始终是没有见到本人，这纵有那淡淡的怀想，若无人道及与这女人关连的一切，我是把她位置在一切远的陌生的人一类中，只保存这稀薄的脸相，上半年所能引起的难过，近来也很少有机会再来引起了。

今年天气特别好，初冬到十月将尽，树叶还未凋，且每日晴朗无风，像为我这懒人凑趣使我想到了西山去。到西山，又怕那些琐碎的麻烦。就到圣恩大学朋友齐君处去搅扰他，要他丢下功课陪我到圆明园左边去看红叶子。

没有所谓预兆告我以这一日的幸遇。但本应早上赶上车子的我一直等到十二点，才动身，这就是奇怪！

上到车子后，有了五个人。人越来越多，挤过去。生平怕同女人一车的我，如今有的是机会红脸！自视身上寒憎又深怕因同人相并排时脏了人衣裳的我，心更加不安，然而我又不能就下车。让脸红着不管仍然移身过去了。

人还有上车的来，作着已不高兴勉强移身往里，自己觉得是皱着眉成八字。我也不敢看左右的人。我只明白这全是女人，且容易明白这是圣恩大学的女生。

车开了，风吹着，才觉得从对面身旁女人身上发出的香味芬馥。我心想：是这样，就正是在鼓励男子向上的一种工作！这本身，这给男子的兴奋，就是诗，就是艺术，就是真理！女人就应作女人的事。女人的事是穿绣花的衣裙，是烫发，是打粉，是用胭脂擦嘴唇，是遍身应洒迷人的贵重香水，没有别的！在读书中间，也不忘记这类事，这女子算一个好女子。一面求知识，一面求美丽，真是女子一种要紧的训条。在两者中有不得已将疏忽其一面时，则干脆把求知识的欲望

放下就是了。人的生活是两种意义，精神物质各一半：但女人，求知识的结果是经济独立，是物质上有机会自谋，然而空有知识缺少美的人，那这人虽活下来，却并没有爱，没有爱，仍算不得生活！爱的原则纵不全为性欲所支配，至少多半要建设到外形美恶的基上，美的审定同时有优生选择的意义，是以把一个不漂亮的公主同到一个标致乞丐少女在一起，按到爱情的自然趋势，人所要的仍然是乞丐，而美的成立，又并不是纯粹的天然，比称搭配有一半，从这看来女人爱美收拾更是天公地道了。想使人人对这世界更觉得可恋，同时对这世界又感到不满，就全在女子！一个民族的活泼努力，是因有女子这东西站在反正两个方向的刺激，这例子，从法国去找寻再好也没有了。单看法国巴黎娼妓的多以为这是女子不同男子平等作工的妇女问题，从而笑法国人的堕落，不是真能懂法国的人。叔本华，恨骂一辈子女人，实则便是女人这一件印象，把这天才如一块铁一样乘热敲打成就一颗时代的尖钉。女人没有美，我们的世界，便长久是阴郁的梅雨天气，再不会有万花齐放的三月春天了。

车还刚开到东单，坐在车上的我便有过一大段的感想。把头老老实实低着让那些粉香汗香的攻击，我渐渐就不再想什么，专去从这各式各样香味中来消磨我的神经运动了。

过了南池子，又上一个人。这又是个如我所谓的中国有用的女子。有这人来其他几人全谈起话来了。听别人谈话，几乎成了我一种嗜好。这样的一来，我觉得虽拘束也可以在拘束中享受一点小福，很自幸。他们没有谈话时节我就免不了要疑心是正好玩似的注目于我的身体，也许所想的也会与我都有关。这时显然就开释我了。

“是吧，O先生也不能够即回。”

说这话的先说话时我就疑心这是O太太，这时别人问到博士O，她答着，我知道我已猜准。她与我并不怎样认识，还是去年见过一次面，我想她未必还记到我，我就抬头作为望前面大路似的去看她，一点不错！

乘此一举我的目光溜到各个女人身上去。

怪啊！稍稍斜对着我的那个女人，在我刚望着她时，她是正把那大擎护领皮领子折下，露着一个孩子似的小圆脸。我几乎怪喊。我不能分明我日前的一切。一种光焰（一种奇迹显示似的光焰），眩耀着，闪烁着，燃烧着。

我脸上不知羞耻的发着热了。

为什么我要红脸？难道人一见我就知道我在她身上造得有什么罪孽？红是已经红着了。我不敢再装作大模大样的望人，但我能明白我的红脸已为人瞧见，就深恨无法可把脸的全部暂时隐了去。大致认为我是她同学，认错了，见我望她她就想点头似的微笑，别人没有因误会而红脸，我却害起羞来了。

我不敢想，假若真是如同八曼君一样每日同到这人上课，我是怎样的幸福，或是我将怎样的苦恼。就是这一次，我就永远可以把握到这印象了。

为了脸红我自视就觉得非常伤心。别的比我年龄总小到三岁四岁的白脸少年，在这女人面前是如何放肆，手与口，又如何自由！我则因了生来无用面目尾琐竟连抬起头来作一度刘桢之平视也不敢，我纵算得是个人，也算负疚在心的贼一样的人，勉强孱在这些上流绅士小姐队里来罢了。

不敢看，却并不是不想看。我耽心我一看到这女人的脸部时，又碰到这一对眼睛，我会第二次逃难。我怕从我红脸

一事上给人笑话以外还容易给人嫌憎。过一会，低着头，到颈部微微发疼了。汽车骤然停止，为让一对面来的人的军用车的路。各人争着延颈看，我借此“随喜”。

把身子端正，略略起身脱下那灰呢西服大氅，便露出那身内衣。将淡黄缎子镶于浅天蓝色缎子短衣的领头袖口，裙用深砖青哗叽料子，一种朴素艳丽比称的美如站在黄山老君石下看杜鹃花，只想身体隔得再远一点则反而似乎心的距离更近。

我看到我心上的烟腾起了。

若我是人，则这在我身边坐下的是神；若她是人，则我只能算一匹狗了。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算作一世界的人。把车上其他的人相比也一样。这种区别不像一个穷人对百万富翁的区别，也不像大王与伙夫。再过二十年，也许我们可以算是一同生在这世界上的人，这时则她不属于神我们便应算猪狗。天然的美的巨富，岂止能给人嫉妒，它把你理性善恶爱憎名词全取去，只让你惊诧这天工雕凿的手段，连动弹也不能有自由！在这整个的美型的前面，如其你人，是还有着那凡人的普通认识，则会令你只想骤然变得聪明伶俐便好为她当差。令你只想忽然能变一只小狮子狗，好在她面前打滚献你的谄媚。令你觉到自身的奇丑褴褛。令你忽然感觉到灵魂发光，又自视极小。

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这大神奥妙。若说女人便应这样美，则为什么其他那么多女人又全不同？若说这各有造化，这大神的自私便该咒！

一个看似滑稽实则异样怆心的想头忽涌上心来，我想我若有一种足以制人死命的器械在手，我会在这车上演一幕喜剧给这些男女瞧看。并且这喜剧的印象将从这些目击者的传

说使延长到许多人心中，经过一百年还如目前的情形。我要把这人的血流到我的血上，我们的血将在一块流。我将因此得来世人一堆咒骂，一堆怜恤，并一堆眼泪。唉，不要枪，也不要刀，也不要一颗针之类，我只要有那疯狂人的血注入到我的脑中，用我的力我能把这人扼死！我这样的作去未尝不是为这世界把那美永远保留下来，我这样作去我自己也未尝为失计，我不作，我只一人演这悲剧给我自己看，该死！

从京西回来，遇到朋友 B，对他说是在去圣恩大学的车子上，我非常满意我的机会，因为一个圣恩大学美的女生给我同一车，视官上的盛宴可算幸福大极了！

朋友只苦笑，是怜我。意思以为这若算幸福，那些同到这女人每日上课的人又将怎样来计算他所享的福？并且那将来作她丈夫的人又怎样来说？

我也并不再去与朋友 B 晓辩。明知道，在人的应有生活享受中我简直就不算得一个人。譬如一个火炉在别人却是拿来燃煤烤手的，我却看一次这装潢美观的炉已感到温暖，还说什么？

天气已大寒，北方的冬又来了。因了经过说是在作文化运动类乎恩人的书铺掌柜，指定一笔给我的款子，到头延了期，不得不把仅有的二床薄被之中抽出一床搭在朋友新为我赎出的棉夹衣去当，天冷被薄晚睡一点也相宜，就独坐下来，回想我到这世界上与人发生的关系。听到打了更，是二下，还仍若有所恋粘在临灯桌前一张藤椅上。脚已冻得发了木。这时候，是许多人正做好梦的时候，醒着还很少有人怀念的我，在别人的梦里总不会有我的影子吧。

我要肆意痛哭。到明天，一种照例因为时间推迁新的生活也许便能把我过去一切忘了去，这时让我犯罪把握着这女人给我的印象来哭一场。

我无形中已被世上许多人痛殴过了！

本篇曾以《这个男人和那个女人》为篇名发表于1927年11月21日~26日《晨报副刊》第2128~2133号。署名王寿。发表时有开篇一段话：

近得读一文，乃悉畏友百福君亦为人引为目下知名之士，名预于一群佳人才子之末，可幸也。吾亦滋荣。

就其寓，则友方据床头，拥败絮，仰屋而嗟，嗒然若丧。怪之。“知名之士，固应如斯乎？”

曰：“惟知名之士乃应如斯。吾将何所恃而不如是？夫彼马车行中人，固尝曰，吁，吾固有骏马八匹，此为乌骓，此为飞电，此为拿破仑，此为某某；然则非真良马也。间亦有之，十之二三。余则骠壮可观而已。且不论马之真良与否，然为人利用则一。今吾名与小姐名人并列，非八骏之意乎？”言既乃相视而作苦笑。

继询其究竟，则因怯于见饭馆中人，已试行绝食一次矣。因相与过市端小馆吃炸酱面。且勸以勿太自弃。

“马因饥而病，宁复为主人念及？”友之言，使吾悄然以悲。言虽沉痛，复何补于事实。勉之曰，“君休矣，收拾牢骚，且作工，毋自馁，忧能伤人，兹可念也！”

回寓乃以其新作相示，意客不欲使他人知。然吾怂恿之，谓以此示人何害？

作文为己，初不为人。……因写此数行，附于文前，盖以明吾友近况云尔。

吴自宽

一个妇人的日记

题目是《一个妇人的日记》，接着写——

四月十三日，天晴。

周孀^①早上来，借去熨斗一个。母亲问她是儿子好了么？说是不呢。借熨斗去就是为傕傕缝新衣。因为亲家那边愿意送三妹儿过来冲喜，又，前次光兴师傅为到天王庙许下的红衣，时间是到了，病虽不曾好，也得把愿心了下来，因此到蔡太太家借得六十吊钱，三分息，拿来缝衣。……那老妇人也怪可怜，傕傕倒在床上不起，什么事都得一个人去做。

半日后，得四弟来信，一个人还在南京。生活是很好，母亲听了很高兴，饭似乎是多吃了半碗儿。

四弟同时寄了一本妇女杂志，还有两份报。

大嫂在家中原是无多事，可以看点书。莫把往日所能写的一笔字荒疏，要什么帖，这里都可得。万一将来还寻得出升学机会，则大嫂再到学校去念书也不算很迟。

.....

照四弟的话，把半年来都不曾动过的笔砚取出来学写日记；还不知能继续到几时？

晚上看报，把时事念给母亲听了。母亲说是人老了，不知道眼以外的事也省得许多麻烦。但听到北京做总统都无人时，又说应该把住在什么天津租界内的宣统皇帝请去，也好乘到没有到土内以前看看前清那种太平景象，享一点如今真无从享的清闲福。

四月十四日，雨。

早上在床还不知道外面落了雨，想把母亲那霉了的袄子晒晒，谁知雨是约在天亮以前就落起，不大，所以瓦上不听到响，檐筒里也无檐溜，到起身时，雨是落得厌了。

母亲也不知，还拟请老向媳妇来家洗帐子，到后说及都好笑。

在吃早饭时雨是止了，天也像待要放晴的样子，很明。无事可作，为母亲念了一会报，把副刊上四弟做的文章也读给母亲听了。

“新诗我不知是说些什么，也亏他做呢。”母亲笑笑的说，极见了四弟会做诗，心里是高兴了。

四弟寄这些来大约也就是要母亲高兴。

四弟做诗不用韵，句子不整齐，但又不像词，读来是也还像好的，但好处我就说不出。

雨在十二点前一直落到上灯都不见休息，母亲比平时略

早一点就睡了。

看了——会妇女杂志，又丢到一旁了，很倦却不能眠，想了些什么，听着极其低微的雨点打落的声音，到十一点以后。

四月十五日，上半日雨，晚晴。

不知在什么时雨是加大，在床上，就可以听到活活流着的视水了。

早上用白菜煮稀饭吃。母亲说极好，要晚上又做。

大姨来，带了一篮子粑粑。昨天为七妹抓周打了禄，大姨怕母亲又送礼，所以不报母亲去吃饭，今日把粑粑送来。

“怎不引七妹来呢？”

“雨大，不然也是挣着要来！”

“大姨是怕我送不起礼，所以为七妹打禄也不告我么？”

“那里，”大姨把脸掉向我，“你看，你婆婆就只是那么一味冤枉人！”

“母亲说得是对，大姨恐我们费不起，就连为七妹满十岁打禄也瞒过了。”

“哎哟，哎哟，你两娘母是那样来冤我！你是不应当帮着婆婆来对付你大姨的！”

到后来是大家都笑了。

大姨去时，母亲执意要我把那一串五百制钱放在大姨篮里去。这样的制钱，在如今是见不着的东西了，母亲钱柜却还收藏有七八串，遇到逢年过节，就用红绳子穿好，每一百为一小串，来打发那些到家拜年的小孩。

“妹，你体谅一下老婆子吧，我还要到别处去看看，那么

重的东西，会把你人姨骨头也压疼！”

大姨是把钱置放在琴凳上就走了，母亲说明日将打发向嫂送来。

快要到天黑时，天上的云忽然红起来了。母亲说这时天上必有虹。但除了一片花霞在镶了边的黑灰色云里，很快的为薄暮烟霭吞吃外，我什么都不见。

照母亲的意思，在灯下把给四弟的信写就，母亲去睡了，在信后我加了像下面的几句话。

——四弟：我信你的话，当真是作鼓振金的在每日写日记了。只是读书太少，从前的又荒疏太久了。几多字就写不出，且不知道记些什么为好。写日记就能帮助我做文章的进步么？我是用不到做文章的，但有时心烦，也想写得出时写一点什么感想之类在日记上，好留给他日自己看。你寄来的书收到了，希望以后再多寄一点，把你做的诗念与母亲听，她真高兴！你是知道许多事情，比我高明若干倍的，看是怎样好，就怎样指示我，我好也来努点力。……

四弟的像似乎比去年出门时胖了一点，到明年，又到他哥哥那么年龄了。母亲还不为他订婚。其实四弟在外面纵是得了一个什么女人，未必又比母亲眼睛下选择的好。他又并不反对在家中订婚，只说是在外事业不佳所以不提起这事。不知母亲意思何如。难道是因为侄子隔了一层就不必怎样注意么？四弟他是一个人，小小儿孤孤零零在家中养大的，小时候的教养，母亲都不辞烦琐去照料，这事何以反而任他？

我不懂母亲的意思。

四月十六日，晴。

得了个可伤的梦。像是在别一处，又像是在黄上坡的旧家，见到直卿从外面来，忘了他是已死。

直卿仍然是笑着嚷着，一见我就近身来……

“你有过好久都不刮脸，你看你胡子都刺人了！”

他只是笑。

“怎不说话？”

我这时忽然又记起他是死过一次，所以忽然害怕，往里就走，遇到家里的爹，告爹说适间见着直卿，瘦了一点，还是旧模样，爹就跑出去追他……

醒了，追想着很分明的梦境，就哭了。

听更声还只转五点。以后也没有再睡。就在床上味着那笑着嚷着的直卿的脸相。哭是今年第一回。

头只是昏沉，怕母亲知，还是先母亲起床。

母亲于早饭后到南门坪去看周孃家傩傩，拿了昨日大姨送来粑粑的一半。母亲刚出门，义成铺子里即送来十斤茶油，告他没有钱，老太太不在家呢，那伢仔说不要紧，连坛子放下就走了。晚上母亲回，才知道是母亲从铺前过身时订下的。母亲说拿五斤为四弟炸菌油，遇到好菌子时就办。

文鉴同他娘于下半日来，坐了一回，又谈了一阵近来四弟的情形。

“我可以为他做个媒，廖家桥张家亲戚那大妹乖极了！”

“你下次来试和我妈谈谈吧。”

“那大妹真好，样子脾气都配得上四弟。我文鉴是太小，不然我是将留到自己做媳妇用，谁还愿意帮别人做媒？”

我愚着她，要她等另一次试问母亲去谈谈，她答应了。走时把大姨送来那粑粑取十多个送文鉴，两娘儿就去了。文鉴小小的就非常懂事，也亏得他田嫂子生到这世界上才还有点趣儿。若我的碧碧莫有死，则七月初五是五岁了，不知又是如何的乖。母亲又是如何的惯恃。……这也是命。

听到外面吹小喇叭，要帮工张嫂把那四只小公鸡都捉去阉了，二十文一只，一共是八个铜元。母亲回时说是应得关到笼里去，不然它一吃了水，将来又会咯咯开叫了。告母亲粑粑又去了一半，母亲说我们又都不大欢喜吃糯米食，正好明天谁来都送去，免得发霉。

院子里那一盆慈菇，经了雨，叶子更其绿的可怜了，上旬数着是九匹叶子，如今是十四匹。月季忘了收拾，开着的热热闹闹的花都给雨打落了。人也是这样，一阵暴风雨吹到心上来，颜色也会于很快的时间中就摧残憔悴得不成样子的；慈菇般的心肠呢，因此会使叶子更其肥壮。

今天日记写下了许多，像这样记下去，到年底真会有颇厚的一本了，也是可喜的事。

四月十七日，晴。

要张嫂喊老向屋里人来下帐子去洗。

用鲫鱼川汤作早饭菜，母亲说这非常好。近来鲫鱼卖五百多一斤，比去年贵一半了。但比较鸡同鸭子算来，还是合宜。鲫鱼好是好，却多刺。母亲不爱那无刺的鳊鱼，喜欢鲫

鱼，每见她老人家筷子一动，心就一跳。她又不要人帮她拣。阿弥陀佛的是从不闻鱼刺签了喉。

黄土坡家中教人来接，问了母亲，稍稍收拾下，就同来的那女人回家了。到家见了爹，像是胖点了。问八弟，才知近日桔子涨了价，爹拟不久就下常德，桔子一共是三千多斤，还有四十桶桐油。八弟是因了我回家，特得许可，逃了一天学，因此对我异常高兴。要我拿钱送他试去采买一点新上市的枇杷吃，不久就大大的提一篮枇杷回来了。

“爹是不准吃的，姊姊你来，我就叨光了！”把篮子顿到地板上的八弟，蹲下去把胖大的都拣给我，自己选那小而熟的。

“八弟你少吃点。为哥哥留一半，不然爹爹又会说你淘气。”

“是，我知道呢，”他也怕爹爹知道是他出的主意，吃了些就玩去了。

到家中看到爹，姨娘，朱嫂，松弟，柏弟，八弟，在一个桌子上吃了饭，恐怕天黑，就回这边家来了。母亲同宋婶子正吃着饭。宋婶子说：“听说是回娘家做客去了，我怕你不会回来的，你婆婆还留我做伴！”

“有偏婶子了。早是不知婶子要来的，不然也不去了。”

母亲不知道还以为是有许多客：“请了些什么人？”

“一个都没有！是为爹不久拟下常德卖桔子，所以要我转去坐坐。”

宋婶子于断黑后挣着要回去。母亲也不好怎样留了，只把那剩下来的粑粑为几个小老表用手巾包去。

晚上母亲说怕是吃饭太多了，腹略有点疼。煨了点糊米茶吃，母亲出了些汗，即时像就好了点。恐怕母亲半夜人不

安，是夜灯只捻得很小很小，打了三更始上床。

四月十八日，晴。

母亲是像是忘了昨夜的腹痛，很早的就起床了。

“大妹你还莫醒么？”

在梦中为母亲惊醒，母亲是站在床边笑着。我想起身，又为母亲按倒下去。

“妹你莫忙，还蛮早咧。我醒了，想起今天是佛生日，还得到玉皇阁去找师母，所以早早的就起来了。我洗一个脸就出去，顺便到大姨家去邀她。大概是晚上回吧。”

“妈是全好了？”

“早好了，昨夜睡得也很好。妹你昨夜太睡晚了，再睡睡吧。我报了张嫂，为你买了早饭菜，那坛子里盐蛋你欢喜吃正好用新辣子炒吃。”

母亲何时出的大门都不知，起床时已是十点了。

太阳甚好，把母亲皮袄都取出到院子中晾着晒，那件青宁绸面的脱了许多毛，我那件狐腿坎肩似乎也有了点毛病了。看妇女杂志上说是用樟脑可以杀虫，用汾酒喷可以使毛不脱，因不知喷法，只令张嫂买了两百文樟脑，做小包分置在箱子里。

收到四弟寄来报五份，有画报一张，印有北京清宫内里景物。听说是近来清宫里只要花一块钱即可入内去参观一切，黄瓦红墙，俊伟富厚，真不知是如何有趣！四弟在北京时总是常到过的吧，可惜我们是从无从梦及。

母亲回时携了一包新鲜的枇杷，说，妹，这是特意为你拿来的：刘师母园里折来，我是只能吃一两颗尝尝新，应下

节候就有了。不知我还比母亲早得吃。

在灯下为母亲念报，又把四弟为直卿做的一篇纪念文章读给母亲听。

“是这样咧，可怜他们两弟兄当年在当兵的那时。你四弟的确真小，听说做了书记后别人还为他取了个绰号叫‘舂师爷呢’。”

念到后面，母亲是眼眶子全湿着在那里默听，我也无从念下，只说文章是就此完了。

不知这文章是不是四弟一旁脸颊上流着大的泉样眼泪时写成的。他大哥，除了在母亲，在我，在四弟；几个人心中似乎还生存外，如今是又生存在这文章里了。因此也就使我愈觉得可伤。若是两弟兄还是一同存在，一同做着事，不相分离，虽然是无从使母亲见面，母亲也会少了一点忧愁吧。家中有直卿在，也不至要四弟一人来撑持，四弟也可以去多求点学吧。看四弟的相，身体比他大哥似乎还要单，可怜一个人从小到如今还是那么无可奈何的到处飘，也都是为我们母媳两人……

恣意的伏在床上哭了多时，又恐母亲知时心中难过，只好用被蒙了头。

……（间了十二天）

真像是书引出我许多的烦恼。在往常，像不至于那样。

近日只觉得一堆一堆苦恼，竟如同蜂子样飞拥上身来。我又像新发见缺少了许多东西。

本日晚得四弟信，说不日要归家，因卖文章得了七十块钱，所以路费就有了。母亲听到是极其高兴。

五月初五日

端阳，晨，三姨送粽子来，同时又送了一对鸡。母亲叫张嫂把那小一点的鸡婆杀了。到吃过早饭后，周家又送了粽子同糖点心来，因为太多，母亲叫来人拿回去，赏了他四百钱。

八弟来拜节，母亲嘱送两百钱。

“送他一百就有了，这孩子，一得了钱就去买果子吃，又怕伤食。”

“别人那么远远的来拜节的，有希望咧。”母亲说了就好笑。

“母亲对于这些小孩子都疼得太过分了。我若是一个小孩子，恐怕还要得老人家疼！”

母亲笑。说：“小孩子是可爱的。”

人越老，对于小孩子越爱，是真事。

“八弟，你不能拿钱全买李子枇杷吃，明天我回去见娘是要告的。”

“是的是的，我买纸抄字。”

八弟去了不久文鉴来。仍然是二十枚铜子的打发。问母亲，怎不给小钱，说是小钱留到过年用。

母亲说：“文鉴，要你妈晚上来吃饭，吃皮蛋，吃白片猪肉。”

“好，好！”就走了。

“记到要你娘来，我们等她哩。”我追出去告。

“好，好！”这小孩，跑得像一匹脱了笼头的小马，想必又拿钱到老端那里买蚰蚰笼去了。

文鉴妈来了，母亲想打牌，要向嫂去接几个客。

接大嫂，接刘干妈，接宋婶，接伍家婶子。我猜详，除了饿牌

的刘干妈，其他的人都怕不能来。告母亲：“怕不能来吧。”

母亲说：“妹你为我想一想。”

“我想在过节还能出来打牌的，恐只有刘干妈一人。”

“那邀大姨的大妹来，说你要她来。”大妹是大姨的大女儿。

“好，要她来，周姊也要来，零你打一个，就够了。文鉴妈，是能打三天三夜不下桌子的，麻将到老鼠搬家，全都来，全都会。到家里时，同松弟柏弟打一铜子一墩也不辞，还是冷笑！”

人来了，就摆场。特意要大妹坐母亲上手，好放老人的张子。牌是打“一百二百叠叠翻”，我又坐大妹上手，当母亲作庄时，我“守醒”。就站到母亲同大妹身背后牵线，好让母亲尽得好牌吃。刘干妈知道只尽笑。

因为客多了，晚饭菜上加了腊肉同板鸭。大家吃雄黄酒，用雄黄末子放到酒里去，母亲很高兴，吃酒到四杯。文鉴娘扯文鉴的耳朵用雄黄在额上画了个王字，母亲笑，说是记到前几年还为大妹画十字，如今大妹就是大姑娘家了。大妹就笑请母亲再为画一次，我也要母亲为画一个小王字，大家笑得喘不过气来。母亲高兴得很，自己也在额上搽了三点了。刘干妈也搽，向嫂也搽。晚上因为留大妹在家里莫回去，又打牌，一直到二炮，文鉴母子同到刘干妈等才转家。打牌母亲赢我输，把母亲赢的全输去，还不够数的。今天是应当我输点钱，好让这些老人高兴点。

同到大妹一起睡。当睡时，母亲告我们明天可以晏起一点的，她已嘱咐向嫂买菜了。

大妹还是三月到过我们家中的。我们预备照料母亲上床

以后才去睡，母亲不答应，说大妹是客。其实大妹到这里，比到自己家里还随便，客还要跑到厨房去自己炒菜，这客也真太不像客了。

五月初六日，晴

天气特别好。老早我们就醒了，不即起，同在床上说话。

大妹说：“琴嫂子，我想把我头上的这些毛剪了，我真讨厌它！”

我是不赞成。听说别处是有好多人都剪了的，剪得是很短，同男人一样。但我想，剪得很短总不大好看。

“大妹，你这头发多长多好，剪掉也可惜。”

“我就嫌它长，一大梳，要一点两点钟。睡时也讨厌。”

“我看头发是很美的东西，你瞧我母亲，她的头发多好！我是愿意头发多点长点也办不到的。”

我又想起大姨头发也很好，三姨头发也很好，只四姨不成。

“我妈不愿意我剪，四姨说剪了很好看。”

“哈，四姨，四姨的头发不好，她就欢喜你剪头发呀！我还正想起这几个老人家为什么四姨头发就特别坏的原故！”

“她是因为病。”

当真我是不愿大妹把一头青幽幽的好发剪去的。作兴剪去以后又来悔。不过剪了方便得多也是真。

早上母亲昨夜教向嫂预备好了的小羊角粽子，还未起床就为向嫂端到床边来。大妹是在家中床上过惯早了的，脸不洗，也就吃了四五个。

在吃早饭时，大妹向母亲征询对于头发的意见。

“二姨，你瞧我剪了头发好不好？”

“那样返俗尼姑的样子。”

“四姨说是见到别人剪得很好呢。”

“你四姨，她是想把她自己的头发剪去的。”

“我也想到四姨怎么她的头发特别坏！一个人顶小，头发却顶差。妈，你的发似乎比大姨三姨都要好。”

“不，近来少多了。往年我们做姑娘时节，梳头都是搁在椅子背后搭转来作两节梳。让它披散就到脚后跟。”

“那剪去真是可惜。大妹其实近来的头发，就快拖脚了。若是像我样，剪了倒或者好点，别人也看不出是黄癞毛了吧。”我不过是说而已，我是也不愿剪的。

“我都不赞成剪去。有头发是要好看点的。妹你看头发好的髻子又梳得好看，这人去吃酒，多注目！”

大妹就不说话了。大妹笑。

我知大妹总有一天仍然会剪去，为那一把头发着想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吃饭的菜是川汤肉加口磨，和昨天未切完的腊肉。大妹是欢喜辣子的，故那一碗新辣子炒猪肝辣子就特多。又有茄子，是放在饭锅上蒸好后拌麻油酱醋葱姜冷吃的。

吃了饭，仍然接文鉴的娘同到刘干妈来打牌。因为是初六，知道宋婶同伍家婶子必定无事可做了，也接来，宋婶子先来，拿了一篮子自己用草灰包好的盐蛋。不一会，都到了。客多我就不上场，大家都不依，结果是与大妹同财输赢各一半，牌让大妹打，我去料理菜。

杀了一只大母鸡，又把昨天大妹来时送的那一对猪脚加卤汁煮好。午时用鸡汤下面，称了两斤切面，吃得一点也不剩。

打牌母亲又赢。今天是刘干妈坐在母亲的上手，更会灌张子了。母亲很不好意思，故意掉到伍婶下手去，又特意把赢来的钱同文鉴娘赌第一张大。

大妹说：“看不出二姨，还会许多赌钱方法！”

“这是我跟文鉴学来的，文鉴这小子，会赌一二十种不同的方法，将来必定要成赌棍子。”

文鉴的妈笑，大妹也大笑。实在大妹就是能干人，打牌会二十种以上（掷六颗骰子，大妹也能喊出许多名字来）。文鉴的妈呢，则一到大姨家时同到小孩子们在一处，推牌九总是做庄家，且极会滚钱，母亲还不知道哪。

大妹故意装不懂，来同母亲照母亲同文鉴的妈方法赌大小，母亲可尽输，还说小孩子手兴好才赢。

下首刘干妈，可忍不住了：“二姊，你被大丫头骗了。她才是个赌棍子哪。她骗你，掉了牌的。”

大妹才把所赢的钱全退给母亲，母亲又推给大妹。母亲说：“让大妹骗也不要紧的，因为大妹同媳妇合夥。”

我说：“这是母亲故意要送我们小孩子几个节钱，又怕我们不好意思用手接，才作为不见到大妹换牌，让我们赢钱，不然怕不那么好容易吧。”

大家都笑说是的。

“既然这样说，就一五一十退我吧。”然而大妹却不再退了，明知退时母亲也不会当真就收回。

晚饭吃了大妹挣着要回去，大家就不打夜牌。客去后，母亲也很倦，很早就睡了。

在灯下来为四弟写信，就便把这几天的情形，写告给四弟。

五月初七，晴

早八时起，告向嫂洗帐子，洗被，洗桌布。

为母亲念给四弟信。

母亲说：“加一笔，问他，说我的意思，为他讲媳妇，愿意不愿意，回一个信。”

“妈，是不是文鉴的妈同你老人家谈的那家？”

“不，我心里还有一个人。”

“你老人家莫说让我猜一猜。”

我不载猜也知道是大妹。但是我先猜胡家的素小姊，次猜伍婢的侄小姊，又次猜杨三妹，末尾我装做无意猜到大妹身上来。

“是大妹。我看是好的。”

“我也说好，将来有帮手，我们两人可以欺负老太了。”

母亲说，等回信来再张扬，这时倒不必提及。

本篇曾以《老魏的梦》为篇名发表于1927年8月18~20日，22~23日《晨报副刊》第2035~2037号，第2039~2040号。署名疑斌。发表时有开篇一段话：

今年北京的天气真要人招架，不是老天成心开玩笑，我想在有那么多人的北京，也应当来得和式一点才像话。下两次雨难道也是罪过么？令人不懂解。许多尊贵的大老不是膝头曾跪酸过么？虽说是跪处有顶好顶软的鸭绒方垫，然而终于跪了许多时间了，并且头上光光的，尽让太阳晒，没有遮阳器具，这是从报上祈雨摄影知道的，为什么雨还是不落？真怪。

为了躲避这不可当的暑气，每天到吃完早饭时节，我便跑到老魏处去邀他到一个好地方去玩，这地方，我这时可不愿意说，要到秋天

才来告别人，是目下专利，果真一说明，恐怕我们地盘就丢了。

今天星期四，我按着——往时间到我朋友住处去。照例在窗子外听一听，是不是房里正有老魏同掌柜舌战的声音。没有的，又照例轻轻扣了一下门。扣完门，问：

“喂，吃了么？”这也是照例的。

不过照例问这一句话以后，老魏就接声，“请。”于是我就冒的把门推开进到房中了。可是今天却变了。问了“吃了没有”以后不即有回答，门又不曾锁，是熟人，我就不待什么推门冲进去。朋友是手脚齐平睡在硬木床上的，显然是因我推门才醒，我进房以后，朋友就张开眼睛，眼睛眶子两个黑色圈，朋友必定上半夜，是不睡了。

“怎么这样？病了吧。”

“难道吃饭了？”

“难道昨夜不曾睡？”

“蚊子咬得我——”朋友说到此，不说了，起身来，第一个动作是捏了拳头擦眼屎。

接着大声叫伙计，伙计若作对样子也在柜房大声应。

朋友在洗脸当儿，才把失眠原由说明了，蚊子只有一半应负责，（因为蚊子并不是昨夜才有）另一半，却是朋友家中来了信。

“因为得到家中信，忽然兴奋起来，就觉得蚊子比起昨夜更加多，简直不能睡。”朋友走到桌边去，理一些□纸，“不能睡。却做梦，睁大眼睛做了一夜好梦了。”

我是到近来，因了天气的原故，虽有做梦的天才，但总□少把梦记下力量的。

“你瞧吧，我是因为想起我大嫂，就写了这些。”朋友在送把我稿子以前又翻转稿子给我看尾巴，“没有结果的梦啊！回头咱们俩到那里去讨论这结局事情吧。”

① 周孃 孃，此处读作 niāng，湘西方言，姑姑、姑妈的意思。周孃，即周姑姑。

好管闲事的人

— *HAO GUANXIANSIDE REN* —

《好管闲事的人》1928年7月由上海新月书店初版。

原目：《好管闲事的人》、《或人的太太》、《焕乎先生》、《喽啰》、《怯汉》、《卒伍》、《爹爹》。

好管闲事的人

—

某一个星期四日，在一个画报的编辑室中，一个年青人口里含着一根烟，坐在一张摇动椅子上摇来摇去看他的信件。信件是一堆，在一种无从清数的凌乱无次情形下散满一桌子，这少年编辑先生，每把一件东西攫到手，就随便撕开，看一看，或是叹声气，或是笑一笑，又或是在那远地寄来的照片上用铅笔画上一个符号，就马上丢开，又取第二件。

是这样，在这少年人以为有大的趣味在？看他在一种工作中，眉只锁拢去，聚成在一处，似乎工作已苦着这少年人的心了。然而在那为烟子包围的脸部，常常是不自然的在笑，工作于少年，又似乎未尝无大的趣味。以生活作游戏的心情，纵有着那疲乏的颓丧，也许这不是根本的无聊原因吧。

这编辑室房中，除了这编辑先生以外，就只有一架钟似

乎可以代表活动东西了。钟挂在壁上，对着窗，编辑先生把头从写字桌的信件堆上举起，向左望，是窗了，向右望，就望到了钟。一个圆脸汉子似的钟的表面，笑容可掬模样一为编辑先生见到就联想起他一个朋友，于是他就去注意这朋友脸盘上的长短针所指地位。

——还只三点呀！

一种突然而起的怪想，在心中涌起，类乎在嘲弄另外那个朋友濡缓的语腔中他把钟责备了一次，就又低头到外面寄来的稿件中去了。

钟却是仍然嬉皮笑脸的走。钟的达滴达滴声，在编辑先生脑中所起的联想是胖子朋友剥瓜子。剥来剥去不见瓜子壳落地，但时间在这种细咬轻啮中，却当真一分一秒糟蹋了。

这少年，把一枝刚抽到一半的香烟，随意丢到脚旁痰盂里面去，烟头落水嘶的响一声，就在这种响声中，少年却又燃了火吸上一根新烟。

一件件看去，照例的，一些顶坏顶糟的文字照片，也不能不裁开瞧瞧，这于少年就免不了有些委屈似的。不幸的是每一天总是如此。虽然在十张较精致的照片中有一张较佳，则已不为辜负编辑人的眼睛，但实际上则可以用得下的总在二十分之一以下，一个画报社，原是要靠各方面的材料供给，既不得已在报后面加上欢迎稿件字样，则丑的乌七八糟的自然就源源而来了。有时且还得在这类全属糟粕的材料中选取那稍稍敷衍得去的东西，为刊登出的，以免一些蹩脚摄影家无端攻击，这事业，真有许多地方使人提起是摇头，没有办法的！

少年正吸着烟在一张女人相片上加以“放正面”字样，在编辑室门外，有人用手背敲门。从声音上少年听得出这是经理的知会，便把烟从嘴巴上取下，说：

“少甫先生？请！”

所谓少甫先生者，正是与少年从钟面上想起的那个胖朋友形貌相反的一人。这人在瘦长的脸上安置了一对大的圆眼，种类上每易使人引起这人先人为猴子的误会。鼻子梁下塌，也与平常人相异。说话声音是天津土音，但从骨格的细小上就可认得出这类秀气身材不是江浙以外人所有。

少甫在房中人说请以后，就把门推开。他们于是点着照例的头，编辑先生起身来让经理坐那把自己所坐的摇椅。

“勿客气，谈谈就得过去。”

经理不坐，少年也不好意思坐下，两人都站在桌边。经理把那张少年正打着记号的女人照片拿在手上。且念那原来的附注：

“……亦即阁卿将军之七女公子也，阁卿将军既于日本故去，近闻女士方奉其生母寓于……”

少年见其经理一面读一面手颤不已，就很怪。随后复见经理在这女人相片上以极惨怛色相向，若不知身旁有少年在的样子，少年更其吓然了。

少年不知不觉就略退。

在少年的退走中，已把经理惊醒悟过来。经理还是颤着手向少年摇拢，意思要他不要去。少年知道这相必是同经理有大关系，不知应当如何是好，就走近少甫身边去扶着他坐倒到椅子上去。

他急急促促带着惊诧又若十分了解的模样，说：“少翁，

少翁，痛了么？……”

“不，不，”说着就强立起身。然而又复不得已坐下，这相片，无意中为少甫所见到，少甫从这相片上把所有半生颓唐情形全记忆起来，全身失去了弹性，欲行动也不能自由了。

坐下的少甫，手中还捏着那张相片不放，一面结结的问少年这是打从那儿来的。

少年一时为这怪异变局所讶，不知所回答。然而少年立时就又记起这封面的地址还留在桌上，就拿把少甫去看。少甫念着那封面背后的文字，不住的点头。

“君，我以为这个此时不必登载，换一张好了。”

少年说：“少翁既然以为不妥，那就莫用他也成。不过不知道相片对少翁是什么关系？我看少翁气色不怎么好，不知是不是这相片……”

“不，不，并不是，并不……”

少甫越分辩说与这相片无关系，少年则益深信这相片与经理关系之大。

“那么，少翁，这回信是由我还是由……？”

“我想暂时莫回信，君以为如何？”少甫一面说，一面惨怛望看少年，少年忙说“成”。

少年看经理样子，似乎须把这相拿去，就笑笑的说：

“少翁可以把这相片拿去吧。”

经理见少年正说着自己心事，又似乎奇怪少年对自己太注意了，就两可的说：“不拿去也成，左右这相放到我那里又无用处。”

“我以为还是拿去，到将来有信来问到时，再到少翁处来

取，好不好？”

“那就如此办，我拿这相……这相像一个我熟的人，所以，哈哈，你莫见我刚才情形着惊，我是因其为太容易使我想起那……哈哈，君，这相不是很美吗？”

少年见到经理先生勉强的笑，不符内心的言语，心想“这相岂止像”？然而对经理不好说什么笑话，且明明见到此时的经理，神不守舍的样儿，就带笑的安慰似的说，“初初见到这相也一惊，大约就是太美了。想不到这与少翁的……”

“这一期都有些好一点的東西？”少甫把话岔开到下期画报上去。又说，“以后应当告印刷处共印一万张，在外省近来销路似乎好点了。”

少年也顺到说当真在八千数目上面加印两千，大约不会剩多少。

经理拿着相片那只手，竟离开腰部特远，如相片为一极可怕之怪物，这情形在少年冷眼中也看出了。少年本来先就惊于这相片突然寄来又并未附有何种信件为疑。且相片中人之模样，秀雅妩媚，不类其他平常女子，而附注中文字又大异乎普通男子，则相片来源更觉可怪了。如今见少甫一与此相片寓目即呈不能自持之兴奋状态，始了然于此相片的用意，或者，寄相片人初非欲在画报上露面，殆专为少甫亦不可知！

少甫来此把欲说的事情亦全忘，不久借故走去后，少年一个人在编辑室中摹想适间的情形，已断定这相片中必有大秘密在，就想到明白这内幕的方法，想了半天还是少结果，只好一面低头看未完的稿件一面瞎猜下去。

二

其次一个礼拜的银光画报中，在第一页上刊登了一个本刊经理郁少甫的相，一切布置为经理自己所作，且在四围用了无数的文字。这文字，作一种自述式体裁。其中一半忏悔一半是牢骚。少年更觉奇怪了。

少年又不敢把那一次见到女人相片经理的情形告知其他同事。单去问经理以往的事情，则同事中所知都正差不多，全无补于这秘密的暴露。但他总以为这女人是同经理有极深关系，不过这关系不是瞎猜瞎想所能算得到。他还断定这一来，以后总还有事情发生，说不定还有同前的相片寄来！

在下一个礼拜四的日里，少年仍然是在拣选着外埠寄来的稿件，想起在前一礼拜这日，恰有那样的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或者今天这一堆稿子照片中又有一女人的相片发生另外一件事！

想到这样时，少年在他那微作红色的净白脸部，漾着一种微笑了。

那钟还依然在素壁上剥蚀着时间，如今还不到两点钟！

编辑室中一些烟气，袅着找出处不得，编辑先生却老脾气烟只吸一半又重新另吸上一枝。

“哈，又来这莫名其妙的文章呀！”他把一个信封连同三张用铅笔写就的新诗，一齐丢到桌下字纸篓里去。叹了一口气，冷笑了一下，这个殷勤的投稿人的大作，就算送终了。

于是第二件东西又在他手上；照例的撕着那来件封面。

照例的笑。后照例的放在一边或即记上号头与应当附注的文字。一个画报编辑先生的命运，就是这种命运！

在日头底下的事无新的，这就是说在上一个礼拜有的这一礼拜的这一天也未尝不可以发生。年青的编辑先生，把那桌子上一大堆来件，顺次的裁，看，丢字纸篓，打记号，随即又把一件如同上礼拜一样的封皮的邮包拿在手上了。看字迹，是与上次完全一样。少年编辑踌躇了。裁开还是不裁？不即裁，先拿来放在手掌上称量，一种无目的底估计，结果不会从这估计中猜出这包封的内容来。

负责编辑的责任，把外面寄来的稿件裁开，不算怎样罪过。然而这明知道是同经理有关，且这东西实际也就是为寄给经理的东西，虽然按着责任的裁开，作去是无所谓不该，可是良心怎么样？多知道一点别人秘密自己也无形中加上许多累赘，这又是少年所有过极好经验的事情。并且裁开倘若又是上礼拜那么一张相片，自己倒不如作一人情留与经理来裁为妙了。然而万一从这张相片上可以发现一点另外秘密？

发现别人秘密亦人之恒情，在这想望中并且也无所谓恶意，少年就因这无害于事的好奇心又放不下这一件东西。

.....

正因为并非与怎样大节有关，少年倒为两种矛盾心情不知如何是好了。

他想从这两种去就上找出一种折衷的办法，因此去请壁上钟的教。是怎么一种方法？钟告他在时间上来看这来件可不可以裁开。自己定下私约来，此时时间是二点又二十五分，

还差三十五分到三点。把这一件东西另外搁到一边去，让时间为断这当与不当的公案：如果在三点钟响后，经理还不来过这房里，就裁开，若三点钟以内经理因其他事故到此，来则这一件东西就交经理为好了。

滴达，滴达，一秒一分的过去。

在每一秒中少年编辑先生脑中有一个幻想。

他想到这经理或者是同到那阁卿将军的未亡人是有点恋爱故事……这并不是不近情，人在年青时节谁不有几件不能对人言的秘密事情？

他又想到这经理或者同那阁卿将军有一点政治上纠葛，或者钱财上纠葛，因而……无意中见到这相片就变色。

他又想到这女人寄相片来或者是无意，但经理同这女人的生母有一种在亲戚以上的联系，而这时经理又正欲把这愉快的过去忘却。

他又想到或者是经理先曾爱过这女人的母亲吃过亏。

.....

越想越荒诞，到自己也觉得是很荒诞时，钟到三点了。

把那件未裁的来件拈在手上的他，决心裁过后再送交经理了，就用剪刀铰那包封的边沿。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希望在，且俨若知道这时经理会刚于自己把这东西看过以后一分钟就来敲门。又不即剪下。

托托托，门是真于是时有人在敲了，他把剪刀废然放下，幸好所剪的口还不到两手指宽。

编辑先生搓着手说进！那人随即进来了。进来并不是经理，倒是经理房中一个听差。

这一来，显然给了一个虚空惊愕，未免不高兴，因此在

编辑先生脸上就有不很好看的颜色。

“怎么啦？”他问着，手又把那来件拿着了。

听差垂手站立在一旁，恭恭敬敬的说经理请。

经理请，不是经理也念着这事情么？答应着说就来，他就拿着那黄色包子从西边院子走过经理室。

一路走，一路就想。不知怎么忽然聪明起来又把手上的东西塞到衣袋子里去。到了经理房中时，见到经理正在房中一沙发上斜斜卧着看一本书。

请坐请坐，就坐下了。两人坐在一块儿，经理把那书送到少年这边来，少年始知是一本英国牛耳朵图画杂志。大约经理正看到所摄中国之明星照片，是第二十七页，全是日下的中国各式各样的明星。

“少翁看这个如何？”

“中国也不是全无望，明星目下也蛮多咧。”

两人就打了一个共同哈哈。少年想起身边的东西，不便先说出，就问经理说有什么事。

“什么事？就为看这个！看外国人把中国人说得多可笑，全是错误！”

“少翁，今天又得这样一件东西，”他从衣袋子中掏出那黄纸包儿，递给了经理。想从这样情形下看看经理脸嘴神气。经理的神气自然已看到了。可是不如他所设想的变化，少年就觉得很怪，且悔不该不早剪开边沿看看内容了。如今见经理把相接到手即搁到一旁去，似乎不愿意在少年面前裁开，少年更以为经理的秘密有应知道必要了。

“少翁，我想这个相似乎——”

经理装作并不曾听到，顾别的事说话。

“君，我想我们也在下几期报上办一个女人专号，怎么样？这年头儿是世界关心妇女问题的年头。北京饭店的外国阔人谈的是孟小冬，各部衙门谈的是某小姐同某窑姐儿，学校的学生宿舍谈的是某女校交际之花的风头，……下至于小贩子，也拿小桂红吴四奶奶来作新闻道，这不算是顶热闹的关头？”

“当真吗？”编辑先生问。

少年见经理又另外扯到一件事上去，明白经理是要自己回头自己房子的意思了，就说“少翁，没有什么事吧？”

今天可没有大变颜色，或者已……

少年一事不作就尽想这奇怪的相片。自己又深悔不该先送过去。先就一剪子剪下，看看内容不就可以了然吗？或者这又另是一个人，或者就是那将军的未亡人，那……总之，自己不应该不裁开。裁开看过后，经理也不会因此有所抱怨，明明封面写的就是银光画报编辑部！到悔也无可奈何时，他就期望到再下一个礼拜的怪相。一种聊以自解的期望，但除了这样自慰，又有什么方法可以把经理先生手中的相片拿回。

三

一个小小的聚会里，有少年在。

这里有新闻记者，有海关的科员，有小银行的会计，有作花报戏评的“百事通”。

一记者同少年谈，问及近日画报销行的数量，记者名字叫善芝。少年说：“善芝，见不见到我们经理近日的文章？”

说：“见到了，妙哉！此老亦复满腹牢骚。……”

那位善芝君像满不在乎又扯到另一件事上去。这使少年略略感到不欢。见到这样的文章，是“妙哉”两字可以敷衍得过的？且为什么经理又不在其他时节发他的“牢骚”，必得此时发？他为了记者对这事太淡然处置，就更不作声，走到室的另一端去同那海关科员谈。

“君，见到我们上期画报？”

“越来越见精彩了。少翁不是还特作了点文章？”

“这才像话！”少年想着随即说，“君不知少翁是为什么作这篇文章么？”

那科员不能即答，少年就得意似的笑。笑的意思中有“阁下果欲知其中之秘密我们可以谈谈”的表示，可惜科员为答应另外一个人的一句问话，倒不曾注意过来。少年见到自己又失败，索性抖气走出院子了。

院子中，主人——一个印刷业经理，正同那棚儿匠谈话。

“是吧，先生。各样生意全不大成了。”

“几年来全要变。”

“大喜棚一年碰不到十回。”

那匠人一面拉着木杆一面同到主人说，少年走过去。

“天气今年免不了是热，棚子竟像非搭不可！”

“对了。先生那边报馆怎么样？”

原来搭棚匠就认得少年是银星画报的先生。

主人说是难道那边报馆也是你们一个铺子的生意？匠人又答应啦。

主人见少年出来，就丢了健谈的棚匠，同少年站在院中

丁香树边看搭棚。相片的事在少年心中涌着，打着呢。怎么办？竟像比自己事还关心的他，真不知要怎么办！不消说，从少年方面又把话谈到少甫先生身上去了。

主人说：“昨天遇到贵经理，说画报近来得君一整顿，大有起色！”

“那里是我的力量？不过……上期少翁那文章见不见到？”

“像是有点秘密消息咧，很难测！”主人说了就用着商人式的笑打哈哈。

这像是对了劲了。少年想，自己有所参考了。

“君，知不知道贵经理近来有一种好消息？”

“好消息？不知道。”虽说不知道，少年已经就料到与那相片有关，故意说不知道，实则就想从这个经理更多知道一点那个经理的事。

“应当知道的。”主人说，“少甫发财了。”

“怎么，发财了么？”

“你不知道他储蓄曾得了两千块钱特奖吗？”

“那早知道了。”

特奖两千元，是上礼拜的事，每天在一处的少甫，岂有不告编辑先生的？这也算值得特别相告的消息！这也算消息！少年想起这些人都不足与谈大事，延缠了三两句话又顾自走回到客厅中去。

在平时，这些人中也有着三两个在少年心中是认为知己者在。这知己，到今天，话全不投机，少年感着不可堪失望，以为这里全无人可以共语，不待终会就走了。

有谁知道少年是因失望而走的？不，简直无一个人明白。

回到报馆见到经理留下的字条，说请下午七点过其家中去。从字条上看来，谁能断定这不是经理特意欲把相片的事相告？……秘密呀。难道是经理还有所商于自己么？难道这是相片的所谓奉其生母——母是经理的恋人，而那七小姐……？

一个人，在心上常常作着一点快活的梦，把自己置身到一种分外的希望中，翱翔着，飘摇着，似乎并无多大的罪过。少年这时可不是正如此把自己灵魂举起来，奋力掷到空中去！

怎么去为经理设计，让经理把那未亡人接上手来，这在少年计算过了。怎么去鼓励经理，也想到了。怎么去请经理，同那小姐，……不敢想，然而仍然得想到！

按照经理所说的时间，雇车到了经理的家中，少年一路背诵着为经理为自己一切前途的计划。

命运是什么？就是忽然而来的一种祸福。最大的祸是什么？是杀头。最大的福又是什么？是今天！三小时以前，在那聚会上尽剥瓜子，想把这事来同别人过细研究一番也无一人注意。如今则经理找到头上来讨论。忽然而来，为少年所料不到的一着，谁知以后又是些什么忽然而来的？！这女人不会自己来画报社？来画报社找少甫不到，不会说就会编辑么？

少年为一种光明所照耀，于是在路上见到一些瘦马拉着装煤大车，向前一步一步奔，就觉得非常同情这类兽物。

命运是什么？是凡事均在人意料以外。如今的少年，就正如此为命运戏弄了一阵。请他七点来，原来就是吃一顿新请来的厨子作的鸡丁炸酱面！“鸡丁”，或者甜面酱，或者面

条，同所设想的事实进行的秩序是如何远！经理的口中，本应说的是“将军”，“爱情”，以及“请教”，“设法”一类话语，谁知是尽在一碗面上夸奖厨子如何如何，多可恶的命运！

他不奇怪自己为什么先要这样想，却以为经理先本也想到要商量这事，到后又忽然信不过他却只把吃炸酱面一件事来借故。一种自信的愚人，就常常容易把自己同别人牵落到一种谬误的漩水里去，越久也就越不可救药。然而少年并不愚。也许真是那样吧，我们看下去！

第二天，在银光画报的经理室中，有少年编辑先生在。此外还有一个本社的同事，专门担任滑稽感言的编辑。这是一个小胖子。凡是小胖子，在他本身脸嘴行动上，已经就是一件滑稽作品了。这胖子，姓黄，从经理以下到门房，全在他姓下附带“胖子”两字。一个人胖那是没办法，这没办法的情形也正像经理那瘦一样。在一肥一瘦的对称下少年就已生了不少感想了。

以习惯，少年照例得在胖子编辑名分下小开玩笑，于是少年装作莫名其妙的神气，问人如何可以胖的有效方法。

“吃得多，睡得多，你不想胖也不成！”

“真的吗？”

“难道是假的？”那小胖子一面把膀子展览出来，“瞧，这是什么，知不知道？这就是睡眠的结果！‘肥肉’同‘睡’等于胖，是公式，不信可以去问问秋生！”

所谓秋生者，便是少年在办事室中每天办事，一抬头便见壁上活动着那钟，从钟上可以生一种联想，联想钟与人有相等圆脸的那位朋友。然而钟的圆脸也是因为……？少年想

起却独自笑了。

从肥转到瘦，是平常的事，因此不久少年就同那胖子编辑谈到经理猴相的远因近果。

“我们的经理，所以瘦，我猜他是有一点秘密！”

“对呀！”少年觉得独有胖子有知人之明，一出口就抓到了题。“黄，你以为这秘密线索在什么地方？”

“还得猜吗？我们的经理，上期报上那文章，不是一篇详细供词？”

“是极了，我也以为——”

“还有什么能使人瘦？除了女人。”

少年一面钦服黄胖一面故意作为不什么了解的问：

“少甫先生难道近来还有什么故事？”

“近来倒不，可是——话长咧。”

.....

话说得人港，经理却从会计处转回来了。讨论当然到此应暂停。胖子把一件信交经理商量，少年坐在远处一张椅上细嚼细咽胖子所说的话语。

多一种证明经理是与女人有着纠缠的缘的话，少年也在那奇怪相片加以一分的关心。将军，将军夫人，以及那七小姐……一串单个的名字，同到一堆如像恋爱，作媒，结婚，亲嘴的字言，四面八方的掷来，少年为这些来去无踪的零片段思想包围，人是苦恼了。

不知因何事，胖子在经理面前连说“笑话笑话”，经理也说“这真是笑话”，少年因此也想起自己所烦恼的所关心的是“笑话”。不过他同时记起，“凡事无不是可笑”一句名言，就仍然尽自己“笑话”下去了。

当天的下午，少年把肥人黄邀到公园去，结果请了将近两块钱的客。请客的结果，得了些什么？一样不得！从女人上起，胖子把无数新闻供给了少年。在少年听来，全是无用处。先是本想把相片事情同到胖子来讨论，到后见到胖子仍然是个平常人，话是平常话，平常人实不足以与言大事，在心里认失败玩一阵就分手了。

放下这事情，行着所谓“事不干己莫劳心”的金科玉律，少年便恢复到以前爽快了。然而这那里能办到。

命运是什么？是我们常常把有凭有据的实生活丢开，虽穷虽苦也能处之泰然，但时时又会为一种虚空幻象烦恼着，求摆脱而不能摆脱。

少年是在两个礼拜以来把精神生活完全变更了。

四

“少翁，我实在想要知道你那相片的原委。”

“什么相片？”

“什么相片！就是那将军的小姐。”

经理迟疑不语了。脸色也变了。经理用一种疑问记号望少年，少年竟不敢再用平常态度对经理看。

编辑先生又悔不该如此说。但又深深自幸忍无可忍已说出口了在经理方面总有一种答复。

“我不明白君定要知道这事的用意。我看你对这事也太注意了，君，这是太好管闲事，你不要红脸，我说得对不对？”

管闲事，经理的话说到少年的心里的里面。不过在经理说他以前，他想不出这是“管闲事”的毛病！脸是不得不红

了。话一时也不能再说了。他不知要笑着解释是“并非管闲事”还是红着脸说“闲事不得不管”好。

少年编辑先生的忸怩情形，已为经理看得透彻到底。

“君，你一天不明白这事情你就一天不爽快。年青人多半是这样。不是么？我始终不同你说你或者还会闹出病来，这就是我的罪了。我有什么可以隐瞒的？我不是不想同你说，你是太过分的关心这事了。笼统告你吧，我在年青时也因了管闲事如今才来办这一个小画报，不然我们不会一同办事了。”

少年见经理说话时十分叹慨，就非常同情，且以为这管闲事决不会使经理生活坏下去，可相信似的，说，“是管闲事吗？那少翁可以说说。”

于是两人坐在一张沙发上，少甫讲：

.....

失望了。

命运是什么？是料到这样偏那样。

经理所谈的是经理的事，相片却无关。经理因这相片想起另一相片，因这一将军女儿，想起那一将军的女儿。其所以感慨百端，只为这女人有几分同那女人相像。这相像的事，不是很多么？不然少年见到编辑室中的钟，也不会想起朋友秋生了。

“那吗，少翁并不认识这女人了？”

“什么时候我说认识她？”

“那为什么……”

“你是说，为什么我不要这相登载到画报上？君，我并不是这样想过。不过我想拿去看一看。君到后又把第二张送来，

我倒莫名其妙了。第二张是一个日本女明星，可以瞧，——”

经理把那第二次寄来的相片取出给少年看。少年不很信任那样把那相片反复瞧看，又去同那放在一旁的封面印证，都可断定经理所说无虚语。编辑先生不知怎样说为好。

“那……少翁这寄件人是谁？”

“是我们社中一个老朋友，现住……，不知道么？”

“我以为……”

……

回到编辑室的少年，像忽然心上掉下了一件东西，立时觉得无聊起来。倘若说先时生活是充实异常，则这时已在精神生活方面成了荡然无存的破落户了。

一个画报的编辑先生，若果是不幸具有那种管闲事脾气，爱在一件平常事上幻着许多好景致，那他有的是机会。

又是另外的一天，少年碰到那位秋生君，谈到经理的故事，少年编辑先生以为这真不值得许多人注意。然而到少年发现真不值得注意时，每天在银光画报编辑室那秋生式的圆形的钟，倒有时时刻刻注意必要了。

十一月二十日

本篇发表于1927年12月19~24日，《晨报副刊》第2156~2161号，署名罗俊。

或人的太太

天气很冷。北京的深秋正类乎南方腊月。然而除了家中安置有暖汽管的阔人外，一般人家房子中是纵冷也还不能烧炉子。煤贵还只是一个不重要理由。不烧炉子的缘故，是倘若这时便有火烤，到冬天，漠北的风雪来时，就不好办了。

因为天气冷，不拘是公园中目下景致如何美，人也少。到公园的不一定是为了到公园来看花木，全是为看人，如今又还不到溜冰季节，可以供一般多暇的为看人而来的公子少爷欣赏的女人很少，女人少，公园生意坏下来，自然而然的了。公园中人少，在另一种地方人就渐渐多起来了——这地方是人人都知道的“市场”与“电影院”。

这个时候是下午三点时候，大街上，一些用电催着轮子转动的，用汽催着轮子转动的，用人的力量催着轮子转动的，用马的力量催着轮子转动的，车上载着的男男女女，有一半是因为无所事事很无聊的消磨这个下午而坐车的。坐在车上实际上也就是消磨时间的一种法子。然而到一个地方，一些人，必定会为一些非意思的约定下来的事情下了车子。当从

西四牌楼到东四牌楼的电车停顿在中央公园前面，穿黑衣的大个儿卖票人喝着“公园”时，有两个人下了车子，这情形如出于无可奈何。然刚下车子的他们，走不到五步，卖票人唬的一声哨子，黄木匣子似的电车又沿着地面钢轨慢慢走去运载另一些人到另一地方去了。

下车的是一对年青夫妇，并排的走进了公园大门，女的赶到卖票处买票。

同是卖票人，在电车上的，就急急忙忙跳上跳下像连搔痒也找不出空闲时间，公园中的卖票人，却伏在柜上打盹：倘若说，那一个生活是猴子生活，则这个人真可说是猫儿生活了。猫儿的悠闲是也正如此除了打盹以外无事可作的。

女人像是不忍惊醒这卖票人模样，虽把钱包中角子票取出，倒迟迟的不遽喊他。

“怎么？”男的说。

“睡着了。”

于是两个人就对到这打盹的隐士模样的事务员笑。

一个收票的巡警，先是正寂寞着从大衣的袋子里掏出一面小小镜子如同时下女人模样倚在廊柱间对镜自得，见到有人来，又见到来人虽把钱取出却不买票，知道是卖票人还未醒，就忙把镜子塞到衣袋里去，走到卖票门处来。

“嗨，怎么啦！”

给这么一喝，睡着正作着那吃汤圆的好梦的卖票人，忽然把汤圆碗掉在地上，气醒了。巡警见了所作事情已毕，就对这一对年青人表示一个北方仆人对上司极有礼貌的微笑，走过收票处去了。

“一碗——两碗？”他还不忘到汤圆是应论碗数，把入门

票也应用到“碗”的上面。这人算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是两张。”女人对于“碗”字却听不真，说是要两张。

“二六一十二，三十二枚。”一面用手按到那黄色票券一面说着在头脑中已成习的钱数的卖票人，用着令人见了以为是有过三天不睡觉的神气，望买票的一男一女，在卖票人心上，是在这样时节来到这地方的，总不是一对正式夫妇，就用一个惯用的姿势，在脸上漾着“我全知道”意思的微笑，这微笑，且在巡警脸上也有着，当女人在取票以及送票给那长脸巡警时，就全见到了。女人也就作另一种意义的笑。

把票交了后，一进去是三条路，脚步为了在三者之间不知选那一路最合意于他，本来走在先一点的她就慢下来了。两人并排走，女的问：

“芝，欢喜打那一条路？”

“随便你。”

“随你便。”她似乎为这话生了点小气，却就照样又说转去。

“那就走左边。”

“好。”

他们走左边，从一个寂寞无人的H字廊上走到平时养金鱼地方，见到几个工人模样汉子正在那里用铁丝兜子捞缸里的鱼，鱼从这缸到那另一可以收藏到温室的小缸里去，免得冬天冻坏，就停下来看。

“鱼全萎悴了，一到秋来就是这样子，真难看。”女的说，说了又去看男的，却见男的正在用手影去吓那鱼。但又似乎听到女人所说的话，就说“那我们走吧”。

于是他们俩走到有紫牡丹花处的水榭。牡丹花开时的水

榭附近，人是不知数。这时除了他们俩，便是一些用稻草裹着的枯枝。人事变幻在这一对人心中生了凄凉，他们坐在这花坛边一处长凳上，互相觉得在他们的生活上，也是已经把那春天在一种红绿热闹中糟蹋干净，剩下的，到了目下一般的秋天了。虽然两人同时感到此种情形时，两人都不期而然把身靠拢了一点，然而这无法。身上接近心更分开了。分开了，离远了，所有的爱已全部用尽，若把生活比着条丝瓜，则这时他们所剩下来维系这瓜的形式的只是一些络了。这感觉在女人心中则较之男人更清楚。也因为更清楚这情形，一面恋着另一个人，一面又因为这眼前的人苦恼的样子，引出良心的惶恐，情欲与理智搅在一处，不知道所应走的究竟是那一种道路。她能从他近日的行为中看出他对自己的事多少有些了然的意思。他的忽然的常常在外面朋友处过夜，这事在她眼中便证出他所有的苦恼全是她所给。他在一种沉默的忧郁中常常发自己的气。她就明白全是作太太的不好所致。然而她将怎么样？她将从一种肉体生活上去找那赔礼的机会？她将在他面前去认罪？在肉体方面，作太太的正因为有着那罪恶憧憬的知觉在他心上，每一次的接近作太太的越觉热爱的情形也只能使他越敢于断定是她已悖了他在第二个男子身上作了那同样的事，因为抱惭才来在丈夫面前敷衍的心也更显。流着眼泪去承认这过错吧，则纵能因此可以把两人的感情恢复过来，但是那一边却全完了。若在这一边是认了过错，在那一边又复每一个礼拜悖了丈夫去同那面的人作那私秘的聚会，则这礼是空赔，更坏了。

男子这面呢？想到的却是非常伤心的一切。然而生就不忍太太过于难过的脾气，使他关于这类话竟一句不提。隐隐

约约从一些亲友中，他知道了自己所号的地位，为这痛苦是痛苦过两个多月了。可是除了不得已从面貌上给了太太以一点苦恼以外，索性对并不必客气的太太十分客气起来了。在这客气中，他使她更痛苦的情形，也便如她因这心中隐情对他客气使他难过一样。

她知道他是在为自己受着大的苦恼，他也知道她是为一种良心苦恼着：两人在这一种情形下更客气起来，但在一种客气下两人全是明白是在那里容让敷衍，也越多痛苦。

是这样，就分了手吧，又不能。凡事是可以“分手”了之事，则纵不分手，所有的苦恼，也就是有限得很了，何况这又不是便能分手的事。分手的事在各人心中全不曾想到，他们结了婚已有了六年七年。且这结合的当初，虽说是也正如那类足以藉词于离婚的“老式家庭包办”法子，但以同样的年龄，同样的美丽身体，互相粘恋的合住了七年，在七年中全是在一种健康生活中过了，全没有可以说分手的原因！倘若说这各人容在心中的点事为分手最好的原由，然而她能信得过另外的一个他爱她会比这旧伴为好？且作老爷的，虽然知道她是如所闻的把另外一个人当了情人，极热的在恋，然而他仍然就相信太太爱那情人未必能如爱自己的深。明知她爱别人未必如爱自己的深，却又免不了难堪，这就正是人生难解处，也就是佛说人这东西的蠢处。

一个人，自己每每不知道自己性格因为一种烦恼变化到怎样，然而他能在自己发昏中看出别人的一切来。一个在愁苦中人非常能同情别的愁苦的人，这事实要一个曾经苦过愁过的人就能举出证据来了。他便是这样。他见到她为种种事烦恼着，虽也能明白这烦恼一半是为自己作老爷的嫉妒样子

以及另一个男子所给她的，但他因她另一半为一种良心引出的烦恼，就使他非常可怜她。

为怕对方的难堪，给一种幽渺的情绪所支配，全都不敢提到这事。全不提，则互相在心中怜着对方，又像这是两人的心本极接近了。

今天是太太在一个没有可以到另一个人处去的日子，寂寞在家里，老爷从一些言语上知道别的地方决没有人在等候她去，又觉得她是有了病，才把太太劝到公园来。到了公园，两人都愿意找一点话来谈，又觉得除了要说便应说那在心上保留到快要胀破血管的话以外再无其他的话。

柳树叶子在前一个礼拜还黄黄的挂在细枝条上，几天的风已全刮尽了。水榭前的池子水清得成了黑色，怕一交冬就要结冰了。他们在那里当路凳上坐着，经过二十分钟却还无一个行人从这儿过身。

作太太的心想着，假使是认错，在这时候一倒到他身上去，轻轻的哭诉过去的不对地方，马上会把一天云雾散尽。然而她同时想在她身边这人若是那另外的他，她将有说有笑的，所有对老爷的忧愁也全可以放到脑背后去了。

听到一只喜鹊从头叫飞过去，她抬起头看。抬起头才察觉他是像在想什么事情，连刚才喜鹊的声音也不曾听到。

“芝，病了吗？”

“不。”

“冷吗？”

“也不。”

“那是为什么事不愉快？”

“为什么事——我觉得我到近来常常是这样，真非常对不

起你。”接着是勉强的作苦笑，且又笑笑的说，“原是恐怕你坐在家中生病，故同你到这儿来玩。”

笑是勉强又勉强，看得出，话也是无头无尾，忽而停止下来的。

“我看我们——”她再也不能说下去，想说的话全给一种不可当的悲痛压下，变成了一种呜咽，随即伏在他的肩上了。

“不要这样吧。我受不住了。人来了。这是为熟人看着要笑的。回去再哭吧！唉，我是也要……”把泪噙在眼中的他，一面幽幽的说，一面把太太的头扶起，红着眼的太太就把满是眼泪的眼睛望定了他，大的泪是一直向下流，像泄着的泉。

他不能这样看她的哭，也不愿把同样的情形给她看，就掉过头去，叹着气。

“你总能够相信我，我还不至如你以为我能作的事！”

听太太的话，也仍然不掉回头来。只答应说：“是。我信你。”又继续说：“我难道是愿意你因了我的阻止失去别的愉快吗？我只愿意你知道我性情。我不想用什么计策来妨害过你自由。你作你欢喜作的事，我不但并不反对，还存心在你背后来设法帮你的忙。不过我并不是什么顶伟大的人，我的好处也许是我的病。一个平凡的人所能感到的嫉妒，我也会感到，你若有时能为我设想，你就想想我这难堪的地位吧。……”

他哭了，然而他还有话说。他旋即便解释他在这两月来的苦楚，是怎样沉闷的度着每一日，又是怎样自恼着不能全然容忍致影响到她。总之他为了使她安心，使她知道他是还在怎样的爱她，又怎样的要她爱，找了两个多月还不能得到机会，这时是已经得到了。他的每一个字都如带得有一种毒

使她要忍不来只想大声哭。

“我知道是我的错。”在男的把话说到结束时，女人说，“如今我全承认了。”

“我并不是说你错。你做的事正是一个聪明女子做的事。听人说是你同他来往，我就知道结果你非爱他不可。他有可爱的地方，这不是我说醋话。一个女子同他除非是陌生，只要一熟就免不了要感觉到这人吸引的力量大。我也知道你并不是完全忘了我。不过我说过，我不伟大，我是平常人，要我不感到痛苦，要我在知道你每一次收拾得很好时便是去赴那约定下来的聚会，仍然不伤心，却怎么办得到？”

仍然作苦笑的他，其实心中已经爽然泰然了，他说：“你说你的吧，我们这样一谈，一切便算一个梦，全醒了。”但他眼睛却仍然红着。他听她的话。她用一个已转成了喜悦调子的话为他说。

“我明白全事是我不对。认一千次错也不能赎回这过去行为。我看到你为我受苦，然而我又复为你苦着的样而受更大的苦，我身在这类乎生病的情形下我想到死的。我一死是万事干休了。我不明白我有什么权利和希望可以仍然活在这世界上，我不敢恨别一人，只恨我自己。我恨我是女人，又偏心不能够见了可爱的男子时竟不去爱他。我又并不是爱了他就不爱你，就在他顶热顶乐的拥抱中，亲嘴中，我那一回会忘了你呢。他吻我，我就在心上自己划算。唉，多可怜的芝呀！倘若是知道了这事，不是令他伤心么？他要我到床上去，我就想到离开那个地方，但是我不能不为那谄媚的言语同那牙色的精致身体诱惑！我如他所求的作了使他的满意的事以后，我就哭，我念记了一个人在办公桌上低头办公的你，我

哭了。我就悔。我适间用了五分的爱便在后来用一倍的恨。但这又没有用处。我不能在三天以后再来抵抗第二个诱惑。他是正像五年前的你一样全个身心放在我这边。他也并不是就对你连不置意。正因了我们作的事是不大合情理的事，他是怕见你到十二分。你们的友谊是因了这件事完全毁了。他可怜你着，然而这消极的可怜不能使他放了我，因为不单他爱我，我也是爱他。我知道这样下去不是事，就劝他结婚，没效用。你要我怎么办？他要我一个礼拜去他那里一次，我是照办了。他要我少同你为一些小事争执，我是不在他说也就如此办了。他还要我爱他不必比爱你深切，这里我不能作伪。我爱他，用我的真心去爱他，我在此时是不用再讳的。但一个情人的爱决不会影响到丈夫身上。爱不是一件东西，因为给了另一个人便得把这东西从第一个人手上取得。同时爱这个也爱那个，这事是说不完只有天知道。我在你面前为你抱着时我当真有多回是想到他，不过在他的亲嘴下我也想到你。我先一个时节还是只觉得正因了有他我对你成了故事的新婚热情也恢复了。我感觉到有一个好丈夫以外还应有一个如意情人，故我就让他恋着我了。……”

.....

一切都说了。一切的事在一种顶了解的情绪下他听完了太太诉说。他觉得他先所知道的还不及事实一半，她呢，也自己料不到会如此一五一十的敢在他面前说完。两人在这样情形下都又来为自己的忍耐与人胆惊诧。他们随即是在这无人行走的冷道上成排走着，转到假山上去了。

“芝，你恕了我吧。”

“你并不作了别的不应作的事，我怎么说恕你？”

“这事算一个顶坏的梦，我知道他不久就走，以后我想我们两人便不会为别的——”

“他放你？我恐怕他不愿你。”

女的听到这话就昵着男的肩说这不是那么说。她又问他：

“那你恨不恨他？”

“你要我恨他，我就照你的方法恨他。”

太太羞羞的说她要他爱他。是的，一个太太爱上另一个男人，也有要丈夫还跟到去爱这男人的理由，这理由基于推己及人。然而他却答应照办了。

他们回家去吃饭时，像结婚第一年一个样子。但是她却偷偷悄悄的把一天情形写信给那个另外的他知道，还说以后再不必羞于见她的夫了。

十二月在北京

本篇发表于1928年3月10日，《小说月报》第19卷第3号。署名甲辰。

焕乎先生

焕乎先生是坐着，在窗前。

像老童生的脾气，一坐下来就是三点四点钟。不看书，不作文，单只坐在这地方也办得到。这脾气可就是近来才养成的，当然假使不拘何处寄来一点钱，这脾气马上会又失去，桌子边成了不可耐的地方了。

虽说是坐到桌边，且神气还坦然泰然。但把一堵白粉墙作背景，前身点缀一个肮脏不堪的墨水瓶，两枝曾代替过火箸职务把头子燃去的樱桃木杆钢笔，二个因积垢而成不透明的玻璃茶杯，一个火酒瓶，一个酱油瓶，一个黑色钢质热水瓶，以及一些散乱无章的稿纸，或者稿纸上除了三两行字以外又画得有一只极可哭的牛，与一个人头一类，得不拘一个人为在这样情形下摄一个影，这便是一幅可以名之为忧郁的创作了。若是画为一幅画，画由他自己指定，则这个画将成一幅苦闷象征的名作；他是苦恼着。就在桌前用着俨然十分兴发的神气在写什么，不久又低头用拳打自己腿，用手爪抓自己的发，这便是内心在自煎自熬时候，人是顶难受的。

他又常常笑着自己从心中幻出的好的事情，为这所能想到的生活片断而笑，然而这个却多数只能给他哭的机会，少数能使他笑；而且这笑是苦的。

天知道，这个人把他那无着落的心，寄托到些什么事情上面，就有勇气活下来！

一

能够镇天坐，把心当成一座桥，让忧郁每天慢慢的爬着过去，这耐力，正不下于一个司法厅里的誊录生。不，他是作过誊录生的！四年五年的训练，终日坐在一张旧白杨木条桌前，用“夺金标”笔在公文纸上写着那“等因奉此”“仰祈鉴核”一类枯燥无味的文字，无事也很不容易离开桌子，他就慢慢的养成幻想的本领了。有了幻想的营养，这个在小时一天玩到晚还不够要在梦中玩的他，把身体上活动的习惯渐渐除去，成为一个平常我们所引为挖损某一类沉默人的“精神生活者”了。

这精神生活者在自己方面常常容易觉到伟大堕入骄傲现世的，这骄傲在他却全找不出。精神生活者常常表示着超物质超实际的希望与信仰，这个退职誊录生，则非常需要比虚空来的落实一点的东西在他生活上出现。

他是在北京城所谓许多年青穷人中把作小说来抵抗生活的年青人之一，这个生活方法，那以前四年五年在中国南部一个小县分上的可怜事业，倒帮助了他的许多好处：一面供给了他人生的经验，一些希奇古怪的材料；那另一面又助成了他长呆在一张桌子面前人不吃亏的本领。事业固然靠得是

自己信心，与命运——，我们是明白国内的文学界情形，一个作者的命运，全在一个杂志报馆编者手中，就是自己并不缺少信心，也常常因了初初出世被编辑先生压迫终于从失望中夭折了自己的希望的。——信心在他既并不缺少，在他分内所有的命运又并不算坏，到如今，在生活上他似乎不会再遇到摇动得太厉害的事情发生了。

把文章，就如当年钞公文一样，钞下他自己的经验，以及在经验中所能产生的幻梦，且在一些头尾腰上莫忘记精巧的措置，一面先就在这文章的创作上得到一点悲痛或欢乐，文章是这样的终于脱稿了。文章一脱稿，就寄到所熟的有过交易的报馆或杂志编辑处去，尽这编辑人所能给予的慷慨，在一月或半月之中把一纸稿费通知或一张支票之类寄来，钱一得，就又房租呀，伙食帐呀，洗澡呀，吃一点什么糖呀，玩呀喝呀的用，钱稍多则买一点本不必要的东西，如像很高价的玩具与只合给女人用的贵重香水之类，回头又随便的弃去或给一个人。若说钱的来源是来的比起其他作工的人未免太容易了点，那么这个花钱方法也已经比其他富人还容易了。

在他最初一次预算中，每一个月能有三十块钱（当然这已近于奢望），则生活虽不说充裕，至少“安定”是可以得到了。一个初初从内地小地方来到大都会的穷小子，生活的保障只是三年当兵四年作誊录生——以及一点内地小学教育的幼稚知识，——倘若这也算资格的话——拿这样资格，来到全是陌生充满了习惯势利学问权力的北京城，想每月得到三十块钱，这希望，就真算一种勇敢的希望！初初是，一半也不到。把所有能耐尽量放出，若不是说有命运不让他死的话，就总值不上一月拿十五块钱，学士或硕士，脑中充满了哲学

几何学以及莎氏比亚但丁孟禄罗素的精粹言语，仍然倒在公寓中挨饿的，并不是少数。一个时代在纷乱中实在每一个人都似乎为一种不可知的命运支配着，不信这个那是不成的。这不是说在这时代中生活的人，就应当放下自己工作去让命运摆布（当真如此办的青年自然正不少），一种政治的纷乱，一切事业全离了它固有轨道，一切行为都像用不着责任，时代原是这样的时代！

也可以说他是叨这时代的光，虽然明明白白是供着那市侩赚钱与吃文化运动的饭的领袖们利用，努着生命的力给这那种人当着物质的奴隶，然而他是这样的在四年中间，居然把生活提高到出他初心意料以外了。

四年前所希望的实际到四年后成了一个几乎可以说是渺小到可笑的数目。在一种市侩赚钱方便的机会上，别人把他价值提高到一般所谓名家大家的地位上去，这样的撙掇当然是他所得的无论如何还不及各处文化运动的老板十分之一，然而每月将近五倍三十块的收入，在他是已经应当说很合式了。看看那些头脑中充满了哲学几何学文字学教育学等等的大学教授，每天翻参考书编讲义，忙得废寝忘餐，不善于同新校中当局要好的且时时刻刻恐怕饭碗打掉（到部里去做小官的，则得费了比办公五倍以上的精力去迎合上司，今天为这个拜寿，明天为那个送丧，而所得仍然不过如斯），在生活上的他，到如今，真不应说是苦了。

然而苦着。实际生活与内心的不调和，长期的冲突着，这就苦了他。且一种生活上应有的秩序全糟蹋到单调中，他就初初不能因为收入较多把生活改变成为不单调！

我们常常见到那类人，每月到一个小公司中去拿七十元

或八十元，回家来，把这钱应付到各方面去，且家中还并不缺少生儿育女的事情，一面把家中太太收拾得成命妇模样，而自己也官派十足，这是所谓能下人，社会上很多。

我们又常常听到过有的 一家五口七口人，全依赖到一个以拉车为生的汉子，而全家人口似乎也并不怎样比别人脸上显露饥瘦颜色的。说到他，却令人不相信似的仍然常常显着很穷很穷的相。在四年前所有的窘迫，在这个时节就仍然时时有，自己也莫名其妙。这样说，似乎又是窘迫倒并不是为钱了。

钱见那么近乎轻松的来，得来总不忍尽它在衣袋中久处，这样就只好分送到各消费方面去了。受窘迫既成了习惯，则钱一得来，要他为明天生活想想，也成了办不到的事。

当一个朋友走来，见到他那两只手支撑着了头倾到桌边忧愁，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朋友见这个已是四年，这是他在文章以外保留下来的东西。

“又空了么？”这样问，则答得是：

“是！不只空，心也全空了。”

把钱用到可以说是不合他身分的点心铺与电影场的包厢上去，用到买一面镜子（回头这镜子就有一打机会可以摔碎），或者竞买一些顶贵重的纸来胡胡涂涂写草字，当用钱时人似乎是得到一点报复的快意。但钱一用完，自己就看出自己可怜起来了。钱一用完则感觉到金钱与女人两者的压迫，心是当真为了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明白的恋爱希望蚀空了。低头到桌边，就是把日间电影场的咖啡馆的大路上的车上的各样年青女人的印象联在一起，或者一个一个在印象上跑过，自己就为这恼着。似乎是这一群女人中不拘谁一个都给他一

点想望的心情，似乎一些小小的嫩白的脸，或者一只手，就都可以要这个人的多量的痛苦。

在这种痛苦的慷慨中，想来谁个女人也不会知道。人是那么无意的一面，挨身过去或稍久的并坐在一处，因此就得耗费多量的苦恼，这责任，要说若要一个女人去担负，则一个姿色稍佳的女人，为了她的美丽就永远只在担负对他的责任中生活去了。这汉子（可以说是无用的汉子），“勇敢”二字不知在什么时节就离开他身体而消失到不可找寻的地方去了，若能在恋爱中稍勇敢一点，则所给女人的就是不愉快，也许别人总能把他放在心上吧。他所能的只是在心头的无望无助的粘恋着女人，就从不给女人以明白有人在爱她的机会。这种人，当然也只合在生活中永远不求报酬的来挥霍他的热情的固执的爱！

这理想主义者在先则以为是穷，故悲愤成了不可免的事。到见着别人比起自己更穷也凭了勇气上前把女人征服带走时，才明白在自己性格上，原缺少了勇敢成分，对女人的悲愤倒不再有，只永远在女性的美的怀想上去难过了。

他见到好些恋爱的英雄，勇猛如火的去爱他全不了解只很方便的女人，不久又勇猛如风的把这爱移到另一个更方便的女人方面去，别人是这样纵失败于西方也可以征服东方，作着所谓英雄事业的，自己则倒类乎被别人侵略过时节还要退避，把自己弱点看得如此清白，又不能设法除掉，故一天一天下去就更见其安分了。

“我这样的难过不是任何男人女人所知的”，他在他的一本小说集的序上曾这样说过。正是，别人是不会知道的，除非是心情正是他一样，而又在某一种内部的康健下转成病态，

是永不能感到这人的苦恼的。

就是那么过着烦恼日子的每一天，他在他自己心身两方面还是找不到随同春天而来的新的生命。然而春天却是真来了。

天气从冬的僵死中转到春的苏生，在他只有更多无可奈何机会的。

心中的不安分又只仅仅是心中的事。虽不缺少那欲望，却缺少了那推使欲望向前同实际证明的力气，这究竟中什么用？

若把女人当成一个神，则在朋友中正有着新的教训，是只要觉得自己崇拜，也就不必问她是不是别人所专有，去大胆的爱，未始不会产生好结果的。若把女人当成猪狗，低男子一等，或简直不能有所谓平等观念，则手中并不是不能得四十五十去买女人一次两次。这地方，女人又是如何烂贱！

女人即或具有佛的哀怜与耶稣的慈爱，似乎也要恳求她的怜爱的那人在她面前去陈诉，才能蒙到所赐。他究竟曾经把谁当成神对这神诉过苦？在他观察中，则凡是好的女人，都对他具有神的威力，他相信全能使他得救，不拘那一个的爱。但他在命运安排下，各以时间的长短，却全是痴痴的站立在这个神的面前，连脸上也不敢安置一点要神对他注意的颜色。

凡是使他倾心的女人，别人在他面前提到这女人名字，心也紧，脸且会发烧。

一个朋友无意中说到他所认识的女人，已同谁成了极亲密的朋友时，则他就诚心希望这作情人的某男子对这女人永远忠诚，希望他们爱情的圆满，坚固，且希望女人对男人极

其满意。在这私心的希望中，这无用的人，生活与经验使他认识自己的如何无用，却常常露着可怜的谦卑情形，以为任何男子总比自己配作这女子情人。这自视无当于女人心的平凡认识，当然更无谁能了解了！

既承认女人的人格与自由，则用钱去作这可耻的交易就从不曾有气概去做过一次。一个人，在二十五岁年龄的左右，在身体方面的需要至少不次于心灵方面，他不否认的。然而把一个女人，陈列于面前，一面从这俨若极随便的劝驾下，发挥着习惯的谄笑，他能同样闭了眼睛来与这女子？……他要一种放肆：一种娼妓的放肆，然而他却要这件好处在他所欢喜的女人行为中。认作娼妓的女人是为莫可奈何而如此大方，也正如自己是莫可奈何而守身如玉，要他把别人的弱点来补救自己弱点，当然是作不到的事了。

做梦似的在他作品上，一再写着同一个土娼怎样怎样的好，梦而已。把命运所安排的事，来接受的无依无赖的青年女子，自然其中也总不会无一个天生就缺少那女性的心灵的美处的人，但他若有从这情形中去发掘他的爱情的金矿能力。在一些更有把握的普通女人中也早去努力了。

“阿那托尔”这个人，在他印象上还不失为一个勇士，可以明白自煎自熬，这一件事给这个理想的维特是怎样相宜！

有一次，给一个朋友写信，说是“只要有一次恋爱落到我头上，我愿意为这个死，我相信我别的勇气缺少，同维特作一样的事倒并不以为难的。”

朋友回得妙，那友人说：

“我也相信你能作维特，不过，恋爱是应当自己去寻，去找，去发现，决不是如你所说‘落到头上的’可能事！就是

‘落’的话，以我瞧，老弟名分下也常常落过不少的机会了，除非你不承认都是‘落’！”

是，在这个无用人头上落下的，倒并不缺少，很有过，可是到那时节只见其他更显出无用，终于另一个人便抢上前把这机会伸手接去罢了。

春天来了，发着大誓愿，要另外作一个人，这个人大致至少能如阿那托尔。

——“若不再勇敢一点，
愿天罚我这一世永不为女人垂青！”

然而当赌咒时，却把眼泪湿了两颊，自己是很明白自己，真只合永不为女人垂青了。爱情上的勇敢近于气质，勇敢的贫乏则与天才的贫乏一样：在学问上努力有时用不着天才，在恋爱上则除了期望命运中的女人具特别勇敢外，在他的本身，祈祷是永远也不敢大声的了！

二

焕乎先生坐在窗前的时间，到近来似乎更长了。

再不作什么，只呆坐。

住住上海的弄堂房子，住得有经验的人，全明白有许多事是不像住北京地方公寓那么隔阂的。房子的构造特别，给了许多机会使左邻右舍生出一种不可免的关系。在早上，把窗子打开，或者上晒台，适如其会的情形，互相望得到，那是常有的；晚上则房中的灯更成了认识的媒介。即或是人人都知道把窗帘一类东西来盖掩自己房中的一切，不使给另一

人知道，但那非故意的给别人机会的事，仍有许多许多。何况是纵间隔一层薄帘，且即或是一层厚毡，假若是，——譬如说，一个女人的笑声，能不能用窗前的绒帘遮掩，就不再让邻居听到呢？——假若是，女子又并不缺少，且假若是这女子为年青的相貌也很好的女子，这影响，会不会使对楼或隔户一个男子为到这边一举一动心跳？

各把一堵墙，分开来各自生活，我们人类是原本不相通的。各人的哀乐，各人的得失，因为一堵墙，能使各人是各的生活。两夫妇于谄谀以后，在心上各筑起一堵高墙，则这夫妇虽成一块不可分的锡，也不能心与心相通。当然没有所谓关系的人，就更容易互相疏忽了。然而有一事，是能够不受任何高墙厚墙挡拦的，这便是恋爱的心情。从不拘那一方出发，只要这是真，墙这东西是挡不住的。

虽然间隔着重洋，两颗心，还是一样热，还是一样俨然在一块的纠缠着，是爱情。要解释这事，谁能够？但谁都正是这样在他生活中总有这样一段事，把生活糟蹋到这事上面。

凡是爱，一见倾心也有之。本来不觉得怎么好，但命运，把这一对青年人放在一块，——又不很近，仍然说是近，久而久之则两人间不拘谁一个就会油然的在心上生了一种恋爱的情绪，无意中为他一个人影响到生活上一切。还有人，是太需要女人了，在自己的心中把女性的麻烦人处全弃去，择取了女性的各样的好处，当女人成一尊神，又因为无从证明这具有神的本领的女人究竟是怎么会事，就见了任何一个女人也觉得可以把心中所想象的女性清洁的灵魂寄托到这个陌生的女人身上去，爱会不很顾吝的浪费。这三种事各以其因缘粘附了每一个年青人的命运。他却在最后的话上中了毒，

是那么，非常可怜的，无望无助怀想着一个女人的，机会会有第二种机会。无形中，在他窗户对面住亭子间的一个女人，就把他的心抓着了。

女人的搬来还是很近的事，不到一礼拜，从住亭子间的生活上去看，则这女人当是生活也很苦的一个人，这种认识反而更给了他对这女人放不下的理由。他要一个女人，若说这女人是一个比自己还穷的人，则给他的勇气同方便都比一个小姐之类所能给他的为多，所以三天左右他的心，就不是他自己的心，只要在那一边稍稍有点声音，这心就跑过去了。

这女人，或者是一个美术学校的学生吧，这也只是大概估想而已。但总是学美术的，或者是绘画，是音乐，从那模样可以明白。

先是不知道对窗那屋子搬来了这样一个年青女子的。大约在搬来了第二天，一个清早上，他到晒台上去晒他的一条手巾，无意中见到了对面窗户里一个剪了发的女人的脸。这脸随即消失了，但一个净白的圆脸同一对眼睛，却在他面前晃着。

……不拘是怎样身分的人，有一个很好的头，以及似乎并不坏的身体，人又是那么年青，则可爱也一定了。想到这样的他，就不能不在晒台上呆着，在心中希冀那第二次的一面了。第二次，则所见到的是一只小小的白手，这手是为了想拉下那窗帘而伸到窗边的。似乎明白了另外有人注意到这窗中一切，那手是迟迟疑疑的伸到窗边，到后又忽然决心把窗帘一拉的。

在窗帘拉下以后，立在晒台上的他，感到一种羞惭，一种怅惘，最后是一种悲哀占据了心头，走回自己房中了。

“这是一件罪孽”！想着，便把两只手撑托自己那颗头，搁到窗前桌子上。又不能抵抗这一种罪孽的诱惑，他把脸，随即就从自己窗口望到别的窗口去了。窗并不是正对着，所以纵能望到对面窗户，而那窗又无帘幕，他所能见到的也恐怕只是那一边的窗里一条狭狭地方吧。

然而他就俨然透视过去，他看到那床，那椅子，那写字梳妆用的条桌，且看到这女人正坐在那床边，而所想的是适间拉窗帘的。

他又苦恼了。假使女人真如他所幻想的情形，那女人当不会忘记望到他的脸是怎样寒怆的一个黄色尖脸，是这样，自己的讨厌样子将把女人的轻蔑增加起来，他以后只有绝望了。

又想到，或者是正在读自己的文章吧，因为他在晒台时还见到这房里一个椅子上有一分依稀像现代评论的杂志，若果这杂志是这几期现代评论，则女人当不会不见了。

……是啊，一个女人看杂志，决不会放过了小说来注意前面的政局评论！

……那么，知不知道这作押寨夫人一小说的便是站在晒台上发痴望着的尖脸汉子？

……若是知道又怎么办？

知道不知道，与看小说不看，总之他很难过。在文章上他以为或不致使一个女人感到他的寒怆处，但他在他自己的脸貌上的自信，等于零。他又从一些过去经验上找那因相貌不扬为人瞧不上眼的证据，这恋爱，他就似乎已经看得明明白白，是在女人第一面的印象上破坏了。

悲哀着，如同为这还未曾恋的失恋预兆悲哀着。这样也

是在另一时有过的事，不是第一次！

若不知道住在对窗隔一丈远近的房子里是一个年青女人，则他坐在桌边的意义当另是一种意义。那时纵有一些恋爱的情绪，燃烧着心子，当是那离得很远很远的渺茫的薄薄无望的悲哀情绪。在自己幻想的恋爱上来失恋，还可用目下工作来抵抗这不落实的遐想。如今则明明在一个女人身旁，而又似乎明明遭女人拒绝，他把这失败原由全放在自己不大方的相貌上，一个样子不敢自信的人，在未经女人选中以前，就先馁了这希望，无法啊！

他愿意在假设中把自己的长处补足了不标致的短处，这长处总以为并不缺少。且将另外一个生得极丑的麻脸男子得好女子垂青的榜样保留，以为自己假使办得到，则自然是可以照例成功的事。然而那朋友，所补救的是一个剑桥的硕士头衔，与将近二十万元的遗产。他有什么呢？这时代，已进化到了新的时代，所有旧时代的千金小姐怜才慕色投奔的事已不合于新女子型，若自认为在标致上已失败落伍，还不死要爱新时代女子的心，则除了金钱就要名誉。他的名誉是什么？一个书铺可以利用他赚钱，一个女子则未见得有这样一个情人引为是幸福。一个杂志编辑者，在同他要稿子的信上，可以客客气气称他为先生，朋友，一个书铺在他卖书广告上，可以称他为天才，名家，——然而这不能算做抵得过一个情人或一个丈夫的资格。反之凡是作这一门事业的年青人，在实际上许多人可以享受的实惠，这类人却因了工作上把性格变成孤癖无用，应付思想中的问题俨若有余，应付眼前一件小事却彷徨无措，恋爱则更容易居于失败地位了。并且除了那少数中少数的女子，真需要爱情，其余多数的女人，她们

就都如何聪明，懂得到用各样方法去侦察向她要好的男子的门户与事业。还有另外一种女人，就都如何蠢笨，只晓得让一个机会内的男子随意用热情攻袭；结果则在征服下归了那她怕他还比爱他成分还多的男子；他，让人挑选既已决不会及格，征服人又缺那无耻无畏的勇气，凭什么敢在对女人事上乐观？

“然而我有长处，这长处也将有女人需要这个，”他想着，又稍稍自慰了。“女人不是一个样，也像鸭子不是一个样那么：不住溪不见过水的鸭子，也许不欢喜泅水，倒欢喜上树。这那里能断定这个女人不是一个特别性格的女人？”

他唯一的又很可怜的，是希望女人中也有特别的，而这特别的意义，又似乎是不容他去爱她也将来叫他缠他，撒赖定要同他要好。也许是有！也许他这时所遇的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命运安排中使这个无聊汉子要更多一点苦，这女人恰恰从后门挟了书去上学。听到门开时，他把脸贴到窗上去，就见到这女人打下面弄堂过身。从窗中所见的女人，却不是全体。

一件青色毛呢旗袍把身子裹得很紧，是一个圆圆的肩膀，一个蓬蓬松松的头，一张白脸，一对小小的瘦长的脚干，两只黑色空花皮鞋。是一种具有羚羊的气质，胆小驯善快乐的女人。是一个够得上给一个诗人做一些好诗来赞颂的女人。是一个能给他在另一时生许多烦恼的那种女人。

他想在这个印象上找一点毛病出来，譬如说，年纪大，脸上有雀斑，或者胸部不成形，或者臀部发育过火，……想

在这毛病上提出一点自尊心，却不能找出。从走路上他想看出这女人是个阿姨之类的女人来，好莫在心中太难过，可是这女人的俏处美处，却有一半是在走路脚步上。那么轻盈与活泼，那么匀称，都只给他更相反的一些希望。

这样一个好女人，住的地方去自己住处又只是那么一丈二尺远近，真是一具使灵魂也不忒安宁的闹钟啊！

先是自伤着，这时却又睁大了眼睛，作起许多荒唐的梦来了。

他想到同这女人认识以后的一类事：他想到他将使这个女人如何搬家搬到一个好一点的房子里去。他想到帮助这个女人，使她在念书中不受生活上压迫。他想到这个女人将来可以同他在一起过生活，而这生活又是很充裕，一切满足的。他又想到他将来会为这女人——那当然算是他的妻——写一本长长的小说，大致超过一切日下的长篇小说，从这小说上她成了一个不能老去的美丽漂亮人物，以后社会上许多人都把他们生活拿来作谈话资料，他却便把这小说得来的一千块钱稿费为女人买精致的画具，以及一个值四百块钱的提琴，女人自然就常常用这个提琴为他拉有名的外国曲子，让他坐在大写字台边一旁写小说一旁听。……

他且想到他那个时节两人来说当初相识的事。“是的，我要问她第一次见我是怎样一种心情！要她说她怎么就爱上了我！那自然只抿了口笑。然而一定要说，然而一定不说，只是笑。那笑的神气，就值得在颊的左边右边亲一百次！”

他想到妻的笑着的神气，却在瘦瘦的颊上漾着枯涩的笑容。可怜的样子，在他心中不但爱情温暖着的家庭已完成，他把小孩子也在最短一瞥中培养到五岁了。

……新学得吸烟，就把一枝大炮台用小牙烟嘴吸着，小东西来了。去，爸爸要做事，为去学阿丽丝游我们苗乡里时的故事啊！不肯去，则罚坐在桌边，为爸爸数稿子页数。
……

……还应当有一个女儿，小洋囡囡那么爱娇，为小东西找一个妹妹！是的，哥哥五岁则妹妹三岁，是这么才合式！

怎么样就同这女人好下来，他忘了

三

他自己伤起心来了。无缘无故的，只伤心。心中酸着，辣着。他要哭，要揉打自己，要嘲弄自己以后又来可怜自己。在一种已渐成了规则的浪荡生活上，忽然加上一件把心神搅得无主的事情，这事情过细研究起来且正若是自讨自找，他为了俨若怪吝这荒唐梦境所耗的精力，就在要求与牺牲上生出赔本的难过起来了。

是赔本的事

就是那么单想，单恋，来在脑中结成若干崇楼杰阁，若干喜剧与悲剧，若干眼泪与缠绵，以及一切有室家人有爱情人的痛苦与欢乐，把实际权且抛开，但眼睛一睁，当面站的就是一个圆脐形的墨水瓶，墨水瓶，是这梦与墨水瓶，只是两个敌人，在势便难于两立。做着梦下去，墨水瓶上便只合积上一层灰，墨水也只合慢慢起了沉淀，下月的用费便成问题了。使墨水瓶能尽其天职，终日把那枝形同僵蛇的樱桃木笔杆周旋于墨水瓶与白稿纸之间，则这梦已破碎到成了小片

小粒，——是这样，一面写着一点什么小说，一面让邻家一些俨若含有恶意的软语轻歌摇撼着这不安定的灵魂，这又将成什么生活！

在损失上去计划，是这个人所不惜时时划算的。

在光明美满的梦中他发见了一种自己终不能忘了自己是在做梦的苦楚，这个使他自馁下来，想找另一条路走。走另一条路，便是他应当学一个骑士（恋爱中原是有骑士风味一类人者），学骑士，便是说他应凶莽一点，脸厚一点，怎么设法先试同与这女人接近。

也许是这样作去，这梦的基础就居然稳固了。也许这样作去是给他勇于自保的一种好方法，前进既有了阻碍，则急流勇退不失其为明哲。

然而焕乎先生能成其为骑士或明哲不？全不的。

他想如此还不如死了吧。也不会真如此轻易死的。然而想。

“想到死”，凡是一为了类乎这种麻烦便要想到死，是成为生活上必需的一种思想了。从死上，于是到怎样难受的创处。把手指按到腰或头的某一部分，被按这一部分便灼着烧着。于是便俨然一具尸骸的陈列。于是第二天便有若干混帐东西，装作朋友来为开追悼会，或在报纸上做成若干追悼专号的文字，结果则好了一些曾花了些钱买有他小说集的市侩，……就为了不能尽让这些人赚钱，便应好好活到世上了。好好活到世上啊，那为女人也就暂时莫过分从好奇中悲哀吧。不过到另一阵儿，仍然就应得要从这可笑的思想中救出自己！

不死，那怎么来活，还“好好的”？结果是想还是想，悲

哀也还是悲哀，到悲哀抵当不来，又想死，仍然也让它想。所以放心的是决不会因仅仅想到就能去做，想到不一定能做。

“在笑！”这是与先一段思想距离一点钟以后的事。

就听到一种笑声。轻倩的，娇的，甜的，以及近于在谑戏中被谁拧着扭着挣扎不来的纵声的笑。这笑声，影响及呆坐在桌子前的焕乎先生，比吃酒还容易醉。——不，这是说比嗅着酒还无可奈何。当一个酒徒把一种好酒置在鼻下闻着时，感觉到要喝要咽的欲望（至少是要抿一口），连抿一口也无从的嗅着，真是无可奈何！

这女人或者是从前面大门回的家，不然那走路声音，从衙子口到门前，是那么长长一段，他总不会不知道。也许又是另外一个女人，因为这笑声的放纵竟似乎不应出于那女人。即或是另外一个女人，这笑声也很可爱。

“不拘是谁一个的笑声，总之全是作孽！”他想着，“若我是一个女人，我就不乱笑，因为我明白在随意一笑中，即或不是当面，所能给另一个男子的痛苦也就很大！”

然而笑者还白笑，不到一会且轻轻唱起歌来了。

一个年青男子的趣味，在女人的不拘某一事上总比在许多事业上还固执。焕乎先生就是那么一个年青人。他把所应作的事全搁下不干，一个下午全在一种听隔壁戏中消磨了。

日子是这样消磨，与在一个电车上消磨究也无多大分别。不在此呆就跳上电车，让一个车匣子把自己从静安寺搬到靶子公园，一趟至少将近花一点钟，来去既当加倍，则应在两点钟左右了。花两点三点，到电车上坐着，去看一切人，与一切货物房子，并嗅一切女人身上的香味，及一切男子的臭

味，这已作过无数次，似乎也应换换方法了。如今则所换的却近于意中所选择下来的一件事，不过假使是下文还能如意中所选择，那焕乎先生将成另外一个人的。

这另外一个人，将把幸福与苦闷揉成一个生活，这生活是因来到这上海而得的一种事业，事业的继续把自己就变成另一个人，……只有天知道这样一件事！

这生活，如果如所摹拟的继续的下去，那真是一个荒唐不经的梦了。在不拘谁一个人，总能如所希冀去做吧。到焕乎先生，则将成为一个笑话同一件喜剧。他要的是生活，随到生活后面的一切责任初初还不曾想到。譬如同一个女人玩一次的代价，至少是花贡献殷勤十二天，用钱二十元，写信八次。（也有本不必要的，但那是什么样的命！）他并不缺少空闲，也有钱，可是这方法，真是一个“大举”！他会设什么方法使一个女人陪到他去上卡尔登看一次卓别林的马戏？他会设什么法要人离得他近一点？他能想什么方法把自己靠拢不拘谁一个女人一点？

要，那是要的。他就只知道要，还学不到怎么就可得到这东西。女人是那么多，正像是随处都有碰触肘子的可能，但要他认真去撞一个女人，那撞法在他便成为一件难事。不合宜也罢，就在顶不入时的方法中，仍然就有无数女子长年陪到一个陌生男子睡觉了。在他的情形中无一个女人不像是配同他生活，但把自己接近女子方法用到新旧两种女人中，则似乎都不相宜。结果则须要自是须要，想要而不能得的难堪也几几乎成为一种平常义务。这义务，如今是轮到为对窗这女子尽的时候了。

“是这样，那就多么好！是那样，那又多么好！好是好

了，然而，……”接着，他便自己如同与另一个他说，“全都好；失也罢，得也罢。朋友，可是我还不明白怎么样去把这一件事成为两边都引为责任的时候！”

问题仍然是要另外那个女人知道。就是尽她笑话，也得明白才好。

尽她笑话，正是，假若这一边，所有热情，全用了一种乡下礼节送过去，在那一方又正是一个顶瞧不起这类男子的，那才真有笑话讲！

从笑话上他便看见了他的一个失败以后的未来日子。那时这女人，正拿着他写满了蚊子头大的字的一纸自白，笑着递给她那个原有的情人。

于是男子也笑。

男子且说话了。

“胡闹！一千个无聊加上二十个混帐，成为这样东西！”

“是啊！在先，见到他，常常有意无意的从那个窗子口露出一个可笑的头来，我就为这个心里怪着，不知道还是一个痴情汉子咧。”

“痴情汉子”，那大概是吧。在那女人口中，这样称呼恐怕是顶相宜了，夹一点嘲弄，一点可怜，一点儿恨。然而全无爱的意思。且那男子至少是同情于这一句批评。男子或且说，“痴情汉子？”把这句话加上一个疑问符号，那是更合于一个被保护者受人无理取闹时其保护者从冷笑中说出的口吻了。男子或且应该采用一些本地土产骂人言语，赠给这痴情汉子。

男子，这是一个情敌！

焕乎先生在这个虚空的情敌身上，把价值估计下了。

……是白脸。是长身。是穿青色洋服，有着那通常女子所爱的一种索里^①习惯，以及殷勤的天才。还有着钱。虽然这女子的情人应是一个穷人，因为女子像并不富，但一个穷女子并不妨有一个有钱男人。

……这男子，就是在美术学校与她认识的。怎样就认识，自然也不出于平常的几种。到认识，于是她成了他的情人，他也成为她的情人了。

……他在她欢喜的时候必定很放肆，作着一个年青男子对于女人所作的平常事情，她为此便更欢喜。

……他必善于作伪，会假哭假笑，会在认错时打自己嘴巴以取悦于这女人。又必能赌咒，用为坚固他们爱情之一种工具。

……她见他一事不遂意，脸上有忧愁颜色，必用口去亲他哄他，使他发笑，于是他在这样胜利下就笑了。其实这就是假装，他为了试验女人的心，常常是如此作伪的。

……男子家中必定家里已有了太太，且曾同别的妇人恋爱过了，可是在她面前他会指天誓日说自己是黄花儿，同她恋爱是第一次。

……这男子，在口上必用着许多好话，在行为上用着许多柔驯，在背地里又用着许多鬼计，来对付这女子！

焕乎先生愤然了。愤然于此男子之坏，且以为女子因怕这男子，是以明明不满意这关系，也不敢另外再来爱谁，他想象她必定有时候是以眼泪为功课的一个女子了。他又想象她是曾想到自杀，且终于还真去尝试这自杀方法，不过到后却为这男子阻拦，且为男子所威吓，只有委屈下去。

“一个该杀的男子！一个滑头！一个——”

那一边，忽然听得一个男子的声音，戛戛唱着革命歌，焕乎先生心中矍然自失了。料不到，当真就有一个，且是一个革命者！一个这样青年给占有了这样一个好女子，焕乎先生自己便又看出自己落伍的可怜情形起来。

四

“我问你，对面那个女人——”

那房东老太顶知趣，懂到当一个年青男子打听不相识的女子时，所欲明白的是些什么事，便贡献了焕乎先生一些作梦的新材料。

第一是学生，第二是学音乐的学生，第三是同了一对年青夫妇住此，她住的便是这亭子间。房东老太婆还很谦虚的说所知道的不多，以后当代为问询，但焕乎先生已心满意足了。他要知道比这个更多，也是没用处的事。他只要明白所估计的不差到太远，便已算是够了。

当到老太婆一出房门，他便自言自语：“自己的错误，多可笑的一种错误！”他因为记起在另外一个时节听到那个男子的说话声音，才了然于刚才唱歌的那一位即对楼另外一女人的男子，便马上又心中若有一种希望在动着，这希望，为了到凉台上一看的结果，且滋生长大，又渐到以前一般情形了。

上到凉台上去，是下午十点左右光景了。望到街上的灯光，以及天上的星光。但焕乎先生注意的是那对巷亭子间的窗。

窗子是关着，然而玻璃可以透过见到房中一切。他见到

的是一种类乎特为演给他看的剧之一幕。先是房子空空无一人，只能见到一张写字桌的一角，以及一张有靠背的平常花板椅。人是到那一边临街房子去了，在那一间房中则厚厚的白窗帘，遮掩了一切动作。所无从遮掩的是灯光与人声，大致人数总在四个以上，其中至少且有三个以上女人声音。唱着不成腔的歌曲，且似乎在吃酒，豪兴正复不浅。女人中他算着必有她在。

像一个花子在一个大馆子前的尽呆，焕乎先生所得的是惆怅而已。然而这惆怅，到后边转成说不出口一种情形了。是为了那亭子间房中有了一个人。这便是日间所见的主人了。第一眼使焕乎先生吃惊的，是这女子若有重忧，又若疲乏不堪。白白的脸在灯光下辉映着，似乎比白天所见更白净了。剪短的发蓬成一头，且以一只手在头上搔着。一坐到在那张椅子上后，便双手捂了脸伏在桌前了。

人是纵不在哭泣，已经为一种厌倦或忧愁苦恼着，想要哭泣了。

这样的情形，若是在白天，焕乎先生所想到的，必定以为是为那所悬想的男子欺骗伤心，故独自在此暗泣。但此时却以为另为一种事了。另外一种事，谁能说不正是思量着一个男子作着那荒唐的梦而伤心呢。又谁能说不正是感着一种身世寂寞与孤独而难过呢。总之是有着痛苦，一个女子的苦痛，在对男子失望与想望两事上，还有什么？

若果是事情所许可，焕乎先生便能凭藉着一件东西沿过去劝慰。他自己是觉得太应在一个女人身上尽一点温柔义务，故这时便俨然又以为是一个机会了。真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到一会儿，房子中已有了三个人，全是年青女子，

看情形，便知道是他所揣测不错，是来劝慰这女人了。

女人在一种牵扯中反而更放赖了，只见其用手捶桌子边，头却仍然伏在桌上不起。声音无从听到，看样子则女人已大声哭着了。

怎么办？真使一面焕乎先生为难！

看到那种混乱，焕乎先生便着急万分。只愿意把自己搀人，作一个赔礼的人。即或是过错在女人，他也愿意把赔礼作揖的一切义务由自己尽。他觉得，女人的痛苦全是男子的不善，他愿意以不认识人的资格来用一种温柔克制了那眼泪，即或止此一次的义务！

看到这种种，却终无法明白这事的原委比见到的稍多一点，焕乎先生忽又为自己难过起来，感觉到别人即或是相打相骂也仍然是有一个对手，自己则希望有一个人发气发到头上来也终无希望，便不能再在凉台上久呆，顾自百无聊赖转回房中了。

且想着，一个大学生，与酒与眼泪连合起来，这身世的研究亦太有趣味了。

另外他为这女人又制成一种悲哀成因。他把这悲哀安置到一件类于被欺被骗的事上去。

……必定是一个男子，或者便如白天所设想那类男子，把热情攻破了她最后那一道防线，终于献身了。到最后，她却又从友朋中发现了这男子在另一个朋友身上所作的同一事情，于是……………该杀！……

假若这男子这时正在此，焕乎先生的义愤，将使这男子如何吃亏！他想：“是的，这样人实应在身体上得一种报应，

才能给作女子的少少出气！”可是他也想到自己是无从为一个人报仇，但她要的若是补偿一类事，他却可以作到的。

什么地方有一个被人欺骗的女子，要来欺骗男子一次，或从一个痴蠢男子方面找到报复么？

尽人来欺骗，也找不出这样一个女人啊！

至于身为女子，在社会上来被男子一群追逐拖挽磕头作揖，终于被骗，那又正是如何平常普遍！

在悲悯自己中焕乎先生又想到这样徒自煎熬为赔本之事，便睡。

五

凉台上，常常有焕乎先生，徘徊复徘徊，望四方。

凉台为房东老太婆晒衣之用。当头全是一些竹竿，太阳好，焕乎先生把自己被头也拿了出来，撂在架子上。把被撂在架子上，把自己留在凉台一角，同是在让太阳晒而已。

冬天太阳虽热，能如在对角小晒台上横横一根竹竿子上的一双长丝白袜之使焕乎先生心热？望那一双白丝袜，则焕乎先生便如同在炉边。然而假如此时照得是六月毒日，则这去身不到一丈远近之女人脚上物，便又成为一把绸遮阳了。

单单只是一双袜子，也便知道美的全体的陈列到眼前，焕乎先生是太善于联想了。

把眼望四方，则望见的是突突作声的各色汽车奔驰，汽车中大半坐的是女子。女子，则焕乎先生又把思想移过来，到那一双白袜子的主人了。

那么近！相距的是不到一丈，（然而心的距离真不知正有多远！）在平常，一对情人，一对夫妇，同在一个大房子中，不正常常有离开一丈两丈时候？如把这两间房子，与一条甬道圈在一处，不是还比别人寝室小？但是如今却如此隔膜，如此不相关，俨然各在一世界。虽在这世界上的人如何愿与另一世界人认识亲近，而另一世界人倒像全无知道可能。焕乎先生在此时，便想到自己欲伟大而实渺小的情形，不知如何措手了。

在往常，这人与人隔膜，是使焕乎先生想努力成一点什么伟大东西的引子。他想若果能在这隔膜的上面找到一种相通的机会，那就好。文字是一把破除人间隔阂的刀，他是信这一句话。然而他这时，是把这日下的欲望来写一点什么小说，还是直接写一封足使这女人感动的情书？

不拘是何种，总之因这欲望的驱使，他将在一支笔上发泄他这一腔奔放的热情，那是一定的。

坐到桌边后，笔是拿起了。然在两者中他不知道选择的是那一种。

时间便在他呆子一样的占据桌前情形中，一分一秒过去，要作什么全不能作的焕乎先生，到后在房东老太婆到门边嘘嘘作声时，他便喊老太婆为他拿饭上来。

饭是吃过了，又无事。在这一边虽无可作为，那边亭子间的灯光却已明亮，歌声轻轻的，缓缓的，越唱越起劲，正像有意来诱引他一样。真是一种难于抵抗的诱引！渐渐的，这歌声，就把他拖到外面去了。从凉台上望对面灯光，则灯光下的人影隐约可见。

这是为谁而唱？真只有天知道了。或者为房中另一个人，或者为她自己，或者就正为这个露立在凉台上让风吹的傻汉子。可是这轻轻的缓缓的歌声，在焕乎先生耳边宕着摇着，不问其用意，仍然只是一种影响，这影响便是使他难过。

把许多问题到心上来过堂，问了又问却不能自己开释自己成为一个清白人。站到这里只是一件可笑的事，不过虽明知是可笑也仍得怯怯的站到这地方，那就是他莫能自解的心境了。怕人家知道又似乎愿意别人知道，站到这凉台上真不明白是出气好还是不出气好！连出气与否也成为一问题，则其他类乎直接麻烦人的事情当然不会发生了。

假若说，这是一幕喜剧或悲剧，恐怕自始至终也只能这样闭幕，我们的主角，所能的就是这类角色的扮演，即或是事实可以再热闹，也只能这样终场了。

到了二月他搬了家，搬家也只是为朋友劝告见面方便。但女人的影子总是在心上，不能去。但也自幸是搬了好，虽略略对离开这个地方难过。

要忘也无从忘的结果是一有机会过霞飞路时节，他便绕道走善钟路，到旧居停处去问有信没有。

问房东老太婆，他知道人还是在现地方，每日上课与在家中唱笑，皆如常。然而知道就只此。窗帘是似乎常常开着，常常的开。则焕乎先生之惆怅又可知已。

“搬回来了吧，”那老太太似乎明白他的心思，那么劝着这年青人。

“想到搬”！真是想到了。到后却又说“很费事就不搬了”。

想到搬，终于也就不搬的。

然而在目下半年中焕乎先生不会把这个女人从心中开释的。梦还是做下去，只是不思量可以从两边凉台上互相说话了。

本篇曾以《新梦》为篇名发表于1928年5月1~5日，7~10日《晨报副刊》第2279~2283号，第2285~2288号。署名王玖。

① 索里 干净利索。

喽 喽

“好，你做得真好！”说话的是个小伙子，脸儿白的，身个儿在他年龄上算起来是高了点，但这山竹笋子抽条样的发育却形成了他的美观。他是在夸奖我哩，

什么样东西做得真好？我不说，看大家猜。

有人会说这是在讨论文章。不是的。关于这人同我的一切，到此时，本身已成一段故事了。让我来说这个故事吧。

那时我是在用一把笨重方头凿子雕琢一个木人头。我不瞒你们，在过去我的某一时代中，我对于一个木匠的兴趣，是比拿笔真我感到好玩许多的。若果机会给了我另一条路，也许我这个时节，已在我们乡下做了多年专门雕佛像的大师傅了。我承认我的才能若果是向雕刻那条路走去，比之于做文章也还容易见好一点的。这不是自吹。但是，到如今，你就送我一把德国式的精致方头凿，一段削得四四方方材料合式的洋橡树，我可不能雕成木傀儡的样子了。时间隔久了，我把我的手艺全丢了。如今我是只能拿笔来雕这社会各样面孔形体一个人，且总雕得不如意，我想起过去，真有点儿惨。

我是一匹肥羊，别的人是这样硬派下来的，其实并非征求了我同意。正经话，我成了“肥羊”了。这名词，像有点滑稽。每到冬天我们住在北京不拘那一块地方，不是都可以见到一群或一只毛长长的身体胖胖的绵羊么？有些人，无事闲着闷得慌，走到东四西四或别的有小馆子的门前，不是就有杀羊剥皮的热闹给瞧一个饱么？我就是那类羊。虽然我身体还比如今瘦小得很多，但人家是把我当羊看待的。不一定剥皮，也不一定要杀，但只一种，吊上山来，家中不出钱，可不成。其实照我的意思，像近来常常因了馆子不赔账的原故，终日要挨饿，到了节期又得躲到街上去，怕见寓中掌柜的脸孔，倒不如那时在山上做肥羊，受他们喽啰善意的款待，每日用白煮鸡汤泡大米饭吃，为好过的多多了。我相信除了少数卖卤鸡铺子中的人或者比我多吃了些鸡以外，我敢说我那年吃的白鸡比任何人都多！每日吃；过早是，午饭是，晚饭是，消夜也是：一直是五个多月。若是家中不即赎我恐怕我还要吃一百两百鸡，那是无疑的。我不明白别一个被山上大王硬派为肥羊的人，关在山上时，是不是也有这样款待？实在说，结果家中只花五百串钱就放我下山转回家，照近来鸡的市价来作价，以每日一公一母两只鸡来算，我就已经扳本了。就是住公寓，半年来，也就不止此区区数目。还有一种事，是我得在此说说的，下山返到家时家中人见到都说我胖了许多。被人当成羊看待，渐吃渐胖也是平常事，不过我的朋友进到医院三个月，出来瘦得像猴子，使我想起另一世界又不禁神往。我是想找一句两句俏皮一点的话来批评这肥羊生活的，半天却觉得竟无一处能令人引起坏的印象的地方。山上大王气派似乎并不比如今的军官大人使人怕，喽啰也同

北京洋车夫差不多；和气得要你一见了他就想同他拜把弟兄认亲家，这我有什么法子可想？我不是不明白我们做百姓的人，在过去，有被县太爷冤枉打了二十个板子，爬起身以后，还应叩一个头，说是“谢老爷恩”的礼节，直到如今，也有随时颂扬政府官吏的义务。讽刺了国家委任的官吏是有罪，夸奖了落草的英雄是有暗中宣传什么化的嫌疑。

但我没有法。当时我家中不敢请官家为我报仇，只是怕麻烦官家，并无别的用意。如他，我倒很愿意先筹这一笔款子，送到山上去，请他们收容我，伙食比先前开得稍差一点倒无妨，倘若是还有这样一个地方的话。五百串南钱，按最近北京洋价折合约在一百二十五块钱左右，这比我住五个月公寓用的房饭钱还要少好多。就是到西山卧佛寺一类地去避暑，也未见得有那山上的凉爽。我眼前一点儿咳嗽病一到那有大王住的山上去，也会自然而然告痊的。算起来，真是太划得来了。并且若是这种招待所在北京附近设得有，我还包劝我的几个朋友不妨也去住，因为这样一来不单是我们的便利，也省得警察厅许多的麻烦——做肥羊的人一多，公寓中住的人就会少，公寓中人一少，清查容易，就不怕再隐藏革命党了。……有了，我得说我的故事，笔一纵，就溜到别的事上去，类乎在同法律开玩笑，这是不对的。要我管理一支笔，不如管理一把凿的容易，我才说过了，请你们看我雕的木傀儡吧。

这是一段柚子树。我在那上面刻了一个半体相。我暗中是仿照朱五哥（二大王的名称）脸孔下手的，不过脸部刻成时，我就觉得这全不像他，与田大哥（大大王的名称）反相近了。相近，也不过鼻子同眉毛部分略相近而已。然而一为

三傩见到时，就大声的笑，说是“简直是大哥”。不久其他几人全知道了，围拢来看的结果，硬说是为大哥雕就的，体贴人情的本能我是存在的，我将计就计，便说是特意描着大哥刻就的，不很像，但改正一下或者就对了。

当大王让我在他吃饭的时节，在他面前取样时，我把大王鼻子耳朵口及下唇的线全给修正了。这一来，我想着我以后会成一个雕刻家，我高兴得很。我把家中母亲同大姐二姐忘记了，只一心一意雕那段木头。我相信，设或当到那时像还不完工，家中就已派了帮工老廖来赎我，我愿不愿走还无把握的。

眼看头是大体一定了，我就用力把那段木头按到膝上去，刻画肩部的衣襟。大哥头上原是挂有一条银链子，我又小心小心去雕浮起那颈链。看的喽啰比我还出神，尤其是三傩两兄弟，都不离开我，凿子一有毛病三傩就差派四傩去磨凿。一个外山喽啰来到这里时，三傩就从我手上攫过那段木头去，给人家欣赏，我从这中就得一些比喊我为少爷以上的亲热体已称呼。

“三哥，你莫闹他啰！”四傩每每这样为我抵抗他三哥，这四傩，就是我所说的那个白脸小伙子。我们是同村子人，先可不相识，到山以后他却介绍他自己给我，算是监视我，实际上是比家中看牛小子还顺善，凡事同我在一起。他生来说笑的天才，却不为在山上做了喽啰而失去，就是手，同脚，也一点不见得同一个普通乡下人两样。虽是破旧的却干净的衣裳，把袖子卷起到肘以上，配上那副苍白的常有笑容的脸，我想起一个表弟弟，简直全都像。这小子，我一见他心里就似不受用，若是要研究我生活的全体，我是怎样认识美同爱，我老实的说，就是他；由他身上我开了我自己生命的大门，放爱情进心中了。想来还使人忸怩，在我同他到一处，有一

次，因为上树去摘林檎子，我抱了他上到树桠去，我觉得我是用抱一个妻的章法去抱他，才应如此的。我私下就红了脸。至于他，是不是也在爱我？可就不知了。

有一天，我们在堡寨门前大桐子树下雕那木人头。

“好，你真做得好！”

四雉说了，对我笑。我是高兴那称赞我以外的笑容的。

三雉正从后坡下到庙里来，两肘平平的捧了大堆杂货东西，满头满脸全是汗。四雉从他哥手上抢了一只大乌梨，搬到我脚边。

“这是大哥叫拿来的，四雉！”

“那要什么紧？”

我见到这样，恐怕三雉发他弟的气，就想起身退他那只梨。四雉拥着他的哥的背：“快走吧，告大哥，二少爷吃了一只梨子算那样事？”

“四雉，我不渴，退他吧！”我跟上去。谁知这一来，三雉倒说要四雉再拿一只梨，且抓一些枣。

“……我这抱兜里有枣，你就为少爷抓点。”三雉是两手无空不能活动的。四雉听他哥的话，就又从三雉肚子前大皮抱兜里抓出一大捧枣来。

我把木头放下我们一同来吃枣，天气热，太阳晒得狗发喘，我们一同坐在梧桐下头只是让风吹，满地是枣核，吃了枣子又是梨，梨子酸得我们打牙战，谁说不是顶好消夏方法呢？

“少爷你的手艺真是了不得，你是可以雕观音菩萨的。”

我就始终不明白，人这东西究竟为什么，一听到同他相好的声音就心中发痒！传说普通雕匠各样佛能雕，惟有观音菩萨的法相，那是选人的。不单是这人得虔心，就是雕匠的

平素为人也就有关系。雕过观音的人死后升天不算数，就是生前这人不得好妻也得养出好看女儿的。这是观音菩萨的报酬。但我心想我即雕观音，能得一个好妻就会比四傩长得更好看么？是不敢信的

我想到另外去了，便说错话，我说：

“四傩，我可以为你雕一个，你保佑我好吧。”

“我能保佑你么？”四傩微微的笑我已感觉到他保佑我能得到他的永久友谊了。

“你能的，四傩。你保佑我以后能得一个妻，像——”

“像陪到观音菩萨站立的龙女。”他见我不说下去，就为我补足。

但错了，我不是这个意思。“龙女配善才”，是有主儿的。我想要四傩保佑我将来能得一个同他一样好的妻，我怕说，不说了。

我们从雕像移到梨子上头去。四傩说了个故事。

他说梨，比这酸的也还有。过去不久大王同到他三哥到一个地方去请客（变一个说法是捉羊），到大路旁摘了一个梨，差点把牙齿酸掉，大王一发气，拔出刀来把那梨子砍剁得稀烂，还叫他三哥上树去摇落这一树梨子，免得后来又害人。

四傩说了四傩自己笑，我可不。

有什么可笑？四傩的话声音像唱歌，一个人，尤其是近来，我觉得一个年青的喽啰，会有这样天赋的良善的美的一切，我不笑，一点都不笑，当时就是那么的，我为这天工的巧妙分配与奇怪的装置我真要哭了。

我说：“四傩，喽啰这事业于你真不合，你怎不去学唱戏？”

“这比唱戏好多了。”

“将来你莫要做大王吧。”

“我哥一做头子我就变成二大王——但喊是应喊四大王。”

“我可不是那样想。我想读书去做官。”

“做官比做土匪找钱容易点，是不是？”

我答应他是。当真是做官比做山上大王容易找钱点么？这是一定的。因为山寨里，大王同喽啰，得来财物纵不是平均瓜分也得算清数目按功劳分派，大王独吞可是办不到的事。至于官，则从中国有官起，到如今，钱是手下人去找，享用归一人，是又不单止找钱有法律为作保障不怕人说了。但我当时说做官，可不想到找钱事上去。住在城中的孩子，他的人生观，做官比做大王方便一点是真的，若是我是个喽啰，一定也是只想升大王，做喽啰头子去了。

麻衣相法我是从小就留心，运用到来观察四雉的将来，长的鼻子配上宽的额，是个翰林相，

“四雉，你若是读书，将来怕要点翰林，中状元哪。”

“靠不住。”

“靠得住。我会看相的。你是个翰苑相。”

他不懂“翰苑”，但知道是上京去做文官的。他说他要考武举，中武状元。只要是状元，武也好，文也好，又有什么分别呢？我就赞成他的喽啰生活了。（过了两年我去做官家的喽啰了，危险是一样，长年随同城里大王到处跑，钱可还不及四雉一半多。这只好说是我的相就不如四雉。）

这我得补说两句话，是关于我的性格的。因了爱逃学，逃到城外大河钓鱼我才被人捉上山来当肥羊。这一来，初初

自然是不惯，哭哭闹闹要回家。到后看到在山比起住到家中时的自由，完全是两样，我在拘束中的放肆得简直同一匹小马，对于玩，感到比饮食还重要的我，就怪自然怪舒服的打住下来了。不是家中来赎我，纵让我逃走，我是也不高兴去做的。地狱的名字，我看来，就是形容私塾那东西，倘若孩子们也有地狱在的话。我是被先生发气青起个脸赭我自己搬凳子过去打屁股的刑罚吓够了的人，直到十五岁以后，遇到做梦还要哭，未必不就是过去的威严刻在我心上的结果！到山后，书是不必读，玩，各样的野蛮粗糙的玩法，随意都可做，且有一个内行的又和式的伴，我是在我自己世界中也成了一个大王了。除了用心去找新奇一点的玩法以外一点事不做，又不怕谁个管教，人家完全把我当个客，对我很客气，按照我的生活分派算一个总账，那一时，真是一段好运气。直到如今我还是有些地方露着野马的性格，这便是那五个月自然教育的影响。只可惜是时间太短了，竟使我成一个有野性而缺少那更要紧一点的呆气力的人，不然这时真去落草也并不算迟！

三雉的脸孔是个田字形，情形又像不曾耕过的山田，随意长了些头发同胡子，身体壮，田里长的东西也比别人格外粗，按时除草也像不中用啊。四雉呢，简直是个可以在打大醮迎故事时装观音的模样。那样终日怯怯的略带病样的印象，或会永远没法把它从我的脑中消灭！

大王那木像，雕成后，送把大王我就不再过问了。只有四雉的像是雕在我的心上的，我将带它在身边，到老死。

本篇发表于1927年9月5~8日《晨报副刊》第2053~2056号。署名璩若。

怯 汉

黄昏了，我独在街头徘徊。看一切街市的热闹，同时使我眼，耳，鼻，都在一种适如其分的随意接触中受着不断的刺激。在一个不知第几周年纪念的旧衣铺子门前我停住脚了，我看到些三色小电灯，看到铺中三个四个伙计们，看到一个胖子把头隐在一个喇叭后面开话匣子唱，旋即就听到有“……请梅老板唱葬花”，这是纯粹的京腔吧？不知道。没有听完我又走开了。

这是我春天的黄昏！

一到黄昏西单牌楼就像格外热闹点。这时小姐少爷全都出了学校到外面来玩，各以其方便的找快乐，或是邀同情人上馆子吃新上市的鲜对虾，或是往公园，或是就在街上玩。车子来来去去像水流。糖果铺初初燃好的煤汽灯在沸沸作声放浅绿色光。远处电灯完全是黄色。

擦着肩膀过去的，全是陌生人。

我只是心中怪凄惨。我没有意义只是来回走。我就看那些打扮得好看的年青女人买东西。我又随到这些本来有着男

子陪到走的年青女人后边听他们谈话，我还故意把步法调成前面人的速度一个样，好多望到那女人背身一会儿。但我发现另一事情时，我就即时变了我的步法或者回头走，于是我就跟上第二对人又做无形听差了。

我疑心这中间女人就未必没有这样无聊无赖的一人，我疑心有人在对我注意，我疑心我近来各方面全进步了许多；不然我怎么在这大街上像一个有精神病的人无所谓的来回尽走？

其实，在那个眼镜公司隔壁挂有“乐家老铺”的药铺，我是可以好玩似的买一点眼药之类也不妨事的。我可以进到茶叶店去买二两红茶。我可以到滨来香去买一包蔻蔻糖拿在路上嚼。我还可以跟着别的女人进到绸缎铺去看看夏服的料子。总之，我能够做几多事，但不是，我全不去做。我尽走。

一个蓬松的头的侧面正面反面全给我心跳一次。一个妇人背影增加我一点自视可怜的情形。女人此时外来到这街上的偏是那么多。我怎么办？我除了装作无心无意的把脚步加快减慢，走在这些身上擦得极香的女人背后，来嗅嗅这汗与脂粉香水混合发挥的女人气味外，我能怎么样？

这些高的矮的难道不是拿来陪到男人晚上睡觉尽人爱的么？爱这些美媚年少的女人的，难道全是如同梅兰芳一样脸了白白的以外还多钱，其中就无一个傻子么？然而我，却注定只得看。我知道，这正是天意，恰如同爹没有能力多找点钱使我受穷受苦一样，凡是这世界，各样东西别人可以拿的用的到我名下至多只准看，再不然，看还不准只准想。这时的女人，在灯下，我是恣肆的无所忌惮的看而且嗅了，唉，这三十来岁没有能力没有钱财没有相貌的我呀！

在平常，我在各样事业上去找我生活下来的意义，全是无着落，此时我可明白了。我就是为了看看这活的又愉快的世界的全体而生活的吧。或者是，我是为集中与证明“羡慕”“妒恨”一些字典上所有字的意义而生活的吧。

在异样寂寞下，我还是在人的队中走，我像失了知觉了，然而一个高的柔的少女身子从我身边过去时，我感到我心中的春天。我为这些影子同到一点依稀的气息，温暖在心中，没有能消灭。唉，我就全为这些模糊影子心才能够继续的跳动！你这些使我尝着女人的此梦相似的爱恋意味的青年姑娘们，谁一个会能想象得到在你们全个幸福生活中，还有这么一个委琐颓靡的半个男子，因这些可怜的一瞬就居然能够活着下来？你们谁一个能会又想到，无意中一面的男子，他会回家去用眼泪将你们影子施以洗礼？唉，你们的影子——我的爱的偶像！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傻。我跟着一个女人走。走到皮库胡同东头时，女人在一个卖小玩物摊边捡选了一阵，另一个，就买了一件泥小猪，走了。我也买了一件泥小猪，这是前头那女人选过的一只。我为鬼迷似的又赶过去跟到走。我应当听听她们一句两句话，我就回头从这简单话语上，来测这两人的生活及此时行为。慢慢又走到菜市，此时的菜市，人已怪少，那个长廊，也怪冷静了。她们进到内里一个南货店买松花，松花不是我高兴的东西，但因了仿照也买了四个。这一来，其中一个年青一点的对我开始表明她的鄙视意思了。我羞惭到万分。但我仍然买我自己的松花。为了证明我在这女人中成了很可鄙的人以后，她们站在柜台另一处，故意移过去。

其他一女人，同时也露出轻蔑微嗔的样式。

让这样为人用眼光压迫与欺凌的我，从袋里出钱时手也尽只颤。我没有羞惭了，只愤恨。我想变更我自己的样子也不能。唉，这嗔着的不屑于对人的，有光的眼瞳，不就是在另一时给一个男子用温情克服后，那醉人斜睨的眼瞳么？这脸，冷冷的，像铁样的，不就是在另一时给一个男子粗暴的贪馋的吻着时发红的地方么？唉！在我明知一个坏的命运在我面前故意作弄我来开心的时节，我想起反抗，虽然是怯怯的，醜醜的，又装作胡涂的。我更其依恋这女人，我跟着她走我要看她是究竟到什么地方去。

过单牌楼了，还是向南，——是女大吧，我心想。进手帕胡同，我是在一丈距离以后跟着进。我故意坚持着我这若有所不利于人的闲心跟到人后头，除了女人时一回头我依稀从这回视中察出她对这行为表明不愉快以外谁都不注意此事。

——是的，你回头吧，我正要你愉快。你们这类人使我心痛时太多。你们这些人，平常就只会收拾得像朵花样子，来故意诱起中年可怜的男子的悲哀，今日可输到你头上了。我愿意我能更无聊一点，更大胆一点，待你们像暗娼，追逐你们的身后，一直到你住处！

我察觉我眼睛是湿了。

我仍然跟着，就实行我所设想那把这女人当成暗娼荡妇样子的计划。我要她也感到我对她们虽爱慕实轻视的误解。我希望听一句不入耳的詈语，特又把距离缩得短一点。

她们走得快一点，我也快，相去是七步，是六步，是五步了。

——你们的心也许在跳吧。你们也许愿意常常有这样一

个中年萎悴男子跟着身后，回头拿来引为姊妹们谈笑资料吧。你们也许还愿意我更大胆一点，走近你们身边问贵姓，倘若我是样子滑头衣裳撑头一点时，你们也许到街上去招摇就是找男人喔。

从教育部街西端横过去，出石驸马大街，再转西，傍墙走，我知我的戏到最后一幕了。我更快，赶上前去，我索性是傻，轻轻撞了那个低一点女人膀子一下还回头米望。

“这是个痞子。”女人说。声音轻，又像不愿意前面男子能听到。

另一个女的，那被撞的人，却害羞似的不作声，同时也觑我一眼。

一个“痞子”，正正的那一眼，我得了这两件赠物便快步走过了女子师范大学的门前。

坐上归途的车子时，我呜咽的哭了。我为什么定要麻烦别人？难道这是所谓男子报仇所采取的一种好方法么？样子不能使人愉快，生到这世上已就得了别人不少的原谅，为什么我故意来学到一个下流人样在人前作怪模样？另两部女人的车子在对面过来了，我怕人看见我的脸儿，用手捧了脸。

我成了痞子了，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人在我面前说过的，但是，我若当真是一个地道痞子时，或者，也不至有今日吧。以后再要一个人来喊我为痞子也怕不是容易事。我是连当痞子资格还也欠缺的。

本篇发表于1927年6月27日、28日《晨报副刊》第1984号，第1985号。署名璇若。

卒 伍

不是为任何希望，我就离开了家中的一切人了。

照规矩——我倒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地方有这种规矩。照这地方规矩，我就了小学毕业以后，要到军队上作兵，也不是打仗须人，也不是别的，只是全像那么办，一面自然为的是自己太不像是可以读书成器的人，所以在七月间就决定了。

六月间毕业考在第三，方高兴到了不得，每次见到阿姨她要为我作媒，还谁不应当考第三来找红脸机会，谁知到中元节以后我就离开了家中，从此是世界上的人，不再是家中的人了。

想起伤心，是我出门的年纪未免太小。比大哥，比六弟，还都小。照我的十三岁半的年龄论来，有些人出家到别处吃酒还要奶妈引带，但我却穿上不相称的又长又大的灰布衣服，束了一条极阔的生皮带子，随到我们家乡中的叔叔伯伯到外面来猎食了。

日子是七月十六，那一天动的身。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的，是落雨，直到如今一落小雨我就能记起那第一次出门的一天！

先是十五，给人在十四约下来到河里去洗澡，就答应下来。

洗澡，不是任何人想得到的有趣！从早上，吃过饭以后，一直洗到下午三点，这是成了很平常的事情的。把身子泡到水中厌了，几个人又光身到浅滩上摸鱼。又并不是一定要摸一斤两斤鱼，即或把鱼摸得许多，谁也不敢拿回家去说是摸来的。把鱼摸来，那运气顶坏的鱼一到了我们手中，就在滩头上挖一小池，把鱼放到池子里去，用手为鱼运一些新鲜河水，回头又常常忘记释放这鱼，于是泰然的在估定应当回去的时候回去，鱼是就谁也不再理它终于成了涸鲋了。洗澡呢，互相比赛这涸过河的速度，互相比赛打余子谁能潜在水中久一点，又互相比赛浇水，人是天真烂漫那么十个八个年龄相同的人，微大幸在水中从不淹坏一个。

一个热天把身子每天浸泡到水中，洒水是特别进了步，正因如此却在这件事上决定了我的此后命运了。

“又到洗澡了，不准吃饭！”娘或者大姐，见到回家的我，神气就明白。

于是就分辩。这分辩明知是无用，显然的是皮肤为水泡成苍白，而脸上又为日头炙成酱色了，就说不吃饭也成。然而回头自然而然就又有那作好人的外婆送饭来空房中吃。

大哥在家时，那时有点害怕的。遇到在河中正高兴玩着各样把戏，大哥忽然远远的来了，就忙把功夫显出来，一个余子打到河中间去，明知是近视眼的大哥就不会见到了。或者一个两个把身子翻睡到水中，只剩一个头盖在水面，正像

一些瓢，那是纵留心在岸上检察也不能知道水中究是谁的。然而有时大哥可以找到我们藏衣服的地方，则事情不容易如此过去，必定是用手拈了我耳朵，一直拈到家，又得罚跪，可是这个顶大的仇人已出门有一年了，除了大哥我谁都不怕。

打，不是不挨，挨得太多了，反而不怕了。又不能把我关上一间房子里我总有方法出去，只要莫洗澡，省得家中担心我为水淹死，也许我还可以勉强再在家中呆一两年吧，可是这个比任何禁止还难过。水就是我的生命，除开是河中水过大，恐怕气力太小，管狎不着浪，则一个热天，在我同学中，谁都不愿有一天不把身子跳到潭里去过过瘾。

每早上，常常把买菜的钱输到一些赌摊上去，不敢回家，是常事，我是在洗澡以外又有这门武艺的。把钱输尽又悄悄的返到家中来同外祖母打麻烦，要她设法，也成了屡见不一见的故事了。我真奇怪我竟有这样一段放荡的过去。我也不明白这趣味究竟因何事养成，又因何消灭到无影无踪。

总之我是一个小痞子，完全的，一件不缺的，痞到太不成形，给家中的气愤太多，家中把我赶出来了。

到目下，我非常怕与水狎了。赌博与我也好像无缘。一切跳荡的事也好像与我无缘。因了昔日的我形成今日的我，我是已经又为人称为“老成”了。

十五，那一天，是我“洗礼”的最末一次。到早上，如家中所命的把一张黄竹连纸胡胡涂涂写了一遍灵飞经，把饭一吃，家中就不见到我的影子了。我到了我们所约定的学校操场，几个人正爬在树上等我。

“还有四个不来呀！”

听他们所说的话，显然是不必忙到河里去，我于是也爬

到一株杨柳树上去了。

在树上的同伴是八个，各人据在最高枝，那么把身子摇着宕着，胆子大一点的且敢用手扳着细条，好身下垂到空中。又来互相交换着昨天晚上回家分手以后的话，又互相来讨论到今天应当如何办法，来消磨一个整天；说话说到第三者，不拘是教员校长，总不忘在话前面加上一点“妈的”的助语。一些蝉，无知无识的飞来，停到这操场周围任何一株杨柳上，这杨柳若无人占据，则大家就追到这蝉叫声所在，争爬到那树上去把蝉吓走，这工作，是我们所能在这大毒秋日下唯一的工作！各人能把身体训练得好好的，也许这也不无用处吧。

大家既是那么耽下来，于是本来的几个人也全来了。

每一个人都会爬树，因此后来的人总不会就在场里站，即或见到我们已预备在下树，仍然也得爬上去一趟。爬到上面后，或使劲在树身上翻一次倒挂金钩，或从顶高地方跳下，意思是并不一定为旁人看，自己就是一个人在此似乎也有这样需要。

“去！”

“去！”

大家应和着，出了北门。北门实即学校的大门一样，到北门，则已见到汤汤河水了。

沿河上。上到一里多，要过一个跳石，或者不过这跳石，则须到上面时把衣裤缠在头上泅过河去才行。

时间虽然早，可是在那长潭上泅来泅去，以及在那浅礮坝下弯了腰摸鱼的已有些人了。

各人在一种顶熟习顶快捷的手法下，已把身子脱得精光，凡是那屁股白白的，被太阳晒的资格就浅，下水总慢一点儿，

我们三五个人是把衣裤向头上一缠，如一群鸭子见水一样，无声无意的都早在水中游着了。

“不准打水！”你也喊。

“不准！”我也喊。

为的是各人头上有衣裤。其实衣裤回头全得湿了水。在大的毒的能够把河滩上石子晒得不敢赤足走过的日头下面，谁还怕衣服晒不干？然而规矩是不能打水，我们全是蹚水去过的河，谁都不会忘记这一件本领！若不能蹚水，则就是那类屁股还不曾晒黑的人，他们是只能从浅处过河了。

一切的事在水面上开始了。各人任意玩自己欢喜的，所欢喜的是什么就做什么。

我最饿蟋蟀，就像一个水鬼一样不必再穿衣服就追逐了一种弹琴的蟋蟀声音跑到高岸旁土坎下去。太阳越大则阴处的蟋蟀声音越好，这是只有河边有这情形的。

在一种顶精细的搜索中这个带了太太在唱歌的混帐东西立时就在我手窝中了。我欢喜到不愿说话。我叫他们来看这个我从不曾经见到过的大蟋蟀，于是我身边即刻就围了一堆水淋淋的小鬼。

蟋蟀是给一般同学都吃惊了。我综计我从养蟋蟀以来就不曾有过一次得到这样一头大东西，我不大愿再下水去洗澡了，想法子来安置这俘虏。得一个竹筒之类，则这个东西就不愁它逃跑了，各处寻找的结果，却又没有一件可以说是能安插这东西的。各处找大蚌壳到今天却不拘怎么设法也不见到一对较大的蚌壳了。

“唉，我不下水了！”为的是我不能让这东西跑去，我只能用手握着这东西在岸上呆着看这些人洒水了。

我实在又愿意下水泅一阵，又感到无法处置这手上东西，

凡是洗澡的初初不很会泅水，一到深处即下沉的，救济方法把自己裤子下脚用线捆好，将裤子先用水泡湿，再用一个人提到两只裤脚，一个人拿着裤头骤往水中一钻，将裤头用线捆好，则裤子即刻膨胀起来，成了“水马”。有水马在胸前，则深水中去也无妨了。我到后见到了他们的作水马的情形，才想起用我裤子来收容这蟋蟀的方法，我且采了不少树叶垫到裤中，好好的把这家伙放到裤子里去，各处用裤带捆上，以后是我也自由到水中去同他们厮闹去了。

又不知道疲倦又不记起肚子饿，到回家，已是许多人家烧夜饭时候了。

我手中捏着的東西简直使我欢喜到忘记回到家中又要受质问，到家后，走到书房去取盖碗安置蟋蟀，大姐跟到后边来，只好笑。

“为什么？”

“我看你样子是又到洗澡了。”

“只洗一点钟，并不久。我上午是到观音山玩的。”

“有人看到你，还扯谎！”

不扯谎，我是简直就无话可说了。大姐就望到我为蚰蚰洗澡，为蚰蚰喂饭，也不再说什么话，只告我夜间有一点儿事，莫出来去玩。

我答应她后，我却在转上面房里时，偷偷溜出大门，带领我新得的将军同人决战去了。打两次都是胜利属于我这一面，就高高兴兴回家吃饭。

我见到娘只是对我哭，是吃饭时候，还不明白是什么事。我并不心怯。这一两天我不曾同谁打过架，又不曾到米厂上

去赌过钱，心里想不出有毛病给家中找出，也就坦然的把饭吃了。

吃过饭以后，娘却要我换一件长衣，且给我新鞋新袜，简直莫明其妙。这一个热天来全是赤脚的我，对于鞋子真感不到兴趣，然而新的，也就好。到把一切穿得整齐时，娘却要我送她到一个亲戚家去。

是的，我去了。那地方我是愿意去而不常敢去的，那家有一个女儿，是一个时候曾同我住在隔邻，这女儿是妆过观音菩萨当打大醮时抬着在街上走过的，看起似乎很给人舒服，且曾听到说过还没有人家。这次不是“看郎”吧，我疑心到这个时却不敢进这个亲戚家了。

“娘，我在这个地方等你吧。”

“为什么？”

“我不愿。”

“应当愿，这来是为你找事作！”

我不十分懂找事作是什么情形。我何尝想到作事？在我的年龄中我只想家中给我自由的玩，我决不会玩厌。听到找事的话倒茫然了。

“还是送我进去，你可以到花园去玩，莲姑或者在花园。”莲姑便是我所说的那个好看的女孩子，比我小，人却比我高。我就答应了。也不是像母亲所说同莲姑玩，我只是想到花园去看看她家金鱼也好，就从她家大院转到花园去了。

这花园很大，各样花全有。这时池子中全是莲花，金鱼极其多，我答应母亲到花园里来一面还有一种偷摘一个莲蓬的野心，倒以为那个莲姑不在此方便一点。

沿到了荷池跑去，这个时晚风是很热。日头是快要落到

山后去了，天空中有霞，又有无数的鹰在空中打团。

我把脚步声音加重，好使那一边，为牵牛篱笆隔开的地方有人则可以听去。没有说话的声音，因此我却胆大起来了。

我沿到荷池走就是为找那伸手可摘的莲蓬。把莲蓬找到，似乎是用手还来不及，就又折了一枝篱笆上的竹子去捞那莲蓬到身边来。很小心，不让声音扩大，然竹枝打在水上的声音却给一个人发见了，正当用我手把莲蓬抓着在扭那梗子时，忽然从那大花台子背后跃出一个人来。

“哈，是贼！”

这声音，一听就明白是那个女孩子。可是我给人这一声呼喝，非常的羞愧，手中的莲蓬也随便仍然恢复它的原来地位了。

我只好站起来腼腆对她笑。

“同谁来？”

“同母亲。”

“见我的妈了不？”

“不，我不到上房去，只在此等我母亲。”

“你是不是要这莲蓬？”

“恐怕吃是吃不得，我想摘回家去玩也好。”

问到说，想不想要这莲蓬？我真不好意思！不想，却费神来摘么？见到摘又还来问我想不想，这小女孩也就够天真了。她听到我说想摘一个玩玩，就忙跑到那角门上，不到一会儿，就拿来一把长长的钩子，又拿了一个小鱼捞斗来了。

她把捞斗交给我，却用钩子很熟练的去找寻那老一点的莲蓬。

“我告你，你刚才那个太嫩了，要选这样子的才有子。”

这样的一下，钩子就把那莲蓬勾着了。“来！快用你捞斗接到它！”

莲蓬是得了。先说是拿回去玩，当然就不好意思剥来吃了。其实我倒非常愿意得一个莲蓬吃吃，拿回去也只是给六弟抢的。

“请你来这边！”说着就对我作一个白眼。这白眼作的俏皮，是曾给过母亲她们笑过，说是“怪伤心了”的。我于是让这白眼引到花园偏南一个地方来了。

原来是看她的小金鱼。鱼用小缸子装着，共五缸。这鱼还不到一年，颜色还是黑的，但看这形象是顶好的种，我欢喜极了。她又指点那一缸为她所有，那一缸为她小妹妹所有，那一缸归她堂兄。

“好不好，你瞧。”

我是顶懂金鱼的，且极爱金鱼，见到这个就不忍离开缸子。问到我那缸好看，当然我是凭了拍马屁的本能说是她的那缸极好。听到我的一句话，却把这女孩子乐疯了。

她说她曾同堂兄打过赌，请人告她究竟是谁的鱼好，别个又不很懂金鱼，就以为堂兄的鱼大一点为好，实则好的鱼并不在人，末了对我的内行，又免不了称赞，我是也顶痛快的。

“我们明天要下辰州了，这一去才有趣！”说到这个，她似乎就想起辰州来了。

“是下辰州吗？”

“是的。应当坐三四天的船，在船上玩三四天，才能拢岸。”

我忽然想起母亲同我说的话来了。母亲说为我找事情做，

不是要我也跟到走吗？我就告她，——

“莲姑，我恐怕也要去！”

“谁同你去？”

“我也不明白。大哥在长沙，或者去长沙。”

“那是太远了。我听请饷的人说去长沙当过洞庭湖，湖里四面全望不见岸，可怕人。”

我们暂时就不说话又来看金鱼，看了这缸又那缸。天气热，虽然在白天，缸上全盖得厚的几层帘子，缸中的水也不很好，鱼是近于呆板了。我自己觉得我家中的鱼缸的水就比这个好得多。

我说：“莲姑，我家今年鱼也有几匹顶难得的！”

“可惜明天走，就见不到了。——我问你，你怎么知道你也要动身？”

“听到我母亲说为我找事做。”

“哎呀，那在一起才好！你若同到我爹一块动身，你到了辰州，我就可以引你去许多地方玩。那地方河边的船多到数不清，到河边去看船，那些拉纤的，摇橹的，全会唱歌！”她想起唱歌，就装成摇橹人一样，把手上那个竹钩子摇着宕着，且唱起来了。

我觉得这个也倒好听。但是我即刻惆怅起来了。从她这歌上，我似乎已经到了辰州河边，再不是在家中的情形了。我且明白若是真要走，则当然同大哥下省读书一样，就是一个人那么走的。我的蚰蚰，我的朋友，还有我的许多东西都将离开我了。我即刻怀着小小的乡愁了。然而我见到莲姑却又似乎对于下行非常高兴。听到她那唱摇橹人的歌就可明白她对于那些事情是如何熟习，我问她到辰州是不是可以随便

玩的。

“好玩多了。那是大地方！”

“可不可以洗澡？”

“你们男人就只讲究洗澡，”她就用手指头在那嫩脸上刮着羞我。

我不怕。我是没有害羞的。我心中那时所佩服的只是蒋平石铸一类人物，这个那里是她们姑娘家所了解呢。

若不是洗十年二十年的澡，那个碧眼金蝉就不会有如此能耐。我把那个蛤蟆口的英雄为我自己的榜样，还在心中老以为到将来也总会有一天如他成名！

莲姑这个人，说话一天就不知道厌，见到我们的话停下来了，就又问我我的大姐近来怎么。我说大姐只每天逼到我写字。

“我的妈还不是勒到要我写字！我真不高兴。”

“但是我听我的大姐说你字很好！”

“才好！我气来了一天用一支新笔，随便画。气我的妈。”

我是知道莲姑平素极娇的。他娘就怕她，爹也是怕她，只听说她服奶妈管，听她说写字把笔乱涂，就问她，奶妈是不是要骂她。她说不。奶妈已到龙山去了。龙山出好大头菜，于是我又问她得不得过好味道的大头菜吃。

“你莫忙，让我去就来。”这个粉红衫子的女孩，便像一朵大荷花，消失到绿的荷叶中了。望到这背影，我就隐隐约约在我身上煽动一种欲望来，只觉得同这女孩子在一块是极舒畅的一件事。且我平素在学校时是以唱高音歌出名的，到她面前我就知道唱歌我是无分了。我比她年纪稍大，可是比她矮，这高一点的女子的淡淡的恋着的印象保留，乃形成了

我成年以后对长大女子的倾心理由。把那发，四垂到眉下，白白的耳朵垂着那珠耳环，眼又是两粒宝石样晃着青光，这个记忆在心上是深的，然而当时却并没有那种抱搂她冲动在！

去了不久的她又来了，使我好笑的，是她拿了两个黑色龙山大头菜来，给我试，因为我问她吃不吃过味道好的大头菜，为证明她家并不缺少这个，就取了些来了。

我们就一同并排坐在鱼缸边石条子吃那大头菜，且数点天上那鹰的数目。

天的四垂是有暮色了。

一个声音从那绿色角门传来，是走着的人叫的。

“莲！莲！沈四少爷在园里吗？”是丫头声音。

这一边，莲姑却无事样子的懒声懒气说：“在的。”

“叫他来！”

我忙把还不曾吃完的大头菜丢到一边，走到角门进去，她是随到我身后来的。

见到了莲姑的爹妈，忙行礼，房子中已点灯了，这灯是在城中少有的白光灯，为这灯光耀得我眼花。

坐在一只矮木凳上的莲姑的爹，见了我就笑。

“嗨，一年不见了呀！我见到你是在文庙折桂花，不知同谁个小孩子在树上打架，是不是？”

我脸红，我记起那一次见莲姑的爹的情形，脸无从禁止它不红了。

莲姑的妈却让我坐。莲姑也就进来了，站到她妈身边轻轻的说。——“娘，他是不是同我们一起下辰州？”

“……”只见到她娘在她耳朵边不知说了些什么话，莲姑就不再作声了。

坐下了，我见到母亲想要同我说什么话又不说。

那团长，莲姑的爹爹，口上含了一根极粗的烟，过了一阵才说：

“你妈说你同我明天下辰州，好不好？”

“好。”我轻轻答应。

莲姑在一旁就高兴得跳：“好呀，一块呀，娘，娘，他刚才问到我辰州好不好玩呢，娘你说，辰州不是比这城里强多了吗？”

莲姑妈却用眼睛瞪。

我的母亲说话了。她告我是如何与表叔这边商量，明天就随到他们动身，又同莲姑的爹说：

“是吧，只要这孩子听表叔的话，我也放心了。他爹既是这样不理，放到家里又镇天同坏孩子在一起，我想书就再读两年也无用处，倒不如这样……”

“那倒不要紧。”莲姑的爹又回头问我打趣。“军队里头可不能随便玩了！哈哈，我知道你必定舍不得北门河的长潭，这一去可不能每天洗澡了。你的水性我还不明白，若是泅得过长潭来去五次，我们到辰州我要萧副官就带你去大河里泅水。”

“每天洗，做梦也只喊泅过来！”母亲说到这里就笑了。

莲姑的妈也大笑，说是小孩多是这样。莲姑则只记到母亲说的话，只学到我的声气喊“泅过来”，“泅过来”，使我害臊到了不得。

“你告我，到底泅得几次？”

又不好意思不告给这个胡子，我只得含笑的说：“三次是泅得过。”

“那好极了！我作小孩子时候也才泅过三次！”

“爹，你也能泅吗？我不信。”莲姑的怀疑我就同意。我也实在不敢相信这个瘦个儿胡子能有气力泅三次来回。可是他却说洞庭湖也洗过澡！

“我不信，我不信，爹爹吹牛皮！”

“什么牛皮，爹爹是马玉龙，比石铸还本事好！”

说得全房子人都笑了。我听他说才知道铸字不应当念为“涛”字，这个上司在作我上司以前，倒先作我一次先生了。

坐一阵，把动身的话说妥，天已断黑多久了。到回家，莲姑的妈一定要她家弁兵打灯送我们，在喊叫弁兵时节，莲姑却悄悄的把那个放在房门边的莲蓬给我，我就拿着这个莲蓬跟着母亲返家了。

见到母亲给我清理着一切东西，就在她身边痴痴的弄着那莲蓬。九妹见到我今天是特别不同，也听大姐劝告不再来同我争这莲蓬了。我记起了我的蚰蚰，就又到书房去看它，蚰蚰还是好好的在茶碗里，只用草一逗，就掉过头来，张开牙齿，咀咀的叫着。我见到这个样子，下决心要带它出门了，就又拿灯到厨房去找得一个小竹筒，预备明早一起来就装她到竹筒里去。

回到母亲房中去，则见到母亲正在那儿哭，大姐却在为我打包袱，眼睛中也似乎是有泪。九妹一声不作傍着母亲，见我进房就用小手摇摆，我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四弟，你还舍不得你那蚰蚰吗？”

听到大姐的话我羞愧得哭了。我才明白我离开母亲去看望那蚰蚰时母亲伤心起来了。我立时且想起这一去的一切难过，我只觉得我的过错都是不应当，我即刻就走转到书房去

把那蚰蚰捉到手中抛到瓦上去。回头时，就告给大姐说已经放了。

母亲对我望着，大的泪只从眶中涌。我生平只见到母亲哭过两次，一次是二姐死哭得昏死两回，这一次则是为我出门流泪。大哥出门母亲还是笑笑的，因为大哥是大人不必担心了，我则不过比一个茶儿稍高。且我的身体又是这样的小，平常简直还不敢一个人睡一个床，若非外祖母作伴就不能睡觉，如今却是就要一个人去当兵，怎么能够使这个良善的老人放心？我的行为又是这样坏，在家中，虽然管教打呀骂呀总还是自己的人，如今则把他交付给别个人，错事又是免不了，那么给人打呀骂呀又定是作母亲的不堪设想的事？就是明明知道在一起的也总不外乎城中几个熟人，不过离家既已是这么远的路程，倘若有一点小病小疼，谁又能像家中人来照料？

母亲的心是碎到我这次动身的上面了。母亲为儿子打算的事，也总不是忍心说给我受苦。在家庭方面，既已到了把老屋宇契到处借钱度日的情形，在我又还是如此胡作胡为，即或把我送进中学又有什么益处？不过见到我就是这么离开了家中一切的人，为我到外面以后生活着想，却伤心到极点了。

那么一个小小的人儿，也得为命运卷到生活漩涡里来尝味那生活的苦辣，在我自己倒正因为小却一点不知道！如今却只给我痛哭到这回忆上。有人从大族中把家从中落到破产么？有人在小孩子时正当着这个顶坏的命运么？从这个来的，他都能体会到那种情形。我的家，在我出世那一年，是还正给爹爹大抖特抖，让一个姓庞的抚台到家为我取名的，谁知

这个名字却在他十四年后给人作副兵喊叫用！在口北的爹爹，也许还正在儿子身上做着那好梦，谁知儿子却应在十五岁以前来把时间消磨到供人使唤的下作中？

我当时，虽然不明白这一离开家中是怎样为难，在我前面等候我的又是一些什么，然而见到母亲的伤心，我也再不能忍我的眼泪了。我只明白母亲的泪是为我流的。母亲在儿子离开家中时，所有的爱是再不能用到眼泪的以外事物上了。在我弟兄姐妹中，我永远是为母亲难过。我的病体，我的行为上错误，以及我的好像对家中也特别爱的反应，一直买得了母亲的眼泪十一年。离开母亲十一年，我从我自己的行为上看就知道母亲没有一天不是用眼泪洗面。生活既是这样难，我又是这般无用，一时要同母亲在一起又总不容易，我不明白在我同母亲的命运中，还应给母亲以多久流泪！娘，我想起你我要努力活下来了。这世界上还有你这样一个人，我就应当活到这世界上了。我不要一切，只愿意将一切所得供献到你面前，我好好的作人，我找钱，我找名誉，都只是想把这些来给娘赔偿那用爱儿子而流得太多的珍贵眼泪！只愿能够从这些事上赎我所有的罪过万分之一。我就死得了。作儿子的即或永远是穷困下去，让娘长此随到亲戚飘荡，但娘你所给我的爱，我却已经把她扩大到爱人类上面去了。我能从你这不需要报酬的慈爱中认识了人生是怎样可怜可悯，我已经学到母亲的方法来爱世界了。

我是终于就把母亲同姐用眼泪洒在上面那小小包袱背起，来到世界上混入人群中，参加人类的活动，为扮演这时代人类的百年悲剧的角色一员了。

以后为生活的变动，把我揪过来，抓过去，无抵抗的就

到了今天。

当我见到大姐为我把包袱裹好，就想睡。洗了一整天的澡的我，一到夜来不拘什么重大事情我仍然需要是睡！我哭也哭倦了。我在母亲未让我上床以前，已经就在母亲膝边从哭泣中把眼睛闭上了。

听到大姐喊我，又听到母亲叹气。

“让他去睡好了。这是只有这一次在家中放肆，回头就要随到军管中喇叭作一切事的人！”母亲似乎见到我这情形还作着苦笑。

为了预备明天的早起，这次是同大姐在一床睡。到上床，又似乎心中有事不能即睡，就听到母亲同大姐讨论我的事情，到后我且听我那只大蚰蚰在瓦上得了露水的叫声，那已经是在梦中，大姐什么时候睡，母亲又在什么时候睡，我全不知道。

醒来，竟是为大姐摇醒的。

我还以为是当夜，第一次明白的是的确的确那蚰蚰极闷大的声音正在叫。

“天亮了吗？”

“不，你起来的了。你是就要动身的人！”

我记起我是即刻要离开这个地方的人，心上便忽然加上一件莫名其妙的东西。这东西坠在心上发沉，在床却啜泣了，从此以后要自己挨擦这眼泪了，从此以后要自己穿衣服了，还有从此要……

“大姐，我不想去了！”

“我们也并不想要你去，但是你应当知道娘的苦处……”

起身了，第一件事是见到这陪我出门的包袱。包袱是大

得可笑。

我也不明白我的包袱里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只是我嫌这包袱重了点，因为要自己背就不很愿如此重。

“大姐，”我同这个代理母亲一样的姐姐商量，我说，“似乎太大了。”

“不。这个时候就快要冷起来了，你在冷天怎么不要棉衣？”

“我背不起，那又怎么办？”

“试一试，试一试。”

我于是就来试背这个包袱。包袱比我的腰大两倍，放在背后就如奶娘背小孩。我自己好笑这个奇怪的东西，我说：“我不要！”

“这不能说不要！你不是做客，是出门！”

“那么，今年不回家来过中秋节了吗？”

“但你可以转家过年，到过年时莲姑的妈总要回家的，你就跟到她转来。”大姐一面安慰我，一面为把包袱中一件缎子马褂取出，说，“这个不必要倒可以了。”

在把包袱重新打好时，天已经快见亮了。母亲问大姐是不是已经天亮，大姐却要母亲莫忙到起床。其实母亲似乎就整夜不曾合眼。

起了床的只是我同到大姐，还是大姐去喊张嫂起身烧水，到水烧好洗过脸以后，母亲同外祖母全起来了。

外祖母却扯我到另一个地方去，幽幽的问我说：“乖，要走了，我不知还能见到你不？且去你娘面前磕两个头，你是太麻烦倒她了。你这次出门，她的心也是在你身上！”往日外祖母从不说这些话，这时把我感动得太厉害了，我就扯着老

人的围腰擦我的眼泪。

我照到她说的话，到坐在一张琴凳上为我搓那草鞋上的耳子的母亲身边去，我只能说“妈”，就哭倒在她脚边。

母亲却是强忍悲痛，哽哽咽咽的，说：

“这时是到别人处去当兵，再不要像在家中淘气了。到家中挨一打总不什么要紧，到外面去淘气撞了祸，犯了军纪，那就非常丢家中的丑。你应当记到从前莲姑的爹是帮你爹当过差的人，这时你却去侍候莲姑，再不要以为是在家中的情形了。你好好的去作一个正派人，则我们也就非常放心！这一去，又并不是要你升官发财，只是你若不是这改变一下生活，你到家中也只有一天一天变坏。你也不要抱怨我，说我不送你读书，你是永远与学问不会发生感情的一个人了。你好好的去自己在命运上作人，家中这一栋房子至少也总还可够支持五年。你能在五年六年后有机会能力救济到我同你九妹，则自然是好。若你仍然这样脾气，我也只好看你大哥同你爹去了。……”

“娘，我全记得到。”是的，我真一世也不会忘记母亲这话！母亲把我看透了。母亲知道我处比我自已知道的就还要多。我对母亲给我的一切只有感激。母亲给了我的新生机会，我对这第一段到世界上的机会就非常感谢母亲！

我跪在母亲面前，让这个好人来教训我，我把一个字一个字安置到心上，我告诉她我是决不会忘记。我综计我在这个好人身边十四年，只有过这一次是规规矩矩听过她的训戒。我只有这一次觉得我应当要遵守人家的话作人。就是这一次，以后这好人的脸，每一次为我想起，我眼睛就要红！我真能听娘这话，我真能在以后凡事遵守娘这话作人，也少要母亲

在以后的岁月中为我原故流许多泪了。我并不缺少那向善的心，这是母亲明白的。我同时有那容易给一切诱惑摇动我心的短处，母亲对这个也很知道。前者使母亲永远相信我是好人，后则因这好人偏免不了作坏事，就更给我母亲无数伤心愠气机会了。

动身，是细落雨了。雨是天未亮以前落的。初以为或到天亮以后会止，谁知仍然落。听到街头已有人喊卖油粑粑，再不得不动身走了。

家中所有的人把我送到大门外，各人全是眼睛湿湿的。我是穿着那身在技术团学军事操缝就的灰甯绸军服，把那大包袱压到脊梁上，眼泪巴渣走到莲姑家的。

“来了，好极了！”一个副官姓周的，是我所认识的人，见了我就笑着说。

我为我的样子非常害羞。我又见到好几个马弁，全是比我稍大的人，然而人家穿的却是黄色制服，且领章肩章全不缺少。我看看我自己，衣服虽然是绸子作成，但不合式的样子，总像是一个可笑的乡下人。并且这些年青差弁马弁，那样子全是又大方又标致好看，在往天，见了吾时不理我，倒并不以为怎么难过，如今我却先给那周副官为我介绍给这一辈年青人，且说我是个少爷，别人又尊敬又和气的来同我说话，我真不好意思起来了，在每一个人的眼中，就都可以察出他对我是有点可怜的神气，就为这个原故我的心就酸到非流泪不可。我又不敢在这些人的面前来哭，这个我还记到大姐说的话，“不能在生人前面流泪”，且当到我面前的几个人又全是那么欢欢喜喜的样子，结果我只好又走到那花园里去了。

又到那个荷池边旁。头上飞着毛毛雨，我却不顾它，就

站在那池子边恣肆的流泪！我觉得我此后到这世界上是孤独的一个人了。我觉得我的未来已坠入到那做梦的一种情境里了。我觉得这在我面前扩张无垠的陌生生活太可怕了。我觉得我忽然太小，一个人独立着当不住这许多生疏事情的应付。

我不知道我是应当怎么办。为未来的眼前已来的新生活所恐吓，我流泪的意味是同怕鬼一样流的！又像是在往天做梦哭喊一样，可是那种哭喊以后即时就醒了，如今在什么时候是我醒转来取得我在小学校每天同人打闹的自由时候？

想起蚰蚰，想起河里的一切，想起看戏，想起到米厂上去掷六颗骰子，又想起同几个打架的同学的事情，以后是全不能得了。

然而小孩子，所谓悲哀，究竟是容易找到寄托这悲哀的事，我想起这里的金鱼，就走到那养鱼的缸子边前去。今天的鱼活泼多了，全浮在水面换气。我来细细的数那每一缸子里鱼的尾数，从第一缸数去到第五缸。在第四缸上，可是总不能得到一个确实数目。忽然在我背后有一个人咕咕的一笑。我吓得忙把头掉转去看望，便是这一缸鱼的主人莲姑！

“嗨，怎么这个神气！”

我就即时又把刚才忘去的羞愧找回来了。我背上还正压着那个大包袱，我不好意思说话就说到这包袱是我大姐勉强要我带的。

“难道你自己能背？”

“是吧，当然要自己！”

“我告你，路是并不近，有一天的路走，才能走到有船那个地方呀！”

“我想我走得起的。”

“我看你必定走不起。我是同我兰妹坐一顶轿子的。”

“下蛮总走得起吧。”自己这话是喔，下蛮做得去，我以后凡事都因为我勉强做过去了。我随即问她怎么知道我来，才明白她一起床就问周副官我来了不曾，问头一次还说不见我，到后又问到，才知我已经来了，来了各处又不见，所以猜到是必定在这个地方了。

我记起妈所告我的话，说我以后便应给莲姑当差，在母亲说时好像非常痛心，我却以为就是给这个女孩不拘作什么事也是很好的。我又来看莲姑的脸，是像看来顶受用，也不明白是什么受用。我想起观音菩萨的莲姑，我就笑笑的说，——

“莲姑，我记起你去年作观音游街！”

“再不作那个了，他们都笑我。还有人说——”似乎又想起一件事情，就不再说了。但稍稍默了一会，就用着她那天真的腻腻的腔调问我，“四哥，你名字是不是沈岳焕？”

“是呀。”

“昨晚上妈告我以后不能再喊你作四哥了。我应当喊你名字。我爹也说这才是规矩，我不知道是什么规矩。”

“我妈也告我，说以后我是应当侍候你，帮你装烟倒茶的！”

“别说这个！”又是那个俏皮的白眼。“谁要你装烟倒茶？我不吃烟看你怎么装法！”为这个话我们都好笑，但我看得出在这时候我们已经就不同昨天摘莲蓬的我們了。莲姑总还听到了她父母告的多少话，只是不好对我说罢了，然而在这很天真的胸中仍然藏不下，随即她就又告我说她妈曾告她以后不要再同我在一起随便说话，且告我她爹爹说我应称她为小姐。

“四哥，我是不信她们的话的。”为申明她仍然可以在无人时喊我作四哥，就又来给我一点证据。当然是不很相信爹妈的话，才把这话又来同我说！但以后事实给我们的教训只是使我守我作小兵的分，小姐也只好守她小姐的分了。

这一次，算是一次很可纪念的一次事情吧。我们却还能平等在一块，虽然已经穿上了当差的衣服，而仍然是作着那姣媚入骨的白眼逼我相信她的话是全无歹心，且见到我样子很难走六十里路，又说为我向她爹要了一匹小白骡子给我骑坐。

关于骡子，我拒绝了，我说这个恐怕不好。

“好的，你不见我家那白骡子吗？我就去问问。”

莲姑就走了。不到一会儿，一个马弁喊我去看马。我只好跟到这个人去。

“大小姐说为你找一匹骡子，是不是？”这个人提到大小姐给我找马骑就有点不舒服的意思。

“是的。”我看得出他这人的意思，却硬硬的答应正是。

我们就到了马房。他指点给我那一匹白骡子看。

“试牵它一下吧。”

我就如他所说去扯这骡子的笼头。

这骡子的鞍是小小的洋式鞍子，是红色牛皮钉有黄铜圆泡，骡子又是那么驯善，真给了我极大的欢喜！

因了这匹骡子我就把一切眼前的未来的忧愁全忘了。

本篇分4次发表于1928年3月12日，上海《中央日报·艺术运动》第4号，1928年3月20日，22日，24日，上海《中央日报·文艺思想特刊》第1~3号。署名沈岳焕。

爹 爹

一

在湖南保靖县城沿河下游三里路远近一个地方，河岸有座小小的坟。这坟小到同平常土堆一样，若非这土堆旁矗立的一块小碑，碑上有字，则人将无从认识这下面埋得有一个人了。说是碑，也只是一段刨光了的柏木罢了。木上用生漆写得有字，字不记这死者姓名籍贯，不写立这一段木头的人姓名。

碑词是这样的——

朋友们，你们拉纤从这里经过，
不拘是薄暮，是清晨，请你们
把歌声放轻。
这土堆，下面有一个年青朋友
的长眠，他死的是不很心甘。

这地方，是正在那所谓拐角的湍流高岸旁，拉船人到此是有愿吃苦的一段努力。为使载重的货船上前，拉船的人全是应在这个地方把身子趴伏下来，脚与手绷得撑撑^①的。口上喊着“摇老和里”“咦老和里”才能使船前进的。在一些船夫们吆喝中，在一些船主蹬脚到舱板上有节奏的声音鼓励中，船于是如一匹大象，慢慢的摇摆着它那庞大的身体，分开白的浪沫爬上这个急流了。

谁能因这个木块上的半淹灭的文字把歌声稍稍放轻么？不，办不到。歌声早上有，晚上有，除了是河水过大，淹过了再下游数十里的纤路，船只无从行动，平常每一个口子里就都有这歌声！因了这歌声，住在上游一点的人才有一切精致的受用，才有一切的文明。这些唱歌的人用他的力量，把一切新时代的文明来输入到这半开化的城镇里，住在城中的绅士，以及绅士的太太小姐，能够常常用丝绸包裹身体，能够用香料敷到身上脸上，能够吃新鲜鲍鱼蜜柑的罐头，能够有精美的西式家具，便是这样无用的，无价值的，烂贱的，永远取用不竭的力量的供给拖拉来的。

这在河中有船行走时，大致也许就成了如此情形了吧，这歌声，只是一种用力过度的呻吟。是叹息。是哀鸣。然而成了一种顶熟习的声调，严冬与大热天全可以听到，太平常了。在众人中也不会为这歌声兴起一种哀感了，不会的。把呻吟，把叹息，把哀鸣，把疲乏与刀割样的痛苦融化到这最简单的反复的三数个字里，在别一方面，若说有意义，这意义总也不会超乎“渔歌欸乃胜过蛙鼓两行”的意义吧。但在自己这方面，似乎反而成了一种有用的节拍，唱着喊着，在

这些虽有着人的身体的朋友躯干上就可以源源不绝的找出那牛马一样的力量，因此地方文化随到交通也一天一天的变好了。

睡到这高岸上三尺土下的年青的人，显然是非常安静，灵魂已离开了这里，不怕这些人在他头上踏着沉重的脚步与唱歌与喘气了。这一段柏木似乎是空立的。死了的是把这世界上一切事抛开，生前的苦闷，生前的爱憎，全撒手不要，很和平的闭了眼睛用那黄土作枕长眠了。若果当日立那段柏木的是一个拉过船纤的人，或者他将把这碑语是这样与：

地下年青人，吾不为汝悲！

汝今已长卧，应忘饿与疲。

谁能断定在这一条河上有那行船不用许多肮脏的汉子背纤的一天吗？这里有了这样一条河，天生就的又是许多滩，就已经把这个地方的许多人的命运铸定了。在这坟头上，长年不断的，来往的，全是在饥与疲的日子中过度着每一天的时光的，到消磨了骨里最后的一点力量时，则这类人才能同王侯将相平均得到这死亡的一份厚礼，早一点把这个得到，在自己还可说是一种不当的幸福欲望，不为有余憾吧。

但是，把一个健壮有为的身体，毁灭到一件无意而得的意外事上，这对生命仍然可以说是一种奢侈浪费。这年青的天亡的朋友，对于生命挥霍的结果，把另外一个活着的人生活全变了。

二

我想问：你们住在凤凰县城那时节，认识到一个外科医生名叫雒寿先生的人不？这人姓吴，名字是吴成杰，但别人都只喊他作雒寿先生。

认识那就好。我也想，在那方呆过一年半载的人，当没有不知道洞井坎上那个门前挂有“家传神方”的医生家的，这又是一个药铺，雒寿先生便是这药铺的掌柜，日常靠在那个旧的脱了漆的硬木长铺柜上，玩弄着他的花猫，那是不必买药看病，只要有过一次打这儿过身，就可以瞻仰瞻仰这位先生的。

把一些起花的，微微返着亮光的，圆的长的，大小不等的，药坛作了背景，雒寿先生常常是像一尊罗汉一样坐在那铺柜里头，凡是这个样子给了不拘谁一个粗心人，也不很容易把这好的印象消失。

从药铺的招牌上看来，从那“家传神方”的文字上看来，我们可以估定这个药铺的年龄，或若已比药铺掌柜的年龄是多了一倍；雒寿先生年纪是四十七，那至少这药铺已将近八十个周年了。凡是老药铺，生意总不会极其萧条，这只看着另外一家在东门开铺子的益寿堂药铺，就可以完全明白了。何况药铺老板又是全县著名的外科医生，那这铺子的生意，不消说，很发达。

不过如今关门了，倒闭了。

不是赔本，也不是生意萧条来歇业。只是店上的铺柜板子再不全下了。铺板不下则从那儿过的，只能看到铺板上因

过年贴的红纸金地的“开张骏发”的四个字，这字代了雒寿先生的圆圆的和气脸儿给人看了怅惘。

那是这当家门面上的人死了吧，这也不是。死是死了一个人，可不是当家的雒寿先生。雒寿先生还是活着，不过从前是“好好的活着”，如今可说“还是活着”吧，倒似乎并不“好好的”了。虽说到南门打从洞井坎上过身的人，已不会再见这圆脸阔额双下巴高身材的好医生，但听人说若是要找他，到玉皇阁去，玉皇阁僧人打钟的地方，可以很容易的遇到雒寿先生。初初看，脸子已全走了样，但你仍然可以从那疏疏的眉与下巴认得这便是那个医生。他是在这儿镇天的随便哭，如同一个小孩子，雒寿先生并不死，倒把他的唯一的儿子死了。

上了年纪的人，常常把眼泪来当饭，那里算得是什么生活呢？但是中年丧子的情形，使人哀毁终是免不了的事。这儿子，死的时间是太不合式，要死也不应当到这个时候死。早死点，则雒寿先生可以再找一个伴，看雒寿先生不是再能养两个儿子的；迟到这老子归土以后再死，那就更妙。死得不是时候，则简直是同时死了两个人了。雒寿先生因了儿子的一死，自己至少也死了一半。这算一件最不幸的事。然而无法。人要死，就死了，那死了的人，在生前想不到要死，则死后也总不会再担心到活着的父亲了。

作父亲的得到了儿子死去的信息以后，把大门前的匾牌摘下，把铺板关上，就到玉皇阁这平素相熟的老和尚处，来镇天悲泣，一些来得势子太凶的忧愁，把这老头子平空毁了。

人人可怜他。可是“可怜”这一件事那里能够抵得一个儿子的好处？为了儿女的一切，有些人是连别的什么好处都

不要的。雒寿先生他也不是想到要人怜悯来活下度着这下半世的每个日子的。就是恨他，虐待他，假若是这样可以把那个儿子从死神的手上夺回来，他愿意。若是他一死，就可以使儿子活转来，也愿意。总之他认为儿子是有着那活到这世界上的权利，要死也只有像自己老年人死的，如今儿子却先死了，所以这是一种顶伟大的悲哀。

玉皇阁，是有着那所谓子尔钟，每天每夜有和尚在钟下敲打，到子午二时则把钟声加密，在钟楼的四面，全是那些本地人在异乡死去魂魄无归的灵牌子，地方算是为孤魂野鬼预备的。雒寿先生把儿子一死，也成了与孤魂野鬼相近的一个人了，所以来此。来此则自己反而好过一点了。不期然而来的事，应归于命运项下，雒寿先生命运是坏到这个样子的。行善有“好报应”，那不过是鼓励本不想行善而钱多的人，从“好报应”上去行善罢了，雒寿先生是曾经作着那真的善事多年，给了全县城人以许多好处，又结果如此，却并不怨天怨人的。

虽然药铺关了门，生意不作了，人是逃到玉皇阁与孤魂野鬼为邻，在长长的钟声下哭着过日子了，关于所谓好事，仍然推辞不来。一城中的人，知道雒寿先生的，家中儿子同人打架打伤了，或是玩毛马，骑高跷，无意摔伤了，扭了腰，破了皮，甚至于上楼梯碰伤膝盖骨，还是来请他帮忙调理。白天家中无雒寿先生影子，则到玉皇阁来找他。这老人，见到小孩子的娘带了鼻涕眼泪的孩子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在哀痛中也从不拒绝来人的请求。一面是疯子一样怀恋着已经埋到异地土里了的儿子，一面又来为人看病敷药。本来在平常时节，就不一定责人以报酬的雒寿先生，到近来，设或有人

因为不好意思不得不设法将财礼备上，雒寿先生就叹气。他说：

“唉，不必要这个。这我是找不到用处的，把这东西拿回去，是不送铺子中钱的就退他们，有多的时候就拿送给穷人吧。”礼物是决不要了。

知道雒寿先生具西河之痛，又因着家中病人非雒寿先生亲来诊视不成的，这主人总每每具备许多礼物亲自带了仆从来到玉皇阁委婉的请他，同时且把礼物陈上去。结果当然是来，礼物却真无用处，全不要。

这老头子在哀痛中并不忘了他的本事，处治别人的病痛，总能够有很好的效果，只是对自己的心上的病就不会怎样调理了。

因为全不收受诊病的礼物，于是在城里知道他的人中才觉到他真是一个全好人，且所有同情也似乎比以前更多，这个我说及，更不是雒寿先生所要的！

人家的怜悯，虽不一定比送礼物来得不慷慨，却实在比礼物还无用的一种东西。雒寿先生不足为要人称他为好人才来为人治病施药，正像不要人为怜悯他才让这儿子死掉一样。人是天然好性格，儿子却意外的死去；这其间，不说有那命运存在，那在他是不行的。若说无命运，儿子决不会死。死是没有理由的死，正因为这样，无法来抵抗这命运所加于其身的忧愁负荷，所以雒寿先生也只有尽自己悲痛下来了。

遇到不拘一个作母亲的引带了哭哭啼啼的儿子，来到玉皇阁那殿外，把一个头伸进门隙探望雒寿先生时，即或是这老头子正流着身世无望无助眼泪，也会即时站起来。

“傩寿伯伯，这孩子又把手割了，告他莫劈甘蔗又不信我的话，瞧，”于是说着这些话的母亲，必定还装作很恼这孩子顽皮，出了事又要来劳动傩寿先生很不好意思的样子，把孩子的身上轻轻的拍打了两下。孩子这时本来要人安慰，还正哭丧着脸，经这一打当然又哭了。

“算了算了小孩子是这样的，在什么地方？让我来看。”于是傩寿先生就陪小孩坐到那殿前石凳子上，给小孩检查伤口，到玉皇阁厨房去舀水来为洗创，再敷上一点药末之类，再同小孩说两句笑话，小孩子是打架打伤的，就同小孩讨论一下打架时用脚去怎样套别个脚的技术，劈甘蔗所伤则同小孩子研究用刀的方法，直到这小孩子嬉嬉笑笑说傩寿伯是什么都内行的话以后，作母亲的见是时候已够把孩子就带走了。傩寿先生就一个人站到这院子中出神。

“唉，老朋友，别这样子了！”那老和尚知道在外面的傩寿先生，为了见到别的小孩子，心上载不住悲哀，就在里边喊。“来，我们下盘棋吧。”

“我说，你是这样，就别给他们孩子诊病了。”

“办不到。你瞧他们多可怜。作娘的，作孩子的，都要我这两手来安慰，我好说我不干吗？”

说话要他不理病人的和尚，想起佛的慈悲为怀，就觉得自己火性不退，恶恶的不说话去想棋式去了。傩寿先生见无话可说，无端的又把同那小孩子说笑的话搬到回想上来痛心。

打架顽皮作一件不当作的事，是他自己小时经过的。到儿子长大，则儿子又每天到外面同人打闹给自己看。儿子在外面同人打架，管教是无法。或者儿子被人打流血，到家来，哭着要药，到上好药以后，又笑笑的说要爹爹交一两手拳脚

好报仇，这小孩的麻烦事情，这个时候那里会再有？把别个人打伤了儿子，回家来答答讪讪不好意思说同别人打过架，到爹爹说明被打伤的人已经给爹爹给了伤药，又为他调解讲和了以后，儿子那种羞愧感激的样子，这个时候也不能见了。在爹爹面前撒赖，不上学，也不再有了。在爹爹身边走着，一面念自己作的诗给爹爹听，也成了过去的很久的事了。在离开爹爹以后，从四川寄回野山七米，谎爹爹说是从峨嵋山上采来的，直到为爹爹认识是假货，才又说是捡得的，这天真的谎话这个时候也不能够再听到了。这以后，又有谁能寄这个药来？儿子一死一切皆完了。什么也不有。儿子把作爹爹的所有快乐，以及一点小小脾气，也带到土里去了。

为别的人的儿子治点病痛，在施行手术时节，在谈笑话给这些顽皮孩子听时逗得这类孩子欢喜的时节，雒寿先生似乎稍稍好点了。可是一到别的小孩成了哭脸，这作父亲或作母亲的，就全不体会到雒寿先生，赶忙把这孩子从雒寿先生身边带回家去了。

雒寿先生在平常，就是常常为人所笑为那类近于傻的单身汉子，把妻死过后不续弦，这是给了一些人的谈助的。失了妻，不再娶，就只抱养到这遗雏把日子延长下来，许多人都说这男子讲的义道近于无稽。先是人劝他，说，医生年纪既不老，家中无一个女人也寂寞，并且家事也得人料理，就找一个相近的女人填房也不算罪过，他那时，总说这个不必。一面很有礼貌的感谢这为他设法的人，一面讷讷的说是自己行医的人是单身汉子也较方便点。

“那你太太在时节，别人三更半夜来敲你的门，要你起床也并不曾听到过你女人抱到你不准起身？”这样话一出，那忠

厚人就给窘住了。

别人说医生你也随便点，不要太固执好了，听人说到这类话，显然是辩也无可辩的，医生就只好说慢慢的商议，把话才岔开。

劝医生续弦，其中不是无那贪医生小康，想从自己亲戚中选一相宜女人给医生，来结这一门亲，为自己打算的自利人。但医生，却并不疑心到这些事上。其所以不在三十岁以前续娶，只是记到妻在临歿时说好好待这四岁儿子的话。医生见到许许多多后妻待前妻儿子的薄行，怕新的妻一进门，这儿子就得受苦。到了后妻又产孩子时，则这小孩当更无人过问，为了这件事，所以凡是人来说到续弦的利益，无论如何说得怎么动听，也只有全拒绝下来了。到三十岁以后，则又以为倒不如再过几年主儿子讨媳妇，所以更不愿为儿子找那后妈了。

到如今，医生可成了正牌的单身汉子了。假如医生还能记起往年在为劝他续娶时节拒人的话语，说是自己行医单身汉子也较方便点的旧话，会只有更伤心！如今的医生，把儿子一死，倒像凡事不方便。以前一颗心，像全寄存到儿子胸腔子里，作什么事都只为儿子，多吃一碗是为儿子欢喜，少吃一碗饭是为儿俭积，如今儿子既不再到这世界上，这颗心，已不知要放到什么地方去了。若说从前是春天，则如今已到了凄凉的秋，以后也永远只有这秋天吧。

这时节，是不是还想着再从一个妇人身上找寻一个小孩？不。医生自己觉得人已快到五十岁，不中用，迟早间就会平空死去，纵再有小孩子已不会见到这小孩子在自己面前来淘气的情形了。

儿子在，医生实以为纵有六十岁也仍然是四十岁的心，就因为儿子的成立使医生忘却时间在人身上的意义。如今是完了。如今似乎已有七十岁，把儿子的年龄也增加到自己身上来了。

若能随到儿子死，雒寿先生也愿意。此时但是半死半活。人家还说“老头子虽伤心，过一阵儿自然就好了。”这话只使他更苦。过了一阵儿便能够好？永不！

悲哀这东西，中于人，像中毒。血气方刚的少年，亦有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者，这从许许多多例子上可以得到凭据。纵也免不了有一时中毒，抵抗力量异常强，过一会，复元了。有人说，发狂之事多半为青年人所独有，这发狂来源，则过分悲哀与过分忧郁足以致之。然而年青人，因中毒而能发狂，高度的烧热，血在管子里奔窜，过一阵，人就恢复平常状态了。老人到纵阳阳若平时，并不稍露中毒模样，可是身体内部为悲哀所蚀，精神为刺激所予沉重的按揣，表面即不露痕迹，中心全空了。老年人感情中毒，不发狂，不显现病状，却从此衰颓萎靡不振下去，无药可治了。

医生是已不能发狂的人了，所以虽初初得着儿子噩耗时，也正如那少年人罹忧患模样，哭闹叫号不已，但这是最初一个月的事。稍稍过了一阵以后，即如别人所说的话一样，居然好了。

他不再去到玉皇阁大钟下哭了。

他只呆坐到家中度着萧条的每一个日子，帮工把饭开来就吃，在吃饭以外谁也不明白在这老头子脑中有些什么事情。

医生的精神，就在这种潜伏着的痛心里消磨着。每日让

一种从回想上得来的忧愁啮食着这颗衰败的心，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为止。他自己，则是这样算定到，总有一天心为这小虫啮空，自己于是忽然就撒手死了。

到医生重复回到家中时，医生的事又忙起来了。人家正如怀着好意不让医生坐在家里自悲自叹一样，请医生帮忙的每一天总有多起。

到别人的家中去，无心无意的喝着盖碗中的新泡雨前茶，不说话，或者说话就同小孩子说话，倒很好，至少暂时可以得到一点安慰。一到为主人用那好像是极同情的话谈到这个死在异乡水里的人时，雒寿先生可又要从眼中流泪了。他不愿人提到这个，而人家却总不了解偏又同他谈这个。这以为是一番好心的，只是增加医生的凄恻，可是这增加雒寿先生痛苦的一切在别人倒真以为是与医生要好咧。

三

雒寿先生又把铺柜门开了，是在三个月以后。

仍然是那么在一种坛子罐子的背景中我们可以见到这个医生的脸儿。来看病的人，凡是穷，我是装做忘了带药钱来的，这药总仍然得由医生这方面舍给，医生是全不在乎此。

医生样子似乎略略不同一点了。不是瘦，不是老，只是神气变了。

在对待来照顾生意或劳驾诊病的方面，这个医生笑容可掬的脸儿，仍然是如往天一样。可是这个笑，不是往天的笑了。若有一个能稍稍注意到这脸上，就不忍心再看医生如此的笑脸。不过人家都说是医生已完全忘却了儿子，认为医

生再不会在儿子方面伤心了，且俨然是医生就是为他们这些小孩子治病送药才活到这世界上的样子。人类的自私当然是各处一样的，他们实在已经就把“好人”的名声给了雒寿先生，也可以算是难得的一种慷慨了！

某一天，天快断黑了，街背后的坡上的树林已经听到有乌鸦喊着归林的声音了，雒寿先生忽然想起一件事，忽然又要走到玉皇阁去。

“先生，怕下雨吧。”这个作帮手有了七年的矮子，意思是要雒寿先生就在家里得了。

“不要紧。不会的。”

说着，也就不再作声，扬扬长长的走向玉皇阁去。

老和尚是正敲打着木鱼念那消食经的。这时佛堂中的常明灯已慢慢的有了权势。灯把一些碧绿色的光，给佛堂中照得如同一座坟，从这暗淡的灯光中看见的一切全是幽沉沉的可怕。和尚是习惯这个事了，雒寿先生也不是怕鬼的人，他们俩就在这殿中同这无数尊佛爷作伴。

这个老和尚，把念经事是看得并不比说话为有用处的。念经与其说修佑，不如说是无人谈话消除寂寞吧。虽然出了家有二十年，但一个平常人的爱情在这老师傅身上也找得出一份儿（然而一个方丈的好处他也并不缺少）；正因其如此，乃成了雒寿先生欢喜的朋友，也成了许多人都欢喜的师傅。雒寿先生能同老和尚合得来，是因这和尚并不全成一个和尚，不是一见到人就谈因果，更不是一见人就劝人念佛：这和尚最有道行的一点，只是不矫情，又没有势利眼睛。且这个和尚会作各种蔬菜，倒很可以说是一个懂味的高僧！

和尚见到医生来到，木鱼就停了。

“嗨，我老以为你到乡下去了！”

“我那里还有心思下乡玩？”说话的雒寿先生，就坐在那个跪经的蒲团上面，抱了膝只是摇头。

“还不能够放下么？”其实和尚自己也就有许多事放不下。他就常常念及这个死到异乡的人。他作了这年青人的寄父，足有过十一年了，这年青人在生时，和尚就教过他书，又教过他做诗，到后这年青人离开这个地方了，每一次给他爸爸写信来时又总不忘问候到寄爹，这一来，真也无聊！虽说相信死者凭了他念的三个月经，是已安然到了西天，但假若念一年经就可以复活，那这老和尚倒以为暂时莫往西天为好啊。

和尚见到医生不说话，知道是这悲痛在这个心上并不曾稍杀，就说“应当要快乐一点才好”。

“我是极力想找寻一点快乐的，办不到！”

“我见你这多久不来，还以为你为什么人请下乡去了。这几天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会事，心神恍恍惚惚。人老了，真是难。”

“我想请你来为他作一次道场，你看一个日子。”

“好，回头翻翻历书吧。”

他们俩人就在这些佛爷面前讨论起各样用项来。香，烛，黄表纸，以及鞭炮五供之类，和尚也不怕当到面前的佛爷发气，就只从省俭上开出数目。医生说这个未免太少，和尚就说决不会少。医生的意思，是为这死人热闹一场，则一切铺派来得大一点也不为过分，然而和尚对这个就否认。

和尚说：“亲家，这个是无益，用钱多是好了和尚，我这个和尚可并不想你这次法事上叨光！”

“那外面看来也太不像样！”

“是为给人看吗？”和尚对这个话就未免不平。

医生意思，就是给人看。从人的快活中以为自己也可以安慰这无可奈何的心，才是他作道场的本心，若说为死者超度，那是为有罪恶的死者而设，自己的儿子，并不是坏人，就死自然而然也就会到西天去！

结果顺到医生意见，只好加上一些花样，如像水陆施食燃天蜡等等，假使是别一个和尚办这件事，雒寿先生的胡椒，至少也会要用到五斤六斤。“一个姓黄的家大醮中，”和尚说，“那一次用胡椒末是二十斤，到最后还有一顿素面不下胡椒的。”

话正说到用胡椒的趣事，忽然听到山门外有一个人喊着进来。转过了韦陀殿，声音是更明白了。

“雒寿先生，雒寿先生，……”一个妇人气急败坏的窜进殿中来。明明白白是雒寿先生刚站起身来在她面前，这奶妈样子的妇人却并不曾见到医生似的，问和尚雒寿先生究竟在不在这里。

“我问你，什么事？”医生见这妇人已快疯，就拧着这妇人膀子问她。

“唉，天！……”她也不再说什么，拉着医生的长袖子就去。

“究竟是怎么回事啦？”

“救命救命，快去快去！”

医生是踉踉跄跄便为这个妇人拖出玉皇阁了。若不是许多人都认识这个雒寿先生，则这样一个年青妇人把这样一个中年汉子从庙里拖出，匆匆忙忙的，且深怕他逃走的样子，真有的是新闻笑话！

医生在街上时也察觉到这个真不很好看了，就问明了是在什么地方什么病痛，且要这个妇人先跑到洞井坎上去拿刀

与药瓶之类。

“雒寿先生你快走！恐怕赶不及了！”妇人是鼻涕眼泪横流四溢的去了。医生望到这个情形只笑。他是常常就为人那么催促到了别人家中，到后又不过是鼻子流血一类小病的。

然而医生仍然照到妇人所告的街名衙名走去，忙得像充军。

别人的儿子，这样的关心，自己的儿子却见也不能见一面即为水淹死，医生的儿子死时，可有过一个本地方人这样关心过？在医生这一方面，本地方人所能唯一给这好人的好处，就只是麻烦。医生在忧愁中也只得这个。正因为太随便不讲究排场，像一县城的当差的医生，不拘何时都可以随喊随到，一般人把这个权利也就都不颇放松了。谁都不能说雒寿先生是他们有了儿子才来在这地方行医，可是谁一有了痛苦总就记起这个公差来了。并且，为了雒寿先生的药方，又神灵，又简便，那些作父母的遇事疏忽，尽儿子去玩刀打架也有之。医生在什么时候能为人忘记？除非每一个人都没有病痛，这个我们可以从许多人处知道这话是很对，在医生儿子死过后，来看医生或说是悼慰医生的人，全不是那类家中孩子无灾无难的人！家中孩子没有病，他们就知道不麻烦医生了。

医生这个时候已到了那妇人指定的家中了，一些人见了雒寿先生气吁吁的走来，也不说请坐一坐，把那通常的装烟倒茶礼数也简略了去，只是即刻就引带他到病人床边去。

作母亲的见了医生已来，就把一个哭过的已不成形了的焦急的眼睛望医生。“唉，雒寿伯伯来了！”

“到什么地方成了这个样子？”

“他们到叫作什么地方玩……”那个作母亲的也说不清楚。

还是另外一个女人来同医生说，才知道是刚才那位到玉皇阁去的奶妈，把这孩子在吃过饭后领到营堡上去玩，不知如何一失神，这孩子从奶妈的监视下逃出，走过到桥边去，奶妈不久就听到呱的一声喊，回头看小孩子已不见，再到桥边去，则桥下的小孩正抽搐卷成一堆。人是昏了。吮他啞他又不知道过了多久才哭出声来。于是抱回来家了。于是就想起雒寿先生了。

孩子只四岁，这一坍还不知是伤了什么。回到家来又不哭，又不喊，只把眼睛紧闭像一匹小猫儿的低低嘶着。医生非常怜悯的到床边去按揣孩子的全身，不到一会儿那奶妈到医生家拿来一切用具了，医生就开始把袖子挽到肘上来灌小孩的药。一面又安慰到那家中人说不要紧不要紧。

把药灌下去以后，约有十分钟，孩子忽然呱的哭出声来了。且不止，哭得声音非常长，医生搭着他的两只肥手，说这是气厥，既然喊得出声来，从声音中可以知道内脏还不伤，无妨了。

医生看那奶妈，见到奶妈在一旁只是作揖。“以后小心点好了，小孩子是本来也难照扶的。”那奶妈，因为医生对她的过错，既在小孩子那里补救，又来用言语在主人面前补救这过失是免不了的事，就非常感激的对医生望着，且在眼睛中流出那感激的泪。

孩子全身在哭喊时也动弹了，医生又去脱了孩子全身衣裳各处的检视，见外面只腕上划破了一点皮，臀部成了青色。

“不要紧，幸好是跌下的时候是并非横到下地，我看这样子还似乎是有意跳下去因为地方过高才筑坏了气的。”

奶妈在心中，可把医生佩服的了不得。原是奶妈就望到

这孩子跳下桥的！她们玩，先只以为跳到第二级石段上面，谁知这少爷心太大，以为奶妈鼓励他从顶上那地方跳下，一面为了给奶妈一惊，就在奶妈不防备的当儿涌身向下跃，待到奶妈听到一种声音时，这少爷已如同那另外女人所说的卷成一堆昏过去了。

主人见到孩子已无大危险，又见到医生颜色很泰然，才想起喊丫头舀水给医生洗手，又才记起拿烟茶出来。

医生额上因走路匆促而出的汗，还大颗大颗贴在上面，洗手的水还不来，就用袖子去擦拭。这一家的人，只除了那下厨房去倒水的丫头外，全望到雒寿先生的额上的大汗以及扯袖子挨汗水的情形好笑。

四

雒寿先生死了。这作爹爹的，就为了不能让儿子一人在地下寂寞，自己生着也寂寞，要儿子复活既不能，于是就终于死了。

死是忽然的，如一般人所说很没理由的，然而当真死了。以后是当到每一个人家的小孩子，磕破了头或割破了皮，别人想起要止痛止血，作父母的就叹气说，“如今是雒寿伯伯已经死了，”就是那么来念到这个人的。

医生一死给了许多人不方便倒是真的。

本篇发表于1928年2月23日，27日，28日，3月1日上海《中央日报·摩登》第13、15~17号，署名沈从文。

① 撑撑的 平直的样子。

篁君日记

本文系一个独立中篇。篇中《记五月三日晚上》以前部分，最初分12次连载于1927年7月13日~9月24日《晨报·副刊》。署名璇若

1928年9月，全文由北平文化学社结集出版。
据北平文化学社初版本编入。

《篁君日记》璇若序

这是我二表哥的一册日记的副本。

二哥因有所苦恼，不能在京呆，就往东北去。这时代，做匪当兵是我们同样用不着迟疑也可以去干的事，故二哥走到东北边方去寻找生活，我不但不劝阻，还怂恿其行。幸而好，得不死，一切便都得救了，即不幸，在那烂朋友队伍里坏了事，也省得家中徒把希望建设到二哥身上。二哥当真就走了。

如今是居然说是有一千四百人马在身边，二哥已不是他日记中的模样，早已身作山寨大王了。大王也罢，喽罗也罢，到如今，居然还不死，总算是可贺的事！

这日记，是二哥临行留下的，要我改，意思是供给我作文章的好材料。我可办不到。我看了，又就我所知的来观察，都觉得改头换面是不必的事。

照二哥原来样式章法我抄了下来，改，不过改一两个字而已，我把它发表了，有二哥在他日记前头一点短文的解释，我不说什么话了。

六月廿四璇若于北京城

《篁君日记》自序

这短文，作为在妻面前的一点忏悔。我不欲在这上头贬损了任何人，也不想从这上面再引出一些事外人的研究的兴趣。妻若是在她事务的暇裕中，见到这忠忠实实的报告，还能保持到她那蕴藉的笑容在脸上，我算是释了一件冥冥中负了多日的重担了。过去的我，自己也在极力设法要把它忘却，虽然结果剩下的怅惘，至少还够下半世浪费。

唉，我仍然无从禁止我去这样的遐想：倘若最近的再度的继续，我将拿什么来兑换我的苦恼？这里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妻能来到北京。人民还未死尽房屋还未烧完的河南，兵的争夺与匪的骚扰自然也还不是应当止息的时期，这时的妻还正不知到何方，想起多病的妻引着三岁的儿子逃亡的情形，就恨不得跪在妻面前痛哭一场了。唉，我当读我自己这文字时，觉得本来是人生顶精细的一部分，我却糊涂啃碎咽下了。

我也正如一个小气人一样，对我过去的花费而伤心。虽然是并不比一个用钱可买的恋爱为真实，但从一些性格上的调合与生活中的温柔着想时，我恐怕我还要带这一段缠绵到

坟墓里去。

上面的话作为我这失了体裁的文章一点解释和此时一点见解。

民国十五年十二月廿七日

篁君记于北京

篁君日记

记四月初一

没有起床。知道是天晴，窗子上有斜方形太阳，窗外麻雀也叫得热闹，这是一个懊恼的早晨。不知怎样，懊恼竟成了近半月以来像点心样的不可离的东西了。莫名其妙的，略病样的，有些东西在心中燃。不是对欲望的固执，又不像穷，只是懊恼。要做一点小事都不能。譬如打一段短文，那打字机近来就似乎毛病特别多；衙门是可上可不上的一個怪地方，到那里去也只能听到些无聊的谈论，精致的应酬，与上司夸张的傲慢的脸，以及等级不同的谦卑。这全是些增加人头痛的情形。不去既无妨于月底薪水的支取，就索性不去了。像在随意所之的思索些事，就静静睡在小床上。思索些什么？自己也不清楚。总觉得眼前是窄，是平凡，是虚空，但是不是想要宽一点，或免去平凡把生活变得充实一点？不，这又不想到。窄，平凡，虚空，是不可耐的，但仍然还是那么耐

下来了。依然活着，是明显的事。身体也不见得比去年更坏。所以有时又如同平凡还反而适宜我一点。

随意遐想的结果，就觉得开一个小小书店，卖点菌子油，或往国民军中去，都会比问一两天到署里去签一回到的差事来得有希望点，伟大点，至少是更合宜于我一点。不过所有这些也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在平常，属于具体的计划，就万不会从我心中产生，想着，想着就算满足了，这样懦怯的怕去与现实生活接触，青年人中总有着不少吧。

表停了，看针还只指三点一刻，但外面大客厅已响了九下，仍然无起床的意思。玉奎进来，把一封信扔在近床桌子上，出去了。信为妻由河南寄来，看封面便已知道了。薄薄的四页纸，轻描淡写不肯十分显露写信时的沉痛，但抑郁瘦弱苍白的脸儿，如在纸前摇晃。十七天前写此信时，她是如何的含蓄了不幸，强打精神用文字安慰在外的人！一面还说钝崽是怎样的想到他的爹。唉，不幸的孩子！你不出世也罢。爸爸对你简直是造了罪孽了。你娘若是没有你，也不会妨碍她的学业，你一来，你娘却只能放弃一切来照料你了。若不是为你，你娘那能走到那兵匪不分的故乡终日四乡奔走做难民？若不是为你，你爹这时也不会在这儿傍着别人了。牺牲了你爹娘的一切希望来养育你，你要是再爱哭爱病，纵或你爹是坏人，对你不敢要你做孝子，还有你娘，就是为料理你失了她康健的娘……做爸爸的想到你们母子，只有哭了。

为了可怜的异地母子们苦楚的解除，使我发疯。十一点时，跑到东安市场去占卦，只希望是能从那俨然道貌的长老脸上得到一点空虚的安慰。我不能明白我为什么便忽然成了菩萨的信徒。或者，妻之对于《明圣经》之虔敬，久而久之，

我也便感化于妻之诚心中了吧。诚诚恳恳的，在一个发须全白了的占卦人面前，拈了香，磕了头，用妻的名义祷告了一阵，到结果，长老开口了。

这使我吃惊。我明明在平常时节看出他是一个老骗子，但这时为他那简单又略像夹了点粗暴的声音里，我全心倾倒于他了。我想，牧师这东西，果然是在祭台上能保持到他的应有的庄严，此外不必苛求于他，他已就尽了他救人的职务了。如像此时的长老样，他用他的严肃音容，抓着我的心，捏着我的感情，使我把当时对他的轻蔑还给他加倍的恭敬。在开口之前他先对我笑，这笑已就使我想跪下去请求他设法。

“这个，”那老神仙说。“这个是你男子的错处。年青人，稳健点，莫把自己掷到漩涡去。卦里明明说是两女争着一男子！”

我笑了。我暗想我的刚才的虔诚的可笑。我看出这骗子的聪明了。故作庄严使我良心的悦服，又把普通一个男子最关心最普遍的惑疑算在我账上。但我仍然是为他那小儿戏的态度所征服。待会儿，柔声问他：

“先生，莫把子儿排错了吧？错处只在‘争’字上，不然就是一男‘占’二女。”

“先生，我是替女人问卦的，不是我！”

我待要把我撇开起，好看这老骗子怎样的来转他的舵。说话间，我是再不能收藏我对他的鄙夷发笑的神气了。

但是他可更进了一步。

“年青人，我告你，你可看这卦。这是小星——讨姨太太的卦。不信么？以后灵验时再来谈谈吧。”

满口的胡说，我可不愿意再听了。

人到无聊时，求神，皈依宗教，是一个顶安全的隐藏地，但经过一番驴头不对马嘴的问答后，显见得求神是不成，还只好跑进人的队伍里求醉麻是可靠了。

下午便到真光去。视官上的盛宴，影戏院中是可以恣肆满足的。不过那老骗子的话总还在心里。这对我是异样滑稽的章法，倘若真是像那等小官僚一样，讨一个姨太太在家里。从老骗子口气上，可以看出姨太太这东西在社会上正在怎样的流行。他方面，朋友中，三十来岁的人，事业地位，是每日站到大学讲座上去教书，又不穷，竟叨不了旧社会的光，又赶不上年青人的队伍，彷徨无所归寄，做单身汉子的又不少。这世界，当这婚姻制度崩溃的时节，真是太多想不到的牺牲！

虽然是滑稽，正因为老骗子一提，自己却粘着在这滑稽事上，妻的方面暂时无形忘记了。在座位面前，大致就有不少的姨太太或准姨太太吧。适如其分的收拾得身儿很香。头则按照老爷的嗜好或剪或留。顾盼中都保留着一点诱惑老爷的章法。嘴唇为让老爷有胡子的嘴去擦的缘故特别抹得红红的。……

接着是想起一个姨太太的生活——

每日陪到穿马甲戴红顶子瓜皮帽留有一小撮胡子的胖子老爷睡到九点十点半才起床。吃了饭便去公园喝茶。夜间不看电影就打点牌。间一两日又到老爷同事或亲戚家玩玩。天气略变就到瑞蚨祥去选老爷欢喜的衣料。……老爷吸大烟。学到打点泡子，替老爷扛枪，是应做的事。吃醋也是一个姨太太应有应会的事情。还有挨老爷的……

还有读过书的姨太太是如何生活？所能猜详的是得多一桩上北京饭店跳舞的事情。但这就得看老爷为人如何了。老爷是旧式的老爷，懂女人是随时都在引诱男子；或随时都有为男子引诱之危险，老爷怕自己用钱买来的宝贝随了别人去，跳舞是必不能许可的。就是半新式的老爷，设若看得出自己姨太太，长得比别的女人更好看，跳舞想来也是以不去为稳健。本来在一个辉煌煌煌灯光如昼的大方客厅中，让自己姨奶奶去陪到别的年青漂亮小伙子搂着抱着，除了自己想从此升官发财，此外便是惧内的老爷吧。

从真光回来，得一点社会的新见解，就是照中国的经济情形看来，姨太太制度是不能废除也不必废除的。一个部中普通办事员，有个姨太太，不也是平常的常见事情么？一些军阀，不是正在采用“大夫妻五十”的制度么？女人方面呢，书，是读的，但知识这东西在男子身上是一个工具，在女人则成了一件装饰，不能与颈串一类物件生出两样用处来。因这样，妾制的保留，就更可以满足有了智识女人奢侈的欲望，是纵不适宜于多数人，但正如同近世的一切制度一个样，至少于女人，于有钱的男子，已能凭了那制度享福叨光了。

记四月初一的晚上

回到住处去，照老例八点半钟才能开夜饭。

在餐桌上，姨太太的事情似乎应该忘记了。

事实可并不如此。同餐桌，就有一个姨太太。虽然这是别人所有的财产，无从来印证市场那老骗子说我的事情。不过，这终是一个姨太太。我为我脑中所萦绕的预言，开始做

一些略近于傻子的梦了。一上桌我就用些为平素不曾有的眼光去注意她的举动。而她，是不久，也就有了些感觉，这感觉，神秘的反应回来，我更傻了。

……不过，这人从装饰上行为上身分上都太同我理想到的姨太太生活离远了。这是制止我向傻的方面走去的一个小打击。姨太太人格的综合，我总以为是放浪一点是并不算过分的事。这人却小寡妇样的朴素，沉静又如同一个无风的湖面。若非从她那微长的蛋形脸庞上时常现出些三月间春风样子的和气笑容来，真容易使一个陌生人猜想到她是一个丧了良人的可怜未亡人。

必是天上支配命运之神有意要在我们中间玩弄一点把戏来开心，男女主人全都不在家。饭，便是特意为这几个长久住客开的了。同桌是六人。这年青奶奶正安排在自己的对面。每一度举箸去夹菜，眼睛便与眼睛相触。记起日间那老骗子的言语，我无从禁止我去端详她那小白脸儿。用一种非平时的异样注意去搜索对面的人的飘忽的神气，我在她未察觉以前便先感到了。在她脸上，我寻出了些天公打就她时雕凿的痕迹。我发见了些在往常忽略过了的颈部的曲线。我在她那一双白净匀整上面满被覆了绒样纤毛的耳轮上重新估了价值。那双用白玉粉末和奶油调合捏就的手，使我生出惊奇了。其实，这纵是罪过，就算那轻微一点的罪过吧。因我先时所寻觅的意思，还只是不能忘情于老骗子对我所示的预言。这方面，又恰是一个给人去从身体上发挥爱情的姨太太罢了。

——我不算一个皇后，但够得上做一个年青康健的男子的伴侣，身体完美无疵，灵魂亦还如处女清洁……

像谁在我耳边启示，这样一来却坏了。我看她对我长久

注意明了后的羞涩了。唉，真是一件坏事！这女人从我注视上，不知生出一些什么足以使她红脸的想头！她将把我对她注意的原故想到使我也红脸的事上去，那是无疑了。一个女人为一个男人去计算，除了到要女人睡下去心跳的事外真已无可做的事。她自己无端的红脸，就是准备一个男子对她扔给的爱情的接受。这我可以向天来证实，赌不拘何等的咒，我的罪，倘若是罪，实在是因了她犯罪，使我瞎猜瞎想，我才敢过去触摸那爱情！我把握着那红脸的印象，便忍了痛苦逃回房中了。

回到房中，我竟忽然发现了许多过去的冤屈似的，无从忍受的伏在床上了。要哭，并无眼泪。而且又觉得是应笑，不是新得了什么，也无失落的东西。我奇异我在过去居然能朦朦胧胧的一个人在此房中安住下来，如今是竟像办不到的事情了。烦恼如同一群蜂子，同时飞扑到心上来。我想把自己痛打一顿，我咬我自己的手臂。我又笑，笑我这时是快要发疯，准备在一条危险石梁上走路的人了。凡是发酒疯的人都得喝大量的酒，我是在此喝一些空空洞洞恋爱的苦酒，过一阵，我就要做疯子的事了。我同时又在嘲弄我自己，因为在醉麻的过程中我只一半是胡涂，另一半，我还保有我的清明，不单是能看人，看自己也还很清楚。

“这是恋爱么？”“是的，”我就回答我自己。我还附加解释，“趁着同是年青，就是互相把爱情完全建筑在对方的身体上，灵魂也会得到幸福的。一个看羊的牧女同到一个砍柴的黑少年就是这么办。我这样行为，我所感到义务的分量比较权利还要多。她是那样年青那样娟好却为一烟鬼所独占。为让她来认识爱情，我就做她一个情人也应当，别的影响我可

不必再管了。”

我不知我呆了有许久。

听到里面屋子的笑语声，从不休息。大家于饭后肆无忌惮的说着各样精致的谑语，这正是客人们一个顶好的消遣法，老主人不在家则尤其可以放肆。

我不能做什么。甚至这未来而将要来到的恋爱道路应如何走去，也不能思索，我仍然只呆着。

不久，听到话匣子的一个跳舞曲在开始战栗了。几个年青客人大致是也开始在互相搂着在那大厅子里闹起来了。我能猜想，她是必为了身分的原故，加以性格的沉静，跳舞于她却无分。在话匣子旁照料的必属她。她虽然不在厅中同别人搭着肩儿打回旋，那双雅致的脚儿，总会活活泼泼的蹈踏。

这也不是没有意思的事情。大家都寻得出许多机会来将另一个人的脸搁到自己肩上来，大家都可以从繁促的曲子中将跳着的心儿去接受同舞的人疲乏后的一度柔媚的斜睇，我为什么不去混到这一群快乐人中去胡闹？

只有将身从床上举起的力量，我是旋又颓然倒在床上了。一个负了罪的人胆子是格外虚。一个有了恋爱的人，羞怯是每每会不自觉的跑到脸上来。我没有敢出去的气概了。

让时间慢其脚步而走去，尽跳舞曲搅扰我灵魂的安宁，我把妻在过去所给我的温柔与目下我能想到的妻的痛苦引到自己心上来，以便抵抗所有的诱惑。我愿意从这中得了救。

唉，用旧的印象防御，让新的诱惑来攻击，妻所给我的力终于消失罄尽了。我用新生的欲望杀死了爱妻的爱情了。我把一些因妻而来的苦恼全部隐藏于这新的幸福阴影下头了。

我找出了些新的义务和权利，我要在妻以外挖掘一个年青女人身上所秘藏的爱情矿藏了。

我诅咒那给我预言的老骗子早死。如无他的启示，这时我也许还是心境极平和，这将近中年人的心中，也无从重新来燃起这火燎了！但鬼迷了我的心，到临睡以前，使我还想起第二天又去市场，找那五毛钱的敬礼。好找一点先知的帮助。

记四月十四与十五

超过了我预料的顺利接近，苦恼随了希望的进行亦益深。我成了另外一个人，我成了我曾在平日用嘲弄替代同情去与之打趣的那个无爱而苦恼的尊三了。在这里，我并不是爱而不得。我只担心自己最近将来所演的角色。我想扮演得聪明一点老练一点都不能。我一面在模仿一个悲剧的主角，把全体都用爱情的温柔来点缀，一面我又看得出我是卤莽得同一个厨子。是的，我把一个厨子对付一个同事娘姨的方法采用了，我从一些略近冒失的殷勤中把这奶奶征服了。我使她至少在用爱的方面看得出我是一个豪杰。这爱情的桩子，我相信打在她心上的比在我心上的还结实。从一个微笑，一回无语的斜瞬，我坚实了我这信心。

也因了这信心，更使我苦恼。我在昨天前天就开始在一种跋涉的途程中寻得了我的懦怯性（我虽喝了无数杯，我并不大醉）。加之几日来主客家庭的过从，使我见出了些在当日未发见的无从脱卸的关系。这之间，我还不愿舍去我在此全个友谊的情分，我又像看得出若果我让事实去进展，在一个

不可免的身体的亲洽的结果。别人所负的责任是会有将身体去殉情欲的可能。我终于退后了。从十号以后，我便在一种藏躲中生活下来。但隐约中常像有一只手要抓到了我。又如同这一只不可知的手在一度抓到我以后又复放下，以后虽不捏紧我挣脱却又苦无从似的。挣扎既不能，前进我又怕，我就倒在这细腻权威下面，成了一动弹不得感情染了瘫痪的病因犯。

一声隔着幃壁的咳嗽，就使我心跳。细碎轻微的脚步声，在我耳神经上发颤时，也如有锋利的矛子刺到我心上一样。我不图我用了些粗暴殷勤征服了别人后，又为人用些不当意的举动使我五体投地！

今天十四，算算我跌进深坑的日子已是两礼拜。阴郁的天气，以及夜来的失眠，助长我恋床的习惯。在床上睁开眼睛时，已是十一点钟。我怎么就睡到这样时候？自己也着惊了。但我仍然不起身。在床边，有琦琦昨天所放的一本《小岛》，就顺手取来看。一个人走近窗外，我的书，不知不觉跌落被上了。我没有抬头以前，我就能察出近床大横窗子外面绒布窗帘是在为一只手所移动。我采取了琦琦的行为，把眼睛故意就一闭，在幔子隙罅窥人的人便说话：

“还未醒呢。”

“真是变了，总是有病不愉快了吧？”听一个人在略远处说。

我知道是两人，便不即张目。

“曾叔，曾叔，十二点，快了，还不起来么？再不起，开饭那就不候了！”这是琦琦的声音。

我眼略睁开，便见这小孩平贴在玻璃上的小小圆脸儿。

这是一个顶小的客人，因孤身，便长住下来了。年纪是八岁。有一头乌青的短发，同一张又圆又白的小脸。一对大的黑眼睛，极其妥帖的布置在细细的眉弯下，证明这逗人怜爱的小孩，虽在小小时节便为上天夺了爹妈去，仍然能得别的许多人疼她，不致失掉她活泼。这孩子，聪明得像一只狗，柔弱得像一只羊，因此大家把她宠爱得同一个宝。“开眼了，开眼了，”琦琦嚷着笑着，便见另一个脸同时也贴近窗子来。

我爬起床了，做了件又聪明又呆的事情。我也把嘴贴到窗上去，竟同琦琦隔着窗子亲了嘴。我没气概就把嘴唇再移过去点，虽然明看到她是并无避开的意思。

“还不快起床，宋妈对于她的菜可又不负责任了。昨天咱们吃的那烂白菜，今天准得又要吃。”说了是笑。

“那得全罚曾叔吃，咱们可不管！”

“可不管！我也不管，谁小一点谁就吃白菜！”

为了躲避琦琦隔着玻璃的巴掌，就把脸故意移偏左一点。显然是站在远一点的琫小姐会知道，故即刻离开窗子走到廊下去。但是，脸红了。呵，这桃色的薄云使我桃色的梦更清朗，我没有再装害怕了，在她脸部所贴过的地方，我把嘴唇努着，为琦琦虚击打了十余下方止。

洗漱完毕，没有刮脸的余裕，便为琦琦催到餐厅去。

吃了饭。院子中丁香全开了，大家都出来看丁香。各人坐在走廊下的小朱红椅子上。

“这花是开了又谢谢了又开的。”

许是有意说的吧，又许是无意。

“的确花是会常开，人却当真一天比一天衰老了。”

“勿要脸孔!”

“勿要脸孔!” 琦琦学着说。

“这一班人我不正是比你们都要老一点?”

大家就都大声笑。

“曾叔今天不上衙门去，我们同婶婶到你房去下棋吧。”

所谓“求之不得”者，是此事。

像是有了病，我近来愿意一个人独住，我好思索我这病的根。但下棋却是我的药。我大胆服了。

我净输 输得琦琦高兴到乱跳。

“怎么，净输呀!”

不但是棋，我全输了。但是我看得出我的赢家的神气，就从我输中感到另一事上她输给我了。

我特别找一些俏皮字眼做工具，使她感觉我的嘴是贴在她心上。我又把身子也尽我手足本能去接近她，使她渐习惯于这部分的接触，移去她所怯。终于我们的脚在棋桌下相碰了。碰，白里边出微红的脸，我能看出这女人心的跳跃，在那腮边我能吻一千次。

记四月十九

我用我良心掌自己的嘴。又特意把妻相片取出来，安置在桌上，以便忏悔自己数日来行为的错误。但是这准得什么账？菊子来下棋，输了又搬兵，把她找来帮忙下。轮到我输了，这是一定的。我在有意无意中间都走一些不利于己的子路，好尽她高兴。

“不，你这是故意输给她，对我你就特别狠。”菊子说，说了又看把我杀败的那人。

她只笑。

“我一问她下，子路就不由得我不乱。不拘什么全给打败了。”

“一到了我面前就是粪棋了。”她说了，更大笑。

菊子有意嘲谑的样子：“不知道是什么事，这总有个缘故的。”

“有什么缘故？你说！”

“我不说，这一党人算我棋顶不高明，算你（指她）顶高明，就是了。”菊子或者看出我们情形了。

棋不必下了，菊子同她坐在床上梳头发。

女人就只头发就能使一个男子销魂的。唉，对到这些头发我想些什么？我把一些同头发全无关系的事全记起来了。这些头发，在某一本经上，似乎说过能够系住大象的，这时系了我的心，引我堕到谷里去。

“只有女人头发是最美的东西。”菊子是剪了发的，显然这话与菊子无分。

她听了，故作鄙夷样子扁着嘴，这一来更俏。

菊子又要同我下。有她在此我也认输吧。谁知输得菊子说我是故意，随便动，不应当。

“要我怎么办？我就认输那不行么？”

“那不行。”菊子说。

“那我就小心小心来陪到菊子小姐下这盘！”

她负手在旁边看，菊子有毛病，每一着棋总得悔上三次以上才算数。她像厌烦了，走到窗下去。

“二少爷，这是谁的相片儿？”

“姨太太那么客客气气称你做二少爷呢。”菊子说了动一个车，落在我的炮头上。

“不准悔。”我说，“一走就不准悔！”

“不。决不了。”

“决不就将！”

菊子把棋一推说是算输了。

“赢了要发气，输了也发气，小姐奶奶们真不容易招架！”

“怎么无端又把我扯上？难道我也发过你的——”

“你——”我说，且伸指头。隔得远，然而她的脸是涨红了。

似乎《红楼梦》上宝玉就有一段下棋事，然而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是宝玉，菊子倒像史湘云。这简直是笑话。看菊子模样未必不是有点儿发酸。她还拿着相片看，菊子走过去。

“这是你的什么人？”她搭搭讪讪拿了妻的相片问。

菊子就代答：“是二嫂，他的——（指我，我却同菊作鬼脸）太太。”

“喔，这人多美呀。”

“二哥，我说二嫂她像一个人。”菊子意思所在我明白。

她拿了妻的相片端详着，不即放，又看看菊子：“菊小姐，这像你！”

“像我，才不像我！我说像你，一点不差。”菊子简直坏得不得了，又故意问我，“二哥，你说姨太太不有点像二嫂么？”

“你二嫂那里有她美？”

“你们全是鬼！”说了，就走。

只剩菊子同我在房中。菊子想到什么就好笑。

菊子说：“二哥，我看她是在——”

“莫乱说瞎话。”

“我才不说瞎话！你以为我看不出么？她是在爱（这字说得特别轻）一个人，我敢同谁打赌。不信我就去诈她。”

“谁？”

“还故意说谁！你不明白吗？你要故意如此，我就去告瑛小姐。瑛小姐就会为你们嚷出来。这事你能瞒我吗？”

菊子说了就要走，我却把她抓住了。

“不要走，你应当帮我的忙才算是好人！”

“我是专帮别人的忙……”

“你又酸。我一见你说出许多话，我就深怕你会使她不愉快。何苦？在别的事上，我能帮你忙时我也帮你的忙吧。”

“我有什么要你帮忙？我又不——”

“你不，你同七弟事，我一本册在心中。你以为我不知……”

菊子不愿意听完，就跑了。

房中余我一个人。妻的相片平置在桌上，捡起仍然藏到箱子去。妻没有能帮助我抵抗外来的爱情的攻袭，反而更给了我朝坏的方面走去。

菊子真是一个不得了的聪明人，不期望她就能看出我们中间的关系！然而菊子同时有菊子私事，我也全知道。大家会意各行各的事，或者，不会有谁来妨碍谁的事情吧。

又来了，悄悄的，幽灵似的，先是出现一只手，一个头，……

“菊子？”不即进，先问。

我答应，还是不？问菊子，这全是故意。也许她就明明见到菊子出了我的房，这来是有另外一种意思在。

“进来吧。”我也不说在，也不说不在。

就进来了。怯怯的，异样的，慢步走进来的她，使我气略促。

我望她，她也望我：是用某一次席上吃饭的她那种望法。她很聪明的装成大模大样走到桌边来，用手扶着坐椅背，我们之间是有一张椅子作长城。有保障，她颜色便渐渐转和了。

“请坐呀！”

“我来找菊小姐的。”

我只笑。这明明是瞎说。“找菊子——？有什么事？”

所谓“无语斜睇使人魂销”者，她是灵动的有生命的为这句话加了一次详细的解释。我临时想出我这两臂新的这一刹的义务的所在，在一种粗糙的略使她吃惊的骤然动作中，她便成了我臂里的人。不用说，我这时懂得我的嘴唇应当做的事。

“你这是怎样啦？”

我不答，就用我的嘴唇恣肆的反复的动作为我解释这应答的话。

“人来了。”

她将手来抵制我的头。

“不，谁都不怕！”

我怕谁？这又不是一件坏事情。在别人臂弯中抱着睡了五年六年了，只是这一时，难道就是罪过么？我相信，若果这时菊子或者七弟来，我还仍然是这样，手是不必松。我做

的事算是罪过么？我年青，她也年青，一同来亲嘴，庆祝我们生命的存在，互相来恋爱，谁能干涉？

一个人，终于是哭了。我明白，这绝不是因了她不乐意而哭。这眼泪，便是适间热烈的亲嘴的报酬。

她因怕人来，立时又止了，大的眼泪沿到颊上流，我应永远在我扮演这一幕剧充配角成功的纪念回忆上来微笑！我见了别人为我流的泪，我用我的嘴去吮干了。

“你害了我了。”

“不，我爱你，同时也就成全了你！我使你知爱是怎样一回事，我使你从我身上发见一些年青的真情，我因了你我才这样大胆做。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明白。我不是不爱你，我真怕。他们一知道——”

“我将全承认这是我的行为，于你却无分。”

“我只怕菊子。”

“她么？她知道也不要什么紧！以后我还要让她知道。”

不说了，这次是我被人将嘴唇用一件柔软东西贴着了。我用我所有力量这样办，在她颊上我做了些比同妻还热的接触。

“你爱我？”

“是永远。”

“我早就爱你了。”

“……”

琦琦老远喊着姨婶来，我们恢复了椅子的距离。

用眼泪来赔偿我行为中的过失，是此时的事。此时已夜了，房中一个人。我能记起那桌边椅子的位置，若在嘲我似

的，椅角在灰色薄暮中返着微弱光。

——我究竟是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是梦还是……

我还很惑疑，我在泪光中复独自低笑。我做了一件虽然是坏但无所为用其追悔的事情，我在一些吻中把我的爱更其坚锐的刻在一个年青妇人的印象上面了。我在妻的监视外新的背叛成了不忠实的男子了。我来同我自己的感情开一次玩笑。我疯了。

不能玩，更不能睡。为妻写信，但信中我骗了妻，说是在此日惟念她，担心她的生活，做事也很懒。

“我早就爱你了”这话还在耳边。“早就。”唉。这样的人。还有一个女人早就在心中暗地里爱着，我不知道为这一句话，我还应用多少眼泪来赔偿！

我爱了一个人了，是的，我爱了一个做人姨太太的妇人了，——而她也爱我。

我在这本子上写些什么？真不必。一个微笑，一度斜睇，一句柔的低颤的话语，我写一年写十万字也无从描写到恰如其分。我自己的心里的复杂的，既非忧愁又非快乐的感情，我用什么文字可以好好保留到这一本记事册子上来？我不是做维特烦恼的歌德，我没有这种天才。我又不是……

谢谢天！由你手下分派到这世界中女人身上的美质，我今天得用我这作工的手摩抚一道了，我用我洁净的嘴吻过了。再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在你面前，凭了你，做一点更其神虔圣洁的事务吧。我为感谢与祈求来跪在床边，重新又流了一些泪。

我不再躲了。我尽我的力，极力向前走。我要直入那人

的心，看看一个被金钱粗暴压瘪了的灵魂。我要看这有病的灵魂在我爱情温暖下逐渐恢复她的活泼同健康。我的行为是救一个人，使她知道应做与所能做的事，她有权利给人以幸福，而自己，也有权享受别人给她的幸福，这不是饰词。

记四月二十二

有三天不来。病了么？又不听到她们说。走去问琇，说是晚上会要来。

喔，晚上要来的。我不再打听琇别的了。但愿意天懂交情赶快就会夜。

我自问：这是恋爱吗？是，无疑的。不怕是我們全把这恋爱维持在两方肉体上面，也仍然是神圣洁白的。就为这身体，为这美丽的精致的躯壳之拥抱，我失了我生活的均衡。倘若是，我能按照我的希望去在她身上做一些更勇敢的事，我全生活会更有意义。这一部宝藏，中间藏有全人的美质，天地的灵气，与那人间诗同艺术的源泉，以及爱情的肥料。就一时，一刻，一分，一秒，我能拥有这无价躯体，在我生活中，便永远不会穷乏了。

七弟来，邀我到西山去看蜂子，我说不。“有汽车，”他说。有汽车也不去的，我只是不愿意出门。

“我不高兴那些虫。”

“在往日，则高兴。近来另外有了东西，蜂子自然是很可厌的虫了。”

我装作不懂这话语。

“我们许多人都去，”他又说，“琇姐，同菊子，同子明，

问她。”

七弟坏，会看人，且会讥诮人，真是近来我才发见的。看颜色，必是菊子就同他说了，

“七弟。你少坏一点。”

“嗯，我坏。”他就不说了，大打着哈哈。

“菊子陪你去，七弟。”

“菊子陪我还有一个人陪你，我们四人一共坐一辆车子，我是以为再好没有了。”

“你说谁？我不懂。”

“你不懂？刚才琇姐还笑着说是有一个人在她那里去打听一个人！”

七弟说罢就走了。

这事显然琇小姐也知道了。菊子则是不消说。我只怕七弟，吃饭时节也许故意当成一件笑话说。

七弟在下午，当真同了子明、菊子三人上西山去了。家里剩下琦琦和琇小姐和我三个人。为了琇小姐要买衣料子，我们三人到西单去一趟，琦琦买了一块钱糖果，打一个转身，各处绸缎铺子看都不如意，返家时，天已快黑了。

我把我自己身上打扮得年青了许多，这可怜行为，在对镜时又自觉得好笑。在七年以前，与妻还没结婚时，我是为了别人这么注意过衣服同脸。如今却又来给这事开始调排自己的生活，真够他日想起来惭愧！其实我老了，我衰了，青春时代离开我身边已五六年了！我纵极力注意来修饰，在一个女人眼下也会掩不了我的老迈。

正刮脸，琦琦走来了，说是琇姑让打一个电话，问姨来

不来。

“琦琦我来帮你剃胡子。”

“曾叔，你有胡子我没有。”

“你没有，我可帮你画一点。”

“不，我不干。”

“画起胡子多美，你不见到四公公的胡子么？”

琦琦怕上当，不肯拢身来。但是待我取出香水瓶子时，这孩子，却扑到我怀里来，要给她洒头。

打完电话回说即刻来，同琦琦两人到琫小姐房去等。

“琦琦你头上又有香水味，必定偷倒我的香水了！”

“不，是曾叔给我洒上的。你嗅嗅，这是曾叔叔的紫罗兰，比起你的好多了。”

“琦琦长大以后真是不得了，你看这样年纪就知道爱俏。”

“可不是，回到你们这些姑姑婶婶在一起，以后只有更加爱漂亮的了。”

琦琦不做声。这孩子，怪调皮，听人谈到她美就高兴。你说她爱俏，她承认，一点不分辩。当真若是照这样下去，到四年以后，真是了不得的人，实在说，如今已就学到许多成年女子怪癖味，一点不像一个八岁九岁女孩了。

“三天不见样子似乎全变了。”琫小姐见到她进房，就起来握手，牵她到一处去坐。

果真全变了。今天换了衣，全体换，一律白，从上衣到鞋：像朵新开放的百合花一样，躯体圆圆的，在素色衣裳下掩着的肌肤，灯光下映出浅红。头发蓬蓬的，黑得同二十四五夜间那样黑。动人极了。

“琫小姐，你瞧姨奶奶真是太美了。”

琫小姐就笑。我是在琫小姐笑后才知道我说话过分的。她假作不懂琫笑的意思，问琫我说了些什么话。

这是我们在我房中亲嘴以后第一次见到，她竟没红脸。她那若无其事的样子，是我意料以外的。

琦琦倒在她身上，她又察觉琦琦头上的香水味儿了。

“姨，这是曾叔的，香极了。”

“你们男人也作兴用香水，七少爷还偷用过琫小姐的！”她说了，照例的用笑作尾巴。

“男人难道就不是人么？”

“二哥近来才变，往天似乎不用过。”琫的话有刺铎。

我若不听到，琫是没有法。

“为谁？”她却故意问。

我怕再引下去了，转了个方向，说到别一事上去。

“我们今天为姨奶奶买得有蔻蔻糖的，”我说了，琦琦记起糖，离开她身边，到镜台边取糖给姨看。

“琫姑不吃咱们俩吃。”

“好极了。”

当真琫是不吃蔻蔻糖的。琦琦也只欢喜牛奶糖。这是为谁买的？她当能知道。

记四月二十三

她同菊子才洗过澡坐在菊子房里换袜子，听到脚步声，菊子从脚步轻重分出是我了，大声嚷：

“二哥莫来，别人换衣裳！”

“换衣裳，难道就不准人进来么？亏你到学校去演讲女子的解放！”

另一个人就嘻嘻的笑。

我是停在窗下头，不动了。

“二哥，你以为我怕你么？别人——”

“别人是谁？”我明知，却故意当作不知道的样子开玩笑。

“我知道，别人就是琫小姐，哈，看到你们长大的丫头，倒会装起害羞来了！”

我就进去了。菊子不做声，正在脚上扣那脚带子。她是披着发，赤了个双脚，穿露胸衬衫坐在床边一张矮椅上，见我，故意把脸掉向墙的。

我还故意装近视：“琫，你不理我了？那下次再莫想要二哥请看电影了。你看你那披发赤脚样子真像活观音。”

她更笑，慢慢转过脸来看了我一眼，脸绯红。

菊子对我做鬼脸。“二哥真会装，你不看清是她么？我不信。”

我所见到的，是些什么？一个夏娃样子的女人，就在我面前，脸儿薄薄的飞了一层霞，这是证明吃了智慧之果以后的羞赧。我痴了，坐在菊子床上尽发呆。

她起身来取袜子，背了菊子对我眉略蹙。这是什么意思？我不解。发了我的气吧？不是的。不愿我进来？也不是的。

“闹了你们不便再谈知心话了吧。”我装成要走。

“哼，”她把嘴略扁，冷笑一声坐下去。菊子鬼极了，假作在理袜子，偷偷悄悄儿却注意到我们的动作。我才明白她是怕菊子。

我又坐下了。我摇头。我忽然又记起妻来了，这时的妻

不知如何在受苦，我却来到这里同一个妇人胡闹。我摇头自惭，但是我可不能离此而他去，我为眼前的奇迹呆了。我不能一个人去空想分担妻在故乡的忧愁。我应对于目下的一切注意。我就先说话。

“菊子，今天听说七弟请你吃冰其淋！”

“请我？”

“他单只请你！他还同我说，前天到西山，到碧云寺时——”

菊子不做声，红了脸。我报了仇了。尤其是，我说的话在语气上我故意要她知道菊子同七弟关系，她去望菊子，菊子抬起头来也望她，菊子笑，是有了把握的微笑，接着就借故走进里面房里去。

菊子进去了，她在穿一只袜子，向我摇头制止我冒失，我不动，仍然坐在床边等。菊子猛从内出来，以为我们或者正抱着亲嘴，正好大大的取笑，谁知失败了，只好搭搭讪讪仍然坐下去理发。

“菊小姐，你是怎么啦？……”

“我要看你们——”

“要看我们。我们难道怕你看么？”我去望她她却笑。

她把袜子穿好，头发随意挽成一个髻，到瑋小姐房去了。菊子也要走，我止着。

“把我拉下来，别人却走了，这有什么用处？”

她因了菊子的话却不即走开。

“莫听菊子话，你去吧。我要同菊小姐谈一两句别的话，才不准她走。”

她看看我复看看菊子，用手扶着头，露着肘子同膝弯，

出去了。

菊子又同我做个鬼脸，我不理。

“二哥，你扯我下来有什么话可说。”

“有话说的。”

我的话，要说的是太多了，不知说那一句好。我要问菊子，七弟是不是全知道了？我又要问菊子瑛小姐怎样。我还有要说的，就是请菊子莫太刻薄人，应当大家通融点。但我先说这样话，我说：

“菊子，你得小心点，大姨知道你同七弟事情你就够受了。”

“我不知道。你们才要小心哪。”

其实两个人都怕，各人做的事，全出不得客，为婶婶知道就全完事了。

“二哥，我只怕子明，设若他一察出我们的鬼事情就坏了。”

“我可不怕子明，子明不会说。”

“子明在极力同姨嫂要好，你不见到么？设若他见她只同你好，一发酸，保不了——”

“子明有毛病，他同四姐也有一手儿，要说时，我们就大家全说。”

“当真吗？”

菊子真不能相信我的话。然而我是的确的确见到他们做了一些比菊子同七弟还大胆的事。子明就因为明白我了解他们的关系，近来对我特别好。我是对子明以为无妨于事的。除了子明我倒有点儿怕瑛。不过瑛方面，若非菊子说，万不会失败。瑛近来，纵常取笑我，但我相信这只是瑛凭她聪明

的眼睛看出一部分，绝不会知道我们当真就已怎样怎样的。

“我有点担心七弟的口。”我说，我意思是要菊子莫同他乱说。

“他也不知道，不过听了琇小姐取笑，故来套你的。”

然而我断定这明是菊子告他。要菊子莫同七弟谈这事，是无法。我说：“你嘱咐他口要紧，就是了。”

“好，”菊子起身了，转身就要走。

“慢一点，菊小姐。”

“怎么啦？”

我告你句话，还有什么可告的话？待着菊子近身来，闪不知，在她耳边吻了一下子。菊子半嗔半恨的把眼睛鼓了一下就走了。

夜里几人不下棋，在客厅跳舞，因为记到菊子的话，我留心子明对于那人的一切。

记四月二十五日里

这口晴，赶到晴，我往市场去，卜我此后的命运。

匀姑来。匀姑因为同子明有了些把戏，给琇撞见，琇去告她妈，因此有了两月不敢过这边来了。听到子明昨天有事上天津，一时不会回，就从石虎胡同来看菊子同琇等。

几人一哄进到我房中。

必是菊子同匀说了我的什么话，一进房，几人便都笑。

“二哥房中真是香，怎不把我们一点香水使？”

琇说了，单向匀姑笑。

“咱们自己找吧。”匀姑说到什么就会动手做。

“我是不准野蛮的。”

“准不准，由得你？”

在我床头终于翻出那瓶香水了。匀姑也够坏，故意把香水瓶子下所贴好的价目单子高声念：

“四块八角，好，二哥，可真了不得，也用这种香水！这不是男子用的，给了你的妹子吧。”

匀姑不客气，就当真把那小绿方瓶子捏着不放手。我不再做声。在这一群小姐中间我是做声不得的。这些人，虽说各人都有各人的毛病，但是我同姨的事，在她们心中，终是酸酸的！就中匀姑尤其是不饶人的女人，她并且有她理由。

“二哥，我吓你咧，看你舍得舍不得，谁知脸上颜色也变了。”匀姑说，带了笑，又同琫故意将我来打趣，“你瞧，琫小姐你瞧，二哥本来为别一人预备的东西，见我要拿它，说不出的苦，全给现在脸上！”

“本来是为你买的，知道你是今天要来的。”

话只是平常的一句话，但在语气上，我加了我们在过去曾纠缠过来的回忆，以及暗示，匀又同子明的关系，匀不能再做声了。我能猜出我的话，在匀姑心上一击的分量。

菊子走过来，抢了匀姑手中的瓶子：“匀姑不要让我拿，这几日，我正嫌我的香水不好哪。”

“菊妹妹，难道你要这个么？我听说七弟——”

话不让说完，菊子走开了。

琫小姐同匀，不久也去了。

就中匀姑有一点心事，不是琫同菊所知。

因了匀姑来到此，又把昨天转去的姨从西街接来。

“你来吧。是琫小姐的命令，说，匀姑在此想见你，即刻

来。”

“即刻下吗？今天为四老爷吃报母斋的，要来也得晚饭后。”

“你来我还有好事情告诉你！”

“你的事情我全都知道。嗤……”末后是一笑，电话就挂了。

晚饭后，那还隔多久，如今才止两点呀！因匀是客，琤请看电影，于是我同琦琦因为做陪客，也一同坐汽车去。

琤同菊子在卖票处买票，先同匀姑琦琦三人上楼去，上楼梯时匀姑让琦琦先走。轻轻说：

“二哥，我听人说你近来得意！”

“听人说，是听那一个丫头说的？”

“是琤告我。一个人，是应要爱……”

“姑姑怎么那么走得慢？”琦琦带跳带纵早已到了楼口了。

我望望匀姑，匀也望望我，我们都无言。我们快步走上楼。

回到家来独自一人在房里，想起些旧事。口香糖是我平时几乎可以说是嫌恶的东西，但近来枕头下这类东西的颗粒又可以寻出了。五年六年以前为了匀姑用过有半年，含到口内来哺匀姑也像正同昨日的事一个样。如今匀姑除了头发剪得很短以外，仍然是旧日的匀姑吧，但我们当年的情形这时却无从来再续了。因为匀姑是爱用茉莉花味的香水，这糖在此时嚼来也总像有那种甜媚的感觉。又因为那年是九十月里使用这糖独最多，那时的情景，留有深深的印象在脑中，一嚼起这糖来，就又似乎还有潇潇秋风秋雨的思念。我们的爱，

这时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目下的，纵是到了白热的情恋，不是只要经过三年五年，又会同前事一样无影无踪么？我想：

难道是，但为了三年五年以后相见，追忆起旧情时可以怅惘一阵，我们才来爱？

果真是那么，这时节，也就可以退步了。

若说不，再进，进到两人身体合并在一处，这是可以永久维持下去的事么？

永久是不能，则以后在这事上的怅惘，尽此一生，附骨贴肉，我就来回味我们这恋爱，我受得住么？就是这么办，也可以——

然而在忠厚的妻的拥抱下，我来回味这浪漫的恋爱，我的对妻的负疚处，还好意思要妻饶恕么？

.....

我还想到我应当做的事情，这就是把妻给予我的力量同到勾姑与我过去如今的关系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动机。若是这时那人在我面前，我会作出一些与我近半月来截然相反的事情，那不一定的。也许我还能故意找出一点我们可以决裂的小事，来扩张，来延长。也许我……

但我同时又想，我也许一见了她，又能承认我一个人独处时所引起的不是良心乃是魔念啊！

呵，我这一刹那的魔念，能有什么用？

记四月二十五夜

我估算到时间的步伐，那边家里吃饭应比我们这边早，估计她不久会一人来的。我就含着我那特为了接吻而用的口

香糖，捻息了房中灯，坐在大客厅的一个虽当路却黑暗的椅的上面等。

我把守到那出入必经的关口。这里去到琇小姐卧房，还得经过大餐间，后大餐间过去是一个长廊，再过去是小厅，小厅左边是老主人的卧房，顺到卧房窗下走，转那绿的圆拱门，进另一院子，那里一排三间偏东一间才是的。我预备要做一点别的事，就呆着，张了耳朵去听外面的鞋声。

客厅因无人，大的灯不曾开电门，只有柱上小电灯发光，很冷静。想着：在这样一切安详沉默紫色的银色的薄暮里，淡淡的橘红色的灯光下，咬着耳朵谈话，复搂着颈脖亲嘴，那是如何适宜的一种高尚游戏！

从等候中我才证明时间对于人间的恋恋不舍的样儿——这真使我焦心。

终于，它它它在那大院子角门石地面上有了鞋的后跟触地的声音了。我站起来，但忽然变计又坐下，且把全身隐到灯光所不及处去。我想突如其来在她刚到我面前时猛的立起身，来吓她一下。

“啊！”我轻轻的喊了一声嗨，挺然立起来。

出我意料以外的，是她却只很庄重有礼的对我那一笑。

“我想吓你一下哩。”

“一进这厅子，就望到你了，你以为我不曾见你呆样子么？”

我觉得我有点惭愧了。

她却不即走，停了步。

“你一个人在此干吗？”

“我等你。”

“我要你等我干吗？”

故意那么说，还故意要走。为了解释等她的意思，我拦住了她。

“不准走！”

“又不是郊野，你拦路打抢人么？”

“是，我抢你，我要抢你到我房里去。”

“你疯了！”

真疯了，这抢人的我，当真有要她跟我跟到卧房里去的意思。不过我不敢十分用力。我怕一个听差打从外面来碰见。我也不拉她，就只不准走。

“放了我吧，来一个人就不好看了。”

“我要吃一个点心。”

“我不懂。”

“不懂吗？就是这样——”我把手，揽了她的腰，我的嘴，贴在一个柔软嘴唇上面了。

点心是一个便够么？十个也不成。

一个人，顶容易上瘾的嗜好，怕再也没有比同恋人亲嘴一事为坏了。吸大烟，打吗啡针，喝红茶，以及我中国还没有人试过的吃大麻，都不会如此易于成癖。只要一个妇人的嘴唇，有一次在你粗糙的略有短短青的胡子的嘴边贴了一秒钟，你就永远只会在这件事上思索那味道。一个年青男子他那不会餍足的事，恐怕也只是对于他的女人做那些略近于麻烦别人的举动！但这能怪男人么？谁教那嘴唇红得诱人？

我秉承了胆大心细的名言，却自动把这女人从怀中释出。

“谁告你这叫点心？”

“这是比亚北的奶油酥还精致美妙不会伤食的东西。”

她禁不住一笑，低着头，快快的向里面就走。我抢身前去，我们是并行，手，本能的，仍然揽着腰。

我们一同行至暗处了。将要走到大餐间的北门边，她慢了脚步。这里比其他地方全要黑，纵有人过此也不会见到。她停了脚步。我们抱成一块在那过道中。借着客厅那小电微弱的光返射到另一处玻璃上，我能看出她脸的轮廓。柔软的硕长的身体，斜躺在我的臂弯里，发挥着异样的肉体温暖香味，我疑心我是抱了百合花的神。

同匀姑亲嘴，站着要低头才行。这人则我还须头略仰。她把头压在我肩上，我们便脸摸擦着脸了。这时是轮到她吃点心了。我的额，我的耳，我的眼睛，我的下巴，每一处被她用嘴亲过的地方都像怪好过。她的长耳环子碰着我的脸上时，我有说不出的一种温柔的灵感。

“让我学你来吃点点心。”我想照样办，要吻她的脸上的各处。

她说不，够数了。

然而我的手是不能放。我为我这臂膊叫过屈，这时若手是稍松，我断定她是要逃。

“还不放我么？”

“不。我愿抱着你，至于永远。”

“莫说呆话吧。我应进去了。放了我，回头我们——”

“回头——？”

她不答回头做什么，乘机掰开我的手，像一只鸟飞跑了。

我尽发呆站在那过道中不移动一步，听到一阵急促脚步从长廊下到小厅，进了小厅后，就听到几个人的笑声。

我随后走到长廊去，暗听她们的话语。

“等你一天哩，”这是勾的声音。

“对不住得很，”这是她的。

“我们去找二哥去，”这是菊子的。

我听到要来找我，着了忙，轻脚毛手走转到房中。

果然不久几人就来了，菊子当先锋，琦琦又当菊子的先锋。

“曾叔，姨来了，”这孩子，怪得凶，会来在我耳边说出这样话。

“姨来也得大惊小怪么？”

“因为糖。”

琦琦不说了。因为糖，又有了新买来的一大包，姨来琦琦可以同姨平均分，所以琦琦同我一样盼她来。

（第一部分完）

记五月初一

有人忽发癫狂，把自身奋力掷火中，不顾一切，这人行作为常为世人所注意，众目为癫子。这人又是一英雄，因其能舍身于人所畏惧的事业上：在把身体牺牲到某一主义上的人，其呆劲，我们是从无从分析英雄与癫子的不同处来的。但是，除了少数人算例外，那无数的在情欲下殉了生命的人却为世人所忽略过了。把自己的灵魂掷到女人身上去，让恋爱的火焚烧着自己，这类事不是常常有么？如今的我，不也是正就那么处置了我自己么？我想我在“癫子”与“英雄”两种名称上，无论如何我总占有其一种。也许别人在这事上应称为

英雄，我则免不了在另一时让我自视为疯子。

这事分明的，便是这恋爱，与其说其建筑基础于两人的灵魂上，倒不如说是得先在身体上来打桩子。然而直到如今除了那色授魂与的人前斜睇与背人时的像一块汤的搂着抱着外，我另外究竟做了一些什么伟大的事？我应做，我唯一应在这小奶奶身上做的事，我可不曾做。至于一些废话，我说了一大堆，一些不拘在菊子，或琇，或……我都可以下闹的事情，我却也同到她闹了不少。

“再进来一点，”这是这妇人在每一次为我所拥抱时节所给我的一种无声的命令。我似乎是在进，如所吩咐的。然而我就不曾大胆走那我所应走的道路。且每到这样路上我气似乎就先馁。我把一些利害，一个中年人沾沾于名誉的理智，来作我的保护人，我宁死力掐着我的情欲的滋蔓。老子的“不见可欲而心不乱”的话语，我适得其反。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我成了勇士，我成了兽，我没有理智，没有任何种顾忌，我把我自己同她处置到一种白热情境里，我们全是裸体的兽类，任意的各人在生殖意义上尽其性欲的天才。但一见了她，我完了。见了她，在一些撩逗下，我证明我能力的存在，更进，我感到她的需要，再进，我便害怕起来。为了懦，我好好敛藏了我的本能，老实了。每于这种情景下，我所采取的手段是逃。我能逃得很远那当然是好。不幸的是我虽逃走也为她的吸力所引不能走多远。

我不能因此远去。我有原由离开这地方，但我总不能因这事情当真的逃走。我以为于我有益的只是在这诱惑上起一点障碍。或是其他的人妒嫉之类使我们不得不距离得稍远，又不过远。假使近，近又不至于当真走到危险的事情上去，

这也好。

我又只能对天祈祷了。我希望神能给我能力以外还给我以莫使陷到不可自拔的阱里的幸运。我承认我是有着绅士的癖好，在感情上也容不下渣滓，虽有情欲的火在心中燃烧，却能用我顾全体面的理智的水浇熄的。然而这两种分量的消长，是不能在固定天平限度上，万一，在一度的亲嘴时，我即或是不改故常的我，但是她，却把她的裸露的身体展览于我面前时，我有什么方法再来拒绝这下阱的必然结果？

我是永远在这事上矛盾互相抵拒着的。明知是不可能，就不燃烧也罢。然而岂止仍然是燃烧么？有一时要爆裂，这是我先就自信终有那一日的。我到那时会丢了我的理智，会无所顾忌的将自身放在一种情欲的恣肆里。

翻翻我的这一月来的日记，我真要奇怪我自己起来了。我记了这样多琐碎的属于各人表面关系的动作，像在写一种供人开心的小说样的闲心，来为这生活作一种记录。我就不能做一点别的事情么？我要陷到这情形中有多长日子呢？我当真要来讨一个姨太太了么？这一月来我把妻安置到脑背后，然而脑背后也是没有妻的影子的。我对我这一月来的行为，真只有嘲弄，只有痛哭，没有一点觉得是可喜的地方。

如今是又有过四天不见了，难道这一场梦就如此平安醒转来了么？难道这就算是完了么？我不能相信我们会这样淡淡的收场。天知道，这个妇人在我身上目下与未来所想到的是些什么事。

我能瞧得很清楚的是我自己理智与情欲的争斗，我不袒护任何一方面。我尽理智保全我，制止我，警告我不向那崎岖道路上冒险，我同时，又并不蔽塞我感情的门。有时我为

感情拉到一个顶危险的玩意儿上去，理智却临时出来牵我回到平静方面休息了。就在这样拉拉扯扯上头，我可得到比牺牲我情欲，或牺牲我理智，还要苦恼的苦恼！我简直不能动弹。譬诸用针作毡毯，翻身来去全都是那刺肤的尖针，

天使我再聪明一点，或再傻一点，我相信，我就非常容易把我安置到那合宜于我的事件上去了。

只发我自己的呆气也是无益，就让这感情爬登到绝顶，再从高处跌下就完了。我今天来决心做这件事了，把身子扮得干净点，预备到她家中去。以看她大嫂为名，我要再走进她身边一尺，把我们的心的距离缩短到事实给我们帮助的终点。

心理造的罪孽比我所能真在别一个人身上做的事情总是放大到三倍四倍，想起又自觉可怜。有些人，是不思索，不忖度，就去做的；又有些人，是单单从做梦中便能得到满足的；这两种人都少有许多痛苦。至于我，却把这两种成分糅杂在一起，既不甘于在自己一人心中煎熬这爱情的梦，又无能力去在别一人身上掘挖那宝物。就只在我这一种心情下活着的人，我把同情永远交给他们，我想人间世，没有比这再会苦恼多少了。

妻来信。附有钝儿一趴伏在床上的相片，是比去年离开北京时长大一倍了。信中有这样一段：

钝崽每天念巴巴两字，不明白是念粑粑，还是念爸爸，问他到底要什么，却用手塞进口里去。只要是能在

外面暂时好，混得过，不要挂念到我们吧。钝崽的外祖母寄来了四十块钱，又寄来了一大包荔子，有了荔子吃，小孩却不“巴巴”了。……

做爸爸的真不值得要儿子来念及！爸爸堕落了，爸爸却不责备自己，但抱怨你妈。的确，妻要是泼刺一点，我或者能用妻给我的积威制止到这不当的苦恼。

妻所给我的，在我身上所能生出的效率，只是一种更柔弱更无用的认命人生观，我可以预先在此写。

“妻的好性格，只是给我多向坏的方面找机会罢了。”

为了莫名其妙的内惭，我重新又把菊子说像一个人的那张妻的相片取出来，同到钝儿的相一起平放在桌上。

罪过，我从这相上生些怎样的胡思乱想！我想，我能为妻以外的人也可以生出这样的儿子，这人实在比妻还会快乐些不，一个人的野心的长人与滋蔓，真不是可以用方法铲除或预料得到的，我在妻与钝儿相片的上面，心灵上的建筑高人云霄了。

我为了迁就市场问心处那老骗子的卦爻，把别人的姨太太作为我的姨太太，且，我们在爱的亲洽的结果，成绩同时如像妻样养孩子了出版^①。我在再一刹那中已把我们的生活方法布置妥帖。我且将自己移到一种有了一妾的社会位置上。我便俨乎其然领略所谓士大夫最通俗不过的生活味道。……然而，结果，在“争”字同“占”字上生出了疑团，我不忘第一次那老骗子给我的鬼话，有了两人就有所谓争！即或占，然而妻若到此来，恐怕所能占的仍然也只其中之一！

在我心灵中，争占仍无从成立，让妻的印象据在我心上，我可以出入任何妇人女子队伍里，不怕罪恶的诱惑，若是不，且把眼前的人用心灵搂抱，则妻的方面，我放弃了。

.....

一面在妻的相前负疚内愧，一面我却把妻当成其所以使我在妻前忏悔的罪孽原由的那人。我在妻的相片接吻，第一次是感谢妻能使我有机会忏悔，第二次却是感谢天给我机会得近第二个女子。妻是左手，姨奶是右手；左手打了我的嘴，右手即刻过来摩，不长进的思想不久即侵占了我全部意志，对于左拥右抱的俗事，我没有再来固持反对了。

晚上，子明到我处来谈，觉得这人有点讨厌，这讨厌心情，是在听到菊妹说的话以前不曾有过的。

偏偏子明谈到她四次。

“我想，这人，有点儿……”他说。

“我对这事倒感不到什么兴趣。”回的话，似乎过于硬朗了。

子明到后大约看出我不高兴的地方，仍然保持他那美国式的活泼与蕴藉神态，点着照例的头出去了。

听到墙外空大车拖过的隆隆声，忽然想起马是很可怜的一种动物，骤然涌出无限悯恻情感了。马，在身体劳作上，无抵抗的服务固可悯，但我心灵上的不知休息的奔驰，没有一个人能知，也总不会有人对这漫无意识的只在一个希望上烦恼快乐的人加以哀怜底同情！

记五月初二

关于日子，我怕有一种详明的记忆在心中。不算日子也罢，一天是八十时十八时我全不欲论及。在恋爱中——尤其是在一种半神与人的梦样不可具体分析的爱中，没有时间的证明，那更好。不过，关于造成日子观念的机会是那样多，差不多随时随地都可见，像一种不受禁止随地可见的揭帖，在新闻纸上，在衙署发薪人口上，在公文上，在草木的花叶上，在人的身上，在光与声音上，在一切的动作中，莫不给人以时的通知，无聊极了。

有人说，人的生活，所谓现在，是没有，现在的意义，就是能“思索过去估量未来”而成其为意义的。因此人在时间上常更感到那性质的重要。但是，恋爱只是地道的现在的观点，真不必要懂到一个时候分为若干分秒啊！

把生活一半来爱人，生活一半来作人生百年大事业，因为要明白怎样算一半，时间那是不可不明白的。只是这种“一半这样”“一半那样”兼顾并筹的方法，在别的可以，在恋爱，却是不成！真爱一个人，是全部，没有小隙小罅可寻的。心只是一个，要是一上了这顶纠纷紊乱的道路，别的事业只能全放下，饥饿同时应放下，时间自然也同时放下！

我是当真已到把时间放下那种地步了，这样粘贴与胶固，是只有她的魔力能够如此的。

我疑惑我这欲望已从身体的侵袭而为心灵的拌和，这情形，是正因为难于见及而益显呈此倾向。一个童贞女与人初恋所给予男子猛鸷的热力与反应，我却从这妇人身上获得了。

她同样给了我不可当的热，有把一颗心浸在那眼波中游泳的趋势，同时我拿了同量的苦恼放在我心上天平的另一端。

我不期望我会为了这欲罢不能欲近还远的情形来在房中，呜咽的低哭！人为什么有这样痴？人为什么定要思量在这类乎灭亡的道路上驰骋？用手掌掴打我的脸，我是这样惩罚我自己，复嘲弄我自己，不过，心中的她的影子，却分明的是在向我妩媚的微笑。

菊子来，见了我，忍不住要把话说到姨的身上去。

“她要五号才能来了。”

“怎么？”

“原故是怕你。”

“为什么说怕我？”

“为什么二哥你要……”

“我不愉快只是为得了你二嫂的来信。我想事情又够无味，拖下来，还不知有多长日子才说到升官发财那四个字上。为了妻的在豫担惊受怕的原故，我真想走了。”

“你既然是想二嫂，那我也没说的了。她，可是为了一个人害了点小病。”

菊子，说话如其人，欲前又却，善于转弯讽人，可要人招架。

那么，我索性请菊子作个好人了。

“菊小姐，不要笑你二哥了，为二哥把她找来吧。”

“告你是初五。”

“难道今天不成么？”

“不成。原因是转到娘家去了。”

从菊丫头处又才知道姨的娘家是个穷旗人，嫁过来时竟一钱不去。一钱不去，这样一个半神半人的东西，本来是不应当用钱可以得到的！这女人，值得有半打年青孩子为她纠缠而发狂！值得人为她牺牲一切尊荣和骄傲！还值得人为她死！

不过从“一钱不去”的一句话上我可生出另外感想了一钱不去是应当的，因为这种人的心，只有用爱情来泡软的一法。然而把她成了私产的，又是怎样恶浊一个人！我为了这老天奇异的支配，废然了。

“菊子，我有了钱我也要讨姨太太了。”我是当成笑话说出我的愤懑的。菊子可看得出这并不是与我希望相违的表白。

“你们男人全是这个……”

菊子不说了，菊子要走。

“来，我告你！”

菊子记到前一次关于“告她”是怎样意义，狡猾的一笑，怕我的有了硬的胡子的嘴再要闪不知在她脸上生事，快快的走开，到房门外之后回过头来做个鬼脸，滴滴托托跑去了。

菊子对我也不是无意啊。这丫头，有了机会就能勇敢的向前。妻在此时还笑到她以后会同七弟好，妻的聪明万万不会料到这丫头有对她二嫂也不客气之一口！

为什么，在先前半年中菊子却会这么老老实实保守到七弟？让我来找一可信的解释。

……先前是，见我对妻互相的信托，制止了她向前的勇气，如今是，见到我是一个有懈可击的懦夫，一面由于见我与姨的小妒，我却是在被人轻视以后扩张菊丫头的野心了！我能明白菊子回送秋波的意义。这不算讨厌的累赘。比起姨

来虽全然两样，然而不算一件坏的无益事——玩味这不从耕耘中得来的收获，我这柔懦的心第二次又背叛了妻，在菊子身上，我也感生无穷兴趣了。

我又看出时间的分秒脚步了。否认了自己的前说，是为了听到菊子说姨要初五才到。今天才初二，还有七十多个小时才能见到她！每一小时我的心要跳上无数次，从这跳跃中，一秒的过去我也很明白。为了期待初五，我却比小孩子期待过年还诚实，对于一切给我时间的通知，全用无限的感谢心情表示在纯挚接纳，一切入我感觉的，变成新的意义了。

我同时，且又来否认了我恋爱整个的见解，为了菊子非无意的游丝萦绕。

天啊，你的子，缺少力，缺少分析取舍的理智，复缺少决断，但你同时又给了我太多与女人纠缠为缘的机会了！你于你子吝尚与慷慨的地方，我总不大很明白你意思，请从梦里赐给我一点我所缺少的质分，让我应付以后事实略有从容气魄吧！

记五月三日晚上

依然是为着莫名其妙的在心中燃烧着的那恋爱的火煎着熬着，行也不是，坐也不是。永远是自己内心的争战。虽然是人人生活都免不了此，但这互相消长又复俨然能维持理智感情两者的均衡，我所得的苦可多了！明明是有消长，我却仍然站在一条线上不动，这理由，便是竭我的力注入我所能受的苦恼于心腔空处，才保持到这常态。然而照这样支持下

来于我又有何种意义？

啊，恋爱，我在往者从那书上知道你的，如今我才明白那是解释得如何简单！尽文字所有的魔力，凭诗人精细的选择，用巧匠似的手艺来处置，所能道的又是怎样有限！在一个害着单相思的诗人，可以用诗一巨册来为他那想在女人唇上接一个吻而无从得到的苦楚下一个注解，然而这注解还是顶简略的注解呀！

从这看来我这日记是可以停止了。

但仅为了记载“美”的一字，能在我心上翻腾着怎样庞大的狂怒的波澜！我将鼓励我自己，在思索间，在喘息间，匀出那所能匀出的时间，来用文字把这一个浪花散碎的光景，一滴水珠消灭的光景，好好保留到这册子上！美的物质的型，是会有--日失去那动人的线终归一切消灭的；我这心，也将因年龄而为之衰隳。我想这记载，若能留下我的心情的碎屑一握，则这些碎屑，便可以供我异日白发盈颠时再寻这美的旧梦！

我因了欲在一种女性亲洽中提高我向前直进的力量，值琫派琦琦来作代表，邀我到大厅中去跳舞，我就去。

先陪琦琦作了一次英国总督呆子舞，立起一脚作雀跃。后陪两个女客。再后陪琫小姐。再后陪菊子。陪菊子，特别久，这小东西只差用她那舌尖舔到我鼻子。

全身像抖着的是菊子裹在绿色巴黎缎旗袍下的小的柔软的腰，同呈露极合度的弧线的臀部，使我心荡。她是乘到这个机会大胆的运用着那一双媚人的长眼对我无畏的施以压迫，我降了。这在当我从她眼光里看出她是已感到我成了第二个

七弟时，我就借故有事逃走了。

回到房子来时我只沉醉于那温暖的香，这香是菊子身上的。不过一离开菊子，我已移作姨太所有而来玩味了。

有那一日我将使菊子同姨不拘谁一个给我一个机会把这怪好受的汗与粉的混和气味嗅个饱！

我想：市场那老人，真可以当作神仙谨奉供养了！这至少是我前途一个好顾问。我直到这时，才懂得到二女“占”一男或“争”一男的卦爻于我是如何准确。

记五月四日

道德观念是怎样形成，那得一个哲学家给我去解释。我所能见到的是凡反乎自私的一种行为是道德的律例。然而，在我所有的环境中，我所惨淡经营的，是不是违乎道德律例？我成全一个人的爱，成全两个人的爱，把胜利的表面属于恋爱的对方，我是不是应当？让凡是爱我的人全得到她所要的东西，虽然所能给的是如何的少，但我不吝惜的非常慷慨的能恰如其分给与这女人，此应属于反乎自私一种行为？

越想便越糊涂了。

让我去在使我糊涂的本体上找那适当的结果，不想了。

在那廊下找到了菊子，拥着薄绒白色寝衣对了那日晷白石柱出神。

我不即上前。望到这样窄窄的肩背，我在她身上第一次感到春天的力量了。我奇怪我自己，在过去，竟能若瞎子，目中无人似的同到这女人住在一块地方有一年长久。我奇怪

这骤然的发现，竟使我忍不住要嘲笑我瞑然无知的过去日子。

爱这东西是永远不会找到适当解释的，这又不是说神秘，只是事实的纠纷不清。同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当我没有发现她在对我施以感情侵略，同到她不曾见我要爱女人时，我们却能和平过我们的日子？一个人，在另一个人身上，生出了性恋的意味以后，为什么见面便有不受用处？是吸力，所谓吸力的成分，又是怎样配置？

在这当儿，我放下我掘挖女人心中宝藏的锄头，是做得到的。但揭开神秘的幕，看看这富有的矿床中无价珠宝的罗列，也是我所乐于作的一件事！

我唯一的希望是我把菊子估量错了，则在我心中成立的罪孽可以一笔勾销。

“拿起我的锄头来，我用力的挖，也将设法来掩盖……”

走过去的我，轻声说：“菊小姐，有什么心事在此发呆？”

笑，用前晚跳舞时的章法望我作媚笑，且眉微蹙，若告我既知道是发呆，所为的是谁，我就应早明白了。

“一个人少胡思乱想点，她可以少许多苦恼。”我这话，成分是一半讽刺一半劝。

“二哥，你不知道你妹子。”

“我自以为太知道你了。”

女人就是那样，凡事均以眼泪为后盾。用微笑代表不出的，用嗔代表不出的，总得借重那微带盐味的泪。菊子这时虽不哭，眼睛却红了。

我并没有猜错，这是我的账！

先是我还只隐约听到地的震动，逃跑是来得及，如今地已张了大的口在等我的陷入，我除了闭眼跳进这阱中，别的

能耐全失了。

“到我房里去，”我说。她不作声便先走。

.....

“我平日真小看你了，菊子。”

“二哥。”声音轻，语句清，这喊法是与平时不同的。

“你不要尽二哥二哥了，二哥那一天总会为你们女人死。”

“死，要人陪吗？要二嫂陪是姨陪？”

“要你们三人都陪到我死，好使七弟在我死后还咒我。”

菊子不做声了，只憨笑。

我能从她脸上看进这小丫头的心里。我相信我能给她的快乐是她在七弟身上难于找到的。她把眼睑下垂像要睡的样子挨在我臂上，我还能感觉到这小小身躯的微颤。

那样大胆无畏的真给我吃惊不小，我不期望这一众中年年龄最小的她对于爱的具体表现却如此雄猛。

我想起一些关于论女子的心理学上问题，复想起自己身为男子却秉着女性懦弱保守的性质的事实，先是脸红内愧，旋即转了方向，把这小小身躯抱紧贴到胸上了。

“二哥，你……”

无餍足的接吻使菊子眼畅口涩，我在一生中只有此一时充分表暴了一个年青男子所有的气概。

“我爱你。”这话轻到像一只白蛉在飞去时那嚶的一声，然而在我心上的分量是重到像一块铅。

菊子会向我说这样话，真使我伤心。当五年六年以前还会要二哥抱上车的女孩子，如今已学得爱人，要人在她小的红嘴上接吻，用这人的生活变化作镜子，照我的脸孔，我是去老已就如何近！把这人的生活对照，我实在是应当离开这

年青人专有的爱的世界，在事业上早应有所建树了。实际上，我却如此不长进，我不知我这是中的什么毒。

“若这给张扬出去，照中国人的观念批评，才要我好受！比起我内省的苦楚还不知要刻毒多少倍！妻知道以后，从她的内心中影响到我，我那时要怎样的糊涂处置这事情！……”我想到此，手便松懈了。

菊子起身离开我到门边去。

“我走了，”她说，在声音上，颜色上，还不遗忘她那新为我所发现的本领的施展。

摇着无可奈何的头用手复招之使回。回来了。见我不愉快的苦笑，她用脸来擦我的脸。我第二次又把这女人身躯抱持了一阵。

听到内面长廊门开了，伊已进到琤处去。我一个人独留这房中，感到房子的异常空阔。我不明白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我不能在我所作的事上分析一下以后应怎样对付。像酩酊大醉的时候不能睡又不能醒，在这样情形下头最容易引起的是无所为而为的悲哀情绪，于是我哭了。

她，菊子，是天真无惧的，将一颗全热的跃着强的拍子的心掷到这新的恋爱上面，在我身上做着的总只是无涯的乐观的梦，那里会想到这是一生一世用眼泪同内省自忖所赔偿不来的事情？她不会想到一件不当的恋爱落在头上时节，接一次吻的代价是怎样大。更不会知道这里所牺牲的是一个处女无价可得的关于恋爱的幻影的碎灭。一个年青一点刚到发育完成的二十岁的女子，她对于爱的行为虽很蒙昧，却极能成全她感情的一刹那，比之一个近三十岁的女人总能见其格

外的大胆。菊子是，不加思索的，在一天两天中，就把我同到她自己举入顶高那一层峰头去了。没有跌过的人，他不会知道跌到地下以后的难过。我这不中用的中年汉子，如今是尽这小表妹子牵引到那悬崖道上去玩，有非陪到她同跌一次不可的趋势了。

我想天要试我担负罪过的能耐与忍受苦恼的能耐，也不应当选这样事来同我开心！一处的账还算不清，怎么载得住在两种买卖上来支配我忧乐？

一个将近三十岁的人，他把处世为人之方法学习得熟练到无往而不宜，因此他却把恋爱的方法全忘了。恋爱只是两个疯子丢弃了世界的一切，单在两人身体上心灵上找寻真谛的一种热中兴奋的游戏，我想在这种事业中保持我的神志的清明，只成立了悲剧的结果而已。

我又似乎得了什么灵感一样，望到辽远的未来，各人在感情崩溃的以后那凄惨情形：

……妻因此抱了我们共有的钝儿，跋涉于兵匪骚扰的乡村乞食。而我，在一种忏悔下自己用绳缢死了自己。而菊子，无助的独自到美国念书去了。而姨，便为她们的主人卖到娼寮里接客。

琦琦来，说姨来了，到了瑋姑处，要我去。我醒回来了，背已濡了汗。一个不当的吓人的噩梦，正像是为魔所指使乘我心虚而入到我想象中，实际上，终不会有那一日！

见到姨时，我不能说出我心情之一闪，所感觉的味道是甜还是苦。啊，这当面的人，便是用她的印象痛痛鞭打过我的灵魂的那人，除了跪在那裙边用口去同那一双白足接吻，表明这征服的俘虏之忠顺外，我无可作事情了。

“听菊小姐说你有了一点病，是不是？”

“听菊丫头说，那么，她总很明白我的病了。”

菊子笑，琤也笑，笑的内容是不同。琤姑是笑姨忠厚，是笑我可怜的样子。菊子的笑则我从这笑里可以看出菊子有那胜利自足的神气。

大家谈着闲话，各样的，戏谑的，不离乎这一家的过去的轶事。

琦琦一人坐在床上用七巧板排列一个打鱼人，换来换去总还缺少那个帽。

“嬢嬢，帮我的忙吧，少帽子咧。”

“天气热，不要戴帽子也得，”琤姑笑着说。

“是一顶遮阳帽，不是风帽。”

“那就把簍的下面一节作帽子。”

“那不成，鱼叉没放处。”

设使一个人在隔壁单听到这话，猜一年也不会猜到是玩七巧板。

渔翁的帽子，终于被琦琦找到了，喜得这小孩狂喊。

“一个人的成功全是要勇气。”

菊子听到我说这话，对我望望又对姨望望，口略抿。

我怕起来了。以后我见着七弟将怎样替他可怜！年青的标致的七弟，正为了太年青与标致反失了他的爱，我能用这话来向人自解么？

即如七弟曾同到她亲洽过来，我看七弟就不会给这女人以十分满意。我心想，七弟同我都是太缺乏那男子的气质的人，菊子的勇敢，却超过了我们了。

不一会，衙署电话来，问问今天是不是还去衙门？若不

去，就可要人把四月份一点薪水送来了。说不去。那边便说那就在家候候吧。有一刻钟左右，朋友替领的钱就差人送来了。有了钱，琫姑提议拿出五分之一来请客。

“二哥钱有用处的，要……”菊子直到如今还不能饶人。

“对了，”我说。“要我请客那可办不到，我还要拿钱去买一瓶香水为另一个人……”

“曾叔，为谁？”问的是琦琦。

姨误以为这话是落在她头上，脸红了。

我说：“为琦琦那头。”

琦琦不信。琦琦说是愿请客不愿要香水。

“你问菊姑愿不愿？”我扯琦琦到身边，咬了耳朵说，且要她去菊子耳边轻轻问。

琦琦到了菊子的身前，菊子不让她说话，拉着她的手就要走。“曾叔要我问你。”

“我们换衣去，不然就不要你去了。”

于是菊子同琦琦就走到隔壁菊子的房中去了。

偷眼望琫在摆七巧板，只冷笑。然而琫姑笑的只是姨同我，把菊丫头放弃了。

姨说下午还得转西街家中去看看，因为四太孩子放痘出了别的病。

“那不忙，今天是二哥特意请你的，你不去了，他倒不愿意做这人情。”

在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姨的老实处来的，琫说的话给姨无从再做声，然而背了琫时，就同我来作日语。

“当真姨不去，我就不请了。”

“那我就不回。”

客是势非一定要请不可了，菊子当真即刻就为琦琦换了一身新衣裳。请到什么地方去玩？适宜于我享福的，只有到北海划船一样事，并且船是现成有，不费钱，于是我先说出去北海。

“我要同菊嬢到公园去打球。”琦这话显然是菊子所教。菊子的意思，在打球当儿，琇是没有分，嬢将陪到琇，我们就可以在球房避开两人玩。

我说：“公园没有可吃的。”

请客就是请这些小姐们吃东西，漪澜堂的小窝窝头为客的全体所同嗜，想起吃，琦琦却先改口说是“到北海也好”了。

船是让菊子同嬢两人划，我同琇姑琦琦三人作坐客。划了三点钟，四点钟，绕着琼岛打了无数圈。到后还是坐客先嚷疲倦要上岸，把船拢到五龙亭东边。

琇先上了岸。我抱琦琦上了岸，再去用手援菊子。“我不要你的，”菊子说。菊子自己跃上岸。

船中剩嬢一个人。

“哈，我可不得上岸了。”

船因了先一个上岸的菊小姐脚一抖，离开码头有两尺。

她站起又复坐下去，拿一匹桨开始划。一众全在岸上笑。船为桨划动，又慢慢的贴了岸。她重复站起，两只手伸出向岸上的人，要一个人拖，她才敢把一只脚离船。

菊子同时手就伸过去：“来吧，来吧。”

“不成，”她可不放心。这样一来也许两人都得全下水。琦琦也伸手。这更不行了。琦琦还是别人抱她上岸的。

“曾叔你援一手吧，”琦琦见到自己不行就建议。

把手伸过去，她的手，就握着我的手了。正像故意一样还不即登岸。船是在脚下微荡。得两只手来。她握我右手，我握她左手，全捏得很紧。我们只敢让眼光互相稍接触一下。我是在这一天以来已为别人用眼波割碎我的心的人了。像带伤的鸟一样，正因带了伤，反而见了用枪打它的人觉着依恋了。

菊子在一切动作中还免不了不自足。话只盘旋在姨的头上，找机会下落。

“你瞧，小姐太太们总是这样的，上岸也得人援引，还是菊丫头成，能自己跳跃。”我是在这些话中，给了菊子一些小刺，可以刺进她心中。

“我不只能跳上岸，还能仍然跳下船咧。”

菊子的话虽公开的说，别人所听的是话的表面，我能翻出那里子。

“那难道也难么？”姨说时就笑。

当真下船是不难！我说：“下船是你们全能，那我倒得你们中谁来拖拖才成！”

大家笑，琦琦答应拖我，姨更笑。菊子不听，先走了。

我自己觉得机锋所触，竟无往不成其为爱情的禅合子。把公开的秘密话语意义反复成两面，让恋爱当对方独瞧那另一面，这中真有天才的蕴蓄！

平时的菊子，许多地方保留了《红楼梦》上探春的人格，说话则可以同凤姐吵嘴。但从这两天看来，人可老实得近于可怜了。

记五月八日夜

知道是琇同菊子睡东房，琦琦一人睡中间，姨独睡西边。

我用姨同菊子所给我的温柔印象作底稿，来描摹我倘若是能到了姨处，姨所能给我的惊诧与醉麻。

我烦恼起来了。

我说过，我凡事总不能发狂。喝恋爱的酒，尽量喝，是不敢，喝别人所喝的量，则无从有别人那醉后的糊涂。清明于我能有什么用？不过使我勒死我自己的欲望于最好之机会内。清明只能给我向前看观的畏怯，向前探讨的追悔罢了。在这里，我又忘不了我已不是在青年队里驰骋的人物。

一个在心中新起的煎熬着心的诱惑当前时，即急起直追是一个男子所应做的事。我就没有因应做而能去做的事，只有不应当单想而仍不得不想的事。

……一个男子，在爱情的下面低首下心的作俘虏，是必得要在身上完成某一类事才准得数么？将感情，从一些通常接近动作中，用手，用眼，用言语与态度的温情，给慢慢注入对手的心中，比沉溺到一种情欲的表现里为如何？一个女人，在恋爱赋与的意义上，她将以何事为终结？同是女人，就中姨同菊子又有何种分别？

把对姨的心情全建筑在身体一方面，然而这方向我就无勇气认准。并且菊子所需要与姨两样？我也不敢信。

这全是一种大型家庭青年男女的游戏，同用筹码打扑克寻太子那么趣味来玩，也许姨把这恋爱当作如是观，菊子也

并不两样。我这样找到我目下恋爱的主张，又像稀微得了一些前进气力了。

在我心中任何一类神，总不能帮助我变更一下持平矛盾的习性。我所找到的结论，只是用“追悔”接续我的“欲望”，其中放下了成为目的的事实。想作这事，这事虽使我应得用上无量过后的痛苦交换，然而当前的欢娱的分量也将给我永远的甜味，去作就有了。我却不。知与行的距离在我相差真是不能以尺寸去度。思想能把我灵魂拖拉到千军万马中驰骤，我怕开眼见一颗针刺进我的皮肤。

我走回头路，想用各样各式的鼓励与帮助，把我引回对于妻的专一的爱上去，那做不到。既是这样不或就那样，学一个坏到实际上的浪子，也不成。

年龄和智慧的毒中得太深，我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处置我到安全地方！

在一些片段思想中，我的怨，在自己身上觉得用还有余时，我把余怨平分给姨与菊子。女人是魔鬼是神，我分别不出，在幻想中是神在现实中却是魔。上天造人的巧妙，令人把爱与怕分子糅杂在一起，因此世界上才有笑与泪。佛把这事看得极清楚，才出家。我愿意追随到乔答摩身后同这大神宣战了。

记五月九日

到午时还不起床。一些纠纷，还没有理清。头昏沉如害疟。

菊子同姨来，在窗下，我能朦朧听到姨的细语的声音。

这算是害那普通一般青年男子的相思病么？苦恼如同琦琦所用的玩具。我却是自己用空想造成，用另一空想享受，再又用第三空想为击碎：我在这上面，于是流着我不必流的眼泪，用本来可以在此时发笑的脸来忧愁，用应当歌呼的喉咙来叹气。

概括说来，是我为了女人用心太过，用力太少，身心不调，害着癆症样的疾病了。

不知是谁喊我起吃饭，胡乱的应又胡乱的发了一下气。骂人吵了睡眠。

脾气也越来越坏。出到外面去，见了一切人，各在生活下莫可奈何的作乐与劳动，不是觉可恨便异常悲悯。

头是发了烧。身上也很热。天气又已近初夏，步行到西单牌楼身上像已泡在汗里了。

因为还没吃饭，就到一家点心铺去喝牛奶，总嫌点心太甜腻。是，一个有了老的成分的人，在一切事上，都只能接受那淡淡的礼物了。吃的是，用的是，要恋爱，也只适宜于那轻描淡写的友谊了。这世界，我有许多东西均无分享用了！有好些地方我不应去了！有好些的地方我不能在那里盘桓了！那新的时代，为一些少年所开辟的毛糙的大路，我不能走了！

回家仍是睡。在凄凉中想起妻对于我过去不少好处来。当到晚上这一家所有主人全到我房中来玩时，对菊子，对姨，我差一点要公开的说是我们以后全应醒过来，不必再在这可怕的游戏上面开玩笑。

琇姑同她们去后，装作要问我匀姑所请的医生住址，独自回到我的床边来。

“二哥，你应当要自己保重点，这是不值得的。”

平时对琇所能给我的印象，总以为在待人方面是一个太聪明精细了的人，有时且真不乐于同她谈话。这时琇姑的话不知怎样觉得是忽然同妻一样动听了，于是我把头顾自掉到一边去。她知道我是伤了心，不再说什么，就走了。

琇姑所能明白我的还不到一半。她不过以为我是于姨这方面为那近乎单恋的无望无助所郁闷。姨则更茫然。这中只有菊子知道多一点。不过知道多一点，是不是能使我这病就好？

我拟定在明天要上天津换一换空气，还想不让这几人知道。

记五月十日

大约是一晚睡得还好，早上起来似乎心情平和许多了。在一个病态的心中所起的波涛，总比身心健全的人要可怕得多，从我自己身体上面便找到那证据了。

我似乎忘了我所作的一切事。我忽然又不想走了。我的病，只是过度的疲倦，在一种安静的休息中便可以恢复了我这疲倦的。当精神复了元，又吸了些晚春清晨新鲜空气后，血在筋络里流，有了力气，有了那种找一件麻烦到身上的欲望，我决定的在今天要在我的恋爱上建树一些奇迹了。

在往常，我总是每当早上要比晚上人是乐观一点的。一件平常事情凡是在早上可以一笑置之者，当人精神支持不来

时，就会觉到十分的难堪。这时我把一些临我头上的难关看成非常容易解决了。我知道我将怎样走我所走的道路。

我先莫说我的希望。至于姨，她在我身上所需要的，我将全部的送她，无所吝惜。菊子在我身上做的梦，我也只有让它实现之一法。给人以幸福的同时自己也将得到无涯的幸福。假使是，这行为，有非在他日以十倍悲哀作偿不可的趋势，我愿这不幸，全落在我一人的头上，与姨是无关，与菊子也无关。

自杀与自弃的理由，昨日在我心中固定的根基，到此已不必摇撼，即坍了。

我将好好的做人。

倏然的痊愈，使菊子疑心我昨天病是假装。这我没有说明我心情变化的必要。

在早饭时，我周旋于姨与菊子之间，我以为我已年青十年了。

稍稍使我感到不快的，是菊子这人，她近来越注意到姨的行动了，除了自己到我身边时，就不让姨有单独同我在一处机会。然而也正因为菊子明知有姨在，故对我就更见其亲洽，在一种类乎竞争上的买卖。姨却时时还小心防到菊子的知道，谁知菊子则已在那里任意加价了。

让一个善于在文字上装饰他的热情的诗人当此，他将对这一日就不知要采用若干甜蜜字句来记述这事情！我呢，真找不出怎样方法足以称量这幸福的分量。那竟像自然而然的事实的发展，没有传奇的意味，也没有梦的意味，太平常了。

这正是，凡是饱啜甘露弄得酩酊大醉的人，他却不曾闻到酒的香味。其不得酒喝的，但能远远嗅着桌上的酒的，反而能细细分析那芬芳气质！“一个拥有了姣艳妻妾的人，他会觉得那记述一个人热情喷溢求恋失恋的诗歌为无聊；一个终日同标致情妇亲嘴的人，他会觉得专描写初恋亲一次嘴以为奇迹的小说为浅薄可笑。”这话是璩若说的，说得对。

我不承认我藏在这幸福暂时的荫影下，是怎样值得我来多在这册子上记录十页八页以为可羨的事的。给一个读者以足以兴奋的描述，这是一个文学作者文字的夸诞，我自己却用不着这类东西。我能把我一些细碎的片段的印象，保留到我记忆中，把我心在某一时间转变的大体，保留到这册子上，到我老去，到我见到这随了年龄人事变换而消灭的恋爱寂寞的结局，我那时，会就能靠到这些可珍的过去，温暖我那成枯木涸池的心胸！

记五月十二日夜

让我把这一晚上的事好好保留到心上吧。

我来说我的惭愧。像一个小贼一样，提了自己的鞋，赤足踱过长廊，从那绿的圆拱门走到姨的窗下去。对着天边凉月，我几次要返身了。记起那“鞦袜下香阶，手提金缕鞋”的词句，又不由不自笑自怜。这才是一种男子最高雅的游戏！想到这游戏的最后一幕我要痛哭我这幸福了。一个但能饰演无抵抗的悲剧的丑角，要来作这英雄的事业，我的齿，我的手，我的那血液充进的心！这可怜的人，他没一块肉一根骨能受意志的支配，居然撞进极西的那间房里了。让我在这事

永远保留我那惭愧啊！我几乎要晕了。我几乎喊了。若不是因为别的一间房中有稀微声音使我从恐怕中找回我的自尊心，我不知我进了房中又怎样。

这是赴幽会的。哦，一个初犯着窃物案件的人，同到一个初犯了窃人案件的人，他们的惶恐，不知是在什么地方不同一样啊！

似乎并不曾睡好，见到如同一个癫子的我撞进房，这人便轻轻坐起来了。

我不能说明这惊讶神气。

她把眉略蹙。

我走过床边去。我静了。不怕了。不促了。举眼望一切。

房中没有灯，白的月，正从大的窗上映进一大方白光，姨的头，姨的肩，姨的夹被的半截，以及地板上面姨的白鞋袜，全都浴在月光里。

这是一种梦的景致与梦的行为！

人是站在床边了，她把身略移向里边，让我坐。坐下了，没有话。我并不望这维纳丝神，我却望着月。

一种诗人的呆性子在我灵魂里潜伏，我是每每遇到月就痴痴呆呆忘了人我的。

姨的无袖的手臂，从被里伸出，把这臂引我向她的，望月光下的脸，更白了。我轻轻叹息。

姨的眉展开，微笑了。

把男的情人比作狮，比作虎，复次比作狗，都有那贪馋饥饿的比喻在。情欲能使一个平素极其老实的人成猛兽不可

当的动物，这也是事实。在先我为我自己设想，也是以为一见到她就应同鹰擒一匹兔模样将伊攫在我怀里，随后是贪馋恣肆的接吻，把我的力，把我的性命，给这妇人以疯狂的麻醉，而我也为了这占有的男性牺牲，冒险的快乐，暂时死去。

我错了，凉月与静夜，把我情欲软化了。我说得美一点，便是我们为月光所诗化了。

我不愿在此复述我们怎样接吻，我的文字的力量，在亲嘴一类事上是失了性质的。

在一种沉默的长期拥抱里，我认识了人间的美了。

那长长的发，披散到肩后，像用黑夜所搓成。那肩，是软玉。那乳，照所罗门歌说法是一对小白鹿。

“你去了吧，我很害怕！”

“我们是，分担着惊怕也分担着欢娱，我才大胆来！”

“我不是不爱你，我怕她们会听到。”

“我因了爱你，才冒这种险来这里的！”

用那柔软像五根嫩葱的手引我的手到她胸边去，心是卜卜跳得如一面敲着的小鼓。但我把手移动了地方，没有畏缩。我的手，从此镀上一层永生柔腻感觉的金了。

姨慢慢的睡下去。

“我的妹子，你身如百合花，在你身上我可以嗅出百合花的香气……”

我轻轻唱着一首所罗门的歌，颂我对神的虔敬。

我从此可以放心了。倘若照僧侣所传，人死将受那最后

的审判，到上帝面前去秤量我的善恶，或者游十殿，谒见那各式各样脸相的阎王，我将有话说。凡是我应做的，我已经做了。一个没有得到她分内应得到的爱情的人，我服从了神的意旨，已给了这个人了。神所造的这个女人的灵魂，被恶男子在那上面玷污过有痕迹的，我用我的爱为洗刷过一道了。我为使这女人了解你大神在青年男子身上赋予的气力与热情，我所以去爱她。我让她在我身上觉悟她是配做一个年青人妻子和一个年青人的情人，……

我还愿意给她爱的认识以外再给她以对现世不满的指示，因为你大神既把她雕琢成得如此美丽，却赋予一个如此驯良安分乐生的性格，更处置她永远到一个顶肮脏的人身边，这最苛刻最不公平的待遇，我要她知道你司命运之神的可诅！

① 成绩同时如像妻样养孩子了出版 据初版本载，原文如此。

梓里集

新編集。集名选自作者生前所拟的一组集名中。

编入 1925 年 ~ 1928 年间发表的小说 10 篇：
《福生》、《画师家兄》、《更夫阿韩》、《瑞龙》、《赌道》、《堂兄》、《往昔之梦》、《黎明》、《哨兵》、《屠夫》。

福 生

哈，看看背书轮到最小的福生来了，大家都高兴。

虽说师母已在灶房烧了夜火，然而太阳还刚转黄色，爬到院中那木屏风头上不动，这可证明无论如何，放学后，还有两个时辰以上足供娃娃们玩耍。

“呀，呀，呀，呀，昔……昔……”

“昔孟——”

“昔孟——呀，呀，呀，呀，昔孟——呀，呀，……”

“昔孟母！”先生拈了一下福生耳朵，生着照例对于这几个不能背书的孩子应有的那种气。

求放学的心思，先生当然不及学生那么来得诚恳而热烈。然而他自己似乎也有了一点而发急，因背夜书还不到第二个时，师母就已进来问先生讨过烧夜火的纸煤子了。

“昔孟母，择——呀，呀，呀，择，择邻……”

“择邻处！”这声音是这样的严重；一个两个正预备夹着书包离开这牢狱的小孩，给那最后一个“处”字，都长得屁股重贴上板凳！

大家怔怔的望着先生那只手——是第四个指头与小手指都长有两寸多长灰指甲的左手。这时的手已与福生的耳朵相接触了，福生的头便自然而然歪起来。他腿弯子也在筛颤，可是却无一个人去注意。

“蠢东西！怎么？这大半天念四句书也念不去呢？”先生上牙齿又咬着下口唇了，大家都明了先生是气愤。至于先生究竟为什么而气愤？孩子们都还小，似乎谁也不能知道。也许这是先生对于学生太热心了的原故吧！不然，为甚先生的气总像放在喉管边一样；一遇学生咿唔了三次以上脸就绯红！

“你看人家云云，比你大过好远？一天就读那么多书。你呢，连这样四句好念的书，读了半天，一句整的也记不到。同人吵嘴……哼！都为我规矩坐到！就慌到放学了吧？……同人吵嘴就算得头一个，只听见一个人镇天吱吱喳喳，声气同山麻雀似的伶俐；读书又这样不行。”福生耳朵内所听到的只是嗡嗡隆隆，但从先生音调顿挫中知道是在教训自己。

先生的手，是依然恢复原状，在他嘴巴边上那五七根黄须上抹着了。歪过头来许久的福生，脸已胀得绯红，若先生当真忘了手的疲倦，再这样的拈着继续下去，则福生左眼的眼泪会流到右眼——连同右眼所酿汇的又一同流到右颊上去，这是不用说的。先生手虽暂时脱离了福生耳朵，然而生书一句背诵不得的福生，难道处罚就是这么轻快容易（拈一阵）就算了？那有这种松活事？若果光拈一阵耳朵完事，那么，我们都不消念书，让先生各拈一阵耳朵就得了！根据过去的经验，福生在受处罚之先，依然就把眼里所有的热泪吓得一齐跑出眶外来。此外七八个书包业已整理好了的学生，各注意到福生刚被拈着的那只大耳朵，紫紫红红，觉得好笑。但

经先生森然的目光一瞥，目光过处都像有冰一般冷的东西洒过，人家脸上聚集着的笑纹也早又吓得不知去向了。大家都怔怔的没有做声。

大家既怔怔的没有做声，相互的各看了近座同学一眼后，便又不约而同的把视线集到先生正在脸上抓动的那两个有趣长指甲。这指甲之价值，从先生那种小心保护中已可知道，然而当日有听到先生讲这指甲的德行的，便又知道除美丽，把人弄得斯斯文文以外，还可刮末治百毒，比洋参高丽参还可贵。

“今天不准回家吃饭！”

大家心里原来都正是为这件事情悬住了。自从这死刑由先生严重有威还挟了点余怒的口中说出后，各人都似乎这一件东西忽然便落到心上。但是，大家接着便又起了第二个疑虑；觉得先生不准吃饭的意思，是把福生单独留到这里，还是像从前罚桂林一样；要他跪在孔夫子面前把书念熟——而大家各都坐在位上陪等，到背了后再一齐放学？这在先生第二道命令没有宣布以前，还是无法知道消息的好孔。

若果不幸先生第一道命令的含义与处置的方法是根据桂林那次办去，这影响于另外这几个人玩耍的兴致就多得说不出口——因此，大家在这刹那中，又都有点恨尽自昔昔昔——一连“昔孟母”三字也念不下去的福生。

“宋祥钧！”

云云听到先生叫他的名字，忙把书包夹到腋下窝，走到孔夫子牌子前恭恭敬敬将腰钩了一下——回转身来，向先生又照样钩了一下；出去了。

“周思茂！”先生在云云出去后一阵子又点到第二个名字。

那高高长长的周莽子，在先生“茂”字还未出口时已离了坐位，——他也照样的钩了两次腰，若不措意，但实在略略带了点骄矜意思，觑了还在方桌边低头站着的福生一眼。

先生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发放这些小学生回去。他意思是以为若不这么一个一个放出，——让他们一伙儿出去，则在学堂中已有了皮痒^①，曾斗过口的学生，会一出大门就寻衅相打动起手来了。如今既可免去他们在街上打架，并且这方法好处又能使学生知道发愤，都想早把书背完则放学也可占第一，兼寓奖励之意：其实这一党小顽皮孩子，老早预先就约了放学后各在学堂外坐候，一齐往北门外河滩上去玩的；就是打架也是这么约等，先生还不是在梦中吗？

凡是出去的向孔夫子与先生行礼外，都莫不照样用那双小而狡猾的眼睛把那位桌子边竖矗矗站着觥觥不安的福生刷一下。这不待福生抬头也能知道。可怜的福生，从湿润朦胧的斜视里，见到过门限时每一个同学那双脚一起一落地运载着身子出去，心里便像这个同学又把他心或身上的某一部分也同时带去了！直到先生声子停顿中吹起水烟袋来，他自己才忽地醒转来认清自己还是整个——也只有这整个身子留到这冷落怕人的书房中。

遵命把那本《三字经》刚又经先生点过一道的“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四句书杂夹着些咿咿唔唔读着的福生，一个人坐到桌子上，觉得越读下去房子也越宽大起来了。

……周莽子这时又不快活！他必是撙起裤脚筒，在那浅不过膝清幽幽的河水里翻捉螃蟹了！那螃蟹比钱还小，死后就变成红色。……云云会正同雉雉他们在挖沙

子滚沙宝，做泥巴炮，或者又是在捡瓦片儿打漂水也说不定。要是洗澡，那就更有趣！“来，来，来，莽子暖，看我打个氽子吧！”行看兆祥腰一躬就不见了，哈哈！那边水里钻出一个兆祥的头了，你看他扑通扑通又汩了过来。……这样的玩着，不知道谁一个刻薄的忽然闹起玩笑来；喊一声“贵生——（或是莽子！）你屋的妈来找你了。”那末，正在晃着水的贵贵，会大吓一跳，赶忙把整个身子浸进水中去，单露一个面孔到水面上来，免让他妈在岸上发见他。“我贵贵在这里吗？”“伯娘，他不在这里，早回家去了。”于是，贵贵的妈，就经别一个孩子的谎语骗去了！而贵贵又高高兴兴的在那里汩来汩去。若是贵贵的妈并没有来呢，这使刻薄的准要受贵贵浇一阵水才了事。……这使刻薄的倘说的是“先生来了！”则行见一个两个都忙把身子浸进水里去，只剩下八九个面孔翻天的如像几个瓜浮在水面上，——这必须到后又经另一个证明这是闹玩笑后，大家才恢复原状，一阵狂笑……

“读！读！不熟今天就不准转去！”先生的话像一打炸雷在耳边一响，才把正在迷神于洗澡时那种情景中的福生唤回。这书房里便又有一阵初急促暂迟缓单调无意思的读书声跑出墙去。

这嫩脆而略带了点哭音的读书声，其力量是否还能吸引到每一个打墙外过身时行人的注意？这事无人知道。但我相信，这时正于道门口梆梆梆梆敲着叫卖荞面的柝声，则无论如何总比书声为动听。

当福生两次钩腰向孔夫子与先生行过礼后，抬起头来，

木屏风上的太阳早爬到柚子树尖顶上去。耳朵虽不愿接收先生唠叨的教训，但从灶房方面送来的白菜类落锅爆炸声却很听得清楚。这炒菜声使他记起肚子的空虚，以及吃夜饭时把苋菜汤泡成红饭的愿望来。

大概是因眼眶子红肿的原因吧，过道门口时，平素见狗打架也必留连一阵的福生，明看到许多小孩，正在围着那个头包红帕子，当街乱打斤斗竖蜻蜓的代宝说笑，他竟毅然行过，不愿意把脚步放得稍慢一点，听几声从代宝口中哼出会把人笑得要不得的怪调子！栅栏前当路摆着那一盆活黄鳝，在盆内拥拥挤挤，（也正是极有趣的事！）他也竟忍心不去多看一眼。

本篇发表于1925年6月29日《语丝》第33期。署名沈从文。

① 皮绊 方言。纠纷。

画师家兄

如今的哥哥，对我简直是一个温煦慈爱的母亲了，至于把时间倒拖转去七八年的样子，则我们竟可以说是一对仇人：不错，一对仇人！当哥哥从图画学校归来，吵散我同六弟正做得高兴的玩意事，而且有理无理把手掌掷到我们脸上时，母亲在厨房炒菜，见我们哭哭啼啼去诉冤，曾常说我们是一对仇人呢。

这时想来，原多是我们的不对。因当时的顽劣行为，本来也非一个二个耳刮子不能打去的。这明明是哥哥爱我同六弟处，但当时的我们，为了他专扫我们的兴，打我们的嘴，对他的不平，竟至于时时刻刻在暗地里诅咒他耳朵益发失聪，眼睛益发失明。

一至哥哥从本地图画学校毕了业，到长沙去升学后，哈哈，从此不再见仇人了，请想啊！我们是怎样的高兴。在哥哥出门三天以后，在家中，我居然就称王作霸起来。妈的溺爱，任她在麻篮里找也找不出处置我的方法来；我的精密谎骗又能瞒过一周复始返家一次的小姐，于是得来许多机会使我去接近那些恶习。仇人出门没有一个月，我就学会六颗骰

子的什么“底经”“皮经”。镇天早上到赌摊子上去同人抓六颗骰子玩。安安静静的喝着那些下流腔……三你掷颗六呀！五四顺来了！枪打苗崽崽，六红快来了！……一喝一掷；一掷一喝：竟不必再回头去，防那一只突如其来（括我耳朵）的手了，又不快活！

若非妈气无可气抖胆忍痛把我送到一个同乡团长老爷处去充小兵，让我在家中再堕落下去，我准定把赌摊上骰子麻三的掌头事业撰上了。

……

几年来环境把我们分得远远的远远的，总寻不到一个相见机会。然而再不会在床上诅咒仇人眼瞎耳聋了。每一次得到哥哥来信，提到过去的孩子时事，总使我流泪，哥哥因接近艺术的原故，已成为一个画师；我呢？一事无成，军队中这里那里转着圈子，但张起眼睛，看那些同道朋友，一个二个在尖头子弹的流动下毁去了活源，别人的呐喊声里就让自己的脚逃下来；我的呐喊声里又看到别人一样的做出可笑底神气逃去。自己跑，看人家跑：两者的循环，使我对人生感到极端的疲倦，然而还是转，还是转！

第一次见到哥哥，是去年。秋天，我从湖南转到北京；他也从关外转到北京。在时间的碾轮下，我们把样子都变了。往年的仇人，已瘦成了一束稻藁儿相似，若非他那一双特有的眼睛为我证明，几乎在车站当面也错过了。我背过身去流了些泪，始回头笑着来问他路上情形，研究他的身子，手，脚，声音，颜色，都已不像当年的大哥。就是那只手，以前尝括着我耳朵要罚我跪在桌子脚边那只手，也似乎瘦了许多。

“哈哈，有胡子了！”

“七年了，老了，胡子（以手摸下巴科），哈哈，真长起来了！我想我们终不会见面了……去年你那大病，听说，狂咧！谁知——”他眼也红了，就不再说，末后只问我在北京是怎么过活。

最近重往关外过他浪漫生活的哥哥，来了一个信——

老弟老弟，你是年青人，太少阅历了，虽然你有许多地方都比我聪明能干，足以使我佩服；人也变了，不像往年那么顽劣，但你实在还是不懂事。

你不懂什么叫做生活，你不懂什么叫做人生，一个人在北京城里孤孤单单的流浪，但这里那里厮混，我很耽心。我到这里，每日没有多事可做，仅教有几女孩子，给她们画点范本，寂寞了，就想到你。夜里睡觉，竟有几回是梦到你被那些不良女人欺侮了，在我面前大哭而惊醒的。

你已是个二十岁以上的人了，不比孩子时代，也应当竖起脊梁骨来生活！虽说你独自一个人在外面漂泊也经了好几年，但从我去年同你一起观察所得，不知何故，你的生活，总不能使我十分放心。若无一个人来照料你，你终究是生不下去的，社会上会有许多难堪，要你恭敬的领受，乘你不措意的时候就早爬上了你的背上。我想在此把事业弄得稍松动一点，还是把你找来在我身边。我好时时照料你，免得在外面吃亏。

你要你哥哥做杰克母亲，这是很相称的。你的不懂人情事理处，简直无异于那个小物件。但是，老弟老弟，

你的希望，应比那个达利弟弟大一点才对！我有了钱，很可以为你把你所写的那些文章（我高兴念的）印出来，行看还无所能的杰克母亲，也将为他达利孩子分得许多荣辉！

做文章也太累人了，你也应顾到你那不很健康的身子——就算是为你杰克母亲吧。

在你莫有到我身边以前，我还要嘱咐你的是：自己应当小心；尤其是对女人，不应把忧戚遗给于爱你的杰克母亲！

你的哥哥 七月二十九日奉天

哥哥的信，给了我些愉快同时也就给了我些忧愁：他老是不放心他达利孩子的举动。固然达利孩子的确遇事也太不济了，然而那就到这个样子呢？他的话有些还使我不平，他怕他达利孩子会于不知不觉间为一个白鸬鹚抢了去，其实这只是哥哥过于细心了的恐惧，事实是不会如此的，白鸬鹚虽然是非常之多，但这个时代的鸬鹚，谁个还来抢你达利呢？她们早飞到舒服的安适的窝巢去了！

我还是莫到哥哥身边去吧！预言告给我若果我信了哥哥的话，那时会有一个黑眼睛给我杰克母亲痛苦。

八月二十五于静宜园西大楼

本篇发表于1925年8月31日《晨报副刊》第1261号。署名沈从文。

更夫阿韩

到我们县城里，对一般做买卖的，帮闲的，伙子们，够得上在他那姓下加上一个“伯”字的，这可证明他是有了什么德行，一般人对已起了尊敬心了。就如道门口那卖红薯的韩伯，做轿行生意的那宋伯……等是。

这伯字固然与头发的颜色与胡子的长短很有关系，但若你是平素为人不端，或有点痞，或脾气古板：像卖水的那老杨，做包工的老赵，不怕你头发已全是白色，胡子起了纽纽，他们那娘女家，小孩子，还不是只赶着你背后“烂脚老杨唉！送我一担水。”“赵麻子师傅，我这衣三天就要的啦！”那么不客气的叫喊！你既然没有法子强人来叫一声某伯，自然也只好尽他那些人带着不尊敬的鼻音叫那不好听的绰号了。

还可见镇簪人对于“名器不可滥假于人”这句话是如何的重视。

在南门土地堂那不须出佃钱底房子住身的阿韩，打更是他的职业。五十来岁的人了，然这并不算顶老。并且头发不白，下巴也是光秃秃的。但也奇怪！凡是他梆子夜里所响到

的几条街，白天他走到那些地方时，却只听见“韩伯，韩伯，”那么极亲热的喊叫，他的受人尊视的德行，要说是在打更的职务方面，这话很觉靠不住。他老爱走到城门洞下那卖包谷子酒的小摊前去喝一杯，喝了归来，便颠三倒四的睡倒在那土地座下。那时醒来，那时就拿刚还做枕头的那个梆取出来，比敲木鱼念经那大和尚还不经心似的到街上去乱敲一趟。有时二更左右，他便糊里糊涂“梆，梆，梆梆，”连打四下；有时刚着敲三下走到道台衙门前时，砲的听到醒炮响声，而学吹喇叭的那些号兵便已在那辕门前“哒——哒——”的鼓胀着嘴唇练音了。

这种不知早晚的人，若是别个，谁家还再要他来打更？但大家却知道韩伯的脾气，从不教训过他一次。要不有个把刻薄点的人，也不过只笑笑的骂一句“老忘晕了的韩伯”罢了。

那时，他必昂起头来，看看屋檐角上的阴白色天空“哦！亮了！不放醒炮时倒看不出……”接着只好垂头丧气的扛着他那传家宝慢慢地踱转去睡觉。走过杨喜喜摊子前，若是杨喜喜两口子已开了门，在那里揉面炸油条了？见了他，定会又要揶揄他一句“韩伯，怎么啦？才听到你打三更就放醒炮！晚上又同谁个喝了一杯吧。”

“噢，人老了。不中用了。——睡倒就像死——”他总笑笑的用自责的语气同喜喜两口子说话。

有时候，喜喜屋里人很随意的叫一声“韩伯喝碗热巴巴的猪血去！”他便不客气的在那脏方桌边一屁股坐了下去。“客气”，是虚伪。客气的所得是精神受苦与物质牺牲；何况喜喜屋里人又是那么大概^①，于他自然没有什么用处。

然而他的好处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他和气。

他的确太和气了。

他没有像守城的单二哥那样：每月月终可到中营衙门去领什么饷银；二两八钱三的银子，一张三斗六升的谷票。他的吃喝的来源，就是靠到向他所打更走过的各户人家——也可说听过他胡乱打更的人家去捐讨。南街这一段虽说有很多户口，但捐讨来的却已够他每夜喝四两包谷烧的白酒而行乐了。因为求便利的原故，是以他不和收户捐的那样每月月终去取；但他今天这家取点明天那家取点来度日。估计到月底便打了一个圈子。当他来时，你送他两个铜元，他接过手来，口上是“道谢，道谢”，一拐一瘸的走出大门。遇到我对门张公馆那末大方，一进屋就是几升白米，他口上也终于只会“道谢，道谢”。

要钱不论多少，而表示感谢则一例用两个“道谢”，单是这桩事，本来就很值得街坊上老老小小尊敬满意了。

我们这一段街上大概是过于接近了衙门的原故吧，他既是这么不顾早晚的打更，别的地方人嚷捉贼的当儿，我们这一节却不听到谁家被过一次盗。虽说也常常有南门坵的妇人满街来骂鸡，但这明明是本街几个人吃了。有时，我们家里晚上忘了闭门，他便——唧唧——的一直敲进到我院子中来，把我们全家从梦中惊醒。

“呵呵！太太，少爷，张嫂，你们今夜又忘记闭门了！”

他这种喊声起时，把我们一家人都弄得在被单中发笑了。这时妈必喝帮我的张嫂赶紧起来掩大门，或者要我起来做这事。

“照一下吧！”

“不消照，不消照，这里有什么贼？他有这种不要命的胆子来偷公馆？”

“谢谢你！难得你屡次来照看。”

“那里，那里，——老爷不在屋，你们少爷们又躲，我不帮到照管一下，谁还来。”

“这时会有四更了——？”

“嗯，嗯，大概差不多。我耳朵不太好，已听不到观景山传下来的柝声了。”

我那么同他说着掩上了门，他的梆声便又唧唧的响到街尾去。

对于忘记关门的事，妈虽也骂过张嫂几顿，但有时还要忘记。因为从不失掉过物件，所以总只想到那梆声忽而敲进院子中来，把各人从梦中惊觉的神气好笑。直到第二天，早饭桌上，九妹同六弟他们，还记到夜来情形，用筷子敲着桌边，拟摹着韩伯那嘶哑声音“呵呵！太太，少爷，张嫂，你们今夜又忘记关门了！”

这个“又”字，可想而知我大院子不知他敲着梆进来过几次！

“韩伯，来做什么？前几天不是才到这要钱！”顽皮的六弟，老爱同他开玩笑，见他一进门，就拦着他。

“不是，不是，不是来讨更钱，六少爷。——太太，今天不知道是那里跑来一个瘦骨伶精的躲叫化子，倒在聂同仁铺子前那屠桌下坏掉了。可怜见，肚皮凹下去好深，不知有几天不曾得饭吃了！一脑壳癞子，身上一根纱不有，翻天睡到

那里——这少不然也是我们街坊上的事，不得不理……我才来化点钱，好买副匣子殓他抬上山去。可怜，这也是人家儿女！……”

韩伯的仁慈心，是街坊上无论那个都深深相信的。他每遇到所打更的这一段街上发生了这么一类事情时，便立即把这责任放到自己背上来，认真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洒着走到几家大户人家来化棺木钱；而结实老靠，又从不想于这事上叨一点光，真亏他！但不懂事的弟妹们，见到妈拿二十多个铜子同一件旧衣衫递过去，他把擦着眼睛那只背背上已润湿了的黑瘦手伸过来接钱时，都一齐哈哈子大笑。

“你看韩伯那副怪样子！”

“他流老猫尿，做慈悲相。”

“又不是他小韩，怎么也伤心？”

“……”

弟妹们是这么油皮怪脸的各人用那两个小眼睛搜索着他的全身。他耳朵没有听九妹们这些小孩子说笑的闲工夫，又走到我隔壁蔡邈巴家去募捐去了。

过年来了。

小孩子们谁个不愿意过年呢。有人说中国许多美丽佳节，都是为小孩的，这话一点不错。但我想有许多佳节小孩子还不会领会，而过年则任何小孩都会承认是真有趣的事！端午可以吃雄黄酒，看龙船；中秋可以有月饼吃；清明可以到坡上去玩；接亲的可以见到许多红红绿绿的嫁装，可以看那个吹唢呐的吹鼓手胀成一个小球的嘴巴，可以吃大四喜圆子；死人的可以包白帕子，可以在跪经当儿偷偷的去敲一下大师

傅那个油光水滑的木鱼，可以做梦也梦到吃黄花耳子；请客的可以逃一天学；还愿的可以看到光兴老师傅穿起红缎子大法衣大打其觔斗，可以偷小爆仗放——但毕竟过年的趣味要来得浓一点且久一点。

眼看到大哥把那菜刀磨得亮晃晃的，二十四杀鸡敬神烧年纸时，大家争着为大哥扯鸡脚。霍的血一流到铺在地上的钱纸上面，那鸡有些用劲一抖，脚便脱了。

这时的九妹，便不怕鸡脚上的肮脏，只顾死劲捏着。不一会，刚刚还伸起颈子大喊大叫的鸡公，便老老实实的卧到地下了。它像伸懒腰似的，把那带有又长又尖同小牛角一般的悬蹄的脚，用劲的抖着，直杪杪的一直到煮熟后还不会弯屈。

这一个月一直到元宵，学校不消说是不用进了。就是大年初一，妈必会勒到要去为先生拜年，但那时的先生，已异常和气，不像是坐在方桌前面，雄赳赳气呼呼拍着戒方，要自己搬板凳挨屁股打的样子了。并且师母会又要拉到衣角，塞一串红绒绳穿就的白光制钱，只要你莫太跑快，让她赶不上，这钱是一定到手的。

.....

这时的韩伯？他不像别一个大人那么愁眉苦眼摆布不开的样子；或者为怕讨债人上门，终日躲来躲去——他的愉快程度，简直同一个小孩子一样了。

走到这家去，几个粑粑；走到那家去，一尾红鱼——而钱呀，米呀，肥的腊肉呀，竟无所不有，他的所费就是进人家大门时提高嗓子喊一声“贺喜”！

一家家把门上都刮得干干净净，如今还不到二十七夜，

许多铺板上方块块的红纸金字吉祥话就贴出来了。大街上跑着些卖喜钱门神的宝庆老，各家讨账的都背上挂一个毛蓝布褡裢……

阿韩看到这些一年一次的新鲜东西，觉得都极有意思。又想到所住的土地堂，过几日便也要镇日镇夜灯烛辉煌起来，那庄严热闹样子，不觉又高兴起来，拿了块肥腊肉到单二哥处去打平和^②喝酒去了。

土地堂前照例有陈乡约掏腰来贴一幅大红对联。那对联左边是：“烧酒水酒我不论”接着便对“公鸡母鸡只要肥”。这对子虽然旧，但还俏皮；加之陈乡约那一笔好颜字；纸又极大，因此过路的无有不注意一下。阿韩虽不认到什么字，但听到别人念那对子多了，也能“烧酒水酒，汾酒苏酒，……”的读着。他眉花眼笑的念，总觉得这对子有一半是为他而发的。至于乡约伯伯的意思？大概敬神的虔诚外还希望时时有从他面前过身的陌生人“哦，土地堂门前那一笔好颜字！”那么话跑进他耳朵。

这几天的韩伯连他自己都不晓得是一个什么人了。每日里提着一个罐子，放些鱼肉，一拐一瘸的颠到城头上去找单二哥对喝。喝得个晕晕沉沉，又踉跄的颠簸着归来。遇到过于高兴，不忍遏止自己兴头时，也会用指头轻轻地敲着又可当枕头又是家业的竹梆，唱两句“沙陀国老英雄……”

“韩伯，过年了，好呀！”

“好，好，好，天天喝怎么不好。”

“你酒也喝不完吧？也应得请我们喝一杯！”

“好吧。……咦！你们这几天难道不是喝吗？老板家里，

大块大块的肉，大缸大缸的酒，正好不顾命的朝嘴里送。
……”

每早上，一些住在附近的铺子上遣学徒们来敬神时，这些小家伙总是一面插香燃烛，把篮子里热气蒸腾的三牲取出来；一面同韩伯闹着玩笑。学徒们日里是没事不惯休息的，为练习做买卖的原故，似乎当这非铺柜上的应酬也不妨多学一点。

其实他们这几日不正像韩伯所说的为酒肉已胀晕了！

这半月来韩伯也不要什么人准可，便正式停了十多天工。

五月四日于窄而霉小斋

本篇发表于1925年11月16日《晨报副刊》第1308号。署名休芸芸。

① 大概 方言。大方，有气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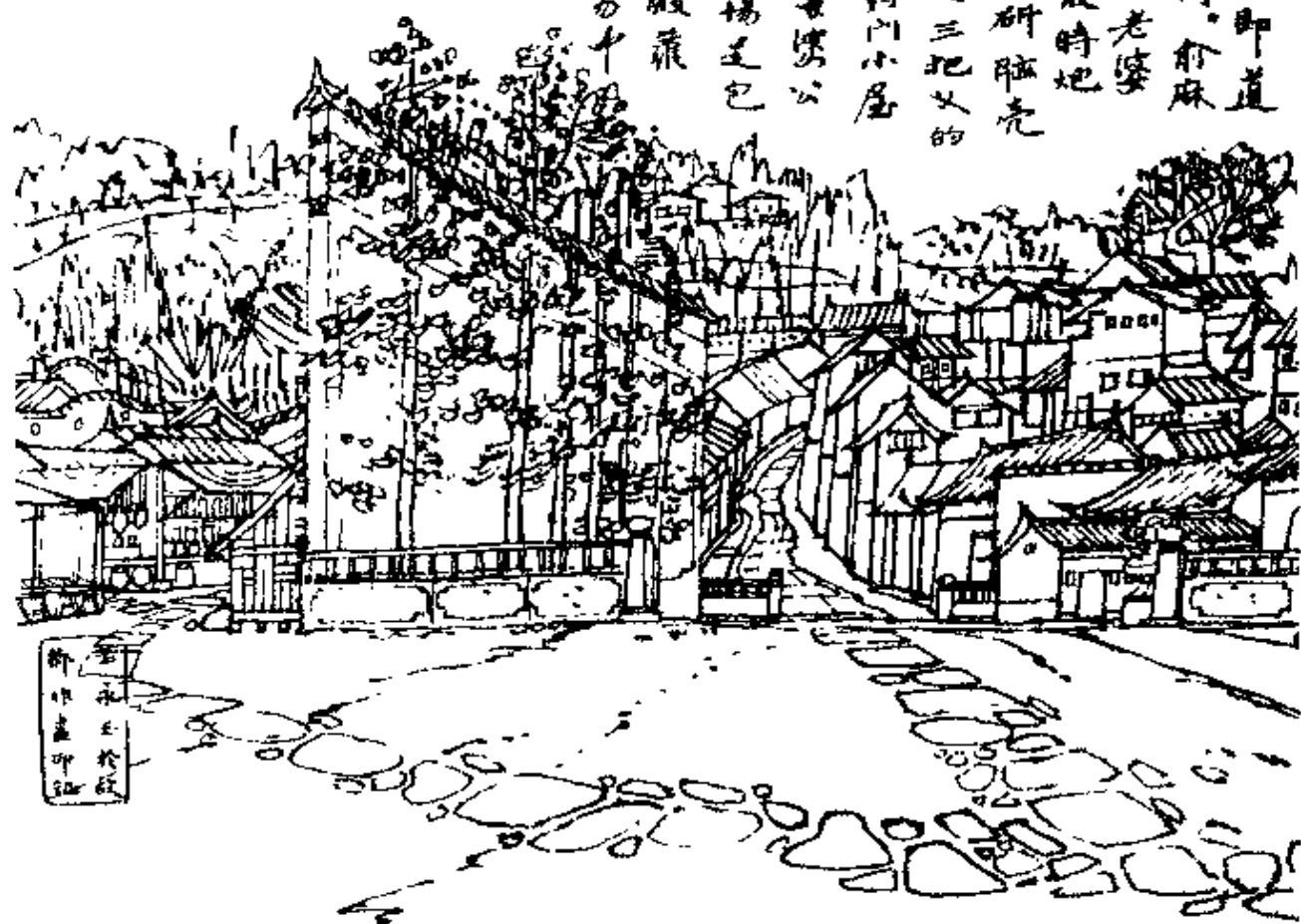
② 打平和 即打平伙。大家一起凑钱聚餐。

瑞 龙

在我家附近道台衙门口那个大坪坝上，一天要变上好几个样子。来到这坪坝内的人，虽说是镇日连连牵牵地分不出那时是多那时是少，然而从坪坝内摆的一切东西上看去，就很可清查出不是一样人的情形来了。

这里早上是个菜市。有大篮大篮只见鳞甲闪动着，新从河下担来，买回家还可以放到盆内养活的鲤鱼，有大的生着长胡子的活虾子，有一担一担湿漉漉（水翻水天）红的萝卜——绿的青菜。扛着大的南瓜到肩膀上叫卖的苗代狗^①满坪走着；而最著名的何三霉豆豉也是在辕门口那废灶上发卖，一到吃过早饭，这里便又变成一个柴草场！热闹还是同样。只见大担小担的油松金块子柴平平顺顺排对子列着，他们行列的整齐，你一看到便会想到正在衙门里大操场上正在太阳下烘焙着操练着的兵士们。并且，它们黄的色也正同兵士的黄布军衣一样。——所不同的是兵士们中间只有几个教官来回走着，喊着；而这柴草场上，却有许多槽房老板们，学徒们，各扛了一根比我家大门闩还壮大，油得光溜溜的秤杆

道門口即道
台衙門前麻
子及其老婆
負責放時地
原管研腦壳
左边是三把叉的
舖子對門小屋
之隣裏密公
館院場正包
大環酸菜
蜀貿易中



新永玉
永玉
永玉
永玉

道門口

黃永玉 繪

子，这边那边走着，把那秤杆端大铁钩钩着柴担过秤。

兵士们会向后转向左转——以及开步走，柴担子却只老老实实让太阳烘焙着一点不动。

灰色黄色的干草，也很不少，草担是这样的人，日头儿不在中天时，则草担子背日那一头，就挪出一块比方桌还大的阴影来了。虽说是如今到了白露天气，但太阳毕竟还不易招架！大家谁不怕热？因此，这阴处便自然而然成了卖柴卖草的人休息处。

天气既是这么闷闷的，假若你这担柴不很干爽，老板们不来过问，你光光子在这四围焦枯的秋阳下阴凉处坐着，瞌睡就会于这时乘虚而来，自然不是什么奇怪事！所以某一担草后，我们总可以看见一个把人张开死鲈鱼口打着大鼾。这鼾声听来也并不十分讨人嫌，且似乎还有点催眠并排蹲着的别个老庚们力量。若是你爱去注意那些小部分事物，还会见到那些正长鼾着的老庚们，为太阳炙得油光水滑的褐色背膊上，也总停着几个正在打瞌睡的饭蚊子——那真是有趣！

草是这么干，又一个二个接接连连那么的摆着：倘若有个把平素爱闹玩笑的人，擦的刮根火柴一点，不到五秒钟，不知坪内那些卖草卖柴的人要扰乱得成个什么样子了！本来这样事我曾见到一次，弄这玩事的人据说是瑞龙同到几个朋友。这里坪子是这么大，房子自然是无妨，眼见着烨烨剥剥，我觉得比无论什么还有味。后来许多时候从这里过身，便希望这玩意儿适于这当儿得再见到——可是不消说总令我失望！

晚上来了。萤火般的淡黄色灯光各在小摊子上微漾——这里已成了一个卖小吃食的场所了。

在晕黄漾动的灯光下，小孩们各围着他所需要的小摊面前。这些摊子都是各在上灯以前就按照各人习惯像赛会般一列一列排着，看时季变换着陈列货色。这里有包家孃腌萝卜，有光德的洋冬梨，有麻阳方面来的高村红肉柚子，有淑浦的金橘，有弄得香喷喷了的曹金山牛肉包子，有落花生，有甘蔗，有生红薯，……

大概这也是根据镇筴人好吃精细的心理吧，凡是到了道门口来的东西，总都分外漂亮，洁净，逗人心爱。至于价值呢，也不很贵，在别处买来二十文落花生，论量总比这里三十文还多，然你要我从这两者中加以选择时；我必买这贵的。这里的花生既特别酥脆，而颗颗尤落实可靠。——从花生中我们便可证明此外的一切了。

若身上不佩几个钱，那个又敢到这足够使人肚子叽叽咕咕的地方来玩？但说固然那么说，然而单为来此玩耍（不用花一个钱），一旁用眼睛向那架上衬着松毛的金橘，用小簸叠罗汉似的堆起的雪梨，……任意观看；一旁把口水尽咽着走来走去的穷孩子，似乎也还很多。

小的白色（画有四季花）的磁罐内那种朱红色辣子酱，单只望见，也就能使清口水朝喉里流了。从那五香牛肉摊子前过时，又是如何令人醉倒于那种浓酽味道中！金橘的香，梨的香；——以及朝阳花的香，都会把人吸引将脚步不知不觉变成迟缓。酥饺儿才从油锅中到盘上来，像不好意思似的在盘之一角。红薯白薯相间的大片小片叠着，买丁丁糖的小铜锣在尖起声子乱喊……嗯！这些真不消提及；说来令人胃口发痒。

他们的销路是怎样？请你看那簸箩内那些大的小的铜钱

吧。

矮胖胖的瑞龙，是在我隔壁住家的梅村伯唯一儿子。也许这叫做物以希为贵吧？梅村伯两口子一天无事总赶着他瑞龙叫“乖宝贝”。其实瑞龙除了那一个圆而褐像一个大铜元的盘盘脸来得有味外，有什么值得可宝？我们见瑞龙显得那么净，也就时时同他开玩笑喊他做乖宝贝。这“乖宝贝”在自己妈喊来是好的；在别个喊来就是一种侮辱：瑞龙对这个不久就知道了。因此，这不使他高兴的名字，若从一个熟点的弟弟们口中说出，他就会很勇敢的伸出他那小肥手掌来封脸送你个耳刮子。这耳刮子的意思就是报酬你的称谓与制止你的第二次恭维。至于大点的——不是他所能降伏得住的——那他又会赶忙变计，脸笑笑的用“哥！我怕你点好吧。你又不是我爸爸，怎么开口闭口乖宝贝？”

因这三个字破坏了瑞龙对他同伴们的友谊；以至于约到进衙门大操场去擻腰的事，已不知有过许多次了。可是大家对于这并不算得一回什么事。“乖宝贝！”“乖宝贝来了！”凡是瑞龙到处，还是随时可以听到。

梅村伯两口子嘴上的心上的乖宝贝，自然是来的甜蜜而又亲热的，其实论到这位乖宝贝到这街上的顽皮行为，也就很有一个样子了！

但瑞龙顽皮以外究竟也还有些好处。

他家里开着一个潮丝烟铺子，年纪还只十一二岁的他，便能够帮助他妈包烟。五文一包的与四文一包的上净丝，在我们看来，分量上是很不容易分出差异的，但他的能干处竟不必用天秤（但用手拈）也能适如其量的包出两种烟来。他

白天一早上就同到我们一起到老铜锤（这也是他为我们先生取的好名字）那里去念书，放夜学归来，吃了饭，又扛着簸簸到道门口去卖甘蔗。他读书不很行，而顽皮的举动有时竟使老铜锤先生红漆桌子上那块木戒方也无所用其力。但当他到摊子边站着，腰上围了一条短围裙，衣袖口卷到肘弯子以上，一手把块布用力擦那甘蔗身上泥巴，一手拿着那小镰刀使着极敏捷的手法刮削，（见了一个熟人过身时）口上便做出那怪和气亲热的声气：——

“吃甘蔗吧，哥！”或是“伯伯，这甘蔗又甜又脆，您哪吃得动——拿吧，拿吧！怎么要伯伯的钱呢。”你如看到，竟会以为这必又是一个瑞龙了！

我们常常说笑，以为当到这个时候，若老铜锤先生刚刚打这过身，见到瑞龙那副怪和气的样子，——而瑞龙又很知趣，随手就把簸内那大节的肥蔗塞两节到先生怀中去，我敢同无论何人打个赌，明天进学堂时，不怕瑞龙再闹得凶一点，也不会再被先生罚跪到桌子下那么久了。我有我的理由。我深信最懂礼的先生绝不会做出“投以甘蔗报之戒方”的事！

瑞龙的甘蔗大概是比别人摊子上的货又好吃又价廉吧，每夜里他的生意似乎总比并排那几个人格外销行。据我想，这怕是因他年小，好同到他们同学窗友（这也从老铜锤处听来的）做生意，而且胆子大；敢赊账给这些小将——不然时，那他左手边那位生意比他做得并不过尽，为甚生意就远比不上瑞龙？包家孃说的也是，她说瑞龙原是得人缘呢。

一个圆圆儿簸簸簸，横上两根削得四四方方的木条子；成个十字，把簸簸划分成了四区。照通常易于认识的尊卑秩序排

列，当面一格，每节十文；左边，值五个舛钱！右边，三文——前面便单放了些像笋子尖尖一般的尾巴。这尾巴嫩白得同玉一样，很是好看。若是甘蔗不拿来放口里嚼；但同佛手木瓜一样仅拿来看：那我就不愿意花去多钱买那正格内的货了。这尾巴本来不是卖钱的，遇到我们熟人，则可以随便取吃，但瑞龙做生意并不是笨狗，生码子问到前格时，他口上当然会说“这你把两个钱一总都拿去吧。”或是“好，减价了，一个钱两节！随你选。”不过多半还是他拿来交结朋友。

咱们几个会寻找快乐的人又围着瑞龙摊子在赌劈甘蔗了。打赌劈甘蔗的玩意儿，这正是再好不过的有趣事！谁个手法好点的谁就可不用花一个钱而得到最好的部分甘蔗吃，小孩子那个又不愿意打这种赌？我，兆祥，云弟，乔乔（似乎陈家焕也在场），把甘蔗选定后，各人抽签定先后的秩序：人人心中都想到莫抽得那最短之末签——但最长的也不是那一个人所愿意。

裁判人不用说自然而然就落到了瑞龙头上。

这是把一根甘蔗，头子那一边削尖，尾上尽剥到尽顶端极尖处：各人轮流用刀来劈，手法不高明便成了输家。为调甘蔗与本身同长，第一个总须站到那张小凳子上去才好下手；最后呢，多半又把甘蔗搁在凳上去，只要一反手间，便证明了自己希望的死活。在那弯弯儿小镰刀一反一复间，各人的心都为那刀尖子钩着了。

“悉——”的那锋利的薄刀通过蔗身时，大家的心，立时便给这声音引得紧张到最高的地方去——终于，哈哈嘻嘻从口中发出了，他们的心，才又渐渐地渐渐地弛松下来；至于平静。

“哈，云弟又输了！脸儿红怎的？再来吧。”瑞龙逗着云弟，又做着狡猾快意的微笑。

“来又来，那个还怕那个吗？拣大点的劈就干……好吧，好吧，就是这样。”输得脸上发烧了的云弟，锐气未馁，还希望于最后这次恢复了他过去连败两次的耻辱。大凡傲性的人，都有这么一种脾气：明知不是别人的对手，但他把失败的成绩却总委之于命运。

“那么，这准是‘事不过三’——不，不，这正是‘一跌三窜’的云弟底账！……喂，我们算算吧，云弟 五十三加刚才十六，共五十九——不，不，六十九了。……这根就打二十四，（他屈着一个一个指头在数这总和），一起九十三，是不是？”

“难道劈也不曾劈你就又算到我的账上吗？”

“唔，这可靠得住——你那刀法！我愿放你反反刀；不然，过五关也好：你不信邪，下次我俩来试一根舂点的吧。”

这次侥幸云弟抽的是第二签，本来一点没有把握的他，一刀下去竟得了尺多长一节——输家却轮到乔乔了。

人家都没有料到，是以觉得这意外事好笑。

“乔哥，怎么！老螃蟹的脚也会被人折，真怪事！”瑞龙毫不迟疑的把揶揄又挪移到乔乔方面来。

“折老螃蟹的脚，哈哈，真的！”大家和着。

“乖宝贝，为你乔大爷算一算；一共多少。”

“这有什么算呢？四十加二十四，六十四整巴巴的——刚够称一斤烂牛肉的数目。”

“好，乖宝贝，明天见吧。”

“莫太输不起吧！别个云弟一连几次杀败下来，都不像你

这般邈邈——”第一声的乖宝贝瑞龙不是不听见，因自己力量不如，却从耳朵咽下了。第二声乖宝贝跑到他耳边时，毕竟也有些气愤不过。然而声音还是很轻。

“怎么！怎么输不起？你说那个邈邈？”将要走去了的乔乔又掉转身来。

“不知是谁输不起，不知是谁邈邈，才输一根甘蔗就——”

“就怎么？我不认账吗？”

“那你怎么口是那么野，开口闭口‘乖宝贝乖宝贝’叫着呢？人家不是你养的；你又不是人家老子——”据着凳歪身在整理甘蔗的瑞龙眼睛湿了。

“我喜欢叫，我高兴叫，……乖宝贝，乖宝贝，乖乖宝贝唉，……我愿意，谁也不能捡坨马屎把我口封住！反正你又不是乖宝贝，来认什么账？”

这话未免太利害了！但瑞龙是知彼知此的人，乔乔的力量他也领略过——自己明知不是对手，只有忍着。其实只要再忍口把气，乔乔稍走远点，天大的事也熨帖了！不幸他口里喃喃呐呐的冒语，又落到业已隔开摊子好几步远了的乔乔耳尖上。

“怎么，你骂谁？”

“那个喊我做乖宝贝——欺到我舐点的我肉他的娘！”他

不加思索的回答出来。

你们不要错急！你们会以为凡事两个到骂娘的时候，其决裂已定，行见扑拢来就扭股儿糖两个人朝泥巴渣滓窝乱滚了吧？这事今天是不会有的。乔乔虽说打架时异常勇猛，然对瑞龙是不至于就动手！

“你是乖宝贝？莫不要脸！你是谁的乖宝贝？（他又掉头过来，对着正怔怔不知所以；但也有点希望看热闹的心思的我们。）怎么，你们那个要个乖宝贝？这有一个！——我是不不要，难得照扶。”乔乔还打着哈哈庆贺他俏皮话钻进瑞龙耳朵时的成功。

眼看到瑞龙把那块擦甘蔗的抹布用力擦着手，黄豆般大的圆眼泪却两颗两颗的落到簸箕边上。乔乔还在狞笑。瑞龙今天是被人家欺侮了。

“只敢恶到人家舂一点——”

“那让一只手。”

“同杨家麻子打啰！”

“我怕人家——我专吃得着你！”乔乔还故意的撩逗。

“好，算了。都是好朋友，何必为眼屎大点的事情也相吵——就算我是你们那一个的乖宝贝吧。（大家都笑了。）各人忍一句难道就不算脚色？……去，去，我们去吧。”幸幸得知趣的兆祥出来做了和事人。

大家拖拖扯扯把乔乔推去了，又来安慰瑞龙；为他收拾摊子，劝他转去。这场事是这么了结，觉得无味的，怕要算那最爱逗小孩子相打的杨喜喜！他这时是正在另一个摊子边喝包谷子酒，曾一度留意到这边甘蔗摊子上来。

不知道情形的，会以为转身时还流着泪的瑞龙，今夜同乔乔结下了这一场仇，至少总有个十天八天不见面了！其实这些闲口角，仅仅还只到口上骂两句，又算个什么呢？第二天摊子边，还不是依然是那几个现人在那里胡闹。

.....

“喂，云弟输得脸红了！哈哈，你怎么啦！……再来过，

再来过……”

也许是云弟为人过于老实了一点吧，大家都爱同他开玩笑；而瑞龙嘴上的挖苦话尤其单对着时常输得脸庞儿绯红的云弟

可是，自从那次瑞龙哭脸后，云弟也就找出几句能使瑞龙红脸的话了；这话是：——

“罢么！莫要同我来逞，有气概还是同乔哥哥去过劲吧！”

这时的瑞龙，必是低下头去整理那些不必整理的甘蔗。

于北京窄而霉小斋

本篇发表于1925年11月26日《晨报副刊》第1404号，署名沈从文。

① 代狗 苗语，指弟弟。

赌 道

“齐天水”的寓言，会要快为镇簞人证实吧，到夜来雨且益发骁勇起来了。

虽说是视筒里的水，响得人耳朵失了听觉别种较软响声的能力，但一个人正在用拳头捶打大门的板子，单二哥却是听得很清白的。他并且听出是罗罗的嗓子。

然而他故意装聋。

“二贤弟啲，在河边，相劝于我……”又要把唱声故意提高，不怕站在门外大雨下的罗罗急坏，也许只有二哥一个人做得出吧。

“开门吧，开门吧，二哥，实在不能再开玩笑啦！你看这屋檐水又不欺负人啊！”罗罗此时淋成一个余鸡儿了。

这告饶的声音二哥并不是不闻，然而还是一个人在唱。

“快点吧，二哥，再不……真招架不来了！”

“来了，来了，莫把门捶破！”

使人发气，于心总不安呀，因此，二哥总算接应过来了，但还是装成初醒觉的样子：

“是谁？半夜三更……”像是伏在一个大瓮中的声音

“这时还有谁来打门呢？哥，实在不开我就——”

“啊！老弟老弟，莫生气！近来耳聋背将起来了。”这声音，显然已是爬在瓮口边了。

如今还故意把开门的时间延持下来，这在二哥，虽无何种像“杀人放火”的恶意，但如此的恶作剧，已够使人难堪，就是二哥给罗罗那样，也不知有个许多次了。

听他趿起那两片（比李师爷棉鞋资格还老）鞋声的距离，可知他还能保住平时暇裕的态度。

“哥，莫‘杜师傅娘吃鸡膊腿，恁一丝一丝儿’^①吧。”

“慌什么呢，你不是拿得有——”

“要有伞就好了。起先又不下，到半路才——全身都透了，这鬼雨落到一夜，会又要‘坐柴船进城门洞’！”

“已经打透了那要什么紧——”二哥把门门拨去了。

举起左手那盏美孚灯时，灯光从门开处跑出去，就照到罗罗。这时正有两股大檐流很凶猛的泻在罗罗背后。头上身上真的全湿透了。眉毛边也挂了些水珠。身上的青布短褂都贴裹得身上紧紧的，与灯光成对角的正闪闪的发亮。在二哥眼中的罗罗，似乎比平常的罗罗更瘦小一点了。

“哈哈，老鼠子今天成了水老鼠了。”

二哥久惯这一手嘲弄人的话，要是禁止他时，怕除了捡坨干马屎塞住了他的嘴总不很容易吧。

罗罗不理睬他，站在门外用手在身上赶逐衣上的水下行。

“请吧！”二哥把手一摊，做个欢迎样子，罗罗就塞进门来。

二哥凭了经验，换手拿灯后又伸过左手去。

“哥把这混老官拿去吧，”磁壶的铁丝提就钩在二哥手指上了。

“怎么喜喜那里放得一个大斗篷又不拿？总是贪便宜，心想半年来莫洗澡，腻垢已不止三斤半了，就势让这屋檐水冲一下吧，这样，一直就淋转来，是吗？”

“哥，你又来！其实先又不落。”罗罗其实小衣还未换好，从椅上立起来，忽然行了一个军人举手礼。“哥，我并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哪，怎么偏不开门，一个人在房里唱《打渔杀家》？”

二哥只是笑。

罗罗重复坐下把袜子脱去。

“哥，我本来是怕把你等得太久，不能过瘾就睡不着，所以才下蛮劲跑着回来。不然，宋瞎子再三留我过夜，我不答应他吗？”

“宋瞎子屋里人留你不留！”

“哥，你又来了！别人是同你正经讲话，涎起那两块脸只乱扯。瞎子屋里人还不是瞎子的女人，管我那一样？今夜些头一场后，瞎子家还剩有好多脚不走，大家都愿过夜。（屈指计数）有三神庙的蒋裁缝；——哥，我问他打过许多次扑克，还不知道他姓咧。——宋老天也在那里。王满少爷，和司令部两个副官；瞎子自己又答应也打一个。议定一毛资格，汇司一块打两块，输赢现过现，要钱上桌子才看牌；哥，你想，这种场合我还惧怕不成？然后这个梁副官又嫌太小，要挠汇五块打五块，其实再大点我都不怕，不过哥你晓得，（声音忽然小了）宋老天见过大阵仗来的人，那无妨。万一输家落在

瞎子自己头上同裁缝身上，又怎么办？你身上光打光，纵然起上手四个皮匠鞋夹板（A），别人说‘把钱摆上桌子再掉牌呀！’结果，最多亦不过捞几家资格而已。因为荷包中光打光，让你好牌也不能同人来碰钉子，哥，你看，怄气不怄气？……裁缝这日来进了几个，什么都不怕，抱了个抢机关枪的野心，输了呢，他家里只有一个针袋，不送你你能奈他何？但若是赢家是副官，他又放得你过吗？所以我托故说你有病，就溜来了。”

罗罗，床上把衣裤换好后，放在单二哥身旁桌上那把磁壶，已被二哥抱起来亲过四五次嘴！

“哥，你看这酒好吗？瞎子同他们都说这酒好。”

“唔——”二哥的眼睛，正为罗罗从腰旁解下那个胀胀的皮抱肚吸引得动弹不得，故只“唔”了一声。

“哥你说还将就吗？”

“唔——”又是一个不置可否的“唔”。

罗罗知道二哥是在对抱肚内的东西做遐想了。

“我原托瞎子多打点，壶太小了，勉强还只装得十四两下。哥你不嫌它味薄，明日我就取壁上那葫芦打一满葫芦吧。”

二哥揣想：“大方的话，更足证明今天是捞了几个了。”虽然急于想知道进入的确数，但又想不出问探的法子。因为对于这事，二哥却很碰了几个钉子。许多时，你问说是罗罗，捞了点吧？他总答说“保到本”，“保到本”。如果真是仅“保到本”时，那一天这样大吃大用，制三丈二的绉绸首巾，打金耳环送相好的女人，这钱从那里来？别的且不说，就是二哥这每夜的四两半斤包谷烧，若不是靠到扑克上弄几个，恐

怕也不大容易继续下去吧。

“只要有酒喝管他三七二十四……” 每回问询都不得到一个结果，所以二哥的人生观也不得不如此了。

说到壁上的葫芦，才使人想起二哥屋中的一切来。其实光是同葫芦样贴在壁上为二哥房中点缀的，就很够要人弯屈手指头了。且从葫芦数起，在那黄黄的大胖汉肚子似的葫芦左边，就挂了一面猛然看来恰像一个人棕丝斗篷的藤牌，藤牌左边又是一把木壳子的大腰刀，腰刀下手又是一副铜马镫。掉过头来看吧，这边上可就更威武哟！这边壁上东西并不多，仅只是两支红色前膛来复枪：枪的形式看来，大概是“广抓子”吧。来复枪的随员；子弹盒，牛角，火药瓶——一件不缺。藤牌腰刀，虽说近来已不能吓得倒人马，但从这上面，又加以两支配件齐全的火器，已就可见二哥在二十年前是怎么样一个人了。还有床顶上一个大圆木盒子里面一顶蓝翎大帽子，是我们不能见到的；还有……

但是这时的二哥是怎么样一种生活？每月领八块四毛钱，三斗六升米，也不该班，也不上操，被上司派到这荒凉的教场来守汛，名目仍是十年前就用过的“把总”。

若照省宪把这残余制度的绿营实行撤去，二哥就连这八块多钱同三斗来米的生活费也剥去了。要说是如今还是宣统王登基不反政过来呢？那二哥不早是千总，守备，……一节一节升上去，享福也享得不奈何。

二哥的命运，真的说来，全是为一些革命党把来革掉了。真命天子之出现，固然有一日是必会如二哥所望而实现的。真命天子一出，于是二哥“升官发财”被革命党革去的运气

那时必也都回转来，但在这期待中，有什么法可以使二哥用包谷烧酒来安置自己？

幸好，同住的罗罗，是那么一个人：会到赌博场上捞两个来让酒壶不空。不然，只凭八块四毛钱同三斗多米，恐怕想把酒来安置自己也不大容易！

“我以为老弟会不来了，所以——”壶嘴又同自己的嘴碰在一起了。二哥眼睛还斜斜的为床上枕头边那个抱肚吸住。

罗罗像在算账似的低头寻思。

实在是忍不住了：“老弟今天会又捞了几个吧。”

照例的又是一个“保到本”。

“回回保到本？老弟那一手牌无有不——”

“今天当真是保到本。一上场还下个六七块，要不是后来一牌抓到那四个洋伞把把（J）同那年青副官反了又反，扳了点本，几乎酒都喝不成——”

“洋伞把把万岁！”二哥听到四个太子同一个A字虎碰头，一口猛酒呛得大嗽。

“慢点吧，哥，莫有谁同你抢！”

因为罗罗的笑话，反而使二哥老实不客气把酒壶索性抱到怀中了。

“庆贺那四个太子！老弟，老弟，怎不该庆贺？若不是那个A字虎，你不是白抓了吗？”壶中已半空了，二哥把壶内空气喝得嘘了一声。“老弟你也来一口吧。”壶虽还是依然卧在二哥的怀里，但壶嘴却已对着床上的罗罗了。

盘腿坐在床上的罗罗，正低下头去用手指玩弄着那一双被水泡得苍白脚板。也许是正在研究十个脚拇指皱缩了的形

式，故尔不能分心来接受二哥的客气吧。

罗罗连唔也不唔，二哥只好又向壶嘴亲一个吻。

外面的雨还不休息。

十二月二十七日

本篇发表于1926年1月23日，25日《晨报副刊》第1429号，第1430号。署名休芸芸。

① 杜师傅娘吃鸡膊腿，恁一丝一丝儿 杜师傅，裁缝，住凤凰县城道门口，其妻为小脚女人，举止斯文。吃鸡膊腿亦一丝丝撕扯。当地人编此歇后语，用以形容动作过分缓慢斯文者。

堂 兄

不知怎样，或者是白天读到故乡的来信吧，夜里就梦到堂兄对我微笑。当时像是知道他是死了又似不知。我也对着他笑。

地方是在六年前就卖去了的老屋院子中，这房子同堂兄，近来的我，似乎因为接近的人都很生的原故，有过许久都不提起了。就是一个人单独处到寂寞境中时，纵忽然忆及也很快很暂的又忘下，想不到梦中又寻到故乡同堂兄微笑一次！景哥时常说我还想到家，眷恋到许多过去的事物，我是不能承认的。过去的，远在天外的，我都当成死了的世界了。我要抓住的是眼前的一切。然而我不能禁止梦不跑转到故乡去寻堂兄。

“喂，喂，万林大哥你好！”他把那扇大门推开，光露一个头进来像探望什么。

他不作声，只笑。这笑是表示听到我的问话了，像无须乎答这句话似的。

我也觉得这话问得客气了，也只好微笑。

他走进来时，才看到他是穿起新蓝布大衫的。

“二弟，怎么又转来了？”

“到外面饿不住了就——”

“我看你是肥了。”

“那里，你摸我脸颊看……”

他当真走过来摩我的脸，像我比他小了几多，还是六七年前神气。我抬起头来看见他的下巴了，四五根青胡子，约有一分多长。他头稍为偏点，我又望到那耳下一条疤痕。

“这个，亏吴老柔的水药，”他把摸抚我颊的那只手缩回去到他自己颊上。

“当时会很痛吧？”我问他。

“只热，一点也不痛！我倒在亭子前石凳上时，郑英他还踹我一脚咧。”

当时不注意他的腰，听到杀他的仇人踹他一脚后，过细看看，果然那件蓝布大衫大襟上有一个草鞋泥印。

“那一天捉到他时我们也会一个一脚的踹死他！”六弟趴在窗子口搭了一句话。

“巴鲁弟弟你下来，窗子要倒了！”

六弟太顽皮了，听到堂兄的话，反而把两只手扳着窗格横木一脚同打秋千似的摇起来了。

六弟在不知什么时候跌进鱼缸了，满院子都是鱼缸泼出来的水。万林大哥不惜他那件新蓝布大衫，却用手拾那地下的大小小红鱼，用衣襟兜着。这成什么事呢！六弟还间或又从鱼缸边上露出一个湿漉漉的头来，那脸面像极好玩的神气，喊一声二哥又缩下去。

把我一双新呢鞋弄得透湿，就气醒了。

幸得床前这双开了两朵花的棉鞋并不湿透，还极浪漫的一横一顺的相离一尺来远卧在地上。

堂兄以前与我一同在一个军队里头生活过，约有一年半，我那时当副兵，他是司令部的弃目。他大我七岁，我那时还只十五岁。我们同到做一路出了家门，又同在一个地方做事，关于我生活上许多事情，他那时是我的堂兄同时又是我的妈，睡眠同饮食以及一些琐琐碎碎的小事，都需要他的照料。我们又是一同在差介棚住宿，到每天五点钟左右，还正做着好梦时，身边有一个人摇我的膀子的总是他。

“老弟老弟，点名了，快快！你听号音！”

五点钟，不过天上露出一点灰曙色罢了，若是近来，再过五点钟始起床也是常事！然而当时睡到五点钟还要人来摇醒，已就觉得是很可笑了。不单是我们，就是那位副官长，每夜从不在下午十二点以前上床的，他也从不到九点以后才起床。我们把名点完，略略休息就上操，七点下操，下操后回住处来，从那副官长窗下轻轻的走过时，窗子里那一个漱口罐同牙刷总是搅得很响。

“副官长精神真好！”然而我那时知道副官长精神之所以好，是每天燕窝同洋参帮助的，并且副官长是不吸烟的，任什么烟都不需要。关于副官长的为人，堂兄比我更知道许多，堂兄曾到过他手下当过两个多月差。他说全司令部四十多个高级官佐中，找一个比副官长更为全才的人恐怕不有了，也是当兵出身，但公文据许多人说是比秘书长还熟习还快捷。参谋长是士官生，但论起军事学问来未必及他。堂兄说这些同我听，当时另外有种用意，但我却不注意到，我所佩服副官长处，只不过“精神好”而已。

另外一个时候，我靠在堂兄的床上，昂起头来，见到壁间那一套黄军服，军服旁一钩子钩着那顶崭新的军帽，动了羡慕了。

“万林大哥，我什么时候可以得这样一套衣服穿？”

委实说，我那时对那套军服，羡慕之余，简直还有点妒嫉了！穿灰色线布兵士服的人，出司令部时，必得先向那一连四道守卫的两个卫兵举手，他才很随便的回你一个立正放你出去。到街上呢，见一个同样服饰的同部人，相互行一个礼那是不费事的。但上街的官佐，总比兵士多，这就太麻烦了。他们那些穿起马靴高视阔步的在街的正中走着，你远远的就得预备，到近身时，向旁边一闪，霍的立一个正，把手举到帽檐边来，看他们的官章的差异，生出兴趣的不同来回你一个礼。遇到司务长副官之类，他们知道见上司的悲哀，他们有些也是才从兵士爬上来的，一面引这个为足以夸耀路人铺子里徒弟的事，故他见到你对他示敬时，总高兴亲切的回你一个举手礼。若是“校”字号的，那你简直心中要骂娘了。他们骑在马上，或步行，只看到前面虚空，若是你比他阶级更大点，他是知道，跳下马来或者站到路旁去恭敬，灵便，姿势准确，行一个举手礼的。但你若是兵；身子又是那么般小呢？这不能怪他！他见过兵士对他致敬已感到厌烦了，只好装成不看见样，大踏步走过去。实在不得已要照样表示一下回意时，手是那么卷成一个荞粩似的，挂到帽檐一秒钟。

若是穿黄衣像弁目服装出去时，那是不会有许多难堪的。弁目是少尉阶级，这阶级虽不能吓什么人，骑马的营长绝不会为你帽章肩章而下马，但从下面数起，已很可以把得来的敬礼与对人致敬的悲哀相抵除了。

当时堂兄却很正经的说是我应当做副官长或更像样点的官，一个弁目，只是为不读过书当差事能勤的人做的事。

堂兄对我说的话，当时我觉得好笑，太近乎夸大了，然而堂兄的期望同我自己的期望，的确又是那样，以为将来是要把司令部中顶高那个位置设法取而代之的。

不过眼前的亏吃够时，还是不能忘情于堂兄少尉的黄色服装。

因为特殊的原故，我每日除了上午五点半至七点二十分下午两点半至四点二十分两次兵式操以外不必服什么勤务，所以我才有许多空暇来学写楷字。写字的导师自然就是堂兄。他是临过黄山谷的字帖的，我从他那里又才知道陆润庠黄自元以外还有许多会写字的人。

“懋弟弟发狠写字，将来就会成名家的，不但是卖钱，还有——”

他这话合了我的意，从此我就极发狠的学写字了，到近来我还不会怎样去执笔，也就是当年冬天手冻捏成实心拳努力写字养成的。写字的结果，到第一年我升了部中秘书处的录事。

我把灰衣脱下，穿起家中特为缝制那件蓝大布“二马居”齐膝衫子，去到差弁棚看他时，他把我搂住倒向床上去，高兴极了。

“弟弟，你看你这衣！一年功夫人就长了许多，衣服简直穿不得了。我们明天出外去买件料子来做一件合式的。如今不比从前了，衣衫也要像样一点，莫使同事看不起。你喜欢灰的也好，灰的爱国布可以不怕脏。……”

身上的衣服，的确太短小了，还是去年出门时，家中为

缝就的。一年来军服不能脱身，只像有一次，到一个姓印的家中，看望由长沙上到辰州的七舅妈时，穿过一次，其余都是在竹箱中。

“事情会不多吧。每日做什么，学给我听。”

我就把到秘书处两天来所做的所见的一一学给他听了。我又说到一位书记官极可恶的事情时，他用手堵了我的口。他说：

“弟弟，你自己发愤写字学公文，将来会要做书记官的，这时别人欺侮了你也要忍受！他是看到你才从副兵棚过来的，又不读什么书，才瞧不起你！你要学副官长，副官长他也是当兵，由兵升录事副官才到这个地位的。每逢有公事要你写时，总要同人和气，提笔就写。倘若说‘录事先生，你这写得不好，请费神再抄一通’时，你明知道是上司故意把稿中不妥处改了一下来麻烦你的，还是要写！军队中不单是当兵要讲服从，就是职员，不服从也不好！……”我信他的话做去。别人在烤火时，我是在写；别人在谈笑时，我还在写；别人在另一张办公桌上大打其扑克，三个 A 同一个小顺在反来反去，铜元跌落到地板上，书记官钩着腰肩去捡拾，秘书输了，口上骂出各种新鲜的野话，另一张桌上的我，还是在写呀！大家由玩笑的疲乏，上床做出各样高低鼾呼后，伏在桌上煤油灯下抄月报的事，也是常有的。因我有的牛马精神，从前那位极看不起人的书记官，对我也稍稍和气一点了。堂兄虽说当日曾劝我凡事忍苦的做去，但听到我每晚总是很迟的才能睡眠，心中也极怜悯我。书记官对我的待遇，尤为他所置念，见面时，总问我近来不感到烦恼吗？事情不累人吗？告他是书记官近来不像从前磨人了，总抚然若有所慨，像对

那个磨折过我的书记官有种切齿的神气，这种神气，他虽极力想在我眼下掩饰收藏起来，但我很清白的。

“弟弟自己要努力——”他虽不接着说下去，但我知道，意思是“免被别人欺凌！”

九年五月间，日子像是初二初三，因为那天正发饷，我衣袋中得九块钱同三毛钱折下来的许多铜子，驼得很重。堂兄同我到中南门一家汤团铺去吃汤圆。辰州地方只这一个铺子汤圆的馅子是玫瑰糖，这是堂兄同我所嗜好的。

一面喝汤一面说他是要转去了，乘到有件差事，押送六百块军饷，转家去看看。

“大概是有点累欠一个人。”

他知道我笑他的意思了：“是的，看看你伯娘，——”

“又看看嫂嫂，”说这句话时，我似乎同时做了个讨嫌的油脸。

“嫂嫂当然也要看！”

到后他又告我近来得了几个月欠薪，拿来换得副金戒子送姆妈戴，嫂嫂也打了双金耳环。

我知他的用意，若单独告假转去，未尝不可以，但顺便弄了这样一件差事去则路费可省下来。

“这一去最多半个月就又回来销差，那时我们又再来吃这个吧。”当时出汤团铺门时，是那么约下来的，听到的，或者还有我以外的人；那个驼子老板。说是半月，这半月不知要经过多少时间始能到他所预约的一口！此后我羁流在辰州那半年，却没有一次敢再进那小汤团铺的勇气了，从他铺子前过身时，我就想到堂兄临出门时所约那两句话。

初五那天早上堂兄同了三个伴当动了身，很早很早的还

跑到我住处来，像我做副兵时每早上来摇我的神气。

黄衣服脱去了，身上穿的是一身灰制服，但帽子还是那顶先前戴过的。

“怎么，大哥你要走——”我想把身子坐起来，又为他按下去了。

“弟弟不要起来。我走了，半月后就见面。”他像知道同房几个人各自正在做着好梦似的，话说来特别轻。“弟弟快快活活做事，到家时我去看婶妈，说是弟弟近来人极好，能吃饭，人人都喜欢他，不累欠家里，……”

堂兄说到不累欠家看我眼睛红了，知道我想念母亲的脾气发作了，忙改过口来。

“到八月子中秋节，就可以告假转来看看家中的婶娘同九妹。那时必可以帮九妹买许多好玩的东西回来。”

“你为我问候伯妈同嫂嫂。”

“好，我为你问候，说是懋到中秋节左右就回来看望伯妈，嫂嫂也问候了。……弟弟还是不要起来吧，我就走了，他们等着。”

望着堂兄拿着我托他带回家去那个小包袱，（袱中有双套裤，同那件我不能再穿的蓝布大衫，另外有我每日临写云麾碑积下的四十多张大字。）背影消失于房门帘子的背后时，门帘子在晃动，我想起自己一些事情，蒙着头哭了。

堂兄什么时候动身我不知道。走了第二天我到差弁棚遇到一个姓杨的弁兵，问及堂兄同伴时，才知道一共有五个人转家，五人中除堂兄外，我认得一个姓唐名叫仁怀的，因为我住副兵棚时很同他相熟。另外三个有两人是弟兄，先在万林大哥处做过许久客，似乎同堂兄极要好。另一个痞子副官，

据许多人说全司令部就只这位痞子副官会赌钱，扑克每场总赢，麻雀牌两圈以后能认识至少七十张，如今是赢了四百块钱转家的。

若是我那时还在副兵棚，堂兄的去，也许更觉得惆怅吧，但在秘书处办了公就同一个姓文的秘书官下象棋，对于堂兄，似乎就忘却了。

堂兄去后第四天一个晚上，译电处的译员同姓文的那个秘书官在秘书处对叠，我在写一件最冗长的公函，传事兵送给一个电稿到他们棋桌边：

“将军！将军！动这一着再看吧。”

译员没有做声。

“有什么要紧事——？”文秘书把一个棋子在桌上大拍一下，取笑的样子。

我有一个极奇怪的脾气，就是当我正在写不愿意写的公事时，总只是埋起头一直写着的；这一行没有写完，纵边旁一个同事询问我什么，我总不理。我斜眼看到那个传事兵手里持了个黄信封递到棋桌旁了，文秘书连喊两次将军我也听到，把公函某行末尾一个字写完后我抬头望他们时，又听到文秘书后来那一句问话。

译员把手抚着自己的头，颜色全变了。那个黄信封搁到棋盘上。那张未译就的电稿落在地上，文秘书正钩下腰去拾。

“什么事？什么事？译译吧！”

文秘书把纸拾起，看不出一个所以然。从译员的脸上，他看出不是译员被刚才上角上那匹马将了一军想脱无从的故意作神作鬼了。

“都完了！三个，五个，一齐都完了！”

听到说五个，虽不知是指怎样一种事情，但我忽然想起堂兄的同伴来了。

门帘启处，副官长手里拿了一根短短光漆棍子很活泼的进来了。

“副官长，他们死了！”译员的话，突如其来，副官长愣着在房子正中不再走动。

接着译员走进副官长身边，把那张电报用类乎口吃的念法念完了。

电报是：——

辰州 司令鉴 五日来差……万林等行至马鞍山为匪杀毙一人死一重伤匪即其伴郑士英弟兄已请防军缉特闻波叩

当时是怎样一种扰乱，自副官长至部中火夫讨论着这事，我不会如何记了。我自己呢，似乎扯到译员问此未译出之电稿内容后，即伏到桌上去大哭，且出气似的把我写成一多半的公函也撕碎了。然当时不止我一人，有许多人都说或者重伤的是堂兄。

第二天专差来时，所得的消息更确切，堂兄是同姓唐的即刻断了气了。重伤的一个，头几乎削去的，是痞子副官。从重伤的断续语句中，才知道凶手是同伴郑士英兄弟。……

想起堂兄，从来人的探询中又知道死者的伤创是如何的多，来人又学及家中得闻这消息后，他母亲如何的就晕死到大门前，我在吃饭的桌上，曾大哭着要请司令官立刻为我捉凶手报仇。

为什么堂兄还被做客人招待过的人砍杀呢？到后从重伤获救的痞子副官口中才知是他们原同痞子副官有仇，行至马鞍山砍了副官，恐转身他们告人才斩草除根的把从前认为朋友的也一并砍掉——谁知结果仇人却救活再生，做陪衬的倒长此终古了。

虽说是六百元的赏格，于第二天就悬了出去，纵算是凶手能即时缉获，伯妈四十岁未滿就守下来这块肉，已无从向何人去追赔这损失了。

是年中秋节转家一次，伯妈的头上约略加了点白的发，嫂嫂的头上则很显明的多了一幅白孝帕。不敢把堂兄临走时那些事那些话学给他们听，回家同母亲谈及，才知堂兄存心为伯妈打就的一点金饰，居然做了殓他自己的费用，我所托的一个包袱，同他尸骸同时到家，母亲不忍，竟把我寄回那四十多张字都烧掉了。

堂兄睡到地下又有了许多年了，我呢，自那次回家以后，就不再见过伯妈同我自己家中一切的所亲。经了多少次同堂兄一类危险而我居然还存在，且这里那里又一直漂的流到北京来。许久不再做副官长的梦了，少尉黄制服的可爱也忘却了许多年。

有那一天我能转到湖南故乡去，倘若是少小同堂兄到过那家汤团铺子还在开门，我到那里去，堂兄的可爱的面容，必能在我的追忆中再生！

元宵前一日西山

往昔之梦

—

“小心点吧，二弟！”大哥手里，这时正捏了一握包谷子。

“不怕，”我回头去招手，“拢来把包谷子洒下吧，妈是在……”

的确是用不着担心的，外祖母还没有起床，婶是到屋后要春秀丫头砍柴去了，帮工张嫂纵见到也不能奈何我们。

但大哥还是很小心的，趑趄不前。

“快点吧，你把包谷子洒下，推开二门，事就完了。”

“那你轻轻的捉，莫让它叫喊。”

最可恶的是我伸手到笼边时，那扁毛畜生竟极其懂事的样子，咯咯咯叫起来了。这是表示它认识人，能够同别一只雄鸡去斗的意思。但你能打架，还待叫着，我们才了解你么？讨厌呵！

“混账东西，谁要你大惊小怪！”气极了，轻轻的骂它。

但是它还是咯咯咯咯。虽然这声音并不大，异乎为人迫害求助或是战败以后宣布投降时那种可怜喊声，但这逞雄的咯打咯，就够坏事了。

……妈若听到，则今早计划是又失败了吧。

妈是否听到，那是不可知了。但外祖母此时就在床上喊春秀：还不放鸡么，春秀！

对到我做着恶脸又不敢高声促我动手的大哥，听到外祖母的声音，已急坏了，轻轻的顿着脚。

“快点吧，伯伯！”他喊我做伯伯了。

要它莫是那样咯咯咯咯，会永不可能吧。再过一会，妈的身会从仓后那个小衙子里出现，是我们早料到的事。再迟一时，则又只好待明天了。到明天是我们所不能待，所以只好冒险了。低了头去啄那地下残粒的目的物，为我用一种极其经济的手法抱住拖出笼外后，站立在二门边的大哥，就把门推开，像偷了物的小窃样，一溜烟跑到了大街上。

在我手上的鸡，似乎小小的受了点惊，口中咯咯不停，且时时在挣扎。

“朋友，你老实一点吧，”据说是用舌子去舐它的眼睛，就可以使它和平，于是我就仿行了。

到中营衙门去。

到中营衙门去，那是用不上迟疑的。那里就正有许多大点的小孩，把家中养的鸡抱了来，每两只相好后，成对的放在用竹篾织成的低低圈子里去打架！那里的鸡，是像我们样偷偷悄悄的从家中捉出来的，也会很多吧。聪明的大哥，早想到这事了，“看别人的总不如自己的鸡好玩，”于是我们约着，瞒了母亲，设法把家中那只大公鸡偷出来同人去打。但

机会总是那样吝啬，因了母亲的起早习惯，直到此时，才能找出此不可得之机会来行事。我捉出来你就放回去吧……我们是那样定下约来才敢去笼里捉拿那鸡，算是微幸，虽然是叫着喊着，如今是总算到了门外街上了。

使我高兴到心跳的是那挣着极不服帖的手中的鸡，到了街上，还是那么咯咯咯咯，不啻自己在那里为自己雄武的证明。这是一只外观极其俊伟，值得受人称赞的花公鸡。全身花得同杜鹃样，每匹毛上有黑白斑纹。大的白的脚上，生了短锐的小牛角样的悬蹄。方方的头顶上，戴了颇高的红冠。短短的颈子，配上一个长长的尾巴。大哥说这正同小说上说到的化为伟丈夫去迷妇人的妖鸡一样，大哥的话，却不为我注意。我喜欢听别人说，

“这真是一只漂亮的大鸡呢。”

“呵，好鸡公，谁能同这样鸡来斗？”

“怕是桃源种吧。做种子好极了。”

“打一两场就会封圈了，可以好好的喂养下来！”

在路上，到菜场去买早饭菜的相识的人，见到我手上的鸡，总是称赞的说着各样的话语，大哥总很谦虚的如那样回答着。

“不，大叔，四哥，这是在家里养着，还未下过圈的——只新鸡呢。”

其实，我把鸡身放在怀里，大哥跟在后面，接受着同样的夸赞的大哥同我，是早因了鸡而生出骄傲，把脚步也变快了。

衙门外一个大坪，围了各样的人。墙脚下，摆列各种高低的竹笼，笼内的待斗的鸡，正同罗马古昔决斗场前的勇士

一样，为人料理着嘴爪，鸡自己呢，也都蓄了前进的搏击别一同类的力，“倚盾待发”，英雄极了。

围着圈子的人喊着各样口号，为那溜头跑去的聪明的鸡的准胜利助威。追赶的鸡，不久就停了步，反而把头颈上短毛矗起，变成雌鸡样的叫声了，于是大家就笑着嚷着，把两鸡捉出，败了的勇士成了主人晚饭桌上菜蔬的一种，胜利的则勉强昂着那破碎的头受主人的抚摩，冠上忙敷上黄土炭末，用一枝长的翎毛把喉中的污血绞去后，始得休息于原来的笼中。

接着是第二批勇士入场。

第三或第四依次入场。

当两鸡进圈以后，相啄扑以前，全场空气是严肃到各人可以听到身旁另一人很低的鼻息的，但刚一接触，就全松懈下来了，于是可以听到主人对自己勇士保证起见，加以愿同谁于胜负上赌点小东西的申明。

“短尾子花鸡有三百钱，谁要！”

不理，罢了。

在认清必胜之权，属了自己勇士以后，亦有那类大胆贪货之人，用七折五折或至三四折售出与对方相赌者。此亦不尽可恃。虽如何呐喊去增加自己勇士的气力，胜负仍然操之于鸡的本身。有眼球骤为他鸡啄瞎，转胜为败的，那是运气太糟了。但执了这样运气的人就很多。因此果价值下跌方面，对自己的鸡有了信心，亦不妨接纳。

“我认短尾巴两百！”在旁人，亦可任意申明，为主人增壮气势。

不理，罢了。

接应则口头上议定，下场给钱。各人凭了信用，初不用

何种纸上契约，也从不闻失败归了自己后加以否认的。且不仅是斗鸡。在镇筴地方，有许多关于银物上的契约，便都是由口头上定妥。多数莫非同街相识，且在旁还有不少可以为证的同伙，是虽有图赖的心，或亦不能怎样开口吧。

圈子的主人属于衙门外一个守门的头儿。他从胜利方面得到二十分之一的报酬，每日的收入，供他的四两牛肉同半斤高粱酒似乎是很够了。人人都喊他为何伯，那是因了他嘴上胡须。遇到排难解纷，也有用到何伯的时候吧……这类话，每用到去攻击一个吝啬了应出圈费的人，结果总是使何伯得到更多的酒肉。何伯每早上的生活就是代人记下赌注，收放圈子，对胜利的鸡的主人加以简短的颂谀，在我看来，是有意思极了。

最先一个在场子中见到我们的勇士的是何伯。

“呵，二少爷，大少爷，把家里的鸡也……”

为维持面子起见，何伯不说我们是偷偷捉来的，大哥却很认真的说是自己新从乡下买来的。

“雄极了！”他，何伯，夸奖着从我手上把鸡接过去，鸡在他手上，却异常的老实了。大哥同我都佩服这人有功夫。

“是打过的吧？”

“不，不，”大哥怕别人把轻蔑抛在鸡身上，间接使自己也气馁下来，于是总说不曾打过。“是新鸡呢，何伯。前几天赶场买来的。可以吧，家中鸡都败在它手上呢。”

“好好，让下一场我为二少爷来找一个对手，”他为把鸡放在一个很大的笼里去了。对于他的行为，我们不但是很可以放心，我们知道信托他总是比自己还更可靠，所以大哥同我，就不再去理会那鸡，挤进颇多的人圈子中，看觑别一对

正啄着的鸡去了。

“呵呵，一百赔一百吧！”一个冒险的把三倍的钱去诱别人。

“好，好，你认青毛，我认三棱冠吧；你二百我一百！”这声音还只从人丛中接应过来的，人的面目并没有见到，但那人就昧然答应了。不久又喊出，

“还有二百谁个赔一百！”

“赌五十吧？”

“赔六十吧？”

“赔七十吧？”

“我赔一百！”依次加上去，显然是那将退下的三棱冠鸡有了转机了。

但是，先喊那一位，却不再说。是这样，契约算并没有成立。那位冒险的，为一个很凶的颠扑，把气全馁下来了。

两只鸡，还是靠到圈子边，相互用那将竭之力纠缠着，翅子是无力的下垂，头是破碎不完，颈边的毛，也拔去许多了，但是仍然还在那里喘吁吁的把那带血的嘴去钉啄。

猛然的，会有只鸡跌倒到地上，胸脯向天如死的昏去吧，（那是常有的事。）若是这样一来，则人人期待着的解决，将永不能解决了。凡是一只鸡到死还不曾做雌声逃跑，因为强项即到圈子内死去的，并不算输。没有全死，但，较强的不再上前去扑啄，因而延搁下来的，也只能算和罢了。

三棱冠鸡眼看着是要倒下去了。

众人的希望分成两系。只有我同大哥是全不关心。我们所希望的是这一圈早得到结束，则第二次就轮到我们的勇士了。至于何伯，则似乎那鸡就此倒下去，实是极其应当。因

为两方面虽得不到解决，但按照习惯，两方面都得于喊下的钱数中纳出圈费，此一来，不消说是自己把便宜独占了。

……到后这只鸡是照何伯的希望，终于倒下去了，不能说不是何伯本早上一个颇好的运气。

我们的鸡呢？也如了我们的希望，第二次居然就点名入了场，同一只矮脚白鸡，在场子里同样的扑啄，把血飞溅到那竹圈上去，那白鸡颈上毛是尽脱。附于我们花鸡身上喊出的钱，由一百钱到许多吊了，两只鸡颈子还是纠缠着，互相抵抗着，全不让步。

那白鸡，虽然异常的伶精，跳来跳去，且用了无数回头嘴攻袭我们笨重的武士，但终于受不住那过重的啄，活泼不过来，骤然飞上圈子了。

“赶下去吧！赶下去吧！”

“败了！白的败了！”

“花鸡有一吊，只要赔两百！”

“花鸡五吊，谁个用五百来吃！”

“败了，败了快赶下去吧！”

一阵胡嚷，白鸡从圈子上赶下后又在回嘴了，于是反面气势又壮起来。

“我有五百，吃谁的五吊！”

“白鸡方面三百，谁赔两吊！”

“白鸡五百，吃那一个的一吊！”

由一折跃到对折，白鸡的转机是它极其和平的溜头。不知大哥此时想到何种事，我是为那溜头的狡滑东西气急了。朋友，莫追赶它吧，一追下来，你就准败了……像如我意思的样子花鸡竟立在场中不再去追它的敌方，等那白鸡心急扑

转身来引诱时，又才猛的一嘴钉过去。像这样延持下来，又把场中空气一变。不久，对方又降到两折的价值了。

“折吧，不论多少！”在我身旁的“同志”大声喊着。

“今天不带钱来，送礼到明天吧。”谁在那另一端应着，把大众都逗笑了。

那只白鸡，脚步忽然放快，全身毛缩得很紧，喊着可怜的声音，败下去。觑着我的大哥神气是满足又是惊惶：满足的是看到那在自己武士啄下败后的白鸡那副可怜情形，惊惶的大约是想到胜利以后退回家去的那一关了。

胜利虽归了我们，但自己的鸡头上已啄得看不完。高的大冠尖已啄去四五个了，脚为白鸡悬蹄所划伤还流着血。高高兴兴抱出来的我，因了别人的赞美，反而更其难受！

“二少爷，好好养着吧，莫让它吃水，一两天头上就结痂了，下月又抱出来打吧。”何伯一面把一枝鸭翎塞进鸡口里去，一面指示我对于鸡的处置。

“到下月，这只鸡也许我所有的只是一个膊腿同一双翅膀吧，”也不好怎样的对何伯言，或者妈见到这鸡惨样子，还不必等到月底请客才杀掉也未可知，想着真要掉下眼泪了。

“大哥你抱回去吧。”

“二弟你……”

经了大哥带哄带逗的许多话，还是我在前他在后把鸡在我手上抱着转回家去。那个白鸡的主人翁，就正在我们前面一点，把那不中用的武上，握着两脚倒携着。“那位武士，一到家就会把头砍去，那是无疑的了！”大哥知道这个。我也知道。当我回头去同大哥说时，大哥就点头微笑。

我是任大哥怎样软硬的哄逼我也不愿再把鸡抱进大门放

进那木笼了。大哥呢，聪明的指使我，自己却不曾想到有抱回家中去的义务。

“那怎么办？”他还问我。

“你不抱回去我们就不要它了吧。”第一个主意并不很坏。照这样做去，家中也只能疑心是鸡自己跑出门去失落了。但我却不敢。

在门外停了许久。

得到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了，大哥轻轻的把那扇极会发响的二门小心推开，放那鸡进门去，让它独自个垂头丧气一摇一摆的走向院子中去了。我们回头，又去到中营衙门去看了一回。到返家时，妈正拿了把开水壶淋着那脚盆里老老实实卧着的杀了的鸡身，心中的难受，是比为挨骂还过甚的。

“娘，它打赢了咧，”搭讪着走拢去的大哥，极不好意思的说着。大哥立时也就知道这话是多余。

妈没有做声。但妈的颜色，似乎也并不怎样发嗔。于是不久我们就到盆边去把那两个灰色尖距敲下，套到小手指上向隔壁瑞龙家夸耀去了。

六月于北京白屋

本篇发表于1926年6月26日《现代评论》第4卷第81期，署名木铃。

本文开始署有“一”字，但未见“二”及其以后文字发表。

黎 明

江面上篷顶上听不到雨点打击声，以为是天晴了。

一夜的雨，虽不大，却是继续的不息，河中水涨到了什么样子？是我们担心的事。船会冲去吧，那是不可知的。似乎以前也有过那类事。系船绳索，稍不牢靠，船就随了水流下去，且平安的睡在船上的人竟会安然的，到平日起床时习惯才醒，一睁眼就见到了所欲到的地，那太美了，近于神话样故事了。若是能冲，且能那么略无危险的流过许多大滩同转湾的急流，就在我们梦中冲去也很好吧。我们正是下驶呢。只要平安，莫碰到大浪，莫同突到河中的石角相撞，莫随漩溜滑进山涧去，明早上我们一睁眼来就望到辰州木关上那个大庙，至少我是很愿意这船于夜间会挣脱了绳索向下流去。

因了船的摇动，我们都时时醒着，醒转来就说着各样坐船的话。叔远是不消说比我醒得更多了。在迷朦中似乎是听到他常常咳嗽又似乎在很低的抑着声音啜泣着。看他样子，为他觉得可伤。他又像是不须要人安慰样子，问他要茶吧？说不。要把枕头多垫高一点吧？说不。你是那么是很令人担

心的呢，说是那不要紧，咳一会就会好了。看着他那种凄然情形，听到他那种喉咙暗着如在一个坛子里说话的声音，除了陪到他流泪外真没有法了。

他说到了常德，就可写信回去，告家中人，不然他们会又疑心在青浪滩把船翻了。我没有说什么。

“我们是不是半月或是二十天前就可以抵北京呢？”

“那可不知，大概总可以到吧。”

“到了以后我们可以到照相馆去合照一个相寄送我妈。”

“这非常好。”

“明年放了暑假又可以转家来。你若是无怎样不得已事，也可以陪到我转来，一同又到我乡下去，碾子堰上的鲤鱼鲫鱼都多呢。”

“我们可以钓鱼，倘若我真也能同你一道回来。……我出了门就不想回头了，回头值不得我留恋。”后两句，似乎不为他所听到，或是他听说可以钓鱼，就想到在碾堰坝上钓鱼的情形去了，见我不做声后又说：

“我们堰坝上鱼是很多很大的，坏透了的是那个疤子三叔——你认得到他呢，前次我们两人见过他到新场田坪中打拳玩着那一个。那是顶讨人嫌的一个人。豪爽是豪爽极了。到外面去充大哥，仁义到把家中分下来的三百多租子坛子水尽时弟兄们一散也不理他了。于是剩下一个光棍，只有想办法来勒我们。口口声声说是堰坝不应归五房一人所有，于是找到了卖鱼的机会，挑两担药把溪里鱼毒死完了。我妈阿弥陀佛一句话也不说，我更其不好意思，他把鱼毒死了后还有意无意送了十来尾大的鱼给我家，你看可笑不可笑！”

“那你们近来碾子上是没有多鱼了。”

“不，妈接着又买小鲫鱼——二指手大的鲫鱼放了许多，前次我们钓得的不是又有半斤一个么？我妈说堰坝水深，鱼就不会逃到别处去。真是呢！那一条溪里只有我们堰坝水深。……不到一丈吧。怕会过了·一丈！热天洗澡一个氍子打下去，像要好一阵才能落底，我大哥那小孩了都敢打氍子下去，那不怕吧，他溺水比你我还溜……”

“我见到那水太阴沉，就不敢下水了。”

“那不用怕。从不闻淹坏过人。你将来可以去试。很深的就只那一处。接近水磨闸口前一点不用担心，它还不能过你颈脖。”

可怜的叔远，离开故乡还不到三日，就对于他那所有唯一可爱的水碾子如此眷慕，设若把路程时间去得更远一点，又将如何以遣呢，每日谈谈，或就可以减除多少寂寞吧。为时再久一点，也许就全然会忘却吧。我只能用简短的话去应付他。看他那继续的很有力量与兴趣说下去的话，可知他是并不疑我是全不曾用心在听他话的了。

虽然是用着简短的同情的话去与他接谈，但我仍然是于不知不觉中睡觉了。

关心着河中的水，我又醒转来了。昨天白日真是太疲倦了，半夜又谈了许多话，这一醒来，似乎已睡了许多时。雨怕还在落吧。很静心去听，除河水汨汨啮着船旁的细碎声音外实是一无所闻，前后舱篷又搭盖得那样紧密，不能见到一丝天光。究不知已到了天明时没有。两具很匀称的鼾声在我附近风炉样出着气。叔远这时大概是已梦转家去到水碾子上钓鱼去了。我很轻的很轻的爬起来，越过叔远身上，又越过看船那人身上，在船梢上把那活动的篷推开了，篷上大的水点打

在脸上，使我微惊。天是全黑，看不出河身怎样变化来。水在船旁活活流着，像是很凶。有令人舒畅的凉风，从对岸吹来。一夜的雨把河身提高，那是无疑了。但听这水声，又不能使人相信涨了多少。似乎是昨夜也就那么响着吧，我无法断定，也不去估计了。

心想若是这时有一枝洞箫在别一个地方吹，这样听来，使人感动，那是无疑吧。然而自己舱里就有两枝箫。我可以吹着让别的船上人去领味。又不是为怕吵醒他们，我却懒于进舱去寻找。少待一会，远远的，是对岸吧，有一种代替了箫的声音在湿的空气中贴着河面飞过来了。是一个把嗓子提高几乎成了妇人般那样尖锐断断续续叫喊着的声音。这声音又像是在沿河岸走动。不久，又见一个萤火虫样闪烁摇动着的火把了。声音是从那火把处飘来，那是一定的，因为声音同火把都是在动。火把忽而不见，又忽而见于另一个地方，像是为河边的柳树林子所遮蔽，是以虽暂时隐去，不久又很寂寞的在那岸摇动了。这是找谁的呢？是为了水上了堤呼救吧，是为了自己的空船为水漂去了吧，是船上人生了急病……或是有匪到对岸吊人吧？都不可知。看那情形，又像是我所能猜想的几件事以外。

呼声同火把暂时都消灭了，我又才听到船旁活活流动的水的声音。除了水的声音以外一切都是死样的静寂。只微微的凉风在脸上吹过。

在叔远脚下蜷成一团睡着的看船人也起来了，踉跄地却又极清醒地爬出舱来站在那船舷上咚咚的洒尿。

“我听到你醒咧，你起来我醒着。”尿还是一边在洒。

我觉得话同他刚才的呼鼾不相称，没有理他。

“镇晚上船都像在摇动呀。”

镇晚上我都听到足下很匀称的呼鼾呀……想着一句要同他说的趣话，我笑了。

“水是涨了，真了不得；但不必怕。”尿是完了。

显然是希望我于水的涨落上有一句半句话，他好从这话上发挥自己意见。

我还是没有做声。

“睡睡吧，早咧，要亮总还可以放心睡一觉。”

第三次的扳谈，使我不好意思再让他痴痴的立在我身边了。我说水会真是涨了！他又说他一夜都觉船身是摇动的特别。也许在船上久了点的人，真有那样本领，一面平安睡觉匀匀称称的打着鼾，一面还感觉得到船身的摇动吧。

他有了发挥议论的机会，于是从涨水起他断定水纵是涨也不会很大……

“先生，五尺，六尺，至多不过如此了。上面并不落雨。上游不落雨本地落雨，那涨水的地方是应轮到再下一点的的地方——譬如说辰州那一带去了。昨夜的雨是从此处落，或者辰州又要关城吧。那是可靠的。我在船上二十年了，别的看不到，水是看得到的。”

“那我们就让辰州涨去吧。”

“是咧，辰州。决不会涨到……”他也没有再说。

对河那个火把又在时明时灭的闪动了，我们俩的视线都似乎是注意到对岸。那火把，先时同本船比起来似乎还是在下流，如今已在我们上流了。接着又喊了两声，像遇了什么，火把隐去，就不再闻那种尖锐声音了。

“那是一个有公事在身边过渡赶路的。”火把熄后，他很

重的放了一口气才说。

“怕真是呢。”

“我是常常听到这种声音的。这几天每夜都有。喊的是渡船呀，渡船呀，半夜三更别人正好睡，他老人家却渡呀渡呀的沿河叫。水是那么大，若是船在这边，还得划两趟。公事这东西真不是儿戏！”

“还不是只有架起桨来的一法。我若是做了这门鬼事业，听到喊，比他们还会更快一点……你敢不划么？慢一点他就会捶你。他是公事。误了事他们长官就得要他的命。是不是，就要他的命？”

“那也看事来，若是打仗……”

“怎么，涨了水么？”舱里的叔远，大概是为我们谈话吵醒了，似乎是在起身。

“莫出来吧，外面空气十分润湿，风很凉，你咳嗽怕不好呢。”因为久立在微微的凉风中，我身上也觉得有点冷起来了。

“不怕呢，我稍站一回。”

“我们也要进来了！天又还没亮。”

但是叔远还是披了他那一个短短青布夹袄爬出来。

离天亮不知还有多久。空中又无星子同月。但在暗中久站一会，我们脸相是互相可以分得出来了。叔远立在我身旁，沉默的望着天空。初吸着湿的空气，不咳嗽了，只闻着是略略在喘。看船的那人仍然立在船舷上，大大方方一只手扶着湿的船篷，一只手叉在腰间，远远的听到一只鸡在叫，像是在对岸山上，又像是在比对岸山顶还远近一个地方。不久，又另有一只小鸡在应和。接着是离我们大船不远的一只空船上大鸡公和下去。又接着岸边人家也有鸡在拖长起喉咙争叫

了。渐渐的看见东方的天把山头的轮廓分出来了。去我们船不到几丈的远的另一只大船上也有个人推篷，只听见尿洒在水面时咚咚的响。依稀见到那人是穿了白色的汗衣。他大约也望到这一只船上的人了，关照着说：

“水怕是涨了颇大！”

“大哥，是不会的，上头并不听说落雨。”他，看船的那人，又把这若甚可靠的经验话同那白汗衣的人说。

“听船上人说是上头昨天也落了一整天。”白汗衣显然是比他来得小心的多了。“再大一点，我们船会要移进港里去吧。”

“落了也不怕，一只空船，移动又不费事。我们系船的绳子很新，不移也不要紧吧。”

虽说是系船的绳子很新，自己像也是有点放心不过的样子，就沿到船舷，用手扶着湿漉漉的篷架，螃蟹样走船头去了。

叔远还是默默的立在我身边。我们之间，因了各自的含默，各人把思想放在眼前事物以外的一个地方去了，两人就像距离得很远很远样。把距离缩短一点，是我们两人——或者是我个人觉到实是一种需要。但是不能。两人都不愿说话，都不能说话。少年人对家乡的眷恋，叔远是正同许多家境颇好的不忍离开母亲的朋友们一样的。看到他白日在船上那种忧愁，与上半夜的谈话，就很可知了。凡在还未离开家中以前就想到下一次转家的一切，如此孩子般心肠，怎能离开母亲几年去到外面读书呢。此时或正想到他的水碾子，以及在碾房中石磨旁用花布包了头发满身是糠灰的母亲吧。或又想到侄儿文汉一个人到碾子堰坝上去钓鱼也很寂寞。……小小的年纪，一方面要他骤然丢开那几乎可以说是娇恣放肆的幸福小孩子的生活，一方面是把身子嵌进一个新的陌生的世界

中去：未来的不可知的恐吓包围了小小的心，少年人的乡愁，呵，少年人不能载的乡愁！

见了他把头昂着把心思去沉到一种凄然的梦中去。我想到我自己。比他多有了一个父亲，还多有一个姐同妹的我，为甚一出门来，却怎么样也惹不起我对于家乡的一点深切怀慕呢？十四岁初初的出门，那一年，是比此时的叔远还要小的。穿了妈为我仿到营小学校技术班学生的衣样，缝就的短短灰色宁绸军服，缠了裹腿的脚杆还只像一枚玉蜀黍；脚上用白布袜子套了新的三耳的水草鞋，背上自己负着小的花包袱，随到一批扛了刀刀枪枪比我强健年长的同乡们向外就食时，头一天晚宿到高村店里，见到为泥污成黄色的袜包着起了泡的脚，不正是很伤心伤心哭过么？下到辰州，孤孤独独的终日站到府文庙石狮子前去看贵州号兵吹喇叭，或是一个跑到上南门码头上去看从辰河上游下驶的大船，听船上摇橹人唱那“噢来合嘛！噢合嘛！到了辰州不怕三洲险，噢呀！到了桃源不见滩，噢合呀！”悠悠扬扬的橹歌。或是另一时，从码头上横到走去，到那停泊不动了的木排上去，瞧那巍然可钦的大筏，或是坐到空船上去数点那过往的扯足了帆向上借风移动的大小麻阳船，我只好从那些上面找出足以使我忘却眼前生活苦恼的趣味。虽然有时玩到厌倦时，也会想起扶了九妹送我出大门时还装着笑容的脸的妈，但那竟是很暂的事！很快的习于新的生活，也许是我从小爱玩的脾气所养成吧。从此每到一新地方即把过去忘却，过去在我，像极力去寻检也找不出一件足以系念的了。即近始离开的地方，在一个古昔土王殿里一隅，我是又有过三年将近的友谊了，但我希望在我离开它以前还记到它就不可能。为一种新的生活的

期待，我是把感情全部都系在上面去了。此时的叔远，却正像我第一日宿到客店，把黄泥污了的袜子从脚上卸下时同样情感，到离开他的水碾子一年以后，或许也会发现一种新的事物，把碾子旁满是糠灰的母亲脑袋忘却吧。见到别人的心情却正是我数年前的心情，我又觉得自己的可哀。

东方是已渐渐成了灰色的黎明了，叔远的脸也看得更清白一点。一个苍白得像尸样的瘦脸上安置着那一对毫不相称的长眉，头又是那样祈祷的囚人般昂着，本来想同他说一句话的我，见到那副庄严凄惨的样子，再不敢去惊动他了。因了自己的变化，见到别人这种情形，对他同情外自己是还觉得自己木然是可哀的。把船驶回去吧，船纵能驶回，逆水上溯，返到昨日起身那地方去，仍然不是他可以钓鱼那个有水碾子的故乡，于他究有何益？即无怎样的一种希望所驱使，能够长期不定的变换，时时使我置身于一新的与一切若毫无相关连的世界中去，在我是更其适宜，也是很明白的事实吧。且我的碾子是只在我的未来很渺茫的希望中，他呢，亦未尝不是因为要追寻较碾子更有意义的一种东西才离开了他的碾子，就是把船驶回，于我们又究有何种意义？

大的眼泪正沿着两颊缓缓流下的叔远的脸，一瞥中见到并不怎样给我惊奇。他这时正想着碾子又想着碾子以外的一种东西，不能大声的哭，或者是碾子太可爱了。

他也会想到把船驶回的事情吧，那是从脸色上可以知道的。

我知道我的义务是不必理他，让他多发一会痴。若这时安慰的话去摇动他的悲哀，反而是颇大的罪过了。

不知什么时候看船的人已跳上了岸，似乎是另外又解了

一条绳把船从新缚好了。他从码头石墩上跳过船头时，两只脚板吧的拍着舱板，船是骤然的在摇动了，给了我们以些微惊吓。

太冷了，我们进舱去吧，在看船的那人，螃蟹样扶了篷架又开始横过来时，看着凄然说着就先爬进舱去的叔远后影，我怎么也不能再忍住我的眼泪了。

端节前三日在西山

如今的叔远，欲望的固执是不会再给他以多少痛苦，宁帖的睡在他故乡的土中已有了三月；去同我住在空船上，看水涨是将近三年了，墓土或者是去他那碾子正不很远，水车还是每夜每夜为他唱着粗糙的歌吧，只是碾子旁那位用印花布首巾裹着头的老太太，是不是还满身糠灰在那旋转着的磨石旁？真是可念的事！我也不敢再写信去问近来堰坝上的鱼了。大概以后老太太也不必再去买那二指手大的鲫鱼吧。在最近，把淡淡的影子保留在我心上，倏而辞此人世向那渺茫不可知的道路上走去的，还有我一个曾同在一个军营中做过四年同事的小表弟。我只能在此用诚肃的静默表示我对这些伴侣们的哀悼与怀念。

从文得到莽弟死的消息之日

本篇发表于1926年6月28日，30日《晨报副刊》第1410～1411号。署名从文。

哨 兵

嘿嘿，当军人难道怕鬼么？正是！

鬼这东西，据大家说，又像是有的，虽说都不曾见过。

仍然是据说，在黑的不开明的地方，庙宇类毛房类荒凉肮脏少有人去的地方，鬼就很多很多。它们藉此筑了营盘。所谈的是国家主义，倘若什么一个外路人来临，这人火焰又低，样子萎靡，就想方法去逼迫，恐吓。或藉此磕索酒食，不同人间两样。

若另一据说是可信，则鬼多的地方，怕也再没有比我们道尹衙门为更多的了！在白日，太阳挂在天上还是黄黄的时候，就听到鬼叫，类乎喊人。这不是鬼么？倘若是有了疑心，许许多多人都愿意费了颇大的力量来证明的，他们且敢发誓。这我们可以不必更疑心这类证明人是受了鬼之类若干津贴，这类人为鬼的暗影占据了全心，是苦够了。

“军队中人怕鬼，那不是很可耻的一个笑话么？”然而在沙坝地方却并不能从这事上，为那滑稽的估定，说军队是懦

怯来。这也是沙坝人一个顶特别的地方。他们当兵，不怕死，不怕血，不怕惨酷事的一切：谁都能够如观剧样，平心静气的站到北门外土阜上看刽子手把匪人开腔破腹，欣赏那临刑的苦闷，微嘶，长叹。倘若是运气坏的话，让山上大王捉去，“如法炮制”，绑在柱子上取肝取心，刀尖子陷进胸脯时，脸上颜色都不必变，也成了他们的义务。

但为鬼之类占据了心的人呢，从老爷到火夫，随手抓一个都可为这话的证明。

他们怕鬼，比任何地方都凶。刽子手很自然的把人头砍下，把赏钱得到，到了夜里出门，恐怕遇到日间那位在自己手下做成的新鬼寻事，又很自然的匀出赏钱之一部分，买纸钱焚去。而鬼呢，像得了这钱后也慨然放过对它行凶的人，安分的又去阴间游荡去了。

怎么样就成了这样一个民族？那是不可知的。大概在许多年以前，鬼神的种子，就放在沙坝人子孙们遗传着的血中了。庙宇的发达同巫师的富有，都能给外路人一个颇大的惊愕。地方通俗教育，就全是鬼话：大人们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带进庙去拜菩萨，喊观音为干妈，又回头为干爹老和尚磕头。家中还愿，得勒小孩子在大红法衣的大师傅身后伏着上表，在上表中准其穿家中所有极好的衣裳，增加他对神的虔敬。县里遇到天旱，知事大人，就斋戒沐浴，把太太放到一边，自身率子民到城隍庙大坪内去晒太阳求雨，仰祈鬼神。人民的娱乐，是看打黄教时的“牛头马面”，“大小无常”。出兵的应当与否，是赶忙去问天王庙那泥像。普通一般人治病方法，是得赖灵鬼指示，医生才敢下药。

还有，你到副官处去，——就是说我们驻道台衙门的军

部副官处去，就很容易听到像下面一类对话：

——是呢，报告副官，那真是鬼！

——你真见么？

——难道还是假么？

于是副官再说一句话，就是“快去买一点纸钱”了。

另一件事呢，是关于副兵偷钱的事。

——禀告大人，我并不偷！

不偷吧？那是很好的孩子。但你得到天王庙去明明心！

以后结果是即或是不曾把副官大人荷包里钞票用过买什么的副兵，也只好委曲承认了。这因为你再辩下去，则当真就先得到天王爷前去，拿一只公鸡，咬下头来喝了鸡血，且大大的赌一个咒！即如这事不怕赌咒吧，但在神面前发觉了另一件不名誉的事情？这副兵把“一面是去神前冒险；一面是承认后在存饷下扣还两串，加上一点钟太阳下立正受晒的罚”，平平的陈列，取了后面的一种，还算是聪明。

要断一种案，对犯人又实在指不出他是应在法律下生或死于他是应得的报酬时，遇到聪明一点的法官，于是主意就有了，牵到神前去，凭了筊，判他的刑罚；掷下地去的是一覆一仰；或双双仰卧，则这人为神所赦同时也为法所保护生下来了！若地上竹根是双覆，那就用不着迟疑，牵去杀了完事！

在这地方竹根的权威是如此之大，也是大家应知道的。

或者问：道尹衙门，是以谁处鬼之类为最多？则都会说是那两个长长的阴暗而且狭隘的走廊。一端是可以达到军法处；一端是可达到副官处，长廊的意义，就是为这两处一个

接洽的捷径。廊之下，就是在白日，也是那么一盏长明灯，摇曳着它的灰焰的；军法处那一边设了临时监狱，关了不少待决的囚人；这一面，副官处，则因了囚人的关系，与军法处接洽的事极多，因此这甬道成了更其有意义的道路，还可以称为颇热闹的道路，当其囚人们成串押赴副官处时。

廊是既暗且长外还得上下若干石磴的，从那端到这端，那种无法排除的冷气，逼人背脊发寒。一到夜里，则从此过身的，总如同一个颇大的冒险。因此一来，在廊中段，添了一灯同一个岗卫了，岗卫的用意不消说只是帮助一个人想欲过此长廊时一种气力。

以后，又从一个卫兵改为两个，那原由就是因为守卫的就时常见神见鬼更其虚心，这也不是无理吧。

有了两人，自然就有恃无恐了！但甬道内鬼物的传说，还是一天一天保存下来。甬道里，在一批小胆兵士眼花中，也像煞有介事的显了一些灵异。

这也是该因，这样一个坏地方，今天轮到我们中最胆小的寿了。

平日又爱谈鬼，又极怕鬼。什么大手呵，大眼睛呵，以及一切一切怪模怪样的大东西呵，……大毛多在毛房，乘人于大便卸裤时，拍人的臀，讨小便宜；大眼睛则随处可见，尤其是长廊的墙上，睁得许多大老老实实觑人，且发冷光，使人战栗。关于鬼之类的描写，又是沙坝地方人所擅长。单是长廊一处，所显的灵异，在还没有于长廊添设岗时，他就早知道许多了。

像连附有意与他为难似的是时间支配下来偏偏是四更。

三更，不睡的还多，也还好吧。五更，则天快亮了。只有这四更，据说鬼的出现就最多！无可奈何的只希望得到一个好一点的同伴。当十六个人为一个连附，带领到甬道中换班，先在甬道中站了两点钟的弟兄，见到了换班的人来，欣欣的重新把扛在肩上的放下，连附喊着口令，照例的互相立正举枪，交代的手续办清后，于是连附就带着那一批弟兄们向别处换班去了！留下给我们寿做伴的是一个新从教练营送来的人，这时还是第二次见面，第一次伴着夜程。

在这里，外面什么声音都无从听到，清静极了。他知道这时还才一点多钟，距天亮还有大半天。这地狱里两个钟头得想方法来消磨，不然灵魂会为寒气冰瘃，鬼物会真要出现了！于是就去撩拨那位正沉默着把枪托在肩上大步走着的同伴。

“弟兄，你是教练营才过来的么？”

“嗯。”

“合到你，一共不正是二百人么？”

“嗯。”

“这里是比教练营舒服自由的多吧？”

“不错。”

“这里可以偷到打点小牌，譬如扑克之类，你——会不？”

“会是会，不大爱。”

“会就好了，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打一场。莫太大，输赢三五元就很有了。若是高兴，我可以邀你。”接着又像是对自己说，“董家冲好，还是周妈那里？”

同伴对着他笑。

“我这个是蛮溜刷咧，朋友你莫看我小！”

同伴又笑。

“你们到教练营时放哨据说是通夜在山上呢？”

“是的。”

“那不怕么？”

“哗……！”的正如一个人手上捏了把沙子洒在瓦上似的。

想着：莫不是鬼么？背上从腰部，就像有两条蛇爬上肩头，怪物爬过处就都发起麻来。很懂事的他立时把背靠到那湿的砖墙上去，照此办法，背后那一面是无妨于事，不必再防骤然由背后袭来的鬼物了。前面那高高身个儿的同伴，正若无其事的大大方方来回走着。

“你听见么，是什么响？”

“老鸱。”

“怕不是吧？”

“或者又是别的。”

“必不是老鸱。夜鸱子不会如此。”

“也许有猫。”

“猫，难道会打沙子么？”这同伴随意的简短的答话，只增加我们小心的猜疑。

哗……！又是一把。

第二次，是更其清白的知道是在去军法处那一端的廊尽头了。同伴似乎也略略注意了。

“朋友，你听，是什么？”

“让他去吧！”停了步的话，仍然是一个短劲的回答。

他想把这个坏地方，过去的一切不光荣的传闻，提出来

与同伴讨论一下，或者，可以把寂寞同恐怖免去一点吧。然而同伴竟是个准哑子，说话总那么怪吝，一问一答，且像有意把答语缩得极短，真无办法的急人！

沙子是不听到第三次了，心上适间所加上不可知的颇重的负担，又复于无形中卸去一半。

“朋友，你都不怕么？”

“……”像是不曾听到寿在说什么，故无从答复。

“我说你怕么？听说是这里有鬼！且很多呢。”

“什么地方？”

“眼前，就是这长廊下！”说着，便用眼睛去那廊的两黑暗端小心的搜索。

“你见过么？”

“虽然是……但别人却闹得凶！适才那个怕不就会是那东西！”

“嗤……！”

同伴是用了一声笑来表示话的无稽，接着又在自己走着他的来回正步了。

“我说鬼这东西是有，别人就亲眼……”

“算了吧。”

同伴是显然正厌烦着这样谈话，寿也了然了。

但是，怎么能放心？两点钟还不得到四分之一！更多的沙子，劈面洒来，是事情办得到的吧。比沙子更凶的或大的鹅卵石，从廊的那端掷来，也会可能吧。万一什么鬼怪之类挨了拢来，用大而毛蛇样冷的手伸过来，搭在肩头，或是捞着膀子，在同伴，也许仍然还是那样从容不迫，一个痴子样，稳稳重重的立在一旁，看水鸭子打架似的暇裕吧。……

想着：又去过细的考察同伴脸上的表情，这使其他更怯了。那种不声不息，又还是那么永久扁着嘴漾了微笑在嘴角一个幽灵样的脸相，在那惨然的黄色灯光下移动着，长廊尽头又是无边的黑暗，这小伙子就疑心同伴原就不是一个人。

在头上，是一条长的绳子，悬了那一盏比佛座前长命灯略明亮一点的方形玻璃灯，摇晃着的淡淡的黄光，把同伴的影子，为显映到那长廊的墙上，加了一倍的长大，又如一个巨灵，正陪到同伴身躯动移。

“是两点了吧。”

“嗯。”望着自己腕上的表答着的同伴，同是靠到墙的一面立着了。但这是因了久久走动的结果。莫名其妙的怯着，在同伴，强毅沉默的表情上观察，是无从配合得拢去的一件事。在这一类人身上，也许已是脱了沙坝地方人的习惯，找寻不到什么恐怖，懦怯的名词吧。

两人死样沉寂下来，在廊下，便异常清静起来。同伴的在廊下两端应着的单调脚步声停止后，长廊也像是更其长了。两人大约都相互可以听到出气，因了恐怖，他的微喘的呼吸到后来自己也察觉了。

……当军人死都不怕！难道——

稳住自己的结果是当到同伴面前，首先应把呼吸调埋匀称，显出至少是纵无同伴也并不怎样可怕的模样来。

橐橐橐橐，清脆皮鞋的声音响得越是近迫了，去副官处的廊的一端，正跑来了一个人。

是谁？

“我呢。秉志。”一个小孩子的嫩稚口音。

“喔。”同伴像是知道是为自己而来的样子。

说是秉志的已到面前了，他认得他是副官处小副兵。

“不睡么？”同伴像哥哥样问那小副兵。

“还不到两点咧。”秉志又开始对同伴的同伴注起意来，
“喔，你们两个人在此，我道是谁！”

“是！我们两个儿在此，你来找他么？”

“他是我四哥呢。”

这才知道是亲弟兄！别人有弟弟来看望，自己显然是孤单了，于是我们的寿也不愿怎样，大胆离了墙边，仿着同伴步武缓步起来了。

回头时听到“四哥，我想邀你去喝一杯酒！寿他在此那是无妨的！”

四哥就答：“怕不便咧。”

秉志又说：“全不要紧！这里守哨只是防鬼，只要他胆子不怯，你去是不相干的！”

四哥像不做声，在为去就间徘徊。

“不要紧吧，四哥你放心！我们酒太多了，我，同那姓周的，同柏子，三个人打了两斤酒，还有咸鸭子，牛肉疤子，柏子又到自己家里拿了许多醋萝卜来，你不去帮忙，我们就吃不完了！”

当秉志，极其亲昵的把酒多的原因说出时，在寿的眼中，同伴的脸上漾着微笑的痕迹是越来越深刻了。

等到他走近这俩弟兄身边时，秉志就说：“寿哥，我把我四哥扯去喝一杯酒吧！去去就来，你不怕么？”

在小孩子前，能说是怕么？只好用别的方法来留着同伴，“恐怕是查哨的要来吧”，自己觉得只这话出得最得体。

“那是不会的，”秉志就接过口来，“我才看副官处大钟，时候还颇早！”

“只要不怕查哨的来，你们就去吧。”无可奈何，是那样勉强地说了。

又看看同伴，还是那么近于神秘的微笑着。

意思还是不忍把他一人丢到这阴暗可怕的过道里，那是很明了。然而小的秉志，不愿意再放过机会，就拖了四哥的手肘想跑去了。“寿他是不怕的。你又不去久，待一会儿就来！”

为了在一个小孩子前证明自己并不怎么胆怯，且良心上又不愿他人因为自己羁绊竟误了酒食，所以结果是反而催促他们了。

“去去吧，快来就是了。”口上说着大方的话语，仍然是用眼睛去勾留。

也不再让同伴说什么，小的秉志，就拖了他四哥彙彙彙彙走去，消失在那长廊的黑暗里去了。

还有一盏很明的灯呵，在这里作伴。

因了灯，无端就添上许多气概来。

一个人肩上扛了那上有明亮短刃刺刀的五子枪，照同伴步法缓步走着的他，看看随同身子在移动，比身躯高大到二倍的墙上的影子，走近灯下时忽而又缩成很短，去灯远一点时忽而又狭长如一条大蛇，自己嘲弄着自己先时心中的暗影，不由得微笑了！

然而不久，去军法处的那一端，廊尽头不可知的黑暗，又为把失去的恐怖引回来了。勉强的对影子微笑，影子也似

乎是正向了自己在微笑，心是比先前更怯！

其实时间是很暂，但算来竟像是过了许多两点了。从换班以来除了秉志来此把同伴叫去外，还无第二人经过。长廊是依然无边的黑暗。一切声音也无闻。灯又像是更其明亮点了，但这很易明白的事是对自己却无一点帮助，墙上的影子更其清楚，则自己也觉得更其孤独起来了。

……走动着，闪不知会有什么预料以外的东西从身后袭来，那是不会不有吧！

虑及这事的他，因此把战略又复恢复最初来此时的情形，把身子一部分贴到墙上了。更其精细的望着那黑暗的两极，期待那不可知又似乎已预知的事件发生。

如所希冀的，又来了一次“哗……！”的沙子声音。心上是忽然又重新加上什么颇重东西，气是全屏住了。

……是夜老鸱吧，莫理它！

在自己坚实起自己胆子，想把这事撇到一件平常的事实上时，哗的又来了一把。不久，且接着是骤然如跌在地上，又复慢慢蛇样爬行的沙沙声音。且同时还有一个奇怪的叫声，很低却又很明。这声音本非常熟习，差不多每夜是都可听到的，但到这个地方，却总令人以为是从老鸱以外的什么东西喉中发出了。

声音约叫到十次又稍稍休息，任你耳朵去搜索，总不能分辨出它是物是人。

一个朋友，像这样伏在暗处，把手里所捏着的一握沙子，洒向那胆小的朋友身边去，且用手扼了喉头装成各样怪声，到朋友快要大声喊救时才慢慢现身出来，也是常有的吧。不过，这个时候，有谁能生着兴趣来同人闹玩笑？是秉志吧，

是同伴吧，是一匹猫或一条吃饱了麻雀的蛇吧，总是一件东西！

也起意想走过去看看的，但这又觉得太险了。万一当你走到那灯光照料不及的地方，却是那么一个舌子挂起，眼睛剩了两个窟窿，鼻子流血的……？

“是秉志吧？”

蓄了力努力抖着喊了一声的结果，只略略听到振动墙壁的回音。

……今天是死了！

过了一会，在等待之中过了一会，同伴还没见归来。

一切声音是在期待中反而自然的沉静下来了，身上已轻松一点了，他开始想到本月份的节赏，又想到一个与自己像是有过爱的一个妇人，又想到几个不久才死去的朋友：

……要说是真有鬼呢，莽大你会来为我解围！在生时，在书记处就异常恣刺^①，死后不会就一点不中用吧。还有伯约，还有竹斋，都应得来为我护卫！你们如今是鬼了，倘若你们是你们特意来弄我，只要不是那类恶脸相，我也愿见你们！

忽然有阵风，从廊的一端吹来。那一盏四方玻璃灯，原是在一丈以外的顶上悬着，在风的摇撼后，便不能自己的打起旋来了。屏了息窥觑那转着的方灯的余韵，黄的灯光闪闪忽忽，身上不知不觉又累上了一些重物。

这时他就记起另一个极普通的传说：如真是鬼之类来临，则应像上一次书记处所闹的那次一样：正明着的灯光，忽而暗默下来，快要熄了，又不熄，焰成了深碧或浅蓝，且颇大，不久，这为鬼所戏弄的人就昏了，自己用力打着自己的嘴，

白的沫恣意从口里流出，大声谵语，说着关于死鬼的事，以后，人醒了，病了，不久是死了，……莫不就是那位为鬼打死的新鬼吧，谁能说不是它为找替身而来？

既然是那么孤独一人到这呼救无从的长长甬道里，灯的力，又搜索不到三丈以外的东西，骤然的，也会像书记处前事样，灯光那么忽然全给暗下来，则怎么办？空中那只随时都可以伸出的毛手，一条蛇样的冰冷，突然而来，抓到肩膀，是可能的吧。那黑的任何一隅，忽然露出一对菜碗样的大眼，射出亮的绿色冷光，是容易的吧。一个大的栲栳样头颅，且是血污淋漓的，从廊任地涌出，也极其平常吧。……

真若是灯就是那么如所期待的全绿下来，他是如何的不知顾忌的大喊起来，或是就此昏下，也不再醒；或是……，真不知要成怎样一种景象了！

“灯还亮着呢，”重新稳住自己。

风的力量竭后，灯光是依然，在这长长的甬道里，他还是一个人，不见同伴归来，也不见什么鬼物出现。受罪样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的他，目击着扰乱后又复平静的自然律，到后来，反而是攫到一个夸大的思想。想着想着：

……肩上扛着的是有刺刀的枪，鬼之类，果不很凶，用枪去刺，也不怎样烦难吧。且闻……，那就不客气的刺！

这是因了眼前变化的平常，同时又把一条由传说从遗忘中找回的原故而起的。在沙坝地方，关于鬼的常识中，就有把鬼捉到后将化为美女或野猫野狗一条。同样的无稽，但在相信鬼既是有的寿也不能不引此一条来坚实自己胆量了。大概欲望比恐怖总还高明一点，两者比较，欲望总占了优胜，

这且是沙坝地方以外的人一个普遍的真理。他想到了这一条传说以前，就知道市上近来山货的行市；野猫值五六元，野狗则二十元还抢着买，至不值价的黄鼠狼也在三元以上。

……只要莫是怎样凶，一下刺倒，美女虽非所敢望，就是一切黄鼠狼之类，也就将就过得去吧！

鬼类的期待，于眼前发现，还是如前，不消说，态度是比先前来得诚挚的多了。在先若比作陌生的新妇候她的新郎，则此时简直是期待极熟习的情人样的虔诚兴奋了！

又像是鬼之类也知道是有那么一个横蛮的人，正想在本身发一注财样，以后是连一根小草跌落到地上的声音也无有了。

在那位吃得略有点踉跄的同伴回身以前，鬼是终于没有来，

六月二十日于北京窄而霉小斋

本篇发表于1926年7月26日，28日《晨报副刊》第1422号，第1423号。署名从文。

① 恣刺 方言。厉害。

屠 夫

第一章 因为戏，所以说到吃， 因为吃，所以……

虽然曾有人反对，说是今年这一季，戏是不能唱，反对的理由即或是同法律一样，然而这地方，法律就永远是被习惯支配，戏是仍旧由当事人把班子从浦市请来，搭了台，开了锣，按着乡绅的嗜好，唱着下来了。

唱戏是使神欢喜的事。我们虽不曾见过神打哈哈，但一些当地老太太，一些小孩子，一些靠摆赌摊为生的闲汉子，一些官，一些生意人，……的确是同神分到得了不少喜悦了。他们这些人，在平时，全是很省俭的人，一些不省俭的人在平时也无可花钱地方，因这社戏一开始，于是自然而然可以把钱的用处得到了。譬如说，平常时节我们有钱也不能拿钱去请一个人来恭维，且把这挥霍的大量给同乡知道，因了唱戏，因了唱戏有着那打加官的习俗，于是这钱的用处就成了有意义的事了。其次是买坐位，买茶，买点心，也可以把这

省俭下来的钱痛快的挥霍。还有小孩子，地方一有戏唱，学校是就不必进。这自然是更妙的事了。至于卖东西的，可以赚钱，我想这个用不着来说明白了，我们大致总不会不明白赚钱一事是应当欢喜或忧愁。

戏是按了规矩，照着规矩上的秩序，加以地方有势力的乡绅意见，以及乡绅老太太，小军官的姨太太，省议员的小姐等人的趣味，编排着三国志，封神榜，施公案，以及各样新戏唱下来的，谁也不明白这戏是唱三十天还是四十天就可以唱完！要神来说，这够了，就可以不唱，恐怕这事也办不到吧。唱戏是为神，但为神唱戏的地方当事人，若是钱不花完，若是家中人还不厌倦戏，若是做生意的同摆赌的还以为收入不够，这戏即或是神已厌倦不看，他们也不能让他就此卸台啊。

至于官家人，那才更不会扫地方人的兴把戏的日子缩短呀！他们不是蠢人，（这当然你们也总有知道的，）多唱一天戏，凡是衙门中人也多有一种理由找钱取乐。他们这些好副爷，正清闲得生病，既不需要成天扛枪下操场习操打靶，又不至于成天出差，地方上一有戏唱，那才真是运！有了戏，他们也就从新找到当副爷的责任了，他们于是藉口维持秩序，分班派十二个人到戏场官棚子上一坐，弹压一切，当然戏是得看了，此外茶同瓜子点心也就用不着出钱。那些轮不到当值的呢，就更好。他们可以到戏台后去抽头，把抽头得来的钱拿去赌博，又可以到酒馆子里去吃面喝酒，身上的号褂子是省略会账的免票。他们可以三五成群的到桥头去同来看戏的苗女人开玩笑，摸摸奶子，说一点粗话蠢话，到这时是不愁缺少标致的苗女人的。他们在散了戏以后，喝醉了，玩够

了，就把号衣纽扣解开，兜着风，走向营去，一面口上哼着军歌或戏文中秦琼哭头一类悲壮苍凉字句。这是一些快活人，独在地方上有戏时，这气分便得了机会尽量发露了，至于平时，也不怎样无聊！

看戏的人真多。不唱戏，到这地方来，是仿佛猜不出这地方有这样多年青人，闲人，乡下人，与作生意的人。若办选举的人，知道应用这样办法于选举，是必定可以得到比用其他方法召集二十倍多选民的。这样多人都愿意从远远近近的另一地方来，站一天或坐一天，看听戏台上几个穿花衣的把脸涂得肮脏不像人的怪东西唱喊哭打，这兴味的专一，这耐心，这诚心，是比任何处的有知识的人用同一趣味与同一专诚来听一个学者讲演还值得佩服的。若果我们明白了这些人对这戏感到的兴奋，是如何的深，我们也就不会再以为美国人看打拳的狂热，与英国人比球的狂热为可笑了。虽说欧美的文明人是不与这中国乡下人相同，他们有的是丝礼帽同硬性的白衬衣，还有雪白的领子，以及精致的丝手套，与象牙作把的手杖，用钱也总是讲金镑，讲钞票，但仍然有些傻地方是一样，拿来打比是不至于不相称啊！

你好读者，不怕挤，不怕头痛，不怕嚣扰，不怕气味逼人，（气味逼人是免不了的，这里有厨子，有制牛皮厂的经理，还有……）随我来到这坪里看看吧。

好热闹！不要怪吝气力——一个男子，到了这里，是知道不能吝气力的。请你用力，挤上前一点，我们可以到台边一点，纵听不懂台上人唱的戏文，至少也可以看清楚台前的人物。岳飞，黄忠，蒋平，窦尔墩，……这些全是大人物，我们不能不承认。虽然是装的，听他们咳嗽，喊人，迈步走

路，至少起码是比坐在两旁官棚的千把外额英雄得多。一个台上的员外，比这里看座上带起茶晶眼镜喝盖碗茶的绅士，也仿佛更使人感到那相貌堂堂尊敬。一个旦角，风骚处也总超过这里小姐们的十倍，更能使男人心痒。无怪乎看戏的人有这样多了，无怪乎这里这样热闹。我们人的性情，不是常常存了莫名其妙的幸望心，想在人中找英雄，首领，菩萨，大王，等等来崇拜倾倒么？在管领我们的上流人中，除了少数的少数，有几个是值得我们在脸貌仪容上也生出敬畏的？具平常相貌，穿平常衣服，虽然权力使我们不得不低首，但我们想象中的主子，总不是这类平鼻扁脸举动濡缓的人。

从戏台上，这里的人，是把一切好的可以倾心的模型全找到了。

全场的人都乐着，台上的混乱与神鬼的显隐，给了这些原始民族以惊讶中的兴奋。每一个简单的心都尽这戏的情调跳跃着了，连那在平时专以打算盘过日子的米商人，到了这里也似乎只能放下心上那一具算盘，让这一颗机警的心为台上那场战争摇动了。

台上战事一毕，观众手与口的战争便开始了，他们看戏也看饿了，就吃面，吃包子，吃豆粉，吃……。谁知道这样吃伤食了是不是非请医生不可的事。谁知道他们凭什么信仰敢吃了这样又那样。他们的腹量，我们真可以不必去过问好了，知道了也只多给我们吃惊的机会。眼看到那大托盘凉面凉粉从这面递到那面去，眼看到整只的烧卤鸭子在一个斯斯文文的十八九岁女人手下撕得碎成小块，眼看到那大碗的生辣子酱（仿佛是单是用来看的或嗅的），眼看到小孩子哭着喊要吃东西的情形，我们对于饥饿的战争，才真可以看到不少

惊心动魄的事实！

没有见惯这情形的人，也许将疑心以为这是更伟大的一幕剧——然而这样说是不行的，这样说就仿佛挖苦了这地方人了。这些人，并不是平时挨饿，当此时才能显出各人的腹量，竞争于饕餮的。能够吃是无法的事。平时不是放纵时候，这时却非放纵不可了。我们还可以放心，本地人，很少有因此得着很重胃病的，这地方，医院就没有一个，没有医院的地方，大概一切娇养的病与奇怪的病，总不至于产生！

戏子呢，也总有人想明白吧。其实因了有戏享乐是一样的。除了唱，他们也就是吃喝，在台上打觔斗耍刀，费力是比坐着的看戏人费力的，但因此也就更吃得下东西了。他们的运气，是并不比看戏人为坏的，一个唱完了一曲戏的角色还可以拿赏号去戏台后边赌骰子，输了也算得是输了这一天他的嗓子。（输嗓子的事，不是成天有不少傻东西在干吗？）一个戏子他还有另外的好运气在，譬如唱旦角同唱小生的，他能因他的装扮出色而得到一种巧遇，但这个不是这一章书上应提及的事，所以不说了。

若果是一年三百六十天这地方全是那么唱戏下去，若果是这戏唱下去是可能的事，那么，这地方不知将成为什么地方。戏唱得一久，我们可以想起一个人的可怜情形来了。

在下一章里我将提起这可怜的人，怎样便觉得可怜的原故。

第二章 说到他，唉！

读者们，我请你每天五更时到南门坪去。南门坪是这里

一个人人皆知的地方，问一问就可以知道。（我应附及说到的，是这个地方问路用不着小费，他们还不知道报路可以要小费的。）到了南门坪，站在那溪边打铁的门面，等一会，就可以看到我所说的人来了。来到这里他是要休息一会的。他将同这打铁过夜的人谈一阵天，除非是落雨，这规矩他不至于破坏。我们可以靠这打铁的炉中熊熊的火明望清楚这人的脸同身材。我们可以照这样为这人写一张单子：

杀猪人阿大，年纪约略四十岁。高大的个儿，身長约五尺一寸。颈项短。膀子粗。嗓子嘶哑。光头。脸有毛胡子。两腿劲健有力，壮实如牛。腰大且圆，转动显笨拙。

还有……

这人杀了不知有多少年的猪，俨然每一只猪的精华都有一点儿在这人的身上，所以把这人变成如此结实了。但若同铁匠打比，则这人的精壮又将成为另外一种意义，若说杀猪人身上有猪的精华，那铁匠是在身体各部分全安得有钢的。

这两个人一见面，必定是铁匠先说：

“早，阿大！”

“不早，哥。”阿大这样回答，在回答以先，是已经就把肩上扛的杀猪武器放下了。

简单的谈话，便告了结束。于是这杀猪人暂时休息下来，从腰边取下一只旱烟杆，抓一把烟塞到烟斗里后，便就热铁上吸烟。吸着烟，看铁匠同帮手挥动了大铁锤打砧上的热铁，红的铁花四处飞，就好笑。打铁不比杀猪，用的是死力气，

所以趣味是不同。因为仿佛趣味不同，是以杀猪人到这时，就不免手痒。铁匠是对于阿大的兴趣也看成习惯了，必定就说，“来，帮忙打一锤。”

不消说，这提议是即刻成为事实的。阿大手上拿了锤，举起到头上，先是很轻落到热铁上，到后不久就很沉重的随到拍子起落了，这时在他像喝酒，是在工作上找到一种甜味的，所以也像喝酒一样，适量而止，打过一回铁，锤就放下了。人是仍然不走的，就同铁匠说一点闲话，或者蹲到一条粗木枋制成的凳上，一边吸烟一边看铁匠同帮手打铁。那块热铁退回到炉中以后，风箱是即刻便归那帮手拉动，炉中也即刻发生碧绿的火焰，这火焰把铁匠的朋友的脸映得分明不过。请你们看吧，乘到这光明，证明我不是说假话，这人虽是做杀猪生意的人，样子并不凶恶的。他不是像咬人吃人的人，也不像通常暴戾残忍的刽子手。若是他在笑，那他这笑还可以证明这人是比其他许多人还可爱的。都因为忠厚，所以……

但是我先说完他在铁匠处的情形，以及离开铁匠以后的情形，再说这个人其他方面吧。

把烟吸过一半，就再上一斗，这一斗他可不吸，把烟管抹抹，递给铁匠这面来。铁匠照例是不拒绝，烟归铁匠吸，话就归杀猪人说了。他总把一个笑话说着，一个老笑话，但在他说来却以为并不重复，他劝铁匠结婚。这杀猪人劝诱人的本事是不错的。他总是一成不变的这样说：

“……这应当要了，年纪已到。一个老婆，可以陪到睡，也可以帮到打铁。也可以帮到——打铁，趁热打，可以打出一个儿子，这是要紧的事！”

铁匠总照例是摇头。铁匠是不反驳这意见，也始终不承认这意见的。我们可以笑这杀猪人说的话不确实处是照到他的话，他自己在几年中至少也应打出一个小孩子了。然而事实却是虽“打”也并不曾有太太养一个孩子。谁能对这加以问题研究呢？谁明白呢？

不过他劝铁匠讨妻，是在“打”小孩子以外另有意义的。妻一到了家，就有磨难来到，这是他自己领教过的。妻来家后就生出许多事故，他尤其明白的。可是他还是劝他朋友讨妻，也没有说明妻的好处，这大约是他认为一个男子都应知道妻的好处，所以对铁匠就不再在妻的用处方面加以解释了。

劝者自劝，而铁匠仍然是铁匠，铁匠虽然仍旧是一个人，劝者却仍然每一天谈到这事。

把讨老婆的话谈完以后，两人是应当在某一种事上打哈哈的，打着哈哈铁匠就把烟杆递回烟杆主人，于是杀猪人便应扛上傢业走路了。

“时候还早啊！”

“不早啊，回头见。”

出了门，便可以听到各处鸡叫。醒炮还不曾放，守在城门边的小贩生意人已不少了。这些人全很容易的就认识了，作为这友谊交换的便是旱烟管那类东西。每人腰边全不缺少一枝马鞭子或木烟杆，他们客气的互相交换的吸烟，又互相在对手行业上加以问讯，还来同在一种简单笑话上发笑，在这里简直是“男女不分”。单是说说笑话，真用不着说谁是男的谁是女的，且在男女两样意义上谁就叨光谁就上当！

在城门边是有不少空灶的，这些灶在白天为卖狗肉牛杂碎的人所占据，在这时，可为一些灶马的天下了。虽是冬天

这里灶马也仍然活泼不过。谁也不知道它们有什么就生存下来，谁也不过问。也许是这地方的灶王事情特别多，也许是这是灶王中顶有钱财的，所以用得着这许多灶马。候城的人一面还同城门里的老兵谈着话，从门罅里交换烟袋，一面就坐在这类大的空灶上听灶马唱歌。

杀猪人也来到了，认识杀猪人的顶多，他们因杀猪人一来，话的方向便转到肉价上来了。大家讨论着，争持着，瞎估着，杀猪人却照例如在屠桌前时一个样，沉默的在那里估计手法。虽然这时不是拿刀时候，但已快到了。刀子一上手，什么话也没有说的，耳边听着各样人说斤两的声音，只把刀在几方肉上随便砍割，砍割下来以后又很敏捷的拿秤杆在手，一手抹秤锤。

然而，坐到这里听小贩子谈猪价，或者是正擒着一只黑猪，或者是同铁匠打铁，杀猪人，不说话，仍然另外总有原因啊！太太使他沉默了。用太太威仪，把人压下，不敢多事，这是有许多人在事实下受着磨难，却说不出口的。有些人仿佛又不很愿意毅然承认。将军，总理，在中国就总不缺少这类人。因为丈夫蹙，太太因此更可以有权力同别一个男子作一点无害于事的故事，老爷是也装着不闻不见的。杀猪人不幸是有把这富人贵人的弱点保有了在气氛上，太太却是一只母大虫，一个平时以杀猪为职业的人，对于虎，当然就束手无法了。

他让她，就因为让，便有了例子，成为法律。这杀猪人在一种成规下把脾气变成更好，也就变成更可怜了。他怕她，因为怕她就更任其她纵性行事。一个怕老婆的人，是比其他男子多得到不少义务的，于是这杀猪人也因了一种份内的所

得，把自己变成责任加重一个人了。

所谓可怜者，还是这类人把权力与义务分量成为两样的轻重，虽成天有机会可以打太太一拳，不但不，反而有被打模样，被打以后还在磨难中劝人讨妻，以为妻是应当有，而妻的行为也都应当如此。

这人每天这样老早就起来，不怕风，不怕雨，作着他造孽事业，却让太太在被中享福。这人不辞劳苦的把一只活猪处置到变成钱以后，却让太太把这钱销耗到戏场的各样事情上去。这人还得有许多机会得到睁了眼看一些怪事，以及张了耳朵听人议论到关于自己一家的笑话，因为太太原是那么一个年青多情的太太啊。

别人问他猪生意叨了多少光，意思就仿佛在说“某一个小子得了你太太赍济多少钱。”别人谈到生意好，就比如说“因为生意好忙不过来，所以得请旁人代劳照料太太。”总之，说话的人说的话是一面还是两面，这杀猪人听来却全是话外的话。虽然能这样听，在证明耳朵不聋之下他的对太太手段仍然不会另有花样，真不能说这有力气的汉子便是有志气的汉子了。

这时在众小贩中，就有那所谓帮过杀猪人忙照料过他太太的年青小子在，见了杀猪人来不但不走，且反而走拢来同他打招呼。

杀猪人坐到灶头等候开城，不说一句话。他有什么可说呢？没有的，若是这时非说不可，他就应当骂这些人一顿娘，用口来辱这些人三代，这是他可以采用的战略一种。其次他便应当把这杀猪的刀去杀面前那个年青小子。在本地，比这个被污辱以下的许多小事，也作兴用刀来流血的，但杀猪人

的刀，却仿佛只能流猪的血，而且这弱点为太太与外人看得清清楚楚了。

“老板，你这样出来干吗？”话中的意思，是太早了把太太放到家中不是很给了些方便么？

杀猪人笑笑的答应不早。

“实在太早了。”

杀猪人就不再作声了，他无可奈何。他以为自己的事倒被这些旁人操心，真是无办法的受窘。

我们且让醒炮一放，看杀猪人进城到它它街，怎样的杀他的猪。

在它它街的土地庙前，守庙的伙计，是早已把一锅水烧沸，大木盆同俎座已位置妥当，无仇无怨的猪也似乎醒了，只等候杀猪人来，来以后，就问道：

“水已好了么？”

“好了。”

“一切预备了么？”

“预备了。”

帮手答着照例的话，于是把猪放出。这时杀猪人勇气出来了，露着膊，把刀衔在口上，双手不客气的拖着猪的大耳，不管猪如何挣扎如何叫喊，上了俎座，帮手帮扯脚，杀猪人用他的肥身压定了猪身，刀子从猪的脖下扎进去，把钵接着血，于是近街的人皆在睡梦中听到猪的声音渐渐嘶沉，到以后，却只有一声沉顿的肉与地面接触的声音，一切全在沉寂中了。

在帮手的帮助下，杀猪人流着大的汗，交换着刮毛，吹脚，上架，破腔等工作，一点钟以后肉便上了市，杀猪人

已站在那屠案的一端，在用刀斫剥刮得净白的一方猪肉了。

斫一天，忙一天，耳朵听着斤两的吩咐，口上答着价钱，守到屠桌边一整天，全身为猪油所沾污，直到晚。人倦了赚来的钱全亏太太在戏场中（不在戏场时是还有牌场的）花掉，太太也倦了。回到家来等候太太，或者还到戏场中找到太太吃饭，太太却因为倦了，不作饭，不作菜，坐到房的一角吃水烟。

问到戏，太太是答应得出的。不过太太另外还有说的，便是某某面馆的肉账已取得，某某的肉钱已取得；这些人，在杀猪人屠案桌边挂账买的肉，却把肉一卤，用五倍或三倍的价钱折给这老板娘请客吃光了。

杀猪人，只有一面点首一面涂销那本账上的款项。太太还是吃烟，到后就要男人送她钱，明天上戏场。

（本章完）

本篇发表于1928年9月21日、25日、26日上海《中央日报·红与黑》第30~32号。署名巴库。